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20/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冊目次

史部·正史類

訂正史記真本一卷

〔宋〕洪遵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

批點史記瑣瑣二卷

〔明〕郝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崇禎間郝洪範刻山草堂集增修本

七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

〔宋〕倪思撰 劉辰翁評
江西省博物館藏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陽刻本

四四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明〕許相卿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徐禾刻本

三一

五代史志疑四卷

〔清〕楊陸榮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五五〇

讀宋史偶識三卷

〔明〕項夢原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六年自刻本

五九九

訂正史記真本一卷

〔宋〕洪遵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訂正史記

真本凡例一卷》提要

訂正史記真本

宋 鄱陽洪 遵

景范書

司馬子長所著史記一百三十篇殆絕筆後漢之閒其書未就即遭李少卿之禍何身韞室篇中闕文誤句多不及正而十篇有錄無書迨子長歿而楊惲褚少孫之徒以私見臆說足成之往往纂入太始以後事而子長之真面目遂多僞託矣夫子長之才學宏博富麗包涵萬象蓋有楊惲所不聞於外家若少孫之淺陋又烏足以語此今以惲與少孫之文學海類編二訂正史記真本 一 史參與子長真本比長繁短相懸固不啻徑庭矣他如顓頊生鯀召始皇弟授之璽句此正子長一時之誤固可存而不論論而不更者也余於史記同杜當陽之嗜左特手錄一帙盡汰其補亡妄益等語而以己所校定者錄於下方子長有知千載而下其許我乎

凡例

一子長作史大旨具自序篇中其報任安一書實與自序篇相表裏今取爲史記本序列於篇首
一史記原缺孝景本紀今上本紀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傳新成列傳日者
列傳龜策列傳班固漢書云十篇有錄無書蓋謂此
也褚少孫補亡諸篇具在筆力文采種種不倫今竝
削而不錄題下直書一亡字以存闕文

子長自序篇云書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
字計所亡十篇應不下三萬言乃今刪定史記真本
尚存字五十一萬有奇中間不無一二漆足語特以
一時無跡可尋未敢妄意削去蓋有俟於博雅君子
一史記絕筆於天漢此時武帝尚無諡號其述事皆云
學海類編 訂正史記真本 二 史參

今上今帝今天子今皇帝或有云孝武帝者悉後人
所定也更有雜述孝昭以後事者尤爲不類竝爲改
正刊去

子長序事篇中以國代邦以滿代盈以野雞代雉以
常代恆以開代啓以通代徹以同代談竝爲君父諱
名處至有不能盡諱者如禹子啓賢有飛雉升鼎耳
而响邦內甸服以立恆常之類今本與真本竝同斯
又不可解

史記一書成於西京中閒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

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漑勅字
作飭制字作制棄字作弃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
用之真本有此古字不可更改若其龜鼈從龜辭亂
從古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巢藻從果耕藉從禾席下
爲帶美下爲火哀下爲衣極下爲點析傍著片惡上
安西餐側出頭籬邊作禹如此等類直是訛字悉爲
改正

一子長序事閒有草草謬誤處略摘一二開載左方以

本紀云繇之父曰帝顓頊○十二諸侯年表列國世

學海類編 訂正史記真本 三 史參

家敘各公生卒諡號多有自相矛盾處○六國年表
秦楚三晉燕齊本紀世家敘各公生卒諡號往往亦
多不同○平準書結尾云亨宏羊天乃雨是不了語
○管蔡世家論後別序曹叔○趙世家越王句踐滅
吳後雜出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
問吳王語○田單傳尾附見王蠋本事○趙奢傳中
許歷復請諫上著邯鄲二字○李斯傳云召始皇弟
授之璽○酈生陸賈傳篇末重出酈生事○游俠傳
首漫下太史公曰句今本與真本竝同不敢妄意更

改

一本紀○五帝○夏○殷○周今本與真本並同○秦

篇四字

一日千

係後人添足語○始皇篇八百十七

字

袁公立享國十

係褚少孫考異語孝明皇帝左方

係東京語並從真本刪去○項羽○高祖今本與真

本並同○呂太后篇十一字

小論前結

係後人添足

語從真本刪去○孝文今本與真本並同○孝景○

今上真本並亡止存篇目

一年表○三代篇張夫子問左方係褚少孫語從真本

學海類編

二

訂正史記真本

四

史參

刪去○十二諸侯篇周魯齊晉秦楚等字從篇首直

貫至尾以後並用各國相傳諡號序去原無周魯齊

晉秦楚等字分載各公諡號之上今本妄意併出悉

為刪去○六國篇各公諡號之上真本並載秦魏韓

趙等字緣每格多有別國公侯諡號附見比十二諸

侯表不同此正子長有分曉處不削祇篇末始皇帝

元年以後今本亦為八格非是謹依真本定八為七

蓋秦至始皇帝而一統故宜與周並列也○秦楚之

際篇前半分為九格今本與真本並同自義帝元年

後真本原分廿格今本或分廿一格者不可從也又

真本敘趙王歇分載趙代兩格敘代王陳餘原在代

都一格今本謬誤錯亂悉為改正○漢興以來諸侯

篇今本與真本並同其諸王諡號附雜楊惲潤色語

悉為刪改○高祖功臣侯者篇失序者正平陽曲周

陽河汾陽戴侯今本雜出楊惲語從真本刪去○惠

景閒侯者篇道侯容成侯亞谷侯今本雜出楊惲語

從真本刪去其篇中孝惠高后等字亦如十二諸侯

表例從篇首直貫至尾今本妄增孝惠景年高后景

學海類編

三

訂正史記真本

五

史參

年等字真本所無也亦皆削而不存○建元以來侯

者篇南命侯龍額侯今本雜出楊惲語而當塗侯左

方則少孫添足語也並從真本刪去○王子侯者篇

今本與真本並同其王侯諡號亦雜楊惲潤色語悉

為刪改○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篇真本有錄無書止

存篇目○右年表十篇正子長大手筆處後世鮮有

知者故今本校讎殊草草遑不憚殺青之勞三復訂

正非徒傳之其人抑以願為司馬氏忠臣云

一書○禮○樂○律真本並亡止存篇目○歷篇橫艾

掩茂太始元年左方係少孫語從真本刪去○天官
篇蒼帝行德一段今本誤列書尾從真本嵌小論前
○封禪○河渠今本與真本並同○平準篇今本書
末小論真本原列篇首特為改正

一世家○吳○齊太公○周公○燕今本與真本並同

○管蔡篇四字曹叔世家是也係後人添足語從真本刪去

○陳杞○衛○宋○晉○楚○越王句踐○鄭○趙

○魏○韓○田敬仲完○孔子今本與真本並同○

陳涉篇小論○外戚篇褚先生左方係少孫語○楚

學海類編 訂正史記真本 六 史參

元王篇六十七字是為楚文王以下是也係楊惲語並從真本

刪去○荆燕今本與真本並同○齊悼惠王篇七百

三十五字篇末小論前重序城陽景王章一段是也係楊惲語從真本刪

去○蕭相國今本與真本並同○曹相國篇一十三

字篇末小論前一段是也係楊惲語從真本刪去○留侯○陳

丞相○絳侯今本與真本並同○梁孝王篇三十字

是為平王以下十一字襄立三十九年以下十九字是也係楊惲語褚先生左方

係少孫語○五宗篇九十二字六安王慶以下一十九字真定王平以下

七十二字是也係楊惲語並從真本刪去○三王真本有錄

無書止存篇目

一列傳○伯夷○管晏○老子韓非○司馬穰苴○孫

子吳起○伍子胥○仲尼弟子○商君○蘇秦○張

儀○樛里甘茂○穰侯○白起王翦○孟子荀卿今

本與真本並同○平原君虞卿第十五○孟嘗君第

十六今本失次從真本改正○魏公子○春申君○

范雎蔡澤○樂毅○廉頗藺相如○田單○魯仲連

今本與真本並同○屈原賈生篇四十一字及孝文是也係楊惲語從真本刪去○呂不韋○刺客○李斯

學海類編 訂正史記真本 七 史參

○蒙恬○張耳陳餘○魏豹彭越○黥布○淮陰侯

今本與真本並同○韓王信盧綰篇廿一字子代歲餘坐法

死下係楊惲語從真本刪去○田儋今本與真本並

同○樊鄴篇三十四字繆靖侯卒以下是也係楊惲語○張丞

相篇孝武時丞相左方紀事係少孫語並從真本刪

去○酈生陸賈今本與真本並同○傅靳蒯成真本

有錄無書止存篇目○劉敬叔孫通○季布樂布○

袁盎晁錯○張釋之馮唐○萬石張敖今本與真本

並同○田叔篇五十三字數歲坐太子事以下是也係楊惲語褚

先生左方係少孫語竝從真本刪去○扁鵲倉公○

吳王濞○魏其武安○韓長孺○李將軍今本與真

本竝同○衛將軍驃騎第五十篇內百六十四字

侯仇代侯以下六字公孫賀傳末一十七字公孫敖傳末八十一字韓該傳末三十一字路博德傳末九字趙破奴傳居匈奴中係楊惲語○平津侯第五十一

十歲下廿一字是也篇內太皇太后詔左方係東京語○匈奴第五十二

篇內四十九字

武師聞其家下廿五字有詔捕太醫令下廿四字是也係楊惲

語右方三傳以真本校定今本失次者改正添足者

刪去○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今本與真本

學海類編 訂正史記真本 史參

竝同○司馬相如篇廿八字

小論楊雄以下是也係東京語從

真本刪去○淮南衡山○循吏○汲鄭○儒林今本

與真本竝同○酷吏篇四字

杜周傳子孫尋官是也係楊惲語

從真本刪去○大宛○游俠○佞幸今本與真本竝

同○滑稽篇褚先生左方係少孫語從真本刪去○

日者○龜策真本竝亡止存篇目○貨殖今本與真

本竝同○自序篇序傳五條

平原君虞卿孟嘗君衛將軍驃騎平津侯匈奴

傳是今本失次從真本改正真本者名山中藏舊文

一書中字面真本與今本同者從楷書同文也真本與

今本異者作篆從先進也觀者當自得之

一起止過接真本與今本同者隨文錄去閒有起止各

別過接受刪者竝著一闕以表其異更有真本所無

而係今增者悉書其字於圈中

一音義詳訓字意略著篇章大旨庶司馬氏真面目令

人深思而自得之竊附漢儒解經之例

一刊誤或揭年月之訛或著事理之謬竝子長小德出

入處夫惟愛莫助之故推擊也不遺餘力非敢批駁

學海類編 訂正史記真本 九 史參

先賢以拈己之是也

一標記圈形有四庶不誤觀者音義用○考異用○刊

誤用●題評用○用之各有攸當也

訂正史記真本凡例一卷

補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洪遵撰遵字景嚴鄱陽人皓仲子官同知樞密院事諡文安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載賈澂學海類編中前有自序稱手錄司馬遷史記一帙盡汰去楊惲褚少孫等所補十篇并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語而以已所校定者錄於下方此其書前凡例也考諸家目錄皆不載遵有此書諸家言史學者如漢書刊誤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俱表表於世自宋以來亦從無引及此本者今觀其所刊正不盡無理而云得司馬遷各山所藏真本與今本核其異同知其孰爲楊惲所增孰爲褚少孫所補則三洪皆讀書人斷不謬妄至此豈有由漢及宋尙有司馬遷真本藏於山中遵忽然得之者邪其爲明季妄人托名僞撰殆無疑義且既謂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異某篇自某處至某處刪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刪若干字直以全書悉載例中可使人按例而塗乙之卽得真本無庸更有全書矣此尤作僞之一證也

批點史記瑣瑣二卷

〔明〕郝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崇禎間郝洪
範刻山草堂集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記瑣瑣

二卷》提要

史記瑣瑣題辭

外編

司馬遷史記。自比春秋。班固洗索其痕。瘕聲價不無小減矣。近世辭林推轂。置諸班史右。蓋辭人鬻文多傳記碑版叙事。取材於諸史。而子長書。薈叢四代典要。道古者引繩批根。不能舍而他適。故稱子長藉甚。其書中疑事隱語。注家銓釋。往往標新義。余暇日料簡以示兒曹。命曰瑣瑣。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裁以大義。雖曰糠粃。貯之青囊。莫匪金屑。皆辭林之鳧藻。藝苑之珠

史記瑣瑣

卷一

璣也。子長自謂抽之金匱藏之名
 山。殘膏賸馥。沾丐後人者。烏可視
 同土苴。而屑越之耶。時
 崇禎改元歲戊辰二月之吉

仲興父識



批點史記瑣瑣目錄

卷之一

本紀

年表

卷之二

八書

世家

列傳

目錄終



山草堂集第十八
批點史記瑣瑣卷之一

京山郝敬輯錄

男洪範校刻

五帝本紀

黃帝幼而徇齊

註引爾雅徇徧也齊疾也言才智周徧敏疾也○按徇與通順也易曰齊乎巽巽亦順也言始生柔順整齊也大戴禮作彗齊彗徇

山草堂集

批點史記瑣瑣卷之一

一

巽聲近相通

帝堯便章百姓

註引古文尚書作平章今文作辯章○按平便辯三字聲近易剝床以辯辯即平詩平平左右平即便論語便便言便即辯漢書張敞傳便面即屏面王莽傳屏面即便面屏音平堯召舜曰汝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

註德不堪故不悅懌俗本作澤○按作澤近是尚書作德弗嗣言德不堪繼嗣嗣澤聲近

光華曰澤即尚書所謂鄙德忝帝位之意重華父曰瞽叟

註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字之曰叟○按叟老父之稱或作瞽謂舜父無眸子誤

陶于河濱器不苦窳

註苦窳也○按凡物甘曰美苦曰惡器佩邪曰窳音庾

堯賜舜絺衣與琴

山草堂集

批點史記瑣瑣卷之一

二

註絺葛衣也○按絺衣即衿衣孟子曰舜被衿衣鼓琴衿單也論語當暑衿絺綌凡綌之希薄者皆可名絺不獨葛耳聿陶謨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以絺繒刺繡藻火等五采于衣即所謂衿衣也古禮衣皆用單士冠禮兄弟卑衿玄即玄端亦單衣也

禹臯陶契稷及彭祖凡十人堯時皆舉用未分職舜始命之

註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名篋鏗封于彭。○按彭祖生歷唐虞夏商間壽八百歲夫子謂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卽此人也彼親見堯舜禹湯列聖其傳述最真故夫子自謂信古竊比老彭親見先聖云爾讀者多不解舜曰弃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註引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書孔註作阻飢阻難也○按前此水土未平民奏鮮食以救飢今洪水平無爲獸魚鼈可食土雖可耕

畢集

卷一

三

而民未知播種於是始飢故曰祖飢

夏本紀

舜殛鯀于羽山

註鯀之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淵熊音能下三點象三足鼈三足曰熊○按熊與雄同音猛獸狀似豕山居羽淵羽山下泉洞非水也三足鼈之能下無點古篆文無三點者卽熊字耳熊雄音并與能叶詩无羊雄叶蒸正月雄叶懲古能熊通用非以點爲別也漢高祖

本紀沛父老推季爲令季辭曰恐能薄註云能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強力故人有賢才者謂之能然則能卽熊也有才能故雄三字可互通

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樁

註橈音最形如船而短小人曲一脚泥上行撻進以拾泥上物海邊有之樁音勾一作橋用鐵錐長寸半施履下以上下山使不蹉跌也○按此卽書所云四載也

畢集

卷一

四

青州其篋禽絲

按禽之言黠也音掩尚書作壓山桑也蚕食其葉關小而堅合俗名山關色黠然黑謂之禽絲堅韌中琴瑟之絃禽壓聲近義與弁鰭通周禮典同職微聲鰭弁聲鬱謂律笛之聲幽閉不宣暢也考工記范氏爲鐘侈則柝弁則鬱言鐘口歛而內幽深皆堅合意徐州大野旣都揚州彭蠡旣都豫州滎波旣都導荷澤被明都雍州至于都野

按尚書都皆作猪或作猪水所聚也鄭玄曰南方謂都為猪周禮距國五百里外為都詩毛傳下邑曰都爾雅丘在澤中者為都丘凡衆之所聚必下故猪為水聚邑為民聚猪水為都聚下之義後世遂以都水名官

殷本紀

伊尹說湯言素王九主之事

註素王大素上皇其道質素也九主有法君謂用法嚴急若秦孝及始皇等有勞君謂勤

聖書集

太史公集卷一

五

勞天下若禹稷等有等君等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漢高祖封功臣之類有授君謂君不能自理委政其臣如燕王噲以國授子之之類有專君謂專已獨斷不任賢臣如漢宣帝之類有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戊吳濞之類有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于上離析可待如管子云寄生之君之類有固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脩德如三苗智伯之類有三歲社君謂在襁褓主社稷若漢昭平

之類

湯伐三變歸至于泰卷

註卷作垌與尚書序同○按野外謂林林外謂垌與卷聲近楊慎云泰垌即太行垌行聲近古人用字不拘類此

中篇作詰

按尚書作仲虺音毀音壘與虺聲近周禮六彝有蜺彝蜺屬蜺通虺蜺通蜺亦音壘說為蜺屬築于傳險

聖書集

太史公集卷一

大

按書作傳嚴嚴音言與險聲近雅頌以巖叶山叶瞻險與巖古字通用西伯伐飢國滅之祖伊恐奔告紂

按書作伐黎黎飢色也書云黎民阻飢為其民失養而弔伐之古文字以義轉注類此

周本紀

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註引汲冢周書甲子夕紂取天智王名新琰五環身以自焚註天智王之善者縫環其身自厚

也凡焚四千王。庶王則銷。天智王不銷。紂

不盡也。○按琰圭名

紂死。武王以輕劍擊之

註。周書作輕呂劍名。○按顧命所謂赤刀。後人寶之。卽此

武王祭社。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向父牽牲。尹佚筮

祝。周禮司烜氏。以鑑取水于月。曰明水。以爲

玄酒也。茲藉席之名。諸侯病亦曰負茲采幣

也。筮。版也。祝。祝文。○按百人爲卒。大卒。謂天

于六軍。左右謂將率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

按寶保。古字通用

武王告周公曰。天不饗殷。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註。出周書。及隨巢子曰。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鴻。蠓。蠓也。飛虫蔽田爲災。非是鴻雁。又云。小人在位。君子見放之喻。○按楊

慎云。蜚鴻。馬名。言養無用。害有用也。愚謂此

田野荒廢。閭里蕭條之狀。卽小雅鴻雁于飛

註。誤信冢書爲古。不欲以小雅解。故爲鑿說

耳。若以蜚鴻爲馬。馬在野。亦是常事。詩云。鴻雁于飛。集于中澤。卽滿野之謂。流民之比

穆王命伯冢。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冢命

按冢。書作冢。周之僕正也。音拱。與冢聲近

宣王不脩籍于千畝

註。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宣王三

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註

千畝地名。在西河介休縣。○按小說。介休王

借霹靂車收麥。周籍田千畝在介休。因以千

畝爲地名。小說傳會之耳

幽王爲烽燧

註。烽。土櫓燧。炬火。○按大盾曰櫓。城上守禦

露屋亦曰櫓。邊方避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常低之。寇至。夜則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晝則積薪焚之。遠望其煙。曰燧

褒神化為二龍止于夏庭卜請其釐而藏之

註釐龍所吐沫也○按釐音斯俗謂小便為釐龍溺也

養由基怒釋弓撿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我能教子支左詘右也百發百中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一發不中百發盡棄

註引烈女傳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又引越絕書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皆學射之法○形容開弓引弦

之法撿握同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

註關東為從關西為橫或云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或云以利合曰從以威脅曰橫或云關東地南北長為從六國居之關西地東西廣為橫秦獨居之○按六國南北交合為從西向橫秦為橫猶織布之有經緯也詩橫從其畝

秦本紀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驥

註溫作盜竊也竊驥淺青色○趙世家作盜驥盜亦竊也近似曰竊無分辨曰溫溫亦盜竊意不如溫佳

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

註六月伏日也周無伏秦始有伏金氣伏藏之日祠社也○按四時以生氣相代春木生夏火秋金生冬水夏季火盛生土秋金遇夏火畏伏歸于土故庚日為伏庚金也時土氣

盛故祀社毒氣曰蠱狗善守百邪畏之殺而懸諸郭門以禦之也

惠文王十二年初臘

註十二月臘日秦始效中國為之獵取獸以歲終祭先祖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蠟禮天子大蜡有八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祭也○按蠟即蜡蜡之言腊也百物乾薨曰腊萬物歸藏送死之祭也故服色尚素祭先祖及百神息田事勞農休百

也禮黃冠而蜡黃土色祀社也萬物生于土
歸于土故歲終祀之或云臘蜡二祭恐未然
孝公作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始置縣開阡陌
按闕即天子之象魏兩觀并峙其中闕然也
冀竦立也取四方冀望之意阡陌田間道南
北曰阡東西曰陌即井田之經界開之以爲
田也

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

註嘗有爵而以罪奪爵者皆稱士伍

秦始皇本紀

嫪毐封爲長信侯

註嫪姓毐字始皇母與嫪毐淫毐坐誅世人

罵淫者曰嫪毐○按嫪音勞戀惜也毐音諧

文從士從母男子淫惡之稱非人名

秦地南至北嚮戶

註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言地極南日在北

所謂日南者也琅邪臺頌辭南盡北戶

琅邪臺頌辭晉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

書文字

註搏古專字左傳如琴瑟之搏壹揖輯通齊
也一量同度量也

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
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
註以其形名宮言宮四阿旁廣也又云東西
三里鑄銅人十二于宮前以慈石爲北闕門
○按詩云有卷者阿屋四檐深曲曰阿宮未
成欲更擇今名名之而秦遂亡阿房非本

名也

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

註餘刑見于市朝惟宮刑者一百日隱于陰

室養之曰隱宮下蠶室是也

盧生侯生相與謀曰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

未可爲求仙藥亡去

註今民有方伎者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

死○人學一方欲其專精也

始皇塚中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已滅

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

註人魚似鮎四足羨音延家中神道也○按羨亦作延又謂之隧左傳隧而相見註若今延道延羨聲近

趙高教二世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

註逮及也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漢書百官表有議郎中郎散郎○按少去聲如三少之少謂近侍之官皆無得

免

復土鄴山

按始皇葬鄴山既窆棺還以所穿土培其上謂之復土漢文帝紀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

註掌穿墳填瘞事者

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

註張大楚國也秦滅六國楚最無罪已弛復張明欲報秦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飯土塹啜土形雖

監門之養不般於此

註飯器謂之塹形瓦器養卒也般音學盡也言雖守門之卒亦不盡此之疎陋也○按般猶酷也塹炊飯器形盛飯器監門之養對下文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烈亦酷也般者尖削之稱足尖謂般士喪禮明衣裳長及般特牲饋食記佐食俎般折音斛與觚通觚量酒器有稜角考工記鬲實五般庋實二般旂人豆實三而成般般受斗二升形尖方故名莊子

其道大般不圓滿之意

禹決河亭水自持築市

註亭平也築杙也市鉞也

賈誼論斬華為城因河為津

註斬作踐斷華山以為城○言設險也斬與踐通猶也平治之意漢書文帝詔給喪事

服臨者皆無踐註踐也謂不用斬衰

陳利兵而誰何

註何猶問也或作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

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

鉏耨棘矜非鋏于句戟長鋏也

按鉏與鉏同。耘田器。耨鉏柄也。一作耨。論語耨而不耨謂執鉏以耘也。棘戟通。周禮掌舍棘門注以戟為門。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逐之。註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大弓矜柄也。一作種。音勤。言以鉏耨為戟柄。鋏音談。鉏通。鉏音先鋒利也。戟有枝兵單枝曰戈雙枝曰戟。鍛長刀矛音晒殺去聲。

寒者利短褐

註一作短褐。短音豎。褐毛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又作短褐。

繆公學著人

註著。字同。門屏之間曰著。詩俟我于著乎而。謂受學于守門之人。○即閭寺奄人。

周歷以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并兼天下得聖人之威距之稱始皇胡亥極愚云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痛哉言平人頭畜鳴不威

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子嬰度次得嗣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與人翔霸土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矣

註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為漢母也曆運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母而王火不代木漢不合即代周秦值閏位在木火之間畜鳴謂言不

辨奸惡胡亥藉帝王之威自矜伐其惡惡篤而亡豈其虛哉度次越序也楚莊王伐鄭鄭

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

退舍何休曰茅旌鸞刀祭宗廟所用示以廟

祀歸楚也○或謂此班固之辭也明帝諱莊

故楚莊王稱嚴王賈誼司馬遷責子嬰保全

宗祀故云誤哉

項羽本紀

項梁謀殺會稽守藉所擊殺數十百人

註不定數。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云數十百。

東陽少年欲立陳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

註蒼頭謂士卒皂巾與眾異。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按特起謂擁立為王。與蒼頭異。欲貴之。故下文嬰毋戒。以未嘗見汝先有貴者。

范增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註南公楚人。善言陰陽。言楚人怨秦。雖三戶

山

不

十

猶足以亡秦也。三戶。三大姓。昭屈景也。或云

三戶地名。○按項羽破趙。將入關。使蒲將軍

引兵渡三戶。軍鄣南。與秦戰。再破之。蓋北地

津名。楚軍入關之路。南公借為隱語耳。

宋義曰。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蝱

按蝱。蠅屬。牛蠅大如指。牛身有蝱。有蟻。蝱欲

搏其蝱。不可望破其蟻。蝱言欲撲大姑。置其

小。喻伐秦不得兼救趙也。

士卒食芋菽。

註芋。蹲鴟也。菽。豆也。漢書作半菽。五升器。○

按半菽。謂米少。半食豆也。半者不足之名。言

不能全給糧米也。荳葉亦名菽。菜類。

諸將惛服。莫敢枝梧。

註梧音悟。猶枝捍也。小柱為枝。邪柱為梧。

司馬門。

註宮垣之內。四面皆有衛司馬。提兵環守之。

故天子禁門。謂司馬門。

蒙恬開榆中地數千里。

軍

不

文

註蒙恬樹榆為塞。○即今九邊之榆林。

陳餘遺章邯書曰。孰與身伏鈇質。

註公羊傳。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

云。質。斬人。樅。一云判樅。○按鈇。扎刀。樅。砧同。

以厚木承鈇。斷草飼牛馬者也。殺人用之。周

禮。夏官司弓矢職。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樅

質者。樅質。謂以木樅為質。武射尚力。故射樅

質。質者。正也。射侯曰正。

宋義為項梁使于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

將見武信君乎。即項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又沛公見項王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又樊噲對張良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按古人自謙多稱臣。不獨對君耳。高帝紀。呂公謂季曰。臣少好相人。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季箕箒妾。是時高祖避仇居沛。呂公亦稱臣。

沛公謂張良曰。鯀生說我曰。距關。

軍集

不

光

按鯀音蛆。小貌。鄙薄之稱。

或說羽留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註。沐猴。獼猴。不任久著冠帶。喻楚人性躁也。○按陸佃云。猴善候。故文從候。猿之德靜。以緩猴之德。躁以器。雌為猴。雄為猿。老為獼。小為王孫。沐猴一名孫。音銳。本作獼。母猴也。猿一作援。性善援。從爰。獼善技拭。故云沐猴。古善塗者謂之獼人。楊雄傳。獼人亡。則匠石輟。

升而不妄動。註亦作獼。樂記云。獼維子女。註。舞者如獼猴。獼從彌。嬰彌。嬰兒啼聲。禮雜記。中路嬰兒失其母。註。嬰猶嬰彌。一作嬰。嬰兒呼母曰嬰。嬰母沐。獼聲互近。故母猴曰獼猴。即沐猴也。

業已講

註。業事也。講。業。和也。○凡執事曰業。

孟子有業履于牖上。言擇其善者而業。

用之事已成。曰業。事未成亦曰業。

軍集

不

年

已然半途之辭。說文講和解也。講。嬌二字通。

用俱訓和。

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

註。後漢改洛為雒。光武以漢為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加佳。佳從土。水之忌也。

漢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熒陽。

註。傳。附同。著籍也。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

一年之儲。故二十三歲而後役。五十六除籍。

免役。年未及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

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蘇出樊陽東門詐降。

註：天子車以黃繪為蓋裏，蘇首毒，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或云以毛牛尾為之，大如斗。○按王侯以下皆有蘇而小，不在左。

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註：楚歌者，鷄鳴歌。漢已畧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鷄鳴時歌也。○按如註所云，是鷄人報曉之歌。此言楚歌聲高而長，如鷄之鳴，所謂激。

軍書集

卷一

主

楚之音。今吾鄉山歌是也。

漢軍皆披靡。

註：精體低垂。

烏江亭長檣船待。

註：南方人謂船著岸曰檣。音倚。一作檣，或作樣。

項王謂呂馬童云：吾聞購我頭千金。

註：漢以一斤金為一金，當一萬錢。○按秦以一鎰金為一斤，漢以一斤金為一金。漢書註。

凡言賜若干金者，一金予萬錢，非實金也。官

賜金若干。及言黃金者，實金也。此千金與以

錢千萬耳。然文帝紀云：賜大尉勃金五十斤。

則是實與金八萬兩也。陳平灌嬰各二十斤。

襄平東平典客各金千斤，則是共金七千斤。

為金十一萬二千兩，并賜太尉者，共金十九

萬二千兩矣。況徧及諸臣當賜者，不知若干

人，則傾府庫之藏不足，豈其然乎？當時必別

有條例，即所稱賜金若干者，未必全是金。大

軍書集

卷一

主

段古人賞數以多為名。如云萬鍾萬鎰，九百

十萬，皆細數以見多。如一斗稱十升之類。漢

制三公號萬石，實月穀三百五十斛，中二千

石，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

石，百斛以下遞減，不及全數之半。少者不及

十之七八，皆非必實給也。

項王走烏江，身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

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註：面，不正視也。○按漢書張叔傳：獄事不得

已為涕泣而面封之。註：不忍視囚而封其獄辭。凡人相向曰對面，相背曰背面，一作（同）。

高祖本紀

左股七十二黑子

註：左陽也。應赤帝火德，七十二日之數，五氣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方各十八日，皆七十二日也。

王媼武負黃酒

王媼武負黃酒

王媼

按媼音輿上聲，婦人長老之稱。王武二姓，王家之媼，武家之負，負（媼）同，即婦字。黃音世，與

（賒）同

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

註：讐亦作（售）。○按讐售（酬），古字互通，詩無言不讐讐，報也。高祖飲其酒，必以價數倍酬賞之。

折券棄責

註：周禮小司寇聽稱責以傳別，傳別，券書也。

書其所稱貸之數于扎，中別之，各收其一，後持此責償，折毀也，棄其負，不求償也。責（債）同。

咸陽

註：秦孝公都咸陽，在渭北，始皇都咸陽，在渭南，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咸皆也，南北皆陽。○按詩云：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又謂終南山之陰，亦此地也。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

乎！大丈夫當如是也。

乎！大丈夫當如是也。

繇，役也。按縱觀，非一人一事，獨見皇帝歎美。

舊註誤

蕭何為主吏，主進

註：主吏，功曹也。主進，主賦歛禮錢，進作（責）財也。宣帝數負進，與此同。

給為謁，曰：賀萬錢

註：給音殆，詐也。謁，謂以扎書姓名及錢數于其上。

酒闌

註闌希也飲酒半罷半在謂之闌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註告音嗥號也吏休假之名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按漢書顏師古註告者請休也或謂之謝左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云謝病

畢堂集

不其理理卷一

圭

義同

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今求盜之薛治之

註一名鵠尾冠以竹皮為之薛縣有作冠師故使求盜往治○按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有兩卒名弩父又名亭父又名求盜求捕盜賊也

高祖被酒

註被加也謂為酒所使

老夫相高祖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

鄉同漢書作以君更佳

沛父老迎劉季為沛令季辭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註能獸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強力故人有才能者謂之能○按此與三足鼈之能殊此熊屬與雄音義近

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註東函谷南嶢武西散關北蕭關四關之中也

畢堂集

不其理理卷一

委

委

沛公論秦父老諸吏人皆按堵如故

註按次第也堵牆也言不遷改

太公擁篲迎門却行

註為恭也如今卒持帚者然○篲掃竹音搔去聲

將軍劉賈有功封荆王王淮東

註淮東本吳地言荆者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陽羨本名荆溪○今之常州府無錫宜興縣是

齊東有勃海之利

註勃旁跌也。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是名勃海郡。

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北闕前殿。

註未央宮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卿同焉。亦從北。是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其西南。兩面無門闕。蓋以厭勝之術爲之。

更命鄆邑曰新豐。

畢彙集

不詳其詳

夫

註地里志。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太上皇時。懷愴不樂。高祖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鷄。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賣之。

孝惠帝以沛宮爲高祖原廟。

註原者。再也。先已立廟。又再立。故謂原廟。

贊曰。文之敝。小人以僿。

註作薄。或作蔽。○按僿與博塞之塞。報賽之

賽音義同。今世俗角戲謂之賽。七王紛爭。所賽也。故曰。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子云。奢則不遜者。文勝而僿也。

呂后本紀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

按妃與配同。左傳。水火妃也。

爲漢王得定陶戚姬。

註姬周姓。天子之宗女。貴于他姓。故爲婦人之美稱。

呂后使人持酖殺趙王

不詳其詳

夫

註酖。毒酒也。與鴆同。鴆鳥食蝮蛇。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呂祿呂產欲亂關中。猶豫未決。

註猶豫。獸名。性多疑。○按老子。豫今若冬涉

川。猶今若畏四鄰。蓋二物。豫。狐也。善濟水。冬

聽冰下無流聲。乃涉。猶犬也。善防。在外必數

顧其主。犬善疑。故曰。猶狐善媚。故曰。豫。

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

註訟公也

滕公召乘與車載少帝出

註天子至尊不敢嫌漬言之故託乘與乘載也與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常車行天下故又謂車駕書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孝文本紀

張武等曰漢大臣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

按噍音雜與噍同言大臣多詐謀新軟血明為不軌未可信也漢書作噍血註作蹠音跖

望堂集

不其瑣瑣卷一

走

履涉之也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註賓主位東西面君臣南北面先西向讓羣臣勸進乃更迴坐即君位之漸也

太僕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

註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酬五日

註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者罰金四兩今令得會聚飲食五日出錢曰醵音覺出食曰醵音蒲

元年有司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天下人民未有嫌志

按嫌與歎嫌并通不足而欲曰嫌從口與歎同已足而快曰嫌從心從口音銜倖傳太后因比嫌韓嫣銜恨即不足之意從心音恰

望堂集

不其瑣瑣卷一

手

大學此之謂自嫌快足也俗語飢思食曰欠即嫌意言未見民人有欲我而欠之者禮書入焉而嫌亦不足之意與嫌異漢書作未有

愿志以嫌用也

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註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大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日食詔惻然念外人之有非

註憫然猶介然寢視不安貌音間上聲
又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

註遺猶留也財（纔）通言太僕見在馬留者纔足用耳置傳驛遞也置建也每十里一置傳轉也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乘一馬曰乘○漢書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景帝四年復置津關用傳出入註傳信也兩行書緡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

畢彙集

不義疏理卷一

七

又謂之祭刻木合符曰祭書緡帛曰傳此傳與驛傳小異而同音轉去聲取往來還轉之義

詔耕籍田

註帝王典籍之田或云與籍同借也借民力治之因借以勸民或（踏）籍也舉趾而耕以入君躬稼為義

古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註旌幡也有欲進善者立其下誹謗木立道

旁使人書過其上即今橋梁頭四柱俗謂之華表者也

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

按縣（懸）同言在位年彌久也

先王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按漢制尚右尊左卑謂先賢後親也

祠官祝釐

註古釐（禧）通福也

廣增諸祀壇場

畢彙集

不義疏理卷一

七

漢書作（壇）場註築土為壇除地為場○按壇與壇同築除雖異為場則同凡地平坦曰場

始皇禪梁父亦謂為壇場祭地于梁父也

和親匈奴詔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干道

漢書作結（轍）便車往來交錯轍如結也古轍軼通

全天下元元之民

註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

文帝衣綈衣

文帝衣綈衣

縗厚繒也。粗絲爲之。

遺詔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註踐剔也謂無斬衰。

毋布車及兵器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註勿以布衣車及兵器也已下謂柩已下壙也。紅與功同。大功小功皆布也。男功非一從力女功在絲。從系纖細布也。凡三十六日除服以日易月也。○按禮大喪出入所乘車及

山陰書

卷

七

兵器皆以布裹之。遺詔不必也。既葬後服大小功布。漸易以細麻。然後從吉。是未喪亦粗衰也。三年之喪實二十七月。而此旣以日易月不妨畧多合三歲之全月也。

孝景本紀

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

按造作也。與穀通。古穀槩鑿俱音作精米曰槩。左傳黍食不鑿一作穀。凡糲米十爲糲九爲鑿。八爲侍御。七算法粟五十爲糲三十爲

糲二十七爲槩二十四爲侍御二十一皆三

之一也。凡粟十斗爲糲九斗凡糲一斗爲糲

九升爲槩八升米之細窮于御禁不槩教民

疏食穀飢荒也。穀一音毀。

孝武本紀

始立后上祠汾陰。肫上。

註肫音椎。河之東岸特起堆堀。暗長四五里。

廣二里高十餘丈。如人尻。肫故名。一作葵上。

河東人呼肫爲葵。○按考工記大圭終葵首。

山陰書

卷

七

註齊人謂椎爲終葵。爾雅作中樞。樞也。註地

草似蓋大者名中樞。小者名菌。樞與葵音同。

菌形如椎頭。故俗呼鼓椎爲終葵。椎肫葵音

近。轉注通用。肫音也。一曰尻音敲。

出汾陰。迎至甘泉。至中山。晏溫有黃氣蓋焉。

註日出清霽爲晏。晏而溫也。許慎淮南註云。

晏無雲也。○按封禪書作曉暄。猶氣。日出

暄曰晏。俗云日出太早則雨。晏則晴。

有星拂于三能。

按三能卽三台星名。一曰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今之能字古本作耐。後世以耐爲刑罪之名。而借三能之能作耐。更以三能爲三台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

註荼音舒。徵音懲。○按詩作荆舒。古荼與舒通。荼從草。余聲。古余塗聲近。崔去病傳。樽余匈奴山名。音疇塗。左傳魏獻子名舒。亦作茶。

聖書集

宋史記項瑣卷一

圭

宋史

禮記玉藻。諸侯荼。鄭康成作諸侯舒。荼音似除。卽荼字。匈奴休屠王之屠。亦作除。

富民昌水二侯。皆以將軍擊匈奴。不主質。誅威國除。

註質謂所期處。

批點史記項瑣卷之二

京山郝敬輯錄 校

男洪範校刻

禮書

大路越席

大路祀天之車。無文飾也。越作活。草名。蒲屬。結蒲草爲席。布地陳饌也。○按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又孫楚檄文。葛越布于朔土。註草布也。尚書弁服。註草服。卽葛越。葛葛布。越

聖書集

宋史記項瑣卷一

一

苧布與蒲異

寢兕持虎。蛟韞彌龍。所以養威。

按兕虎猛獸。以其皮爲車上茵櫟。坐卧倚凭之也。蛟韞以蛟魚之皮飾馬腹帶也。彌龍以金飾衡爲龍形也。彌末也。

縣一鐘尚拊膈

註拊音撫。膈音格。懸鐘格也。不擊鐘而但拊其格。不取其聲。貴質也。○按書搏拊琴瑟。孔註搏拊以韋爲之。實以糠。所以節樂。其卽所

一謂拊膈者歟

樂書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

註侯語辭三侯之章謂大風歌用三兮字。今亦語辭與侯通。○左傳昭公二十三年童謠。鸛鶴踈踈公在乾侯。侯音兮與踈叶。二侯卽三兮詩侯誰在矣。維千侯興侯栗侯梅之類。皆語辭。

朱絃疏越

律書

越瑟底孔大則聲濁疏亦作洞疏通使大

也朱絃以練染之朱絲爲絃絲練染則聲緩生絲則急

律書

選蠕觀望

選異也蠕軟通猶言異懦兩可不決之義

孤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成也

註作桑落○按莊子云瓠落無所容言廓落無依泊也瓠易老早彫故彫落謂瓠落瓠吳

聲近相通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于孟春於是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規先澤

註秭規音姊規一名鴨鵝音弟桂楚辭慮鴨鵝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卽杜鵑也○按楚辭今本作鴨鵝鴨鵝秭鵝二鳥也秭鵝之鵝從夫亦作規一名子規一名布穀一名杜鵑一名睢鵝一名王睢澤作啤號同鳴也

律書

秭規春先百鳥鳴乘陽氣變化故詩以比王

后俗謂蜀國之先有望帝者其臣開明弑之化爲杜鵑故其啼如云開明殺我卽秭規也冰泮始鳴鳴時杜鵑化開夜鳴達旦故唐人詩云夜半子規喉舌冷又蜀國已聞子規鳥洛陽復見杜鵑花一啼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是也若鴨鵝之鵝從夫通作鴨一名伯趙五月夏至陰生始出四月晨鳴始盛其聲錚錚如敲金六月伏鵝鳴稍息七八月

間復盛鳴。則將化矣。詩七月鳴鵙。八月載績。是麻成之候。草木將萎。故楚辭云百草為之不芳。得陰氣之盛者也。史繹寫訛傳解者不辨。今楚人呼鵙為嫁郎。亦誤以冰泮鳴之子規為鵙鵙也。因詩以睢鳩比淑女。幽風云殆及公子同歸。故以鵙鳴為歸妻之候。所由誤也。

史不記時。民不告朔。故噤人子弟分散。

註家業世世相傳為噤噤。昔知星之人也。○

畢彙集

本草綱目卷之五

四

按噤與熱通。已治之田曰噤。言熱田也。

先上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邪于終。

註邪音餘。積餘分之閏也。○按邪與徐通。詩

云其虛其邪。虛即舒。邪即徐。歸餘作歸邪。邪

轉為徐。徐轉為餘。古人用字不拘如此。謂之

轉注。

十干。甲曰馬逢。漢書作開逢乙曰端蒙。爾雅作端蒙丙曰

游兆。爾雅作游兆丁曰彊梧。語戊曰徒維巳曰祝犁。

爾雅作游兆庚曰商橫。爾雅作商橫辛曰昭陽。爾雅作重光壬

曰橫艾。爾雅作橫艾癸曰尚章。爾雅作尚章十二支子曰

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音煙

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一作芒落午曰敦牂。

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淹茂。亥曰

大淵獻。

天官書

星座有尊卑。如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中宮天極星。

即所謂北辰也。其星五。在紫微垣中。云極者。

當天頂極也。極北為陰極。南為陽。日月五星

行陰則無光。行陽則能照。是為昏明之限。故

謂中極。

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

隨與隋通。音安。垂也。兌與銳通。三星隋長。北

端尖。漢書端作端。兌作銳。

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北斗本九星。其二陰星不見。故但云七星。第

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

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瑞光。即招搖斗杓也。星間相去各九千里。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北斗七星亦各有分野。不獨二十八宿耳。角兩旁各有三星。謂是句也。之曰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四時。故曰攝提格。猶提攜也。共六星。格起也。

亢為虛廟。

註亢四星為廟廷。疏外也。廟或為朝。○按角

星集 卷之六

為天王帝廷。象內朝。故亢為外朝。聽政之所。箕為敖客。

按箕形似口。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口舌之象。又主八風。口舌風生。如髡衍泰儀輩。仰動人主。故為敖客。文士有口才者。多傲睨南宮。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

漢書作十五星。哀鳥。蔚然皆星聚之貌。所以謂之郎位也。○按哀鳥猶謂鬱鬱聚也。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

按此以君德占天象之大畧也。君有德。成象于衡。衡大微廷也。觀占也。占年穀。成象于潢。西宮五潢。主五穀。國有傷敗。成象于鉞。鉞北宮虛宿。有禍。成象于井。井主水事。陷也。有誅殺。成象于質。質與鬼共五星。其中一星為積屍。

柳為鳥注。

註漢志作鳥喙。爾雅。鳥喙謂之柳。南方朱雀之口。○按注與喙通。鳥喙也。詩維鴉在梁。不

星集 卷之六

濡其喙。與注通。

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

七星為朱鳥之頸。喉嚨為員官。物在喉嚨。不久留。故主急事。

西宮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

註西直似稱衡兌。兌同罰。亦作伐。○按參伐兩星相連。西方之宿。主刑贊云。占于參罰。即參伐也。今法司論吏罪曰參罰。本此。

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

註關中俗呼桑榆孽生爲葆。葆菜也。野生曰旅。一作稻。今飢民采旅。觜觿主收斂葆旅之事。

北宮。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註策一星在王良前。策星動搖或移天駟後謂之策馬。天下兵動。

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

匏瓜集一

註匏瓜五星主天子果園。光潤則歲熟。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在寅晨出東方。色蒼蒼有光。名曰監德。在辰晨出青青甚章。曰青章。在巳熊赤色有光。曰躡踵。在午炎炎有光。曰開明。偃兵在未。昭昭有光。曰長列。利行兵在酉。作作有芒。曰長王。國其昌。在子玄色甚明。曰天泉。江池其昌。不利起兵。

按熊熊猶熒熒

金爲白衣會

金星與填星合則國有大喪哭臨之事凶事

尚白

免過太白間可械劍小戰客勝

註辰星一名免或作彘械同容也其間可容一劍。按太白血主兵故云間可械劍言迫近也。

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

當之

匏瓜集一

九

句始出于北斗旁狀如雄鷄其怒青黑狀如伏

註蚩尤也怒帑同雌也。按帑與拏同左傳

歲旅于明年之次害爲帑即爲拏尾爲拏妻亦爲拏

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

按杜甫詩不貪夜識金銀氣本此

樊郭門閭闕臬枯橐

按漢書閭臬作潤息。卽潤。息當作澤。與澤

同。歷書稱規先澤。註作澤。誤作臬。

侯息耗者觀其所處。鬼哭若號其人逢僂。化言。

註謂相逢而驚也。僂。同。化作訛。○息耗。猶

言消息耗消也。

四始。日。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兵。

徵旱。羽水角歲惡。

註四始。正月元旦。歲月日時之始也。

四始之日。西北風。戎菽爲

註。胡豆也。戎。大也。五穀惟豆晚熟。秋氣多。故

宜西北風爲成也。書東作西。成南訛。史作南

。謠。謠爲也。作成之義。

三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

註駘音臺。登躡也。○按駘與通。

日月暈適風雲。此天之容氣。

註暈。日旁氣適。日將食。先有黑氣。○按適。猶

偶也。適來偶來也。武元衡傳。適從何處來。謂

日忽然昏暗無光。非常然也。漢天文志。日月

薄食。暈適背穴。抱珥重規。皆怪氣也。

越之亡。焚惑守斗。朝鮮之拔。星第于河。戒。兵征

大宛。星第招搖。此其犖犖八者。

註。南斗。吳越分野。弗。字同。音佩。河。戒。河南河

北也。河南爲越門。河北爲胡門。朝鮮在海中。

越象也。居北。胡象也。故在河之間。招搖。一星

在北斗杓端。主兵。犖犖。分明也。○按戒。界。同。

河之中也。

封禪書

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

權火。

註。宿。猶齋戒也。權火。烽火。狀如井上繫草。似

稱。故謂權火。光遠照。達祭所。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灰。見神于先後宛若。宛

若祠之其室。

註。于灰。以產乳灰也。先後并讀去聲。宛音宛。

卽今妯娌。兄弟之妻相謂。先娣。後姒也。○按

漢郊祀志註古謂娣姒今關中俗謂之先後楚吳謂之妯娒宛若其先後之字

今越巫立越祠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註用雞狗生視殺而烹之獨取雞視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所願吉不則凶

平準書

官與牢盆

註牢盆煮鹽之器

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

富家

不與項禮卷一

主

犯今者相引致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註株根著也送引也先至者為根則枝葉自窮送當作選一云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

江南火耕水耨

以火燒草下水則草泥澗淤力省地饒舊註

未然

至耐少府省金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按月令孟秋天子飲酎酒新熟曰酎音胃漢志以正月作酒八月熟獻宗廟列侯獻金以助祭少府省視金少色惡者削免

世家

吳太伯

太伯之葬荆蠻自號勾吳

註勾者吳之發聲猶言於越○按勾吳於越合二為音吳呼如胡越呼如穴也

魯周公

不與項禮卷一

主

主

駟駒如畏然

註駟音窮○按合鞠駟二字為音

季氏與邱氏鬪雞季氏芥雞羽邱氏金距季平子怒

按芥作介古字通介甲也草芥之芥亦作介謂文飾雞羽如被甲猶詩所謂駟介亦馬被甲也金距以金飾其爪季氏怒其勝已舊註

未然

紂始爲象箸。

註箸音卓。周禮六尊。有象尊。箸尊。箸尊者地無足。紂以象齒爲之。奢也。○或云以象爲食筋。若是則所費無幾。箕子何足歎。

晉

肇之戰。齊人求平。卻克曰。必得蕭同姪子爲質。

按左傳。作蕭桐叔子。齊頃公母。男子年少稱叔。女子年少稱姪。叔次伯。姪次姑。婦人稱叔。猶男子稱姪。互通。

楚

熊罥子熊儀。稱若敖。若敖子熊坎立。稱霄敖。楚文王熊貲子熊羆立。稱杜敖。康王子員立。稱郟敖。

按貴人稱敖。楚語也。楚莊王時。滅若敖之族。卽熊儀之族。越椒官爲令尹。非楚令尹通稱若敖也。韓信在楚。爲連敖。

越

句踐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

衛千人。佗吳。

按習流。水軍善游者。君子。君養之。猶子者。家兵也。

趙

造父取驥之盜驪。驪驪驪耳。獻繆王。

按盜驪。猶驪。驪一作溫驪。見秦紀。馬青黑而色淺似驪。曰驪。卽盜意。驪驪。赤色而有花紋。驪耳。耳絳毛。

簡子見當道人曰。請吾有所見子晰也。

魏

按註。人名晰。非也。晰明也。詩庭燎晰晰。言我曾識子分明。蓋憶昔夢中所見也。

魏

外黃徐子。說齊太子中。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欲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已。彼勸太子戰攻。欲

啜汁者衆。註。謂冀功勲者衆也。○按啜汁。猶俗言。染指沾餘瀝也。

無忌謂魏王。韓投質于趙。請爲天下厲行。煩刀。

按鴈行。猶顏行。漢書嚴助傳。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前行曰顏。史作鴈。蘇秦傳。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敵其後。鴈與顏通。鴈飛大者居前。頓刀。頓。注秦人之兵。

韓

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于秦。

註警戒也。購作講。謀議也。與購求義同。○按甘茂傳。樛里子與魏講罷兵。註講讀購。和也。古字通。

軍策

本義疏理卷一

六

孔子

夾谷之會。齊人旂旄羽枝。矛戟劒撥。鼓躁而至。註旂與旌同。板音拂。撥音伐。大盾也。○按詩蒙伐有施。亦作戲。古伐撥。聲近。檀弓為榆沈設撥。謂榆木棺重難行。設綈挽之。綈。綈同。古送葬執綈。此以撥為伐。亦綈聲之轉也。

子見南子。夫人在綈帷中再拜。按綈帷。今之紗帳。細綈曰綈。凡布帛希薄皆稱綈。不獨葛耳。書黼黻綈繡。詩蒙被綈繡。皆

薄紗也。解者謂其不可繡。亦復不繡。眼如望羊。

註視也。○按望羊。猶望洋。遠視貌。

陳涉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註鴻鵠。一鳥。若鳳皇然。○按燕與雀。鴻與鵠。一鳥可。二鳥亦可。大鴈曰鴻。鵠。鵠。鴻大也。鳥惟鵠與鴈大。

今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

軍策

本義疏理卷一

七

興陳勝王

註次。師所次舍處。叢祠。神祠叢樹也。篝火。籠也。音溝。

故人嘗與庸耕者。見殿屋帷帳。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

註沈沈。宮室深邃貌。楚人謂多為夥。願。語助聲。驚而偉之。故稱夥願。沈音。夥音禍。

外戚

呂氏夷戚氏。高祖後宮。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

註。恙。噬人虫。古者野居露宿。多恙。故人相恤。云得無恙。○按恙。殃同。害也。

楚元王

高祖與賓客過巨嫂食

註。巨大也。○按伯兄妻謂之大嫂。漢書作丘。古丘區同。巨區聲近。相通。

蕭相國

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跪謝。

按罪人不冠曰徒。不履曰跪。訓詁家知曉為

蕭相國

蕭相國

大

不履。不知徒為免冠。跪之言洗。赤足也。徒空也。空頭曰徒。所謂囚首也。

曹相國

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賴若畫一。

按漢書。賴作。通鑑作。古字聲近。轉注通用。

留侯

良嘗從容游下邳圯上。

註。圯音怡。東楚人謂橋為圯。與方命圯族之

圯音丕異。圯族敗類也。餘詳漢書註。

留侯說漢王曰。昔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

註。商容。紂時賢人。○按樂記。武王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康成云。容為禮容。商家樂官。後世禮署稱容臺。行商容者。使仍用商禮。不改其物。即詩有客白其馬之類。示不臣也。據世家本紀。又人姓名。與樂記異。項梁立韓成為韓王。以張良為司徒。

司徒

司徒

文

註。司徒。徒。○按莊子。申徒狄。即是司徒狄。復姓。古字通。

陳丞相

陳平少貧。與兄伯居。不視生家產。人謂曰。何食而肥若是。其嫂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註。覈音統。糠中粗屑不破者。為統頭。○按覈核同。米精核。乃出糠。如甌桃李見核。剝削謂之剋核。春米糠謂之糠覈。糠即覈也。

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

註負也

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漢書註居無何猶言無幾時也

絳侯灌嬰等議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註飾冠以玉光好外見

文帝問左丞相平所主者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

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

主

註主臣若今人謝惶恐也○按馮唐對文帝

亦云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註

猶言昧死又云驚怖之辭按楊子太玄盛首

小盛臣臣大人之門註臣臣卑賤意對主稱

臣仰仗託託乞憐待罪之辭也

太后以冒絮提文帝

註顯上巾為冒絮陌額絮也方言幪巾南楚之間云陌額○按陌額即抹額張衡西京賦

中黃之士育獲之疇朱鬢鬢髮註朱鬢絳抹額也如今世俗婦女以皂絹束額也絮紵聲近縉屬提撻通擲擊也

五宗

膠西王端以罪削其國大半心愠遂為無訾省

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徙

註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錄訾財也○按不

訾省謂王憤其見削不復收拾財物縱令狼

藉如小兒爭食并其所有者棄之

主

趙王彭祖檀權二千石莫敢治使使即縣為買

人權會

註權音角會作會音快○按權較同估計之

名僧即今市井牙行商賈會聚之家王使人

為市僧估計專利也

景帝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

註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不言

但以丹注面目的為識今女使見之王察

神女賦免簪并施玄的是也

三王

廣陵王策命云。毋侗好佚。毋邇宵人。

註宵人。小人也。○禮記宵雅肄三。即小雅。

列傳

老子

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

按蓬累猶蒲蒲。齊語首戴茅蒲。韋昭註作萌。

蒲以竹萌皮為笠也。貴人乘軒賤者戴笠。越

人盟曰。君若乘車我戴笠。異日相逢下車揖。

蘇秦

蘇秦

圭

趙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

註純。匹端名。戰國策音屯。東也。○按純與縛

同音。捲猶捆也。今之絹。古作縛。爾雅十羽為

搏。猶今一捲也。左傳季平子賂齊以幣。錦二

兩縛。一如瑱。註卷也。為易懷藏。周禮羽人百

羽為搏。莊子鵬飛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搏

捲同。千純。即千卷。猶千匹。

註云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註戰國策。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尸。雞之主也。

從牛之子也。○按古諺語叶韻。口與後叶為

是。

楚王謂蘇秦云。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謹奉

社稷。以從韓王。亦云。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謹

奉社稷。以從。

按主君指稱蘇秦。古者自稱皆朕。如琴朕。祗

朕之類。對人皆自稱臣。如范雎對須賈。臣為

圭

圭

圭

人傭賃。漢書高帝紀。臣少好相人。又臣有息

女之類。子貴父亦稱公。如晁錯為御史大夫。

錯父謂曰。公為政。人多怨公之類。官印皆稱

璽。魯語季武子取卞襄公在楚使季逆。追而

予之璽之類。

張儀

虎賁之士。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秦馬之良。探前跋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

註跼。跼音徒俱。跳躍也。偏舉一足曰跼。跼不

著兜整曰科頭貫順奮怒也謂兩手奉順直入敵言勇也○按貫順奮戰謂其鬚髮怒立如戟貫兩順勇士悍惡之狀擗前跌後蹄間三尋言馬走之疾也

紫敗素也而實十倍
註取敗素染為紫喻齊國有大名而實困敝也韓子齊桓公好服紫國人效之當世十素不得一紫

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

山陰集 太史公集卷三 吉

註熱而啜之啜也羹有汁故曰斟左傳平羹不斟是也

犀首

犀首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註謂焚燒侵掠也焚杆音煩馬謂焚躁牽掣也

樗里子

樗里子滑稽多智

音骨雞華亂也稽計也轉利之稱智巧便給也酒器可轉注不窮者名滑稽楊雄酒賦鴟夷滑稽腹大如壺

平原君

臣不卒有罷癯之病

註背疾也腰曲背癯起○按詩云台背台卽癯也淮南子林氣生人多癯林木龍從故人癯背

信陵君

山陰集 太史公集卷三 吉

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負糲矢為公子先引

註糲音蘭以盛弩矢

晉鄙嘖嘖宿將

註嘖大笑也嘖大呼也○按嘖嘖勇猛叫怒之貌項羽暗啞叱咤古人用字合二為一音者此類是也暗啞為嘖叱咤為嘖

樂毅

燕王遣樂間書云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聰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

按此文商容本人姓名鄭康成解禮記行商容而後其位容禮樂也行商容謂使箕子用殷禮作賓王家詩所謂我客也此商容別是人名與行商容異

賈生

平康平賦幹棄周鼎今而實康瓠

爾雅幹轉也康瓠甕也註瓠也詩八月斷

壺瓠屬可刻為壺盛水漿瓶瓦壺也索隱云

康大也大瓠即瓢也

傳說

康瓠乃相武丁

去

傳說

註吾相也康隨也徒役之人拘攣相隨繫繫

之狀

李斯

飾後宮充下陳

註下陳猶言後列

駿馬馱馱

註音決提生三日而超其母

宛珠之簪傳璣之珥

註宛謂以珠宛轉裝其簪傳璣以璣附著于珥珥瑱也即今耳墜珠之不同者曰璣○按宛讀音尹禮記大喪積而不宛註蘊同陷入之義今簪上嵌珠也

阿綳之衣綳繡之飾

註謂東阿出綳○按阿古倚通阿綳即是綳

繡音以又音豈子虛賦被阿綳即綺綳也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

註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即今櫟

木

木○按漢書楊雄甘泉賦唐虞櫟椽三等之

去

制註櫟字從木音采亦音菜柞木也韓愈文

茅茨采椽

茅茨采椽

張耳陳餘

趙王問出為燕軍所獲有廝養謝其舍中曰吾

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

註廝養賤者析薪為廝炊烹為養以辭相告

曰謂○按詩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斯析也謝

猶請也

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饒與前

註：篋音編如牀。人與以行土器也。可以糞除者。編竹本為之。○按：後與如今致因用筐篋之類。

魏豹彭越

鄭生說豹歸漢。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註：白駒日影也。○按：詩皎皎白駒。本是馬。因六驥過決隙語。遂謂隙中日影為白駒。

樊鄴滕灌

樊鄴滕灌

未

彭越之敗。夏侯嬰見孝惠魯元公主。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

註：南陽謂抱小兒為雍樹。大人以面向之。小人抱大人頸如懸樹也。

灌嬰斬楚樓煩將五人

註：樓煩胡國名。其人善騎射。故騎將號樓煩。非盡樓煩人也。

袁盎鼎錯

鼎錯為御史大夫。深刻錯。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者。吾去公歸矣。

按：父呼子為公。亦一異也。

萬石張叔

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廁身自浣滌。

註：中裙近身衣。廁。廁音廁。實瀉穢之穴。○按：浣言衣也。滌言廁也。或云：廁。廁汗衫也。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衛綰長者。善遇之。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

史記

史記

未

註：譙呵讀誰何。漢書作孰何。猶借訪也。二云責讓宜讀誰何。

前鵠姓秦名越。人家于虛。又名虛。與軒轅時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按：抗毒熨。

註：鑱石以石為針。橋引。橋。橋導引也。按：抗謂按摩玩弄也。毒熨以藥物熨帖之。○毒如亭。

毒之毒治也。易以此毒天下。去毒曰毒。猶治亂曰亂也。

倉公

姓淳于名意。

齊相舍人病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

按殺讀上聲甚也唐白樂天詩西日憑輕照

東風莫殺吹自註殺上聲說文茲黑也從二

玄左傳何故使吾水茲言察之如死物之青

黑也詩何草不玄草萎則黑殺黃而茲卽詩

所謂我馬玄黃病色多玄黃也

齊丞相舍人奴病所以四死者診其人時愈

順

愈順人尚肥也

史記集解

史記集解卷二

羊

病者安殺者過期不安殺者不及期

安殺謂進食也期死期

吳王濞

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其禁弗予

註訟公也謂公共禁之明知亡人在彼不予

漢書作頌容也

魏侯寶嬰

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

則妻子母類矣

註兩宮謂太后景帝螫音釋怒也漢書作

母類言見誅滅母遺類也

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

註沾沾自整頓貌多易多輕易也

武安侯田蚡

晚節益貴幸有口辯學盤孟諸書

註晚節晚年也盤孟書黃帝使孔甲所作銘

灌將軍夫

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

史記集解

史記集解卷三

圭

輕重不得謂不平也

喜任俠已然諾

按任縱放也俠挾持也已然諾謂已許必副

前言已猶踐也

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註灌夫與魏其二人相倚如對挽繩排退前

日附勢今日慢已者漢書作排根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

女兒咕囁音帖耳語

今日廷論局趣從效轅下駒不伸展也

與長孺共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註首鼠一前一卻也老秃翁指竇嬰

簿黃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

以簿書魏其所言灌夫事責問無驗故云不

讐讐對也與酬同

李將軍廣

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

擊力三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

李將軍集

卷十

候未嘗遇害

註刁斗以銅作鐃器受一斗晝炊夜擊循行

有柄似鈹刁音貂又音鏢溫器也莫幕同軍

門施帷帳曰幕府斥廣也候望視也

大將軍青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不偶母

今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大史公曰余觀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諺曰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

註悛悛漢書作恂恂同

匈奴

文帝遣匈奴單于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

背紕一

註比音鼻擗也靡者為比纓者為梳胥紕漢

書作犀毗鮮卑帶以瑞獸名又作師比戰國

策趙武靈王賜周詔具帶黃金師比註胡童

帶鉤也○按楚辭小腹紕頭若鮮卑只註帶

頭也言腰細如帶束束胡鮮卑好服此故以

名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具帶鵠鵠而趙國

化之註鵠鵠二字三音私鉏頭也與犀毗骨

紕通

酷吏傳

張湯

効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註爰換也古者重刑恐有愛惡更換他官重

訊之故為傳爰書漢書註以文書代換其口

辭

調為茂陵尉治方中

註天子卽位豫作陵諱之曰方中漢書註掘地為坑曰方凡土工以方計方中卽墮中○詩云日之方中未晏之稱

始為小吏乾沒

註浮慕為乾內不合為沒謂詐也又云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按下文與長安富賈田甲之屬交私又云為小吏時與錢通訓得利近是今官吏受賕云折乾沒猶入也人不見曰

沒

言堂集

謂

上溫舒為中尉投餽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註餽音項投書之器可入不可出伯格讀陌落皆置長伺察奸宄古字通



史記瑣瑣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敬山草堂集不詳卷數今亦未見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種也取史記疑義畧為考正訓釋然多臆撰如殷本紀西伯伐饑國蓋黎饑古字假借乃云書作伐黎黎饑色也書曰黎民阻飢為其民失養而弔伐之然則黎民於變時雍又當何解又周本紀輕呂之劍謂卽赤刀龍簪謂卽龍溺項羽本紀楚歌為激楚之音皆漫無根據不足信也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

〔宋〕倪思撰 劉辰翁評

江西省博物館藏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陽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班馬異同

評三十五卷》提要

班馬異同

第三十五卷

凡三十五卷

第一卷

項籍

第二卷

漢高

第三卷

蕭何

第四卷

曹參

班馬異同

八

二

陳天

第五卷

張良

第六卷

陳平

第七卷

周勃

第八卷

張耳

陳餘

第九卷

魏豹 彭越

第十卷

韓信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竦 灌嬰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第十四卷

傅寬 靳歙 周緤

第十五卷

劉敬 孫通

第十六卷

季布 欒布

第十七卷

袁盎 鼂錯

第十八卷

張敖 馮唐

第十九卷

吳濞

第二十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第二十一卷

韓彭

第二十二卷

李廣 孫陵

第二十三卷

匈奴

第二十四卷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趙主 曹襄 韓說 郭昌 荀彘 李蔡

張敖 蘓建 趙信 張騫 蹇博 趙破

第二十五卷

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第二十六卷

司馬相如^上

第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下

第二十八卷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第二十九卷

汲黯 鄭興時

第三十卷

^{酷吏}

郅都 寧成

周陽 趙禹

張湯 義縱

班馬異同

八目録

四

余見

王蘄舒 尹齊

楊僕 臧宣 杜周

第三十一卷

^{游俠}

魯朱家 田仲

劇孟 王孟 郭解

第三十二卷

^{佞幸}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三十三卷

^{滑稽}

淳髡 優孟 優旃

第三十四卷

^{日者}

司馬季主

第三十五卷

^{貨殖}

范蠡 子貢 陶朱 白圭 猗頓 卓氏

烏氏 程鄭 宛氏 宣曲 刁間 師史

任氏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宋倪思撰元劉會孟評明李元陽校

項籍本紀列傳第七一 史記七 漢書三十一

項籍者字羽下相人也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

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

者也項氏世家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

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項梁怒之籍曰書

足以記名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耳於是項梁奇其意乃教籍以兵法籍大喜略知

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常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

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史司馬欣以故事得皆已項

梁嘗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

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

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

東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

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

八尺餘二十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

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勝等起大澤中

此項梁事始太

多下一去字

多一耳字

此項梁事始太
多下一去字
多一耳字

一本無曰字

其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謂

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下亡秦之時也吾聞先

發即制人後發則為制於人所制守嘆曰聞夫子

足將世家唯足下耳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

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

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戒籍持劍

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語曰請召籍使受命令召

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

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

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千百人一府中皆惴惴伏

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

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

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官自

言於梁梁曰前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

此故不任用公衆乃皆服伏於是梁為會稽守將

籍為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

王勝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勝敗走秦兵將軍邯

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令拜梁為楚王上柱國

此項梁事始太
多下一去字
多一耳字

此項梁事始太
多下一去字
多一耳字

此項梁事始太
多下一去字
多一耳字

此項梁事始太
多下一去字
多一耳字

此項梁事始太
多下一去字
多一耳字

此有勢

大平似快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運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嬰為長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吾為汝更家婦未常聞汝先古之有故未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其眾從其言之廼以其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九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而立景駒大逆亡道廼進引兵擊秦嘉秦嘉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胡陵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項籍

三

周道真

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攻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從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雖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儉後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拔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項籍

四

周道真

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于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立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儉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儉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歸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羽與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攻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

史記卷之六 項籍 王

此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迺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則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果起兵益章邯夜街枚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敗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

此舉亦高陵宋義之策王耳宋義曰今秦之天下皆取之秦之天下皆取之秦之天下皆取之

此舉亦高陵宋義之策王耳宋義曰今秦之天下皆取之秦之天下皆取之秦之天下皆取之

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軍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抹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北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秦三年項羽謂宋義曰吾聞今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

史記卷之六 項籍 本

牛拔是

贊曰小性為校
邪性為楊
梁元兵敗後金
其地他為然說
上四軍得士將
軍軍中月日圖
自不以此為
再考與非無不
未者後人效為
之非也

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
先聞秦趙夫被堅執銳義我不如公坐而運
籌策人不如義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
貪如狼彊不可使令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
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
項羽曰將戮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
士卒食芋半救軍無見糧乃迺飲酒高會不引兵
渡河因趙食與趙并併力攻擊秦乃迺曰承其敝
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
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
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
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
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
楚楚王陰令羽藉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
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
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
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使立項羽
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

史漢異同卷

八項籍

七

江田

破秦自前時
將動極利平生

二世不聞政議
章即者即趙高
也不得見遷走
出故道之高

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
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
羽乃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漚船破釜燒廬
舍持三日糧以示視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
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
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
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將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
兵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
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
莫敢仰視項羽繇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
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
數却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
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
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
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一可為者
相國趙高顯國主斷今戰而能勝高必疾嫉妬吾
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熟計之陳餘亦

史漢異同卷

八項籍

八

田

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并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

史漢書卷八項籍 九 余本五

孤特獨立而欲常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斧質妻子為僇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使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迎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

二多字是者不盡然也

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行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其時諸侯吏卒異時故繇徭後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迺召黥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

史漢書卷八項籍 十 余本五

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賢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阮秦卒軍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至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屠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

或如龍如虎或青或黃獨指為龍過矣

史漢異同卷

土

張田

道將出入與非
常一字宜可火

項王為人不忍
於此可見此伯
之所以不敢語
也

然不自意能其
善於此有力

史漢異同卷

十一

張田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與將軍復相見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曰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項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擊沛公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謂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汝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汝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因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關事急今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直入怒甚拔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

史漢異同卷

八項籍

十三

江連

速軍情上未非
初意然謀臣之
謀以兵家主之
業也奸雄之心
獨得此耳

而踞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之賜之以卮酒則與斗卮酒會因樊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復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有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

史漢異同卷

八項籍

十四

江連

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
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
公則置車馬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斬彊
滕公紀信成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直
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走吾軍不過二
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
使張良留入謝羽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
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斗一雙再
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羽聞沛公安在良曰聞
大王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故使
臣獻璧羽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又獻王
斗范增增怒置之地拔劍撞其斗起而破之曰唉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為之沛公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
日項羽更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其
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取其貨寶貨畧婦女而東秦
民失望於是人或轉生說項王羽曰關中阻山帶
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伯項王羽見秦宮室

史記此謂張良
也秦之利也
生後世之利
也事之利也
生後世之利
也事之利也

皆以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錦夜行誰知之者說者韓生曰人言謂
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羽聞之烹說者斬韓
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
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更曰懷王
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
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
天下初難發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
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
與籍之力也義帝懷王雖無亡功固當分其地而
王之諸將皆曰善羽更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
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郡乃更分
天下立以王諸將為侯王項王羽與范增疑沛公
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背約恐諸侯叛之乃
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民皆居蜀之乃曰巴
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
南鄭而三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道項
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立長史司

馬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吏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
騭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
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騭為翟王王邯都高奴徙
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公申陽者
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
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
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
徙趙王歇為王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
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
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番君吳芮
率帥百越粵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
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
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
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
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敖趙因從入關故
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
羽友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
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背項梁又

史漢異同卷一

八項籍

七

余

三縣之知
字及之
則後之
可也
梅鍾功
十萬戶
項王
自立
為西
楚霸
伯王
王梁
楚地
連下文
田榮
問羽
徙齊
王市
膠東
項王
出之
國使
人徙
義帝
曰古
之帝
者地
方千
里必
居上
游乃
使
使徙
義帝
長沙
郴縣
趙義
帝行
其群
臣稍
稍背
叛
之乃
陰令
衡山
臨江
王擊
殺之
江中
韓王
成無
軍

漢書

史記卷上田榮

不肯將兵從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成安君陳餘
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
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鍾功多故封
十萬戶侯項王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
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連下文田榮問羽徙齊王市膠東項王出之國使
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趙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
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
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
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
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
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市之膠東
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羽
乃遁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荼因
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
與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田
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連下特漢王還定三秦

判上將有功
或於非謂故主
必當于也定功
如此大者可觀
張小一當山不
陳地日像居代
何有於常世
益人宜有知於
諸將或一口榮
不月生此故
知立功物為宰
難也非羽之罪

陳餘陰使張同夏談，談齊王田榮曰：項羽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往。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連下文羽至城陽，是時漢王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梁

史漢其前卷

八項籍

九

陳餘

陳公曰：在羽傳皆不切

胡中劍見無得
胡中劍見無得
自西而東，至
日中，飲泗水，
十餘萬，水又
入，數十餘萬
皆飲，不可得
飲，此四字何可
無

城郭室屋皆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嬖女，狗齊至北海，多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得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王皆已入破彭城，收其貨寶，賂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羽延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矜實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使人収求家室，東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家亦已皆亡，不與漢王相見，得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二子車下，滕公常下収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

史漢其前卷

八項籍

三

陳餘

王蒙曰古者二十而冠三年情
十三年而後役
之如淳曰律年
二十二傳之時
官名從其多時
內學之高不
六尺一十下為
能冠漢後注曰
少傳年為漢民
就田里今老弱
小兒傳者皆
六十二三為
弱冠五十五為

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后不相
遇審食其從太公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遂
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吕后兄周吕
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自國漢王三
匝至此用高紀文羽傳唯水為不流下止云漢王
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后間行求漢
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以為質遂接
下漢王稍收散卒稍稍收其士散卒至滎陽諸敗
軍亡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卒悉詣滎陽復
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
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連下文漢
軍滎陽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
反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
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
倉粟食漢之二年項王羽數侵奪擊楚漢甬道漢
王食之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羽欲聽之
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
項王羽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

金匱要略
卷之八
下文羽以故疑范增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飲
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
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
王項王羽以故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
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
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於是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詐為漢王出降
以誑楚軍為王王可以間出連下文漢王得與數十

平計金四萬斤以間項王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連
下文羽以故疑范增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飲
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
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
王項王羽以故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
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
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於是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詐為漢王出降
以誑楚軍為王王可以間出連下文漢王得與數十
騎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
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重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
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故漢王亦得與數十騎從
城西門出連下文今周苛縱公走成皋項王見紀
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連下
文漢西入關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
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主得周苛項王羽謂周
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周苛罵

曰若不趣降漢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敬也項
王曰怒亨烹周苛并殺縱公生得周苛以下漢書
高紀文漢王出榮陽西入關收兵還南走出宛
葉間得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羽聞
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連下文是時彭越
渡睢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跳獨與
滕公得出成臯北門渡河走至脩武從張耳韓信
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
漢使兵距之輦令其不得西連下文漢王得韓信
史漢異同卷 八項籍 三 余真
軍是時彭越渡河唯擊楚東阿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殺楚將軍薛公項王羽乃自東擊彭越漢王亦
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
亭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接上進圍成臯漢王得
淮陰侯韓信軍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留止
壁河內使盧館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
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楚其積聚攻下梁地十
餘城羽聞之漢下接謂海春侯項王東擊破彭越
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

漢書高紀文
項王羽乃即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

項伯有大功於
其父羽然語
如此羽又不
何也又不似
忘者

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
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
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
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
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亨烹而乃翁則幸
分我一杯杯羹項王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
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但益
禍怨耳項王羽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
旅老弱罷轉漕項王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
力盡而後已項籍 五 余真
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
徒苦罷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
智不能關力項王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
者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羽大
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羽瞋目
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能發遂走還入壁
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羽也漢王
大驚於是項王羽乃即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
語漢王數之羽十罪語在高紀項王羽怒欲一戰

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傷漢王漢王傷走入成
阜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聞淮陰侯又
韓信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羽乃使從兄子
項它為大將軍龍且為裨將救齊往擊之淮陰侯
與戰騎將灌嬰擊之韓信大破楚軍殺龍且追至
城陽虜齊王廣韓信因遂自立為齊王項王羽聞
龍且軍破之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信
淮陰侯弗聽語在信傳連下文時漢關中兵益出
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
史漢真同卷 八項籍 三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之楚軍
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霸塞王欣皆
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
櫟陽獄吏塞王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羽
信任之當是時項王羽至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
王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中
連上文乃為高祖置太公是時漢關中兵益出
史漢真同卷 八項籍 三

食多項王羽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羽請
太公項王羽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羽項
王羽乃通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
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
母妻子九月歸太公后軍皆稱呼萬歲漢王乃
封侯公為平國君置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
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羽乃引兵解而
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謀曰今漢有天下
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

也不如其機幾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
虎自遺患也漢王聽從之自漢遣陸賈至此用漢
高祖紀羽傳兵益出下止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
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
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遂接下五
年漢五年漢王乃進兵追項王羽至陽夏南止軍
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
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
彭越兵連下文及劉賈入楚地而信越之兵不會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斬而自守謂張
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
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
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
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
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
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
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韓信使者至韓信彭越
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及劉賈軍從入

史漢異同卷

八項籍

主

通

楚地固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
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迎擊布與齊梁諸
侯彭越皆大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
軍少食盡漢軍及率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
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
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
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
數闕曲美人和之項王羽泣下數行下左右皆泣
莫能仰視於是項王羽遂乃上馬騎麾下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
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羽項王
羽渡淮騎能獨者百餘人耳項王羽至陰陵迷失
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
追及之項王羽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更有二
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羽自度不得脫謂
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史漢異同卷

史漢異同卷

八項籍

主

通

四隊四圍
漢軍騎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

去其字則耳
是

本東曰橫街也
附郭者非也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伯有天下然今卒困
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天死願為諸
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奪艾旗使令
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於是乃
分引其騎以為四隊因四圍山而為圍陳外四圍
漢軍騎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引
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殺漢一將是時赤泉
侯楊喜為郎騎將追項王項王引目而還叱
之赤泉侯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
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居乃分軍為三復圍之
項王引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
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
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引乃欲遂引東欲渡烏江
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引曰江東雖小地方千
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引笑曰天之亡我我
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

史漢集同卷 八項籍 三十五 余本五

此項王而論
引字也史記
是項王至
是項王至

古人道而為
殊不可不
夜不也如
似也馬不
作獨收功
度白面不
也修知如
也修知如
也修知如

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
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云敵嘗一日行
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馳令騎皆下去馬步
行持短兵接戰羽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引
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
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騎曰此項王也項王引乃
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公得
乃自刎而死王騎取其頭餘騎亂相蹂踐爭
項王引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
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
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以封五人皆為列侯封
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騎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
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
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
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
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魯後
下故漢王引以魯公禮號楚項王引於穀城漢王

史漢集同卷 八項籍 三十五 余本五

公孫丹本
公孫立之
公孫立之
公孫立之

公孫丹本
公孫立之
公孫立之
公孫立之

公孫丹本
公孫立之
公孫立之
公孫立之

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支屬漢主皆不諫乃
封項伯為等四人為列侯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
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亦有言舜目蓋重瞳子
又聞項羽亦又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
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
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
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
王侯政繇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

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
王侯叛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
始謂霸王之業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
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矣乃引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高祖本紀第八一上下 史紀八漢書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
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有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
時雷電晦冥父大公往視則見蛟交龍於其上已
而有娠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光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
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
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仰侮奸酒及色常從

王媼武負貫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
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
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縣咸陽縱觀秦皇帝
噲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矣單父人呂
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桀吏
聞今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
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
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

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

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言少成事高祖

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

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

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

酒罷呂嫚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
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
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高祖呂公女乃即呂后
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
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
因餽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
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
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
言客有過相我母子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遂乃追
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子皆似我君君
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
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
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
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

亡自度比至皆亡之至豐西澤中亭止飲乃夜皆

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

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
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
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道
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
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
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
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苦之

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
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嘗曰
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狀當之高祖即
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
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
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勝涉等起斬
至陳而自立為楚王號為張楚遣武臣張耳陳餘
舉趙地八川武臣自立為趙王諸郡縣皆多殺其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高祖
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更以應陳涉九月沛令恐欲以沛應涉之掾主吏
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
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
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高祖劉季高祖
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高祖來沛
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曹恐
踰城保劉季高祖劉季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謂與
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
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
之以應諸侯則卿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
也父老乃率沛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高
祖欲以為沛令劉季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
今置將不善壹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
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
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
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貴官貴
且上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高祖數讓眾
莫敢肯為高祖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

沛庭而饗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
赤帝子故上赤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何樊噲等
皆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
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韓廣自
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
關至戲秦將章邯距破之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
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
王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
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令雍齒守
豐十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
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
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趙王武臣為其將
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陳王使
魏人周市略地豐沛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
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侯守豐不下宜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
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
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立趙後趙歇為趙王聞東陽審君秦嘉立景駒為
假楚王在留沛公乃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
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
馬卬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審君沛公引
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三月引兵攻碭
三日乃取碭拔之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與故合
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軍擊豐不下四月聞
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在薛沛公從騎百餘往見
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
史漢同卷八高祖

六
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親從項梁月餘五月項羽
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六月沛公如薛
聞陳王定死因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後懷王孫心
為楚懷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章邯破
殺親王各齊王田儼於臨濟七月大霖雨沛公止
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
榮東阿大破秦軍章邯東阿齊軍歸楚獨追
北使沛公項羽追北至別攻城陽攻屠其城之軍
濮陽之東復與秦軍章邯戰又破之秦軍章邯復

振守濮陽環水楚軍沛公項羽去而攻定陶八月
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敗之斬三川
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
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
項梁定陶大破之定陶殺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
至九月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士卒恐
乃引兵與呂將軍呂臣引兵而俱東徙懷王自盱
台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碭運下文魏咎弟豹自立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
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當
是之時趙歇為王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鉅鹿
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連下文趙數請救秦二世
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魏咎
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
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以
封項羽為魯公封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
其父呂青為令尹連上文章邯已破項梁趙數請

採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北拔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初懷王與諸將約
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
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軍奮勢願
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傑
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
諸所過無不殘滅且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
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
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
更遣將軍秦不為
項羽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
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至成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夾壁破其魏二軍秦三
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抹趙楚軍
出兵擊主離大破之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十
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
將悉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
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

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
羽拔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二月
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并攻昌邑昌邑
未拔下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為里監門曰諸
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度乃求見說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
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
沛公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以其弟酈商為將將
陳留兵與偕三月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
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
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陽川屠之因
張良遂畧韓地輟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
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
軍不利從轅轅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
陽守齮戰擊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
城守死沛公引兵過宛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
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老苦秦苛法父矣
誹謗者族
偶語者棄市
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
吾當王關中
與父老約法
三章耳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餘悉除去秦法
諸吏人民皆按案堵如故
凡吾所以來為父老兄
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毋恐
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
諸侯至而定約要東耳
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臣告諭之秦人
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
士沛公又讓不受曰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
民人

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
老苦秦苛法父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
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諸吏人民皆按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兄
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
諸侯至而定約要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臣告諭之秦人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
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民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沛公又讓不受曰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
民人
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
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
日雍王王關中今則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
使兵守函谷關無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
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月中項羽果帥
率諸侯兵西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
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途至戲
下沛公左司馬曹無毋傷聞項羽怒欲攻沛公
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

子嬰為相
珍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沛公又讓不受曰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
民人

盡有之欲以求封以下至誅曹無傷漢書見項羽
紀接亞父范增說羽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
且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
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
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
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
立誅曹無傷沛公歸數日項羽遂引兵西屠燒咸
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滅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沛公又讓不受曰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
民人
人民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
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
入關而北抹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
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
及典籍也秦正月乃伴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
其命正二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
郡都彭城負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
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

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
印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
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
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
都郴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
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
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
殺之無終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
王都臨菑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
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鉞十萬戶
王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
月諸侯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羽
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與諸侯人之慕從者數
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襄中
目說漢王去軼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
視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
道亡歸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為
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齎成談
璽賜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說漢王曰
項羽背約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若王獨居於南
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企跂而
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功天下已定人民
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因陳
計可圖三秦易并之計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
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連下文五月
漢王引兵項羽出關使人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
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
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
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
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子彭越將軍
印今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
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
耳齊王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
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
項羽大怒北擊齊八五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引兵

只漢王用韓信
之計一計而捷
漢王出大將
是出是行

漢王用韓信
之計一計而捷
漢王出大將
是出是行

此因字是不用
行殺字

從故道還出襲雍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大敗走發兵漢王遂定雍
地東至如咸陽引兵圍雍王發兵而遣諸將畧地
定隴西北地上郡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
立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
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距野
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邯因令反梁地越
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
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
史漢書同卷 高祖 六 漢書
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張良
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
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
叛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
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
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
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
因王陵兵從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羽聞之
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漢兵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
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以擊常山王張
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
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
信侯漢王東略地如陝鎮撫關外公老塞王欣翟
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置河南郡韓王昌不聽使
韓太尉韓信擊破之韓王鄭昌降於是置隴西
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十一
史漢書同卷 高祖 七 金匱
月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
將畧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
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民得田之春
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
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
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出關至陝撫關外
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癸未令民除
秦社稷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
士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
老卿一人擇卿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
以事相教復勿縣成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從
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
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
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
董公遮說漢王必義帝死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
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
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
史漢高祖卷一 高祖 大 余真

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
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
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故漢王聞之為義帝發
喪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
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
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兵皆編
素悉發關內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
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
與戰城陽田榮敗走立原立原民殺之齊皆降楚

史漢高祖卷一 高祖 大 余真
此語九江王布
語內無誤矣
以此是

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夏四月
田榮弟橫收得數十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
父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擊已連齊兵欲遂破
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
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
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項羽出之乃引兵去齊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
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與漢軍大戰彭城
項羽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
流項羽常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
中以為質漢書見項羽紀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
沛羽常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
敗還皆亡去漢復為楚塞王欣翟王驍降亡入楚
殺王印死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
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
謂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說九江王
布使舉兵叛楚項羽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
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使畔背楚

五月○連下文漢王也榮陽楚使龍且往擊之漢

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赤亡不相

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為

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

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蔭章即自殺更

名廢丘為槐里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

地龍西上郡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

以時祀祠之興關中內卒乘邊塞關中大飢米斛

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連下文漢

王如榮陽是時隨何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

項聲龍且攻布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十二月布

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

○連下年項羽數侵奪漢王稍收士卒也榮陽與

諸將及蕭何發關中卒老弱未傅者悉詣軍益出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是以兵復大振與楚戰榮

陽破楚京索間破之連下集甫道

三年魏王豹謂歸親疾至即絕河津及為楚連

上年六月漢王還櫟陽漢王如榮陽使謂龍且

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

食其往豹不聽漢王遣將軍以韓信為左丞相與

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

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將誰也對

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

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九月信等大破之虜豹傳諸榮陽遂定魏地置三

郡曰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

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三年冬

十月漢王乃令韓信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

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其明年立張耳

為趙王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連上年隨何說黥布漢王軍榮陽南築甬

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連上魏王豹謂歸與項羽

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鄉食

其謀殺楚糧食其欲立六國後以封黨漢王刻印

將遣食其立之以間張良良發八難漢王機欲吐

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趙錯印○連下文又

高祖初與項羽
中無所見
者皆以金
平之乃從其計
與項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
君臣○連上文夏四月項羽聞漢榮陽陳平反間
既行於是項羽乃果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
下榮陽及其見疑乃大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
而去未至彭城發病而死漢軍絕食五月將軍紀
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乃夜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
紀信乃乘王駕車黃屋左縣詐為漢王誑楚曰食
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
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
守榮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羽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
謂曰及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榮
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袁生說漢
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頓君王出武

關項羽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
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
復走榮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
休復與之戰破楚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華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月彭越度睢水與項聲薛
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殺薛公項羽乃使終公
守成臯而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擊破
終公復軍成臯六月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
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榮陽城生得周苛謂苛
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
趣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誅周苛并
殺校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臯王門北渡河馳宿小脩武自稱使者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
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
王得韓信軍則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饗軍
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望

此後生大足知
士也人入開而
守獨勤之出開
榮陽之出開
陽又謂之以分
平死中得漢
平死中得漢
當是謂其力

史漢集國卷一 金龍 三三 余本五
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頓君王出武

竊私收私其財物罪四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也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主令臣下爭叛畔逆罪七也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予罪八也項羽使人陰弑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弑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矣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督射中漢王

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弑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矣逆無道罪十也

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母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連上

文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病疾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果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當此時彭越田橫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連上文韓信已破齊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義賦此貉燕人

家私收私其財物罪四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也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主令臣下爭叛畔逆罪七也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予罪八也項羽使人陰弑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弑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矣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督射中漢王

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母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連上文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病疾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果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當此時彭越田橫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連上文韓信已破齊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義賦此貉燕人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項羽傳 三十五 周道賢

來致臬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之衣衾棺歛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項羽數擊彭越等自知少助食盡齊王韓信又進兵擊楚項羽恐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以西者為漢鴻溝而以東者為楚九月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太公呂后軍中皆呼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項羽傳 三十五 周道賢

兵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親相國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

淮陰將三十萬
成其戰勝之明
必在馬官前此
所未有也
北將軍費將軍
後何來何漢
初人物之多何
一時得助之多
史記此處部分
如出一轍一
楚敗於秦多
去其自敗
知此乃敗
項羽在關東
沙漢漢將

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
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得從故邑能出指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
楚易敗也用張良計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
至皆往引兵來十一月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
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
族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而迎之黥布武王並
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十二月圍
羽垓下漢書接下午羽聞漢軍四面立武王布為
淮南王
史記卷九十五 高祖本紀 五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
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
右皇帝在後綏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
士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
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夜卒聞漢軍四
面楚歌以為漢知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與數
百騎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
城斬首八萬遂畧定楚地悉定獨魯為楚堅守不

地極是此宜和
漢王引天下諸侯兵北欲屠之為其中節禮義
之國乃持羽頭示魯其父老兄項羽頭魯乃降初
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遂以魯
公號葬項羽於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封項
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皆歸
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
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
縮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下
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眾以定其王

史記卷九十五 高祖本紀 五
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
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
眾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
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
赦天下殊死以下正月於是諸侯及將相相與共
請尊漢王為皇帝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
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
臧荼昧死拜言大王陛下先特秦為亡道天下
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威德厚又加惠於諸
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
此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
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吾聞帝者賢者有也
空言虛語止實之名非所守取也吾不敢當帝位
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執羣臣諸侯
王皆曰大王起於微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
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暴逆不義立有功平
定四海內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
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告之功臣皆受地食邑非
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
位其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
諸君侯王幸必為便使國家於天下之民則可
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
博士樓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乃上尊
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
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嫗曰昭靈夫人皇帝曰義帝
無後齊王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臣聞帝不用者

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陳
徙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
鍾有功徙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
趙王敖皆如故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
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
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
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又曰故
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
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閭中兵以佐滅秦項羽
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天
下大定高祖帝乃西都洛維陽諸侯皆臣屬故臨
江王驩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數月
而降殺之雒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
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半之食
之一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
定今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
勿笞辱民以饑饉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

通初諸詔皆以
人請之不能道
其意也故不能
久矣史記之妙
自謂之妙也

陛下優而侮人
項羽仁而敵
其義明仁之風
不能及也

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亡大夫以
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
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
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
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
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
行田宅今小民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
得肯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
史漢書卷一 高祖 三十三 余咸贊
遇高爵稱善意且庶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高祖帝置酒雒陽南宮高祖上曰列通侯諸將無
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
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
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
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
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予人功得地而
不與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高祖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

三吾不如不
君臣相和之
其意也故不
久矣史記之
自謂之妙也

少西平侯
功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衆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
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其所以為我擒禽也羣臣說服初田橫歸彭越項
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父為亂遣
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
誅橫懼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
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高祖欲長都雒
陽成卒齊人劉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典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
及留侯張良良因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車駕
西入都關中長安拜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六
月壬辰大赦天下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
地高祖上自將擊之九月虜得燕王臧荼詔諸
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皆
曰大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即立太尉盧縮以
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平代地其秋利幾反高

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郭郡共郡五十
三縣立劉賈以為荊王王淮東以碭郡薛郡郟郡
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王淮西壬子以
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
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
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
韓國徙韓王信太原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
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複道上見

呂權書案 人高祖 三三 兼釋生
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
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
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偏封而恐
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
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
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
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連上文上歸櫟陽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
信降匈奴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
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共立故趙將後趙利為
王以反收韓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高祖自往擊
之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天大寒士
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我平城
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而後罷去令使樊噲留止
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
趙王是月匈奴攻代連下文代王喜棄國春
史漢同表 人高祖 三三 陳登
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二
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
已下徙治長安連下文蕭何治未央宮
八年冬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連
下文還過趙蕭丞相何營作治未央宮立東闕北
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上還見其宮闕壯麗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
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
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亡

室可也以下未
信人持此以爲
同其真國之
其易有古之
也其易有古之
有以加之
安分守則
後心

以重威且無亡今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上乃說

檄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

維陽漢書在上年二月連八年冬高祖之東垣還

過趙相人趙相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

高祖上高祖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

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因不留連下文十一

月代王劉仲意棄國亡自歸維陽廢以赦為合陽

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漢書在上年十二月

下連春令即中有罪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

史漢書卷一高祖

為得歸其縣縣給衣衾棺槨具祠以少牢長吏視

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春三月行如維陽令吏卒

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爵非公

乘以上母得冠劉氏冠賈人母得衣錦繡綺縠婦

紉別操兵乘騎馬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九月行自維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連下文冬十月十二月行如維陽趙相貫高

等謀逆事發覺逮捕高等并捕趙王赦下獄詔敢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為王家奴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

王赦為宣平侯使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

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二月行自維陽至賢趙

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

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連下文夏六月

是歲十一月徙齊楚貴族楚昭氏屈氏景

氏懷氏齊田氏王姓關中與利田宅連上文

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成高祖

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上奉王厄起

史漢書卷一高祖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無賴不能治產

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

皆呼稱萬歲大笑為樂連上文十一月夏六

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

王劉賈梁王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

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

癸卯太上皇崩檄陽宮葬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

葬檄檄陽囚死罪以下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令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有誼王非夷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王背立力上皇廟于國都九月趙代相國陳

繇代地也上曰繇嘗為吾使其有信代地吾所急

也故封繇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

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能去繇

黃來歸者皆赦之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

喜曰繇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亡能為

矣也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

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

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

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

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

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繇反趙代地皆繇有吾

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

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尉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

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聞問繇

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

賈繇將繇將多降者

十一年冬高祖上在邯鄲誅繇等未畢繇將侯敞

不罵者原之此句何可夫也

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

萬餘人渡河擊攻聊城漢使將軍郭蒙擊齊將擊

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

不下即攻殘之繇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

月餘卒罵高祖高祖上怒城降令卒出罵者斬之

不罵者原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

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春正

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

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

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

為國煩取中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

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

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

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大

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

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王通侯

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

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

三四兩皆好至
不交故也
言之而止矣
出此語者必動

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
詔曰擇可
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
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
皆復終身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
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相處會天下誅
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
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並止俱賴其力今立
它為南粵王使監賈即授重王綬它稽首稱臣六月

高祖齊相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
持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吳山進今吾
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
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
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
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
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
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夏三月梁

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
詔曰擇可
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
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
皆復終身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
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相處會天下誅
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
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並止俱賴其力今立
它為南粵王使監賈即授重王綬它稽首稱臣六月

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秋七月淮南
王黥布反上問諸將勝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
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
連下文詔王相國擇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
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布果如薛公言東并擊殺荊王劉賈地取其兵北
渡淮擊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
皆令從軍徵諸侯兵高祖上自將以往擊之布詔
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群臣請立子長為淮
南王○連上文上乃發上郡
十二年冬十月高祖上已擊破布軍于會甄布
走令別將追之高祖上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
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
教之歌酒酣高祖上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今兒皆和習之高祖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
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

過魯問孔子宜
裁之本紀史記
失之

史漢異同卷
高祖

১৫৫

張甲

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拜沛侯劉濞重厚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連下文十一月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周勃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連上文詔曰吳十一月高祖行自布軍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至長安十二月高祖詔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史記是

可不必爭

陳涉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無亡後
其與子守家各十家秦始皇帝守家二十家楚魏
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
復亡與他事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
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
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縮縮稱疾病辟
陽侯食其歸具言縮反有端矣春二月使樊噲周
勃將兵擊燕王縮赦燕吏民與反者詔曰燕王縮
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
史漢異同卷 今高祖 四十五 樂文編
故使人言縮縮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
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縮居去來
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
者長沙王臣等請立皇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
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三月詔曰吾立為
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
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
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
置吏得賦歛父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

十七年至胡亥

史 1-85

公男惟肥長
不可知自思
六諸子計十
載于餘歲其
而漢封近此

東漢書卷之
不咸漢書此
如項周有說
故曰得大天
朝以十月前
不測焉

班氏述劉氏承
矣愈錄至下取
周市語劉高項
侯成曲說本者
史記車服而非
其意以此為得
天統與兒童無

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祖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
次孝惠王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
恒已立為孝文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
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
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
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
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

史漢書卷之

史

史

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

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衣三尊莊長陵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周唐氏既衰其後有劉

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

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

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

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

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
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
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
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大
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秦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

史記蕭何傳

金蕭何

二

金蕭何

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鮮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廼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

為得而無信
蕭何收巴蜀
關中亦未
之在

張下一上字
則上可字為句
蕭何事三年去
得見然計戶
中在諸事字如
正要關中字耳

史記蕭何傳

金蕭何

三

金蕭何

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說漢王今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遂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制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瓜從召平以為名始也召平謂相國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內非被矢石之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何從其計高帝乃大喜上說漢十二年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又說相國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尚復孽孽得民和上所為謂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賞貸貸以自污上心乃必安於是相國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疆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人上至相國何謁上笑曰夫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何曰君自謝民後相國何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

史記卷八十三

蕭何

五

五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何廷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上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何相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入謝高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吾不許我不過為築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帝崩何事惠帝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上親自臨視相國病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君主孝惠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三

史記卷八十三

蕭何

六

五

帝得之矣臣何死不恨矣何置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薨謚為日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

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符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繼長壽為鄼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蕭何

七

朱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穀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穀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班馬異同

史記

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漢書同
蕭何傳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秦司馬戶欣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爰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陣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軍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又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

此字亦不可
開與二文互

前東面不是
此字與後字
如並

公將軍時中
先後所至
不勝枚舉

為執珪從而攻陽武下轅轅氏絕河津還擊趙軍軍力北破之從南攻擊與南陽守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蕭蕭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滅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繁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王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王敗還至滎陽

將軍軍必不
同

上將軍不可
同

凡二歲漢高祖三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
 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
 將軍孫敖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
 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武垣生得獲魏王豹取平
 陽得魏王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
 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
 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
 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公於
 鄆城中戚將軍公出走追斬之廼引兵詣救倉漢
 史漢同卷 三 韓信
 王之在 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左
 丞相屬韓信馬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
 濟北郡攻收著濞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
 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正將軍周蘭
 定齊郡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
 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立為齊王
 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
 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即皇帝位韓信徙為
 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焉高帝祖以長子肥為

此參字可不消
大相合去

時參已亡
以見所以不
自不為漢史

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賜金爵以侯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
 百三十戶世世勿絕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參
 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
 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
 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
 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
 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一人孝惠帝元年
 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
 史漢同卷 四 韓信
 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而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
 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為於是避正堂舍
 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參聞之告舍人趣
 治行吾將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
 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害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

小誠堅木的長
人不可解

則即何也後除
之之字是

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
極之獄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然始參微時
與蕭何善及為將軍相有卻隙至何且死所推賢
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
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訥長大訥於文辭重謹厚
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
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鄉大夫以下吏及賓客
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問及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
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
惡患之無如之何適請參避後園中聞吏醉歌呼
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大歌呼
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
豈少朕與廼謂窋曰君女歸試私從容問而乃父
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四日飲無
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君女也窋既
洗沐歸時間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窋之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何思參曰

則即何也後除
之之字是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乃所當言也至朝時惠
帝讓參曰與窋胡治平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
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
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臣參能孰與蕭何賢上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
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其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運
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
出入三年卒諡曰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
蕭何為法顓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清靖淨民以寧一壺平陽侯窋嗣侯高后時為至
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為
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
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瘵歸國立二十三年卒
諡為侯傳國至曾孫子襄代侯武帝時為將軍擊
匈奴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
共侯子宗代侯嗣征和三年中宗坐太子死有罪
免為城旦國除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
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徙子宏嗣建武中先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本城野戰
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

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

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

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

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

史漢異同卷一

七

恒功名位冠群臣散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

苗裔盛矣哉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留侯張良者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太父開地相韓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

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韓韓破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

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

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

史漢異同卷一

一

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

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

急甚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問

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

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

為其老更疆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

長跪進履之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

之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

我會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

先王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

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是則為王者師矣後

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

我已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廼太

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

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

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

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

公善之善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

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

項梁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

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

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三以良為韓申司徒與

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軋復取之往

來為將兵潁川沛公之從從陽南出轅轅良引兵

史漢同五卷 八留侯

三

沛公之從從陽南出轅轅良引兵

沛公之從從陽南出轅轅良引兵

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

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

以兵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良說曰秦兵尚疆未

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

晉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

上為疑兵令卿食其持重寶噶秦將秦將果畔欲

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

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沛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

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

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

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

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

寶鍾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

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

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為秦為資今始入秦

余海

宮裡郎

矢字表

當如此惜者
謂能不能下
可一割無事
知其力
馬
不過最後上
一
可及
其
為
副
俗
傳
諸

史記正義卷八 留侯
六 官制
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借前者以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武伐桀紂而封其後於祀者度能制桀之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藉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藉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武箕子之拘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表賢人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史漢異同卷

人留侯

六

官福郎

六國下復出韓
魏趙齊楚雖
皆曰借齊而論
與其下泯救其
字子長語然壯
利害緊要獨在
此

輒生豎儒皆出
此傳好而字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三矣般事
已以畢偃革為軒倒置載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
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五四矣休馬犇山之陽示以無所
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
五矣放息牛桃林之陰坐以示天下不復輸積今
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六
矣且夫天下游士離左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
陛下游者但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乃立六
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唯無復立者天下游士
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
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七矣且夫楚唯毋彊六國
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
誠用客此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哺吐罵曰
豎儒幾敗而乃公事令趣銷印後漢四年信破齊
而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
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信傳其秋五年冬
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

史漢異同五卷

八留俠

7

如後

此是周故也

在是

劉以字連上語
漢書得之

漢書增有楚字
今不同漢書別
說又別

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羽事
 中尚紀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間功高
 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番此天以臣
 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番足矣不
 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
 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
 決未得行封上在居維陽南宮從後道望見諸將
 往往數人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良
 史漢同卷 八留侯 劉俊

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
 而反乎留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與此屬取天下
 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
 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
 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
 失及誅故即相聚而謀反耳上廼憂曰為之將柰
 何留侯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
 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為其
 功多故不忍留侯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

此語即問不問
不問即後世
人言及而人
言及之漢書
於此是下故
史漢同卷九
史漢同卷九

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
 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
 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
 說高帝上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
 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背河
 鄉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
 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
 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
 史漢同卷 八留侯 九 石伯麟

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
 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上即日駕西都關
 中留侯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疾即道引不食穀
 杜開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
 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
 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良曰君常為上謀臣
 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良曰

吾求公數歲公避處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
匿今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欲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
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延主矣戚夫人泣涕上
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
里羽翻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又可奈何
史漢翼同五卷 八留侯 十三 樂車
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歔歔流
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留侯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下及
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良廼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雖彊秦天下震振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
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良廼留侯乃

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六歲薨謚為曰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歲從高帝過濟北果見得轂城山下黃石取而祿寶祠之及留侯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子不疑嗣侯孝文帝五三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於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恠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漢書同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

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

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陳平

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親家生產

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

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

者平亦耻媿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有女

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

大喪平家貧待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

喪所獨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

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張仲曰

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

平負曰人固有好奇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

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

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

張良傳

平前謂其兄

伯事此語

本不足為

古人文字

然終平之

復見戶牖

於伯何與

史記同卷

一陳平

三

史記同卷

一陳平

三

史記同卷

一陳平

三

事嫂如事母平既娶取張氏女齋資用益饒

道日廣里中杜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

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

此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畧定魏地立魏咎

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

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

魏王王不聽人或說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畧地

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

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

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徃擊降

殷降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

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

吏陳平懼誅乃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

身間行杖劍亡渡度河船人見其美大夫獨行疑

其亡將要中下當有金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

平心恐乃解衣裸袒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

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

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漢王中涓平謁入見

蓋將軍長如土
分以將事謂
使臣之若夫軍
監官則不於諸
長官謂卒大井
極其也

兄有述婦外人
不知此平所以
見放也
王平而字極不
須更說語意是
史記雖金字是
雖先與金實有
伯多

此語亦古人所
不敢道

平平等七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
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
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
為都尉使為客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
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共載之使監
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
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
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或譏陳
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
史漢異同六卷 一陳平 三
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
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
使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
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以讓魏無知問曰
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
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
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
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安足疑乎漢王召讓平

彭中子漢平字
則又別

去以半是

然後發人乃成
新編可鑒
有下之字不用
上之字

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
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
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臣居楚
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願身來不受金
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願大王用之使
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
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滎絕漢甬道圍漢王於
史漢異同六卷 一陳平 四
滎陽城父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
不弗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
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
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
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
士之頑鈍頓頭嗜者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
兩短襲其集兩長天下指麾則即定矣然大王恣
責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
王骨鞭之臣亞父鐘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

此多疑處不足
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諂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
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
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離離味等為項王將功
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
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即陽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

為太生之具若
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擊下榮陽城項王不信
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乞骸骨歸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
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延與漢王從城西門夜
出去遂入關收聚散兵而復東其明年淮陰侯信
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
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籍廼乃厚遺齊使使張

此女子軍中甚
有後何川家

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其君臣
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諂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
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
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離離味等為項王將功
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
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即陽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
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
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擊下榮陽城項王不信
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乞骸骨歸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
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延與漢王從城西門夜
出去遂入關收聚散兵而復東其明年淮陰侯信
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
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籍廼乃厚遺齊使使張

史記卷六十八

五

項羽

有後何川家

夫之平是

項羽是

上兵精壯勇

無事則無兵

隨以行謂即日
行使其不測
身計不惟用奇
計謀而用之
使使知之而
不使知之而
外以多而
耳明者乎

子房良壯卒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
其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及高帝問諸將諸
將曰亟發兵坑堅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
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
信及人有間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
非知陳平曰陛下精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
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
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弗能及而舉兵攻
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
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
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
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
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
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
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矣武王交接之語在信傳

史記卷六十八

六

項羽

漢書卷九十四 陳平傳 平字國公 陳留人也 平少家貧 嘗將一軍 平以謀略見用 平嘗將一軍 平以謀略見用 平嘗將一軍 平以謀略見用

漢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維陽赦信以為
消侯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封平剖符為
戶臨侯世勿絕為戶臨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
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
矣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以護軍中尉從攻
擊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
不得食高帝用陳平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
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
見洛陽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
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
千餘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封陳平為曲逆侯盡
食之除前所食戶臨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其後常
以護軍中尉從攻擊滅秦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
計軌益邑九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得聞也
高帝從擊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
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擊之既行人有短惡

此兩平字皆作
帝中出也
平字國公
陳留人也
平少家貧
嘗將一軍
平以謀略見用
平嘗將一軍
平以謀略見用

噲者高帝怒曰曾見吾病乃與我死也用陳平
計而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乘馳傳
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
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
乃呂后女弟呂嬃須之夫有親且帝帝以忿怒故
欲斬之則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
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友接載檻車傳
詣長安而令絳侯周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
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譏怒乃馳傳先
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
至宮哭甚哀悲因奏事哀前呂太后哀之曰君
勞出保矣平畏譏之就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
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帝是後呂嬃須譏
乃不得行樊噲至則即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
丞相王陵者故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
陵連下文及高祖陵為八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
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從漢興與高帝
左列當時正即
知為漢高帝
可說字句

即防諸而於此

陳平傳平陵諸
其謂呂氏後史
本高帝後一歲
卒見之理後故
以此未見為得
而合此聚非是

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
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
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謹書
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
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
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雍高帝祖之仇而陵又
本無從漢之意從高帝以故晚後封陵為安國侯
連上文陵為人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
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
平陳平曰可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
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
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
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耶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肯
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
如君余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
是呂太后欲廢後呂太后怒乃詳陽遷陵為帝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九

漢書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太后私與平相
以共與呂氏相
無異同乃為
子孫人之監識

請七十年而卒葬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
右丞相以辟陽侯留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
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
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
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不治監宮中
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
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讓平曰陳平為丞相非
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人陳平聞日益甚呂太
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前曰鄙語曰
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
之譏諍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
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
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舉以為相
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
謝病孝文帝初立任平病問之平曰高祖帝時勃
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
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太尉絳侯勃為右丞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

漢書

去矣

帝主臣字諸
不進召昭較
之如此呼天
父皇怒固然
亦遠

位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十
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上既益明習國
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
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
謝不知汗出沾沾皆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
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
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
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
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
陽順四時下育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
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也孝文帝
上乃稱善右丞相勃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
素教我對乎陳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
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又欲彊對耶於是
絳侯自知其能不弗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勃謝
病請免相而陳平專顯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
相陳平卒諡為曰獻侯傳子共侯買代侯二年
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

陰陽高平所
得聞也此其
其家二百自
其黃老之書
其黃老之書
其黃老之書
其黃老之書

年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耐
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
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
之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
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貴願得續封陳氏然終
不得也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
其割肉進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
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
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祭
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
者乎
班馬異同

漢書同張
陳王傳

為人吹簫給喪
為人悅強爲字
不可明是非曰
爲官引強也

戶北雖尸縣北
即地名聲之尸
此之南耳若南
致南陽無謂

德博哥如此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繒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敵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敗略定魏地攻爰韓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轆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

史記卷八十一
二
漢書

史漢異同七卷 一 周勃

17

美国

如舍衛土則也
 爲勝妙絕無匹
 曰天水下有勝
 比事字抑然降
 字不同爲上右
 北有河過則流
 著作的過和開
 音立馬及古音
 題爲通達說
 爲山澤文成乃
 以曲男去音者
 曲通男去音者
 井山謂之蘭能
 爲勝所失之拯
 漢書縣志山水
 河流無別音去
 年旌讀

從來者以雜傳
以之融道即傳
加之比化

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
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北擊
趙貫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收漆擊章平桃卬軍
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園章邯廢丘破之西永擊盜
巴菴已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須籍攻曲
逆遇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
川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
潁陽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祖擊友者燕
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
史漢書卷一八周勃
二
割符世世勿不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
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友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
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
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洹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
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多
勃遷爲大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絳降韓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
將宋卬虜卬守國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

史漢異同七卷

11

張氏

漢書

居津柳以是謂
人名非素隱曰
居之也地也
志謂柳條上
谷一云御史大
都大柳條名澤

木通又難其形
容非史所常有
強上其去來柳
坐黃生趨為
我語其奇推少
文不成語然足
引明三漢字是

肄將軍勳博定陽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
復擊猋靈丘破之斬猋得猋丞相程縱將軍陳武
都尉高肆肄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
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陞太尉
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後擊破綰
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
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
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
三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史漢異同七卷 八周勃 三 江差

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
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推
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帝已崩矣以列侯
事孝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歲
牛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
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
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勃與丞
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

終快之功遠大
於誅呂立文
帝然其人木
無倫議可著
他傳其數此
左但苦之他
執非終快傳
此筆意也漢
取清治事實
建於經史以
一見然使無
功伏而止反
師漢乃最精
神

不編為相月餘
數十餘月臣
上相印即許與
紹使歸國不特
請本無疑議而
辭謝進退如此
見得後來告誡
乃為之也
自為之也
漢書之如嚴
諸之說無所
不載亦宜
所古日一
切又實為神

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后
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
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
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
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
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官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官
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廢左
右執戟皆什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
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
去漢異同七卷 八周勃 四 江差

安之乎滕公曰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
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
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
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
川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既立即位以勃
為右丞相賜金五十斤食邑萬戶居月十餘月人
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
厚賞處尊位以寵厥久之即則禍及身矣勃懼亦
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

世謂之招也青
 牛足知驅飛拔
 其間罪重者也
 意欲招之狀
 應曰招矣切常
 文非非不知也
 頗難
 史事是帝本意
 謂此史事也為
 句方驗而出之
 較有曲折
 本紀之極

漢書則此處是

史漢異同卷

五

— 20 —

有無此三字者如

西字較奇

他人則何從

增出入字得
開將軍令不得
入字爲情得
今曰然吳引古
非強夫語也可
言曰古不可捨
曰臣夫令言格
軍士以不受天
子之譴非古也
子之譴非古也
大戒乎親往
刀殺乎營中
當得如見
安令將軍大驚
至不得入
東騎無賊
衡千丈又得
入於律發門之
外升所以說示

史漢書同卷

木

—

軍士天下十
萬萬可與
問之知而
納詐此非
不營中見
以上將不
小夫大取
時而信無
以爲不可
安在則後
至矣

以梁委之絕
糧道自是
妙在絕糧
爲梁立其

待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
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卿
者霸上棘門軍若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
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帝且崩時誡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軍
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
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
梁委之絕其糧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既發
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起則宗
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
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
且行必置間人於棘甌阨歷之間且兵事上神密
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
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
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發甌間
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亞夫既至會兵

史漢異同七卷

八周亞夫

七

五

此目字何可易

此則可爲後法
即此何益乃不
知備是備備中
言是已

皆是一句盡事

梁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亞夫引兵東赴
昌邑深壁而守梁王曰使使請太尉亞夫太尉亞
夫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帝使使詔使
救梁太尉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
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
尉帳下太尉亞夫終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
壁東南陬太尉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不得入吳楚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亞夫出
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
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
虜之降其兵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
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
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亞夫有隙卻
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
上廢栗太子丞相亞夫固爭之不得景帝上由此
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亞夫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上讓曰始南

史漢異同七卷

八周亞夫

八

五

此等文字然影
相得與侯自
相議之具何

此等文字然影
相得與侯自
相議之具何

此等文字然影
相得與侯自
相議之具何

皮次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
封也竇太后曰人主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
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其恨
之帝趣侯信也景帝上曰請得與丞相議計之丞
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
侯之非約也景帝上默然而止沮其後匈奴王徐
盧等五人降漢景帝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
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
不守節者乎景帝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
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項之景帝上居禁中召條侯亞夫賜食獨置大載
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
取箸箸景帝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
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條侯亞夫因趨出景帝上
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
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
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賣縣官器怒而上

此等文字然影
相得與侯自
相議之具何

此等文字然影
相得與侯自
相議之具何

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亞夫書既開上上下下吏吏
責條侯亞夫條侯亞夫不對景帝上罵之曰吾不
川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耶何亞夫
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耶平吏曰君侯縱
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
條侯亞夫條侯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
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
歲景帝上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
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傳子建德代侯十三年
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免官後元鼎五年有罪
國除條侯亞夫果餓死死後景帝上乃封王信為
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
恭為絳侯千戶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
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
相位諸呂欲作亂勃亂國家難復之手正雖伊尹
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攘直
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賁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及若嫺

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
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雖離困厄良
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
擾攘魏楚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吕后時事
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
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撲庸人至登輔佐匡
國家難誅諸吕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吕
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
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廼
史漢書卷八 八張耳 主 清文

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張耳陳餘列傳 史記八十九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為客張
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
夫去抵亡即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
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
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
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
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
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
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
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兩人乃變名姓俱
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以過
管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攝之使受笞吏去張耳
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謝罪秦詔書購

其書傳自敘行
則謂皆是至此
何句失之

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
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
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集
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帥士卒以
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
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家國滅
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
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
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
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
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
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
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義梁
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
豪傑無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許
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

四字編形容之
巧

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與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
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集曰秦為亂
政雲刑以殘賊滅天下數十年矣北有為長城之
域役南有五嶺領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
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
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卿今陳王奮臂為天下
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
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
其守尉今已以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
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
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苦秦久矣因天下
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
之業此士之二時也豪傑無皆然其言乃通行收兵
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
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
陽其令曰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
范陽令語在通傳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
姓蒯通也竊聞閔公之將死故吊之雖然蒯公得

通而生也范陽令徐公再拜曰何以吊之對通曰
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
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不可勝數然而慈
父孝子所以不莫敢傳事於公之腹中者畏秦
法耳也今天下大亂秦法改不施然則慈父孝子
且傳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中以復其怨而成其功
名此臣通之所以吊公者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
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
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日何
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
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范陽令乃使
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而後畧地攻
得然而後下城臣竊以為過始矣誠聽用臣之計
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傳檄
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被將曰何謂也臣因對蒯
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
畏死貪而重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天下降君畏
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

史漢真同八卷

金張陳餘

四

江產

不用其說最是
在處不以爲得
本史通四五
作三語如結
以事之妙當時
公則每至五六
頃後爲之義

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
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
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
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
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爲君計者莫若以
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驅馳驚於燕趙之郊燕趙
郊見之皆則邊城皆將相告曰此范陽令先下者
也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即喜
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
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
印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
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地聞之不戰以
城下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自通說徐公降至此
用通傳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
卻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譏毀得罪誅然陳
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軍而以爲校尉乃迺說武
臣曰陳王起斷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
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

史漢真同八卷

金張陳餘

五

金張陳餘

至平餘
出此有見
武臣又言
如武臣之
名之有也
之伐也
臣說此其
弟此其未
即此其未
人可也
兩字也
得時字

墳之且陳王聽讓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又不如立
其兄弟不即立趙後願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
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
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
曰秦未亡而今又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
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
徒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張王
本此陳王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史漢書同卷一合璧陳餘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
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
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
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
略常山張騷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
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
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
往燕輒殺之以圖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
謝其舍中曰吾為三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

此語實可
去

燕將乃可去

此字無不可

少字是謂分給

金華其推

作漢書

賢曰使者往十餘輩輒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
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
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養
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的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
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
為卿相終已耶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
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少先立武臣
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
史漢書同卷一合璧陳餘
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趙
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者分趙自立而王夫以一
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
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使
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
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
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

解常勝奇此
秦之奇久矣
秦之奇久矣
秦之奇久矣

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斬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叛
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
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
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
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
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
張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
扶輔以義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
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
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
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
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
道屬河餉饒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
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
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
歷陳澤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
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

口語死之
陳餘亦如張耳
口語死之
陳餘亦如張耳
口語死之
陳餘亦如張耳

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
肉委餒餓虎何益張歷陳澤釋曰事已以急要以
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
如公言乃廼使五千人令張歷陳澤釋先嘗秦軍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教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
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
破章邯軍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
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
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
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歷陳澤釋所在
陳餘怒曰張歷陳澤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
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
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
去將哉乃廼脫解印綬推子與張耳張耳亦愕不
敢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子不取

望耳不讓也
遂出者餘也
耳字不惟
出非是又
上故半塵
耳字也

史記卷八

反受其咎今陳將軍子與君印綬君不受反天不
样急取之張耳遂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
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
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
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
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
之言人所稱項羽亦素亦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
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
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
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
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
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
王田榮畔叛楚陳餘使夏說田榮曰項羽為天
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
乃居代額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
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
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
王與我有舊故項羽又王疆我我欲之楚耳

史記卷八

陳餘

十一

陳餘

以魯元與其子
直故入趙趙
趙三年如也

王時年五其
王趙非望二年
死

外之是然也
自好

人有不幸
止於高祖
故不為
無事耳

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
至霸王楚雖強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
定三秦方圖章邯廢丘張耳謂漢王漢王厚遇之
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
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
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
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
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
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
聞張耳不詐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
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追殺趙
王歇襄國四年夏漢立張耳為趙王漢五年秋張
耳薨謚為曰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尚高祖長女
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
趙王朝夕祖韓蔽且暮自上食禮體甚卑有子婦
禮高祖箕倨罵詈甚慢易趙相貫高趙午等年
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尋王
也說王教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

史記卷八

陳餘

十一

陳餘

謂高祖無

一傳首是

但置字已足
商相人即去不
有以此史實
足

事高祖皇帝其恭而高祖皇帝遇王無禮請三
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云
國賴高祖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蒙皆高祖
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貴高祖等十餘人皆相
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背德且吾等義
不辱今然高祖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廼濟污
王為乎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
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上過
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
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
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諸反者趙午等十
餘人皆爭自刎頸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
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當白王不反
者乃輜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
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子孟舒等
十餘人皆自髮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
獨吾獨為之王實不知也吏治榜笞數千刺劓焚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即張敖者其信
不伐又曰貫高
高上為人所難
失人意所欲皆
使

謂則千古

漢書此句變止
得此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
廼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
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此
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
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生平
生驩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豈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
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
本指恨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
上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自立然諾使
泄公具赦之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
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
也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墓
殺之名何豈有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
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而死當此之時名聞
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如故封為宣平侯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皆

相然相許也相
許必以死也無
以字不成句豈
然則哉謂宜待
固顏淵問哉

公合我乎止太
公已成地足
三語又不
其其事乎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傳第三 漢書第三十二 彭越傳第四 漢書第五十四

方亂時乃有說
十乘即請趙
范世如周市
不若借其
不致不致
為利也

約定是外自
亦有此者

從之陳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
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
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
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
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
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
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燒殺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
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
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
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

豹以魏地其
故魏地其
然何以難
魏人耳

漢書是

會期史記是

起詳漢書
前漢一語
見

彭越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

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

謂酈生曰緩煩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

酈生往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

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

豹遂虜豹之於河東傳豹詣滎陽以豹國其地為

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

苛曰又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魏豹

史記卷九卷 魏豹

彭越者字仲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群

盜陳勝項梁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

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居

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

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

旦日出時會後期會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

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

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上漢漢間也越
始從漢而田
西海謂其十五
以爲漢自爲
將無其近城似
故有爲奇兵

欲立魏後盛
也

最難得力來自
位將是地往來
爲將兵或攻或
走皆自爲去就
在當時則項對
兵至會後其
不耳

設壇祭乃今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不敬仰視
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
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
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
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
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
擊楚楚命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
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
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
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
真魏後也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
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
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
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
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
聞之乃使曹咎守城成皐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
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
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粟十

史漢書九卷 一彭越

三

集解

餘高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
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
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
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
相國今豹死亡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
與此兩國約即勝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
以王彭相國越從陳以東傳海又言所以與許齊
王韓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
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
知也語在高紀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
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
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
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
擊之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使將將兵詣
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
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即爲禽矣不
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有罪欲

史漢書九卷 一彭越

四

集解

樂亂喪勝日有
 開上意謂其解
 謂樂勝之日
 則有彼時不身
 以此時及故情
 約如此下語
 是無方下意
 字雖曰字句
 此詩能言
 意中取勝
 人所不取
 酒滿不苦
 地人半力
 能發明
 身可五子
 格若玉能
 准其度二
 可耐宜三
 故帝以此也

班馬異同

其排死營高家
載之資以見其
志乃上史公勅
准陰親見又奇
移之野食下不
類常從常數
傳源科漢書以
以飲小疎刪去
下談下奇是至
城下釣梁諸母
漂如寶

此松平傳授
門廣義渡平傳
猶雅他人爲一
於字何至此

葦食奇漂母又
奇跨下又奇跨
勝濟形容正在
此蒲伏可大耳

漢書三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家貧無行
不得能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
食飲人多厭之者其母死無以塋廵行營高燥地
令傍可置萬家者常數信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
食數月亭長妻患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
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至城
下釣諸母漂有一漂母見信饑衰之飯信竟漂數
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
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
屠中少年有又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
情怯耳衆辱之信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
跨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跨下蒲伏一市人皆
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下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信數以
策干項羽羽不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
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時十三人皆已斬

而前壯士語不
何為而斬壯士
勝人與人也
知上

韓信公也

國主無雙四字
河諸舖敘諸何
有信是信信信
本不不不不不
所謂功第一亦
謂此帝自知
之耳

漢紀此方見史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為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
與語大說之言於上漢王上拜漢王以為治粟都
尉上未奇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
諸將行道遁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
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
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
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
非敢忘也臣追亡者耳上曰若所追者誰也何曰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
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知信者國士無雙王
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
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
即留不能信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
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
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嫚無禮今拜大將
如呼召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

史漢其創卷 八淮陰侯

三

金本五

多於百姓語
說得何本有未
截

此語知最緊要
微有欠

大之勇易見
人之仁難告
此乃守真也

此語知最緊要
微有欠

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已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
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耶漢王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強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弗如也信
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弗如也然臣嘗
事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啗啞叱咤意
氣驍壯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
勇耳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謹言語嘔嘔姁姁人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
刻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又背義帝之
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
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百姓不親附特劫
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柔天下心故曰其彊易
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史漢其創卷 八淮陰侯

三

金本五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驍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戶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今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後擊破楚軍索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驍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亦皆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下聽其八月

史漢異同卷

八淮陰侯

四

葉再進

此後信計先定
三公有功勝登
信云云

漢王與兵三萬
人才數倍即收
下信兵用見當
打斷信非楚有
餘信後所用人

此信所有而能
定戰如此勝而
人有法古無比

待機而後發

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勃為大將軍乎曰相直也信曰堅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廼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為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進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後而不得還吾計
在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
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不為二子所
貪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
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
幾萬其糧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
矣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距之則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
策不用韓信使間人視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
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
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
望趙軍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走趙
壁接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
會食諸將皆莫信佯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
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
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

此字誤不得
下也字可無

此字誤不得

此字誤不得

此字誤不得

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
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
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考
侯趙空壁逐利則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為皆已得破趙王將
矣兵遂亂道走趙將雖斬之不弗能禁也於是漢
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斬廣武君有能生得之者購千
金項之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至戲下者信乃解
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將校効虜虜休
畢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
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弗
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投之亡地而
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經所謂驅
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
戰今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

非好

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今若臣敗亡之虜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之秦而秦霸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耳誠令向使成安君聽足下子計若信者僕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策天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水上今將軍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關與一壘而下井陘不終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諸侯震夫眾庶莫不輟耕釋耒作怠惰偷靡衣甘茹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可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將軍足下欲舉倦弊勦敵之兵頓

立片言以居要
閑處有力見其
有餘

之韓聖城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軍竭而弱若燕不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也燕齊二國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當今為將軍之計莫不如案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然後遣辨士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以

漢初張敖與趙
不從理不為
信分上休兵
今地自是
今不從理
今不從理

虜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
齊偽多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
鎮鎮之其勢執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
立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
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蒼黃
若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
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悟辭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
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
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
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
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
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
侯之兵以東擊楚其音罪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
知厭足如是甚也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
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說韓信背約復擊項王其不

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金石交
為之盡力用兵然終為之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
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在也當今二王之事
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
王今日即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
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齊今釋此時而
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耶韓信
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言不聽畫策不用故倍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
將軍印予我數萬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
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背之
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
通知天下權在韓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
在通傳下接信不忍背漢通傳連上自立為假王
云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
之項王以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
在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令背漢
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

漢書易言楚漢
兩段是後漢前
觀之楚前是也
先漢楚前是也
西山不楚亦不
後言漢前亦不
厚武云是海士
前可之曰海士
之非足所獨在
此容容即動機
已楚神苟自容
漢書在上語此

史記異同上卷
淮陰侯

時

仁

漢皆可樂也

謂大弱體以立諸侯乎抑其策之尤善者漢書

知其無謂故止
之後倘憐而勸
因其可弱者弱
之困艱其諸陳
以自輔觀下文
齊故非自刎頸
也語有淺深講
有遠近意在言
外不當去之
大有所失
泮皆剛得泮泮

史漢異同十卷

主

不卒之阻

後漢書

不當制于此

不實制于此

威振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皆項王之
 頭而早竄逃以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戰於
 郿北殺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
 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驢也然而卒相禽滅
 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
 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
 而事多失於張壓陳澤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
 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足下過矣大夫種范蠡存
 亡越霸伯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語曰野獸已
 盡禽而獵狗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夫故以交
 友言之則不如過張耳之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
 人者宜足以觀矣顧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
 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略足下涉西河崩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徇之罪以令於趙魯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
 二數十萬東殺逐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載震主之

不卒之阻

不卒之阻

不卒之阻

不卒之阻

不卒之阻

威振不賞之功能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信歸
 漢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執在人臣之
 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之名竊切為足下危
 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存亡之機也聽
 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
 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斷參多役
 者失萬里之權中僭石之祿者聞卿相之位故知
 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雷室釐之小計遺天
 下之大數智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故曰猛虎之猶豫與不若如蜂蟻之致螫燕驕驕
 之踟躕不如駕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
 童子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
 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顧足下
 詳察無疑臣之計韓信猶豫與不忍倍背漢又自
 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
 已惶恐乃佯陽狂為巫信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大

不卒之阻

不卒之阻

不卒之阻

如此為其為羽
報仇也味一夫
可足存楚者乎
言其誠然語警

史漢異同表

八淮陰侯

大

王

實史語收切處
如此筆寫得
則聽

此脉

聖其平隣左右
典之步于庭所
天崇字字已是
不可增損增致
匪已抵增而致
少鍾欲與子有
言也却去也字
大非其邊旁不
決正在此一也
字者皆書字損

史漢異同卷

美不用此師聖

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
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
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高帝自將而往信
得病不從陰使人至之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
公信乃謀而與家臣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
以兵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
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
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
人從上帝所來言稱豨已得死破列侯群臣皆賀
史漢真附卷 淮陰 王 聖
相國給信曰雖疾病彊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
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
乃反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
已從破豨軍來歸至見閻信死且喜且憐哀之問
曰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道其
語高祖曰是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
說釋弗誅語在通傳漢書信傳止此以下入蒯通
傳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
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子之手高祖

大主有義難不
可殺者問曰死
亦何言是也有
緩難不可急者
而陳蔡風是也
遂者難男之使
勃然出之者不
迫則聽之者不
移此傳所以先
泰剛即為漢必
不得平爭殊毋
家史漢之分也

臣是齊辨士則通通乃詔齊捕召蒯通蒯通至
曰君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
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
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欲亨之通曰嗟乎冤哉烹
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也對通曰秦之綱絕而
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為集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
堯非不仁狗固各吠非其主當是彼時臣唯獨知
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銳精持鋒鉤爭欲為陛下所
為者其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殫誅耶高祖
曰置上廼赦之乃釋通之罪至齊悼惠王時曹參
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
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在劫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
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願
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
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

太史公置鄒生
謝傳內觀其
言此已未刺
通又來此可
以常法其
有或安或武
事則安或武
多則下則為
此千餘言之
見也

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
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
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緼請火於
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
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
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
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
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

足金異同卷

三

余

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
求仕也頗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
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
十一首號曰雋求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
干項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
不肯受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
敞地令其旁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

信學道讓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無食矣不務出
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班馬異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三

余

班馬異同

樊鄴勝淮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樊鄴勝淮新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樊鄴勝淮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

隱於芒陽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曲參使喻求迎

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立為沛公以喻以為舍

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

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焉戰破東却敵斬

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

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攻

城陽城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

間爵爵從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取秦

軍出臺南河間守軍於杜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

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

二十一六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

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

君從攻長社環縣經河津東攻秦軍於戶鄉南攻

此沛公年所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樊鄴勝淮

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齕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

至鄴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

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

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

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

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有屏蔽沛公之時獨沛

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者管外聞事急乃持鐵

盾入初入到營管衛上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

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

士賜之卮酒勸有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

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宜特卮酒乎且

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

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

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磨樊噲去既出沛公留

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

走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

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請燕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明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為
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
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白水北雍輕車騎於
雍南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先登陷陳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
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軍車騎壞東卻敵遷為將
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
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
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
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
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
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
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即皇帝位以噲堅守
戰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從高祖攻反燕王臧
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
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
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
者韓王信於代自雇人以徃至雲中與絳侯等共

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希與曼在臣軍戰國破相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希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恭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孽希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卜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二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類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帝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西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病不治則之使
令其子又見其
貴矣此其右袒
可知傳不欲顯

無此也字莫不
可怪也哉

[illegible]

史 1-137

故東元正
此制之何
車止抑不
能

收不利亦不可
常小利故去
此敗又急又馬
罷不原在後又
常微而兒家
之飲下並可
行常收之下
一收見裁之徐
兒物未定故
而徐行五其
而徐何謂此

自相倚對面
轉定乃馳得
形勢足若前
初城而可既常
常收狀之可足
矣其徐止在
行欲其收云
行字謂欲去
且且

轉為滕公今因復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止
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
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
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
罷虜在後常嘯喚兩兒欲奪之嬰常收竟載之徐
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
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荊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邑沂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下邑追至
史漢書高祖本紀卷八
九

去聲

戶以太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
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
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帝孝惠帝及
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
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畏之孝惠帝崩以太僕
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族入
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
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曰為文侯
子夷侯龜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傳
史漢書高祖本紀卷八
十

至魯孫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
坐與父御婢奸罪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
就滕公及魯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往號孫公主故
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頴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
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
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
疾聞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臺南開封曲遇戰
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

聖文通鑑
此其功也
耳即未改
神及身以
明文字
如非此也
左傳不免
少

又漢書
見者

去兵字是
去車字是
三守又
守

年

起陽武
所傳之
可觀

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
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珪圭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
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
塞王還圍章邯於廢立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
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及從
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
王乃選擇軍中可為軍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
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迺
拜灌嬰為中大夫今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即
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餉饋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

漢書卷之

灌嬰

上

漢書

上
以少利
是

事
節節長

如漢王
傳自比
此

數得有力

拓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
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
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從北迎相
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
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
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
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淄
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擊破其騎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
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之東從韓信攻龍
且留公旋於高陵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
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
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入攻博陽前
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項羽使項教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
破項教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盡擊破楚騎
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柳蕭

史記卷之

三

史記

此分合皆有功

此平賊亦要與
亦今人財不
落者

攻苦讎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順鄉從擊項籍
軍於陳下破之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
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
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
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立為皇帝位賜益
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
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
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
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又受詔并將燕
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至平城為胡騎
所圍因從還軍東恒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
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
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

六字味無謂
上品食與死令
相傳不習不願
然頗大潤色下
自坡車脚赤無

此處等語。長
安語。如以上
船入津。其
入津不借
王。者。以下
王。其未更
歸。其未更
命。命。命。
榮。榮。榮。
所。所。所。
六。六。六。

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祖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呂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以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還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

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多丘後歲餘嬰以丞
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
代侯十二年傳至孫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
子武帝復封淮嬰孫賢為臨汝侯續淮氏奉嬰後

後八歲坐行昧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
公之家及其素與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
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
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淮嬰傳
嬰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蓬
時信矣樊噲夏侯嬰淮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
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當孝文時天下以鄼寄為貴友夫賣友者謂見利
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孫以
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班馬異同
班固曰嬰之孫賢為臨汝侯續淮氏奉嬰後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
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
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
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
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
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
山守從淮陰侯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
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
耳卒相其子趙王教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
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
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
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
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蒼又善用算
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獄
布反亡漢立皇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

班固曰蒼之孫賢為臨汝侯續淮氏奉嬰後

遷為御史大夫

其文雅如此

古史直敘如高
帝時以周昌為
御史大夫其時
昌以直諫為
人所忌

兩期期并其
謂不從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
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
苛守榮陽城楚破榮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
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漢王於是
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
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
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
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
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咲之然尤憚周昌
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
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廢爭之
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

史漢書上卷 八周昌

三

余本立

忽及方與公如
止可安

此時亦不主
下也此非
此非亦不主
下也此非

邪事不可去
牛是兩載語

趙見小吏能
測其言其
言則其
趙王謀則其
趙王謀則其
趙王謀則其

詔上欣然而咲既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
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
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
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才也君必異
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
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
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
為不樂非為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

史漢書上卷 八周昌

三

樂昌

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
吾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下獨宜為趙王置
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
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
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太后太子及
大臣皆素敬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
周昌謂曰吾欲固欲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
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
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父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入欲召趙王并誅之臣固為不敢遣趙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於是高太后患之怒乃使使召趙相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周昌

周昌周昌相至謁高太后太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見鵠殺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堯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後五歲高后元年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堯前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人也少為徭吏高祖嘗辟避吏吏繫
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更
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
為漢王東擊項籍羽敖遷為上黨守陳稀反時敖
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
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
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以平陽
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
諸呂祿等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
史漢高祖上卷 不任敖 五 漢紀

此至孝文二十
年與後相十
五年皆眼目之
不可失者
時時尋其端緒
而是正之

入之音聲得以此
此亦及也謂水
解所不至故見
曰天下小創故
曰音聲之貴又
不若改色也
相前無木盡
行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代丞相
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
律曆以高祖十月初至霸上因故因秦時本以十
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尚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教及以比定律
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
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尤好書無所不觀無
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張蒼德安國侯王陵王陵

此五尺八尺又似
無格及寡少故
古今人物高下
實不有性得勝
及高帝功臣張
敖生仕而張
相至十五年百
餘歲以善終
小人以為至不

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公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
相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
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
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當改正朔易服色詔事下
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
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章立土德之時曆
制度更元年張丞相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
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為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年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曰文
侯傳子康代侯八年卒子至孫類代為侯八年坐臨
諸侯喪後就位不敬有罪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
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八
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
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蒼卒者不復
幸蒼年百有餘歲而適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
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
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以二千石從高祖皇帝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八 申屠嘉

六

漢書

此下五字是打
此下五字是打

此下五字是打

此下五字是打

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
五百戶十六年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以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
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念父念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
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
嘗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丞相嘉入朝而通
居上傍旁有怠慢之禮丞相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幸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
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
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上文
帝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故不弗為禮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當斬更史今行斬之通通頓首盡出血不解文帝
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八 申屠嘉

七

漢書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上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
年龜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
以謫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紕所言不用疾
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廟垣垣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
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
自歸景帝上至朝丞相嘉奏請誅內史錯景帝上
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故他冗官居其中
史遷贊嘉史遷贊嘉 八史遷贊嘉
且又我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
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
為曰節侯傳子共侯後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
十一年卒至孫子侯更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
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
侯陶青桃奏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武帝時相至侯
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壯青翟高商陵侯趙周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連妃嬪躡蹠廩謹為丞
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為曹陳平吳政
蘇周昌

太史公贊曰張蒼文學好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
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專遵明用秦之
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
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
矣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二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有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食其問其將皆握齮好苛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食其乃更深自箴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食其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嫚而易人多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食其所誠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食其酈生食其至入謁沛公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有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食其問其將皆握齮好苛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食其乃更深自箴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食其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嫚而易人多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食其所誠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食其酈生食其至入謁沛公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酈食其

余海

此所以起酈生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有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食其問其將皆握齮好苛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食其乃更深自箴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食其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嫚而易人多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食其所誠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食其酈生食其至入謁沛公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有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食其問其將皆握齮好苛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食其乃更深自箴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食其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嫚而易人多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食其所誠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食其酈生食其至入謁沛公

方倨踞牀使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食其酈生食其入則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食其上坐謝之酈生食其因言六國從橫衡時沛公善賜酈生食其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食其曰足下起糾瓦合之眾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今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食其往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食其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食其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荊陽漢兵遁保荊洛楚人聞淮陰侯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酈食其

二

余海

塞成半柱大行
子語此時多有
說如船并陸王
守何所謂亦形
勢出於政為陽
故也銀耳動實
二字未有可去
也言其甚密之
動耳空言動望
竟也

史記異同七卷

三

44-105

光得其要所謂
天之福也

史記集解卷八 郡縣志

頁

通編

聖人生外到世
 看世世當有此
 人如太史公筆
 力想見漢唐去
 此妙言大覺處
 覺觀生象然以
 終
 昨取金佛事
 知此也使人失
 嘆

說他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焉奈何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籍肯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

宋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一 黃補

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抽燒君王先人冢墓夷滅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即越殺三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西歛然起坐謝陸生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此水領中皆強
當者所不能言
也今人有犯無
德則必辭無不
至以取名高至
為湯武則則則
本說士然係於
四子君臣必職
色而受之俗不
可以言其故不
生而何可去

膏腴人衆車輿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
泮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
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迺比於漢尉他大笑
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運不若
漢乃大說陸生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
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賈橐中裝直千
金他送亦千金陸生賈卒拜尉他他為南越王
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帝大悅拜賈為大中
大夫陸生賈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
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賈曰居馬上得
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遂取而以順守之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
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
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
漸色迺謂陸生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賈乃粗述存
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漢書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

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陸生賈自度不
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往來焉
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
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
女約過女汝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
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
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擊鮮無母父恩面公女
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
居深念陸生賈往不請直入坐而陳丞相平方深
念不時見陸生賈陸生賈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陸生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
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賈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謀附士務謀
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
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

儲侯於及此今
人以為不足
者誠非也
語平耳數者亦
不可測也

漢書是若無高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徒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
知建親也

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
事陳平用其計過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
太尉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
衰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
遺陸生賈為飲食飲費陸生賈以此將漢廷公卿
間名數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帝陸生賈頗有
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平等乃
言陸生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
屋稱制令此諸侯皆如意旨指語在南越語傳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
舉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建平原君
建諫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
平原君建諫之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高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徒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
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
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建平原君建
不肯見及平原君建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

漢書是若無高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徒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

建本不取辟陽
侯而陸生以其
壯故我不知君
變此語言有未
知半則其

有以半文字

固不可苟合取
容又求其有難
知者又未嘗不

之平原君家貧有以假貸服具陸生
賈素與建善乃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
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
我乎陸賈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
君死矣辟陽侯過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
陽侯故往稅購凡五百金久之辟陽侯幸呂太后
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
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
誅之辟陽侯困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建平原君
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過乃求見孝惠帝幸臣闕
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
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欲殺之今日辟
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
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
俱幸君君貴富貴益倍矣於是闕籍孺大恐從其
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
建平原君建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己之大

怒及其功出之通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帝聞其客平原君朱建為其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建曰我死禍絕不及而乃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殺之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

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露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目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太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樞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

名州載

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

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

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

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

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

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

擊項籍而引軍於葦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

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

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時之辯

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漢集傳卷一

三

金海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傳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漢書同樊鄴滕灌傳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從攻安陽杠里擊趙音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

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

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

史漢集傳卷一

二

施元友

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

孫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

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五歲

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大尉勃以相國代丞相

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代丞相將

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曰景侯子湏侯精立二十

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傳至曾孫子侯偃

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誅死國除

信武侯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

擊秦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千十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飲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西擊邢說軍留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

史漢書古卷一八傳新前成

三

史漢書古卷一八傳新前成

本無可書獨以
此書上作利
人實多也

本無可書獨以
此書上作利
人實多也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割得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軍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軍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四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喪謚為曰肅侯子亭嗣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有罪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蒯成侯周緹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榮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韓信軍兵襄國軍戰有乍利乍不利終無亡離上心上以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

史漢書古卷一八傳新前成

三

史漢書古卷一八傳新前成

此古曰此字從
賜與邑音則非
也且此音非

此敬子謂未嘗
賜與邑音則非
也且此音非

臣上欲自擊陳稀蒯成侯繼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三人可使者乎

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十二年更

封繼為蒯成侯至孝文五年繼以壽終薨諡為曰

貞侯子昌嗣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文帝中二年復

封繼子應為鄂侯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代侯至

元鼎三年居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從高

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

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繼操心堅正身不

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可謂

篤厚君子矣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漢書同鄼生諸傳

劉敬叔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

焉劉敬叔脫輅衣其羊裘負薪入虞將軍曰臣願

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之解衣劉敬叔曰臣衣

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

入言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劉敬叔劉敬叔曰陛下

都洛陽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劉敬叔曰陛下

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

累系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

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爭隋歸之及文王為西

伯斷虞內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

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廼營

成周都維洛邑以此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

納貢職道里均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

有德則易以主
無德則易以主
情經他國不
解步人自後
而一神者乎

極有力

世後

後世至近至切

後世驕奢以重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
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
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
衰也分而為兩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也非其
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牧卒三千
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於滎陽
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
腦塗地父子暴骨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
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
以為不侔也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
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
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
充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充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
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
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

史漢書五卷一八割數

二

華

敬妻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日奉春
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
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
壯士肥牛馬但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
皆言匈奴可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
兩國相擊此宜奢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
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也是時漢兵已以踰句注二三十餘萬眾兵
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今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
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已斬前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
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
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
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
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

史漢書五卷一八割數

三

華

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
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單于厚奉遺之
彼知漢適女送厚禮莫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
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
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
父抗亢禮者哉兵可無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
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
不肖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曰
史漢異同上卷 八劉敬叔孫通 四
夜泣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
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
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
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
夜夕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與今
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種
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安枕而卧也臣
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

名家且實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是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示天下不弗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徇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論誅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及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卷 劉敬孫通 五 蕭德

能知人所不能
使諸生知此又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

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
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刺言諸故群盜壯
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年幸得從降

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
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祠君漢王五年已并天下

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
妄呼拔劍擊柱高帝上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厭
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微
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
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
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

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
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

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葛野外習之月餘叔
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
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
臣百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
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官設兵張旗志傳言日
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
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
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
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

世金城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
蛇蓋謂是乎舍抱誠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鄧
生自歷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
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
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
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班馬異同

余震

班馬異同

季布藥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藥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
數窘漢王及項羽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
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求將
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進計即不
能否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褐衣置
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會朱家所賣之
朱家心知是其季布也迺買而置之田舍誠其子
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雒陽
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
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
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
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
籍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
而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
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

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客為上言邪之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待間

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不遜呂太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意曰以噲言為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

帝將兵四三十餘萬眾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設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寵寵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季布 一 季布 帝將兵四三十餘萬眾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設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寵寵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

以一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關竊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特召君耳布辭之官辯士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炎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君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生曹丘生至即

則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與足下亦俱楚人也使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具從衣絲匿長事衣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鄧都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季布 二 季布 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與足下亦俱楚人也使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具從衣絲匿長事衣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鄧都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

是謂力戰仁
義之心而論豈
仁哉

一為盜一為奴
李可墓去

下謂前此諸君
收復以此觀者
人心得志耳耳
尚論明也

母弟丁公為楚項羽將丁公為項羽逐高祖彭
城西短兵接高祖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
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
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日丁公為
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
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也
藥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窮困貨賣傭於齊為酒人家保數歲彭越別去之
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為其主
史漢書同卷一廉布
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
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
廼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反漢
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首於維
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
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
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
矣趙主之方提趣趙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
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臯間項王

而半收好

漢諸功臣惟彭
越尤無謂史記
謂其不告也
詳即天形具卑
其謀備何
勸不交者
市明其功
一語不齊
謂其不齊
萬世並友
成勳切高
之機立獨
故呂后使人
呂后示威
此語動千古
在能言也

彼何以得人心
如此

起得使人見
無謂步耳耳
用又難
如我不成
如我不成

所以遂不能遠西使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
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壺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
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
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漢壹徵
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
以苛小細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
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廼釋布罪
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
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
史漢書同卷一廉布
五
是豈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楚
反時以軍功封為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
藥布立社號曰藥公社景帝中五年布薨子賁嗣
侯孝武時坐為太常儀性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名於楚身
履復典軍軍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及至
固厄奴戮為人奴勢活而不死變何其下也彼必
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
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

自縊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俚之至之耳藥布哭彭越曰叔隨張敖趣湯赴死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表益鼎錯列傳第四十一十九史記一百一十九

安陵高后時盜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盜

兄噲任益為中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趣出意得

甚上禮之恭常自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

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蓋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穆臣在與在亡方臣后時諸臣

月三拉三王三鑒三巳三不三紉三女三帶三長三申三終三傍三煮三大三景三本三

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誅諸呂太

原主兵適會量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

有駟主色陛下諫諍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帶取

世後草上益壯而相益畏已而終侯望素益曰吾

與而游其善令少廷苑與我益遠不謬及終傷身

諸公莫敢為言佳表晏朔逢疾無罪逢疾得釋

百有餘年乃大興盛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

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

有自心術為名
而不自得為大
而不自知為如
而不以為其也
論不欣語

史記其有衛王
之心

有知遇夢又勝
而不自得為大
而不自知為如
而不以為其也
論不欣語

豈可侮哉亦小
人語耳雖有高
行不足為名正
是也人心術正
如仙僕解世王
廷之上乃有此
人何足食諸出
于其南世家之
別可以觀史
孝字移在此好

其平生治安有
漢士之風善等
聞其言不問而
已焉不足為名
士矣其美矣言
之八人也三
年必有其賢
不測則亦集傳
論西卿南卿想
像漢家之名
實朝廷以此漢

地上弗用許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

反事發覺治連淮南王上徵淮南王徵上因遷之

蜀輜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

淮南王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

為人剛有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不聽遂行

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

請罪畢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

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

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

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

口所嘗弗進去會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

王者脩之過會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

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之

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鄉讓天子位者再

三南面鄉讓天子位者三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

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

貴節未持節天
乘本不用得固
又及之如此史
記有此
史記已畢之

謝之正用之
特于是上朝東
宮一語久矣
索阿與刀劍
人裁語機不
合增

不測之淵

更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

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是此名重朝廷

袁盎常引大體怵慨宦者趙同談以數幸常害袁

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諫

盎曰君與聞廷衆辱之使其毀不用後雖惡君上

不復信孝文帝出於是上朝東宮趙同談驂乘袁

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人共

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談趙同談泣下車文帝上從

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咬袁盎騎並車擊轡轡上曰

將軍怯耶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

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不微幸今陛下騁六

駢飛馳下峻不測山如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

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

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

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

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

已立后慎夫人乃適妾妾主豈可與以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即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豕乎於是上乃廼說召八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絲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絲能日飲母亡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

史漢書卷之七卷八袁盎

四一

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乃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即則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起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目目謂不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廼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帥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即官

此期誠藝

著上書疏未嘗不止釐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
 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英
 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以益聖智而
 君今自閉鉗錘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
 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茹鄙野人乃
 廼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入坐為上客益素不好
 施錯鼂錯所居坐益去軌避益所居坐錯亦去避
 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
 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表益受吳王財物抵罪臯詔
 史漢書卷十七卷八表益
 五
 施安
 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表益多
 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及今果反欲請治益
 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
 治之何益且表益不宜有謀鼂錯猶豫未決人有
 告表益者表益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
 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廼召表益入
 見鼂錯在前及益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表益
 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
 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表上拜益為太恭

五、

人田

史 1-166

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而不精、動
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
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
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
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

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
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闌、劍戟相接、去就相薄、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
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
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
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
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
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
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
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
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
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
全之術也、傳曰、往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
昧死上征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
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
之、書言往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
往、而擇者不明、國之太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

於不征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間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

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切而行之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美草井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鄉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也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勤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

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勤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什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什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勿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

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祿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

其帥志母息錯對曰平陽侯臣密汝陰侯臣窴頓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櫃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廼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茅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官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秋孽成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

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滂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疆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

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也、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暴大者罰重、暴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讒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

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遜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繆賊宮室過度者怨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惜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通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杜亡世為異姓禍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寬大愛人刑不用舉人亡帑非謗不

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尊諸侯賓禮長老愛少孤舉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求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

數千上與數上
約重三十餘
約後三十章
約三十餘所更
約多可觀錯
不解

卿幸不成語

去兩字足

似字誤當作空

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
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
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
愚臣言、陛下財、特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
錯為高第、絲是選中大夫、數上書、孝文時錯又言
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凡三十
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
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
卿法、令多所更、變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
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墼中、間東出、不便錯、乃
遍穿兩門、南出鑿廟墼、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
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
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墼、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
曰、此非廟垣、乃墼、墼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
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
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
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支郡奏上、上令公

史漢書同卷七

三

余本五

漢書作日幾多
然不其明

去季不得

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是
與錯有卻、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比有誼、諱
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
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骨肉、人口議譏多怨
公者、何為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
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遂身死後十餘日
吳楚七國果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
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及會竇嬰言袁愛盎
史漢書同卷七
八鼂錯
進說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
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虐今吳楚反、於公意
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
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
豈發卒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
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
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
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
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

史 1—174

U.S. National Archives

1

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夷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嚮舉錯不可不審察也文帝曰善乃廼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弊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斯陳絮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陳使

史 1—176

此等文字
不可不讀
且其字
尤可觀且字

又自王生點綴
此等文字
筆使結戰字是
史北欲其地宜
常有此罪不致

今半好
故字勝欲字意

凡五父之皆不
當去
此處推得病字
分曉未及其子
擊有云云以謂
馬唐者其祖大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陸唐

即中是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
于厚父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
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啓見釋之
持議平乃廼結為親友張廷尉由繇此天下稱之
後文帝崩帝立釋之恐稱病疾欲免去懼大誅
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
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
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廷尉
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讓王
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使跪結鞮王生曰
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
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
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釋之張廷尉釋之事景
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父之釋之年
老病卒其子曰張鞮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
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馬唐者其祖大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陸唐
以孝著為中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

馬文帝後周與
當時感懷中語
歎如對面食
飯時之極之

井師故教於
用帝之意有
士之字字不
可去

何無問家平不
消寫到此正是
妙意

未必有非語
以自誇曰自
千古可謂後
收拾其是

看能作語語和
馬唐

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言文帝曰吾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
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
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帥將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廼擢拊脾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
曰主臣陛下雖得有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
史漢異同卷一 馬唐 三 王仲元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
處乎唐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
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西
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
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關以內者寡人制之闔關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
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實
賜決於外不從中擾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

八字報報奇切
上言上言切切
近人情切切
甚惜至其言不
有來法必用慈
甚如去一而
字雖得慈慈三
太子明帝可以
已矣從臣衆如
中疑而於衆如
結則恍恍起氣
移傾側豈有不
能止而止哉字
字腹激最疾
語情直辭直却
多一死罪字

史漢異同七卷
明馮唐

王中元

史漢異同文卷

人馬店

七

季仲元

史漢異同文卷

人馬店

七

季仲元

班馬異同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

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

國亡間行走維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

致法廢以為郤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高帝十一年

秋淮南王英黠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渡淮

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

史漢書卷九卷一八吳濞

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布走荆王劉賈

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

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

拜受印高帝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

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者豈若耶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

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

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即招致天下

亡命者益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

史漢書卷九卷一八吳濞

年東南有亂本
是白狼首所
以向來則以
戶口之說
也合事理
也濞行非在
水陸是美

所年禍

吳本理不直由
故有言之則詐
情遂直
無之不可無
一而字多少清
切

老字下得妙

重出無礙又見
其得之之妙
高下通同

此作通同
謂是通同之如
因使不可得也
是通同之如
是通同之如

富饒兄孝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

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悍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傳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

吳吳王愠曰天下同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

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是怨望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

朝駭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擊責治之吳王恐所

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

者對曰王實不病漢擊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

史漢書卷九卷一八吳濞

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疾及覺見

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

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

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

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

賞賜閭里佗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其禁

弗不如此者四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罷錯

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

上書說文帝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

史漢書卷九卷一八吳濞

既從容言又上
書於帝曰臣奉
命非一且語人
字得大勢動人

總至面是老人
語

增公字又案利
言明盡語情到
不用漢書則置
自注不削及建
禍大六字三語
如注於耳

此數字刪得正

徒牛有商豈有
猶焉不肖謂其
也口而夕兩字
便於初讀後以
計之也且說雖
心亦不勝辭辭
說之常體不必

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
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
王王齊七十餘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
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
前有太子之郅賒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
弗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當改過自新乃廼
益驕溢恣公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
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鼂錯
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
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
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
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王濞恐
削地無已因欲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
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悍畏之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口說膠西王無文書口
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
臣喻其驩惠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

此三語分切形
容奸邪奸邪無
此語則無奸邪
臣謂此為一片
好小善言謂利
其土地此皆罪
狀及善言其禍
也下有其半則
忠字校
思字較足說弊

不得止削地而
已其說曰王謂
曲當須然字

意字是傳疑古
意有此言
意謂則急數字
勝本極言主上
二字初見最工
復難以次後得
語勢字勢如
人之所以起若
以勢為句其
非也之字節不
得
討字是此排士
乃知漢廷變化
語皆隨口可恨
問者一兩語并
實大要

於姦饒於任用邪臣奸小善聽信諛賊擅變更律
令侵奪削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重日以
益甚里語有之曰舐舌據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
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疾
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
累索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過所
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止削地而已王
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相好相留同
情相成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
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
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
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載事高曰御史大夫鼂
錯笑管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
諸侯皆有倍畔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虫
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朝錯為討誅外隨從大王後車彷徨
方洋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
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

濟北字不當云
使人精神意
感動如見當日
正然而曰以下
軟語人情有此
非諸王策其間
不從者之故先言
忍之之故先言
後日所感先言
之亦不可無此
數字
王與膠西王約
或是今膠西生
起至正月戊午
乃將漢吏起年
此正月戊午與
齊王欽樂自魏
皆實
膠西獨稱渠渠
似亦是反字
是

史漢異同十九卷
吳漢

五

吳長春

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震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戊午誅漢更二千石以下膠面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皆反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膠東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

註字好忘失字
是形容

漢書地理志注
能者如李曰南
越有長沙者國
王子定之師古
曰宜當也言越
地之北當長沙
也

博育國學生聚
其後又開新

史漢異同九卷

太

吳張壽

究註誰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逸不能
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
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
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卒兵以隨寡人又可
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
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
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
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同
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轉胡衆入薊

作韓非圖補

不為出楚淮南

之字去不得

皆半微

有用字是

謂意頗人亦非
後案所有何亦
漢周風氣既勝
如此後人修史
止等及書或不
疑其及書則亦
足矣

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
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
盡有所出之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
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
兵革聚穀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
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
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
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
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
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
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
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
士大夫弗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
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不能盡有當
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
天子乃遣大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
從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繚布擊齊大

楚元王其不足
安其本有何樂
片湯湯非言錯
而阿諛謂諸王
是十府中當事
能言曰頭等事
時必急如不沒
相益之得其間
不使諸王相之
反若謂諸王以
謝在他人且
乎此謂諸王
楚之計也

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
發嘗與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益盎時家居詔召入
見此下至唯上執計之漢書入鼂錯傳上方與鼂
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
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
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
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
必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之利則有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而
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
故相率誘以反亂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
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
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
問盎以下至無血刃俱罷一段錯傳及漢溝兩見
文大同小異漢溝傳於召入見下接云上問以吳
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皇帝王子弟
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
以故反為名為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蓋謂誅錯則亡國當罷誅錯而無益于罪歸報何事甚矣景帝之惑

不用榮陽可
鄧都尉之策在
吳已收榮陽
咸守後直教以
勿教其軍且排

驚青才春
八旦漢

九

1.2.4

此彼兵與相敵彼
字如
南平定處下句
兵間常有此奇
第此間道甚遠
不勿淮南長沙
當以事虛之說
何以取此其爲
悅後故惟其大
下語甚實可大
爲好惟其不願
馬往而不願
閣天下則以定
人那得知
此少辨明吾天
傳下之計也
奇問兵奇然不
及此數語則自
有所謂鐵樹入
閣天下則以定
人那得知
推鋒者謂一生
不敗也孰知利
休故在此說至
得有形似

五馬書簡卷八

+	
---	--

王景英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史記卷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數千人夜亡去渡江走淮奔丹徒保東越東越共
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盛
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太子駒亡走閩越吳
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除侯及
梁軍楚王戊軍收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
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番川王各引兵歸國膠
西王乃袒跣跪席索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
兵遠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不
勝乃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
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積當遺主書曰奉詔誅不
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
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謂曰臣叩奉法不謹驚
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殪醢之罪
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
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
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

漢書卷九十九

史記卷九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
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
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之
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
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死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
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
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
起兵三月皆破滅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子少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
江都王
太史公贊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擅山海之利能
薄賦斂以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
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
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
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
屬蓋謂吳邪 防此失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母
為權首反將受其咎豈謂鼂錯哉邪
班馬異同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無鑒乎則疑於
出矣

嬰不聽宣太后
引劍別微直京
位也

前無王孫字亦
疑未必其字也
或所誤據此

六三六

魏其侯竇嬰者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其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燕兄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言曰千秋萬歲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祭宗室諸竇毋知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讓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案案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即應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竇嬰為魏其侯諸游士

說其能來不成
而相提不可解
似是俗語誤強
之提相提二字
之不可曉者老
亦與客不能左
言之類非加對
也於字若有聲
於字好立音次
於字之聲與音未
無謂師古曰與
聲說也

史記好第觀其
者沾沾又好者
字在下政是謂
意非沾沾非
清跋之說下
語好沾沾句
是

去後字極好
師古曰先生也
言同子遠若已
所生

其侯諸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侯
魏其侯以嬰為太子傳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

嬰數爭不弗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

數月諸賓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拔

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

提而論祗如慙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釐

史漢并同子卷
人田物

二 華福

祖將軍則妻子母無類矣魏其侯嬰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

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者魏其者沾沾

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

縮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縣

建寧嬰已為大將軍後方盛紛為諸曹郎未貴往

乘侍酒魏其嬰所跪起如子姪姓及孝景晚節

並貴華為太中大夫分兼有口學盤血諸書目王太

九十二年
皇太后
所鎮撫
弟孝景
陽侯武
家居者
賓客計
太尉籍
士素歸
為丞相
尉丞相
后風上
太尉籍
惡方今
人眾亦
毀去矣
穀趙綰
設明堂
舉造諸

精一素佳
其客未如
未明然足

因要簡者

皇后崩，太子立，即曰太子立，即曰太子立。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武安侯蚡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會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知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嬰為丞相，武安侯蚡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嬰，因吊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嬰不聽魏其嬰蚡。武安俱好儒術，推穀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造諸寶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忌

兩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嬰蚡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寶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寶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嬰蚡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更趨勢利者，皆去魏其嬰而歸武安。蚡武安蚡日益橫。建元六年，寶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蚡武安者為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王考地益宅，上怒曰：「君何

後漢書
卷之六
光武皇帝
紀

仙相時重不用
魏其而嬰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公稍稍
自引而怠傲驚唯灌將軍夫獨不失不故魏其嬰
日默默墨墨不得志意而獨厚遇灌將軍夫也

漢書

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
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
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
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
以百數諸侯奉金玉奏珍物狗馬既好不可勝數
魏其而嬰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公稍稍
自引而怠傲驚唯灌將軍夫獨不失不故魏其嬰
日默默墨墨不得志意而獨厚遇灌將軍夫也
灌將軍夫者字仲孺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常為
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
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嬰為將軍屬
大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
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
軍中漢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
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
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
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用二人及從奴十數
餘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

郭守好

重家聲安

所然諸侯而後

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去身
中大創十餘道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
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
壯而義之恐亡夫乃言大尉大尉乃召固止之吳
已軍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
夫為中郎將數月歲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
諸公莫弗不憚之孝景時至由是復為代相孝景
崩今上武帝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郊勁兵處
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
史漢書卷之六
潁夫
與長樂衛尉實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實太
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
免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
已之左愈貧賤猶益禮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
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好文學好喜任俠已
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
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
潁川潁川兒乃諺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不耳與宜往大
典不宜者謂服
不當謂客非謂
婦不宜不來也
宜往謂以眼語
與妻亦不待不
來也皆適宜往
為動不宜不成
語
昨日忽忘是有
甚字在否
欲坐上與徒坐
不同

漢書同卷

此不成語也

可受雖然強解
然不可窮數
出三字上下絕

史漢異同下卷 金耀夫

易之新義助之
也若單之則為
夫語時武安不
肯拙

江州也年

軍貴人也屬畢之時武安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
侯灌賢臨汝侯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
無所發怒惡乃罵臨汝侯賢曰生平生毀程不識
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咄咄耳語
武安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
陷穴曾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
嬰去麾戲灌夫夫出武安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天
罪也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出籍福起為
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順武安蚡乃麾
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
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
捕諸灌氏支屬皆得罪繫市罪魏其侯嬰大媿為
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
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蚡陰事魏其嬰銳
身為救灌夫嬰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
與太后家忤逆寧可救邪魏其侯嬰曰侯自我得
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

政使灌夫與本
官如此亦須為
得此亦須為
少記本語而每
失之故知史記
自不同也灌安
因長者本右魏
其侯不待不並
言武安蚡之
多一字便見非
有大惡事亦須
不足引他過以
誅明白也灌更
特何如
後形勢則當詳

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
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嬰食曰東朝廷辯之魏
其嬰之東朝廷盛推灌夫之善言且醉飽得過乃丞
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蚡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
罪逆不道魏其嬰度不無可奈何因言丞相蚡短
武安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附所
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
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
心謗不仰視天而俯視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
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
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
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具軍身被數十創
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
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
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轅轅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太於本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
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

後下胸逆實

供宗憲當時
作后家同紅
日宗家余
語耳不知云何
徒出此

首鼠出穴探
人作言安國
探主也兩端
自利何怪
首鼠兩端
自是為自珍

筆誤

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為越
效轍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
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
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
矣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
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
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
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
韓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
東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主
為首鼠兩端韓御史安國良久謂丞相蚡曰君何
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
肺腑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
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蘇古自殺
今人毀君君亦毀人之譬如買豎女子爭言何其
無大體也武安蚡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
上使御史簿責魏其嬰所言灌夫頗不離欺謾劾
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
以便宜論上及數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皆非作事
全不可解
且用耳聞
必為已也

不必上使

字是安國
大比漢書

復明言於上魏其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
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
魏其嬰家嬰家承封乃劾魏其嬰矯先帝詔害罪
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支屬魏其嬰良
久乃聞聞有劾即患陽病非不食欲死或聞上無
意殺魏其魏其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
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
武安侯病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事呼服謝罪
上使巫視鬼者視瞻之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
東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主
管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中武安侯坐衣
襜褕入宮不敬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
前始安入朝時武安侯蚡為大尉時迎王安至霸
上謂王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官
車為非大王立尚當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
金錢財物上自魏其嬰夫事時不直武安蚡特為
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
族矣
太史公贊曰魏其武安實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

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
之貴在日月之際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魏其嬰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
禍亂武安蚡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
呼哀哉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
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
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
其咎豈命也庠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
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八漢書

十三

五

班馬異同

家

至親故本易
訓字何可無

為魏三子計
酌形容有事實
有收功餘皆特
辭耳

豈可以等語為
小節父兄帝王
語難然後漢書
上諸太后殿指
之曰夫法既近
清大獄是功大

班馬異同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漢書同
實田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
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鄒田生所事梁孝主為
中大夫吳楚反時孝主使安國及張羽為將并吳
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
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主景帝母
弟竇太后愛之以至親故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
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不善也太后
知帝不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主所為韓安
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
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不省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惟梁取
親為艱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
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
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
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
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軍機皆帝所賜也即欲以

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書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忠孝為臣忠而太后弗不卹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帝言之帝心適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適為太后遺憂來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驪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

然即溺之居無何義梁內使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內祖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實太后聞所

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具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廼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

不用者字

去者字定

本無此耳安國直以意言之如耳聞者則以此語為見也故以此語為見也而不可謂無

但須常有引用得切然不可刪

史

國大索月餘不弗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適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詠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官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出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薨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居建元中武帝即位武安侯田

看能篇出與蚡
終始
燕趙胡

集字又別

不為字老成用
古語不為人為
也漢風儒學語
此篇之和與漢
書篇之議漢反
入則各以非
利號為上非
必次第本然也

看者主之條

蚡為漢大將軍。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上素聞其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太尉。閼越東越相攻。遣安國及太行王恢將兵。未至。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背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鳥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古不事蠻貊。為入漢數千里。爭利則入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秦襄公嘗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過召問公卿曰。朕歸子

史漢書同王卷一八韓長孺

四

王

史漢書同王卷一八韓長孺

王

余或黃

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如謹。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切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為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綏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

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
士卒傷死中國糧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
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才者不易業功
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
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
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
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至如衆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
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
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
也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
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
馬於河置湊突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
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遺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

可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
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
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授兵覆衆伐國墮城常
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
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
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跋難以
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
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
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
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
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迹通方之士不
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
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
全必取上曰善廷從恢議陰使聶翁一爲間亡入
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更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而許聶翁盡之聶翁

臺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
 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
 將十萬餘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
 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
 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
 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
 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
 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
 史漢書卷三十三
 八韓長孺
 余廣
 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恠之攻烽燧得
 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
 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去
 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語在匈奴
 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
 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
 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皆罷
 兵皆無功天子大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
 兵罷也恢曰始約為虜入馬邑城共與單于接而

是時單于十五

悲其口語

留足以前世取
 舍謂身雖在
 其中而以為
 者皆大體不
 不然而出其
 言為一語略
 其公家史不
 能為事不傳
 他故不傳中
 不從耳

臣等其言重言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
 萬人眾不敵提袂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
 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
 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於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造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
 報讎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蚡言告於上上
 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
 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
 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
 史漢書卷三十三
 九韓長孺
 王恢
 恢聞之廼自殺安國為人多智足當世取
 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
 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至他皆天下名
 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
 史大夫四歲餘五年丞相田蚡薨死安國行丞相
 事奉引隨軍蹇天子議置相上欲用安國為丞相
 使使視之蹇甚廼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
 病免數月蹇薨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
 尉而車騎將軍衛青等匈奴奴出上谷破胡龍城

去聲

此匈奴所敗

又語又壯書注

大奇

精神足氣在狀

然也

則章為金東

方自金之也

史記四時長篇

之不得相言

長篇之相言

亦不兩相言

為情壯固取

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後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
 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
 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
 門衛語在青傳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捕
 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
 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廼有
 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安國易入壁匈奴虜畧
 千餘人及畜產而去上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
 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
 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
 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遠默
 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
 歸廼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安
 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廼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
 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
 會其病卒

太史公曰余與廼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廼遂
 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廼遂官至

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廼遂之內
 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從一出語其
是謂其成紀
以此然不可
要其

史記廿一事

文帝大知廣
至矣然非人
之也此其
因不在其
人不用不
與不知同
以解其

此篇固情才
於文帝諸
簡

史記編出非是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數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射獵格殺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廣不遇逢時如今子當高帝時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帝初立即位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

時以十餘歲
得中貴人
少壯遊學
好其遊月引
可也

為上郡守知三
人中必射者
然後見其日
戰有功而
知合戰何從
上又有以力
為名其意與
余戰同漢書
廣字是也
口行數十里
已後月速射

者已得過數
時見其戰
明此見其
者也
平

見其戰
見其戰
見其戰

戰為名匈奴大侵入上郡天子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騎從後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自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山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驚恐欲馳還走廣曰吾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誘必不敢擊我擊廣令諸騎曰前未至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廣多且近如是解鞍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去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在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恠之不取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兵於旁欲夜取之即胡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
所之故弗從後從為隴西北地馬門雲中太守居
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即位左右以為言廣名將也
於由是廣以上郡太守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
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
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曲行陣就善水
草屯頓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
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過害程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吏治軍簿至致明軍不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廣傳

三

四

然以下數字
不識為人何
為不識可去不
去

語在下是

深青是

休息自便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將軍極簡
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我時漢邊
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
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諺卑
于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
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
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

結而盛之是
微兒無出脫

自收防於至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廣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廣傳

四

匈奴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
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
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
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因推墮抱兒
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
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
失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
廣家與故諶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乃故也止宿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
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
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
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
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
振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埽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恭於夷貊威

有字壯

皆當時傳
將軍之辭

此段只合在此
第書事

後漢平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積頰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共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居右北平在郡匈奴聞之號曰澤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矢視之石也他日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連下文石建卒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生產事廣為人長優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事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餐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且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江陵

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敖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從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向鄉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當無賞初廣之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江陵

漢書卷之六十五
李廣傳
李廣字公孫，襄陽人也。少時，家於廣世。父廣，有勇力，能持重，然其志氣不與眾同。廣少時，嘗將數百騎，見匈奴騎，即逐之，行数百里，乃得返。匈奴畏之，不敢近。廣尝言：『匈奴之害中国，未有封爵之赏，而将军听细人之说，诛有功之人，此边将之所大耻也。』

一事不可少
不可此亦不可
行水草少云

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甚然廣不得爵賞
宜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
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
擊征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行而諸部多校尉以
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
而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
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
常有所恨者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
而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
得侯者也以下漢書接上廣歷七郡太守後二歲元
符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
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
是歲元符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
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
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
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今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
青亦陰受上誡指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
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
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當單于故徙前將
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弗聽
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其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氣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
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
幕廼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
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
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
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上簿廣曰諸校尉無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
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
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
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
之吏矣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

傳言是後
子孫必
此乃此
此乃此
此乃此

收以戰
中令是
史記有
此乃此

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軍涕泣而右將軍
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子曰當戶椒敢皆
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火不遜當戶擊嫣走
於是天子上以為勇能當戶死乃拜椒為代郡
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中時
敢後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李景
園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
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
下獄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
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
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
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
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
病與青有親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
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
子中人愛幸敢勇為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趙之上上召
禹使刺虎縣下園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

太公以
此乃此
此乃此
此乃此

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
欲亡使陵下吏死李氏凌軍衰微矣
李陵字少卿既壯選少為侍中建章監諸將
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卒甚得名與天子武帝以為
有廣之風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
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不見虜而還拜為
騎都尉將丹陽楚人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以屯衛備胡數歲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
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
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
屯張掖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
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山而使召陵將
其射士步兵五千八人山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使為
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
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
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匈奴單于兵母令
專走卿貳師軍也上曰將惡相蜀邪吾發軍多母

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行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遮道急擊攻招降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無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

班馬異同王卷

李陵

孟

余

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水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脫至塞得歸漢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添縣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聞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

班馬異同王卷

李陵

孟

余

單于相值而貳師功火上以遷誣用欲沮貳師為
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海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
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
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救軍
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
軍故臣無所得上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
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於是族陵家母
弟妻子皆伏誅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
史漢異同王卷 八李陵 五 周道員

協管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
年家叔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
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
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
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
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
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
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
人皆胡服推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
史漢異同王卷 八李陵 五 周道員

大夫以李氏居門下者皆用為愧耻焉其後漢遣
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
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
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
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
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關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關氏死廼
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
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

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
動之陵墨不應執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
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
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
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
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扁鵲天下由余去戎入秦
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
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

太史公贊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悽悽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流涕彼其忠實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喻大也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

班馬異同

161-960

111

周道員

班馬異同

匈奴列傳第五十一

文記一百十

匈奴傳第六十四

漢書九十四

士長於世家惟
本先聖之後如
利明以爲天祿
及言匈奴祖禹
至於有國策在
焉而使使中國
時有之豈夫情
以報和鴻水之
功耶則夷興之
久矣亦莫能測
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其俗常屯馬出如雲

得其所以遷者
寡則隨畜馬牛
因而射史記明

不用飲字

何必屑屑一姓
大畧是處近西
戎而匈奴安於
西戎及武王能
錫姑放逐之於
涇洛之北則普
者共居於岐
有功德後人

史漢書同主卷

1

康

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實則隨畜因射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多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公亶父亡走于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

此秋不奇去
漢書通
得而白狐白
鹿而鹿服不至
南形之辟又何
無老人就事依
無有其意而已

詩人以薄伐爲
實德者蓋以
爲美以爲不
之變外皆後人
之見如秦襄公
被周而不能不
亦不遠岐山之
下是古公故跡
外秋
史記少宜王中
與二陳漢書有
然其情又不
皆其力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耿夷氏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管維邑復居于鄆鄆鎬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名曰荒服其後
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犬吠戎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
甫刑之辟至穆王之後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
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
懿王曾孫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
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
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二百有餘年至于周幽王
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申侯怒而與犬吠
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地
自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
是周平王去鄆鄆鎬而東徙于維邑當是之時秦
襄公伐戎至岐郊始刻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
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
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

此秋不奇去
漢書通

居之西河上
爲秦襄公
此不可不
自秦襄公
得而用之
秦襄公一
主可見

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
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
取戎狄翟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翟
后狄翟后怨而襄王後繼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
立之於是惠后與狄翟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翟
戎狄翟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
王於是戎狄翟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尤甚
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
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
居外四年乃更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
脩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
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
于河西固涇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
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緄狄戎
翟翟之戎在岐梁山涇洛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
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
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自有
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史記

宣太后之族義渠王與宣太后亂有子宜太后詐而殺義渠王於其泉遂起兵伐殘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

趙亦效秦為之

冠帶國亡而三國為秦所敗及此

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以北而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子宜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其泉遂起兵伐殘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沿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倏中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

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實復稍度河南與中國

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

生少子而單于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廼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其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此語在兩千里
高王之何也

侯學如大牙和
入者

皆隨順鎗而射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
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
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廼使使謂冒
頓曰欲得頭曼時有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群臣
皆曰千里馬此匈奴寶馬也勿與之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
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
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
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子女乎
遂取所愛闕氏與之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
匈奴間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
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
地匈奴非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
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
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人諸言與予之者皆
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
東胡王而虜其民人衆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飛使使索所使
使有使使索所使
使有使使索所使
使有使使索所使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乘復收秦所使蒙
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遂侵燕代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
車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
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
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
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諸夏為敵國其世傳國姓
官號乃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擊鞬氏其國解之曰
鞬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鞬犁謂子為孤塗單
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
王左右公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
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
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
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諸大臣
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
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燕
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
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匈奴傳

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
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
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
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
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輒大者死獄久者不過滿
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
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
有棺槨金銀衣裘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
死者多至數千十百人舉事而候星月常隨月盛
壯則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
酒而所得虜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
人人自為趣趨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
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漢書匈奴傳屈射丁靈
雲高昌昆龍新新犁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
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
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

說律改定後漢
女又應辨其月
老弱漢又多步
至中以下相故
實一句曲盡其

此處應得有理

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
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
二三於是冒頓詳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遂擊冒頓
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
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
縱精兵四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
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
青馬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
使問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
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
密遣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
又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
開圍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
從解角直出竟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
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背約侵盜代鴈門
雲雷居無幾何陳豨友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
樊噲往擊之復拔代代鴈門雲雷郡縣不出塞是

即古曰諸王女
曰公主其父
自主婚

為漢書及當云
匈奴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
域數至邊境須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
不為小國

時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
代地於是漢高祖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
公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
有數約為昆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廼少上後燕王
盧綰復反率其黨數千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
谷必東終高祖崩世孝惠呂高太后時漢初定故
匈奴冒頓復以驕冒頓乃廼為書使使遺高后安
言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
域數至邊境須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
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
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欲擊
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
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曾可斬也前
陳稀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曾為上將軍時匈奴
圍高帝於平城曾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
下亦城苦七日不食不能殺曾今歌登之聲未絕
傷夷者甫起而曾欲搖動天下安言以十萬衆橫
行是面議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

史漢書卷一百一

匈奴

十

官獨耶

惡言不足怒也於是高后乃止曰善令大謂者張
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
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
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
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使使來謝曰未嘗
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復與匈奴
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即位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
夏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孝文
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
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
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敗侵盜上郡葆塞蠻
夷殺略人民令不得居其故陵轡遠更入盜甚驚
無道非約也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其發邊更
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
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大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
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
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
稱書言大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

史漢書卷一百一

匈奴

二

江表

始古是不須得乎是

史漢書目卷八

五

[illegible]

後義盧侯難氏支等計與漢更相距恨絕二主之約雖兄且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令以小吏之賤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彊以夷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以定頽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即中係雲庫淺奉書請獻橐佗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國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即中係雲庫淺遺朕書曰云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

參閱此卷前年
 年此作爲序
 有盛稱近世歐國
 樂工制式之妙
 期周紹振云惟黃
 金師比延慶云
 冠則比延慶云
 也則比延慶云
 名師比則皆非
 與耳師相近而流
 師比名同即今
 宗格
 宗人翁主首
 爲小異同
 中行說不欺詐
 求其可欺不足
 其其可欺不足
 此人也世所共
 此人姑假爲多
 衆即不多此可
 獨取人衆不能
 借衆人觀者以

史漢異同主卷

四

罗州

改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
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
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
世世平樂朕甚喜之此古聖王之意志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背約離兄弟之
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放前單于勿深
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
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并國有功甚苦兵事
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踈一黃
金飾貝帶一黃金胄紕屨此一繡十疋錦三十
疋赤綈絳繒各四十疋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潰
單于後項之冒項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
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人女公翁
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翁主說
不欲行漢彊使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
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愛幸之初匈奴單于好
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疆之者必衣食異無仰仰於漢也今單

此人生人少不
知此物之貴
如人不知此物
之貴則其
不若此物之貴
也

此中行說口語
未易以爲
也

于變俗好漢物
矣其得漢絮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
視不如旃裘之完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
視不如潼童略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
記以計課識其人衆畜物牧漢遺單于書牘以尺
一寸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
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今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
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
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
自脫奪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者乎漢使曰
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戰爲事其老弱不能
闕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
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
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
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節關廷之禮中
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

前漢書卷之七
匈奴傳第七
此匈奴之俗
也

此匈奴之俗
也

此匈奴之俗
也

此匈奴之俗
也

此匈奴之俗
也

此匈奴之俗
也

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
無事其約束輕而易行也君臣簡易可又一國之
政猶一身體也父子兄弟死取則妻其妻妻之惡
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
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到易
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
之極生力必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
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攻緩則罷於作業嗟
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今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母多
言顧漢所輸匈奴絮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
已矣何以言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
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驟而逐稼穡耳也日夜教
單于候利害處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
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叩虜人民畜產甚
多遂至彭陽使奇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井
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
車千乘騎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匈奴列傳第六十五

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降慮侯
周寵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
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
驕歲入邊殺掠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
至代郡萬餘人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
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
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
戶且居渠離渠離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
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命單于長城
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
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虐今聞漂惡民
貪降其進取之利過倍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兩主之驪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云二國已和親
兩主驪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閭閻然更始
朕其嘉之聖人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食幼
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出
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單于

使嘉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
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什物
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
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離兄昆弟之驪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
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
鳥跂行喙息蠕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匈奴民單
于無母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不
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
于其祭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
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廣
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
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四歲年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
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漢
復與匈奴和親軍臣望于立四歲歲餘匈奴復絕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單于

武帝史作今帝
字是

和氏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累其衆而去
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
二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
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
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
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
遂乃廼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
漢圖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
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單于遣公翁主如故約終
史漢書王素 八分
孝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武帝即位明
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
皆親漢往來邊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奸間關
闕出物與匈奴交易詳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
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廼以十萬騎入武州
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
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
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

曰字又切至
六字

于得欲殺刺之尉史知漢謀乃廼下告單于漢兵
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
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
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斬誅恢自是之後匈
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
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通關市
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歲之秋漢使四將
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龍
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
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
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道亡歸漢囚赦廣赦
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入盜邊漁陽尤甚
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
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
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無救之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

斗碎語奇作碎
斗字之端
漢書所削即即

殺男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
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
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
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利漢亦棄上谷之什斗碎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
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匈奴軍臣單于死其軍
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敗
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單于為涉
步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
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共友及累千餘人其秋
又入鴈門殺累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
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累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
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
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遣衛青
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
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
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

不用將軍

乃字是

小獨不可解小
與分字似

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
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殺都
尉朱英夫累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
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九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
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
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分軍分行介獨
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
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
兵徼極而取之無毋近塞單于從其計之其明年
胡騎殺萬人騎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
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者山千餘
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
隴西北地二千餘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
虜三萬餘人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
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累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

李將軍廣平曰虜軍四千人且盡死者過半殺虜
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盡失亡
數千人其軍合騎侯後驃票騎將軍期及與博望
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昆耶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昆
耶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
渾昆耶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
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昆邪則隴西北地

將軍廣出口北平擊匈奴右左賢王右左賢王圍李將軍廣卒可廣軍四千人且盡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盡失亡數千人其軍合騎侯後驃票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昆耶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昆耶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昆耶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並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西域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以爲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乘馬發十萬騎私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緇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

前見楚關東食
民之所資賴地
又見夏河置田
官奉金帛挽非
將帥武臣力能
使不敢欺焉則
聞赤子於秦外
使中行設在育
露不嫌於謗言
豫耶以此推是
切實戒乎牛斗
非容易者第不
知後來此說居
者竟更如何
歡得功効乎
漢將萬數少
馬廐似多

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與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斬捕斬匈奴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聞賢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軍相亂而隨。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其故位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人史遷纂前王卷 匈奴 三十一

請於邊漢使仁於單于單于聞敵計大怒留

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票騎將軍去病死

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

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

于立而漢天子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

誅附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

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

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

人漢又遣故從驃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

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

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

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郭吉禮卑禮言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

單于能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

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以遠走亡匿於幕

北寒苦無水草之地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

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尋之北海上而單于

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

於漢好辭其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

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

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而得入穹廬單

于愛之詳陽許曰吾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

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

穢歲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

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支大夏又以公孫主妻

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

雷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

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

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

肯去節單于乃更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說

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

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

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

史漢真同主妻一匈奴奴

重

施元

史漢真同主妻一匈奴奴

重

施元

史漢真同主妻一匈奴奴

重

施元

謂新張卡多難
有功亦不見
實節也

問蒙明不得
與則不可不
索應曰不參
始利官也彼
日彼已之子
也彼已謂如
知已所引持
是索隱以不
句意非通亦
已若太足不
當時以為順

名之妙所謂
國之大氣也
深又妙惜其
未盡成者何
後之典也則
中有難言者
引定矣已漢
之建立如此
謂將不得人
後無所失則
非武帝所安
帝自為將相

杆教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大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孝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

史漢書同三卷
八分叙

三

五

贊曰書戒變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揔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胃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

年々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

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

畜之矣訕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

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

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異以救安

遑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

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

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

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

史漢書同三卷
八分叙

三

五

牽馬從六郡良材材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

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額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

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

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

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

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

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

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

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

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
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刳繳不行於中國不亦
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
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
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
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
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
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
之具厲長城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
歛於民遠行貨賂剝削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
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
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
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
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
布野三世無犬吠之驚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
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

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
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
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
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
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
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
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
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
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掄恃一時之事
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
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
物土貢制外內或修政刑或修文德遠近之勢異
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
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
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
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內
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
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

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衛青去病列傳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大將軍衛青者。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

其父鄭季為吏。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

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侯妾主家。僮衛媼

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子。若及而姊衛子。夫子

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武帝故青冒姓為衛

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

少卿與同。衛青

全

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則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

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

先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

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

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

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

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

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

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

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行一
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實
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
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顯子夫為
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六年拜青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
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
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
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
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
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
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
門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
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夏漁陽二千餘人敗韓
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郡青斬首虜數
千明年令車騎將軍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
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百餘萬
走白羊樓煩王遂以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

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
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
公有功封為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天子上曰匈
奴逆天理亂人倫暴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
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與師遣將以征厥罪
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令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
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國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
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七級執訊
獲醜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
千八百戶其明年後匈奴北歲入殺代郡太守友
入畧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
朔方所殺畧漢數千人甚衆語在匈奴傳其明年
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
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
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
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

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追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追數百里不及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力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匈奴列傳

有餘人益封青六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疆保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

尉韓說從大將軍出塞真渾至匈奴右賢三處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賀為南宮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陟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匈奴列傳

匈奴列傳

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

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青大將軍青

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即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皆不

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忌意也不

當斬大將軍青曰青幸得以肺腑附待罪行間不

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其失臣意且使臣職雖

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

史漢書同字卷八衛青 六 葉宋

具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入塞罷兵是歲也霍去病始侯漢書此下別起霍

去病傳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

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

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幸為天

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于與壯

士為剽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上曰剽票姚

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及得相國當

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冉

冠軍以二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

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三百級

以千一百戶封賢為眾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

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大將軍軍亡翕侯

軍功不多故大將軍青不益封右將軍蘇建至天

子上不弗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青既還賜

史漢書同字卷八霍去病 七 葉宋

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審乘說大將軍青曰

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

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

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青乃以五百

金為王夫人親壽天子上聞之問大將軍青大將

軍青以實言對上乃拜審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

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道軍知

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為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三年春

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盩討數渫涉孤
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懷者弗取與幾獲單
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
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侯王銳悍者誅全甲復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咸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驃騎將軍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即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
史漢異同正義 八 廉奉病 樂壽
異道皆擊匈奴即中令廣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
騫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即中
令廣即中令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
博望侯騫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騫坐行留當斬
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去病出北地已遂深入與
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去病踰居延至祈
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涉鈞耆
濟居延遂過臻小月氏攻祈連山楊武平繇得
軍千單桓首余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

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上矣捷斬有虜三
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
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太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
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數渫王捕
稽且王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
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
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票侯校尉句王高
不識從驃票騎將軍捕呼于屠耆王王子以下十
史漢異同正義 八 廉奉病 九 陳宏
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
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
坐行留不與驃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
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去病驃騎去病所將
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
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
由此驃騎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後單于
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票
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

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燕漢人令
報天子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
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上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
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去病將兵往迎之驃騎既
渡度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王將見漢軍
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去病乃馳入得與渾
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
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人號
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
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
摩侯鷹鹿雁庇為煙渠侯禽黎為河基侯大當戶
銅離調雖為常樂侯於是天子上嘉驃騎去病之
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征匈奴西域王渾
邪王及厥眾萌咸相拜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
弦萬有餘人誅獲驃騎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畢
懷集服仍與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
綏矣羊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八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東漢書

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後居頃之乃更分
徙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
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卒
餘人其明年天子上與諸將議曰倉侯趙信為單
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
其勢孰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
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
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
騎去病驃騎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去病出代郡令大將軍青
出定襄即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
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入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
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即度幕
入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更悉遠北其輜重皆
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大將軍青軍出塞千餘里
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青令武剛車自環
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從可萬騎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八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王莽元

金日且入而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
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
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棄羸壯騎可數百
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
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
輕騎夜追之天將軍青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
走遲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
餘級遂至蘆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
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天將軍青之與單

史漢書王卷

金庫去病

十一

王

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
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得便相逢
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
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食其至下吏贖為庶
人大將軍青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
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
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西去單于之號驃騎將
軍去病亦將五萬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
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

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大將軍青
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
所獲重賞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
以誅北車老轉擊左大將軍斬獲旗鼓歷涉難
度難侯濟弓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
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
臨翰海執國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
減什三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
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史漢書王卷

金庫去病

十一

王

屬驃騎將軍會與興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
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
郅離侯北地都尉邢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
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
支樓專刺主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
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
軒為眾利侯從驃騎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
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
得鼓旗鼓賜爵為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

戶校尉自為爵大夫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其
而大將軍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唯河
西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
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
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復入塞者不
滿三萬匹乃悉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驃騎
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驃騎將軍秩祿與大
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衰而驃驃騎去病
日益貴舉大將軍青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驃騎去病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霍去病傳
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驃驃騎將軍去病為人
少言不泄有氣敢任任天子上嘗欲教之孫吳孫
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上
為治第令驃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
軍天子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所還重車餘棄梁
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
驃驃騎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事多此類大將軍青
為人仁善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

未有稱也驃驃騎將軍去病自四年軍後三年咸元
符六年而卒薨天子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
長安至茂陵為冢象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
曰景桓侯子嬪嗣代侯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
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為奉車都尉從封
太山而薨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驃騎將軍去
病死後大將軍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
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
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絕其後四年元封
五年大將軍青卒薨謚為烈侯子伉嗣代為長平
侯六年坐法免自大將軍青圍單于之後十四年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又方南誅
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
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
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
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大將軍以其得尚
平陽長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故長平侯

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二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三千二百戶并之三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及校尉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特將者十四五人為裨將者曰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將軍

時為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郊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節節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官將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至武帝立十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將軍

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五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疆弩將軍後歲復為疆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

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大將軍青有功

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

為將軍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次

公父隆輕軍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

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

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冢

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

八年為前將軍與單于匈奴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

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

中

將軍趙食其殺胡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八年以

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為龍頤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

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

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

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

以太中大夫為按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

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用為校尉數

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坐捕樓船將軍坐法死誅

最驃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所捕首虜首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

之聞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無胡寇四益封凡萬

至七千一百戶其校尉更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者二人

將軍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票騎將軍有功封為符離侯驃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匈奴傳

水無功後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以為浞稽將軍將一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拔屬五人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皆奪國衛氏無為侯者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太史公贊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說責貴大將軍至

天下之賢士大夫母無稱焉願將軍觀古之招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票騎亦放方此意其為將如此

班馬異同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匈奴傳

班馬異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二

公孫弘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主父徐嚴列傳第三十四

漢書六十四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公孫弘

一

余貞

移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前已嘗西應命以用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改行喑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更而

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

聞有聲乎當世取問于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靡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公孫弘

二

余貞

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公孫弘

三

禮記

圖。治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燕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禮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純堯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公孫弘

四

禮記

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慙。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金獸木石之

類說：蒼年而變，臣弘尚竊違之上，異其言是時方

通西南夷道置郡邑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焉

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

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

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

陳其端令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

上察其行敦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

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

有所不可不肯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

史漢異同子孫卷

八公孫弘

五

月間

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上常說所言皆聽以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背其約

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

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

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

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元朔

三年張敖免以弘遷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

之東置浹蒼海北築朔方之君弘數諫以為然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顛罷之於是天子上乃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廼

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顛罷西南夷浹蒼

海而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

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

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

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

史漢異同子孫卷

八公孫弘

六

月間

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亦

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

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

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上以為有譙讓愈益厚賢

之元朔中卒以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

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

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

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

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卿戶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

丞相封自弘始也特上方與功業斐舉賢良弘自

見為舉首思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

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議謀連下文弘身食一肉

脫粟弘為人然其性意忌外實內深諸嘗常與弘

有卻隙者無遠近雖伴賜與善後竟陰報其禍過

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連下文

弘身後淮南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

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史漢書卷五十八

七

江表

連上文然其性意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

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位至丞相

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

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竊

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

序交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智仁勇此三者

天下之道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

問近乎智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

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

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

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弟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

招徠四方之士任厲賢享祿序位量能授官將以

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弘罷愚駑劣質無汗馬之

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

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如素有負薪之病疾恐先

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

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史漢書卷五十八

八

江表

尚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夙夜庶

幾獲承至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

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

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疾何恙不已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

君其存精神止念省思慮二精神輔助以醫藥

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

狩一年弘病斥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竟以

丞相終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

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厚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法失侯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朕朕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負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

史漢異同手卷

八集弘

九

五

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主父偃者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遇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生之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僦賃無所得過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省資用

之留久諸公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躬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遇其民不可後調而守也勝必殺棄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其心匈奴非長策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辟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

史漢異同手卷

不表律

十

五

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
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
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飛
芻輓粟起於東黃腫瑯琊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率三千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餉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
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
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
散從之如搏影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
皇帝蓋悔之甚乃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
天下忘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夫秦常積聚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
虜單手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
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
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駭所以
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自虞夏殷周固弗不程督

史漢書同主卷八

土

別

禽獸畜之不屬此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
而下脩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恐百姓之
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
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
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而秦政之所以不行
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
出今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執計之少加意而
熟慮加察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亦俱上書
言世務各一事漢書此下連下文書奏上召見別
史漢書同主卷八

起徐樂傳

土

別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
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
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
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
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
之民眾故諸侯無境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
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
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難而危海內陳涉
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
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
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
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宜有不安
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
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
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
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

燕之囿澤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經
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
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夏子俗何必成
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質寬仁之資而
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
俗未必不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
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
為數世隆南面負背展儀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
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
何求而不得何為威而不成何奚征而不服乎哉
漢書徐傳止此下別起嚴安傳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
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
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
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
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
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頽之是教民以
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徵末矣末不

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
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
欲招徠南夷朝夜即降美璉略滅葦州建城邑深
入匈奴燔其龍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
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警而外累於
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
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罕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以待久
也今天下鍛甲砥摩劍橋箭累控弦轉輸運軍

史漢書同主卷八援安

七

余覽

糧未見休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
束壤制旁帶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
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覽秦之
所以滅者刑嚴法文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
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
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逢萬世之變則
不可稱勝諱也後以安為騎馬令此下文漢書歸
上父傳書奏天子天子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
安皆為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遷為謁者
中郎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
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
疆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
起前日黽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
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顧
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史漢書同主卷八援安

七

余覽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必稍自銷弱
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
并無并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
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之尊立
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大臣皆
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偃
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
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
鼎食死即則五鼎烹耳吾且晷途遠故倒行暴逆

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未買臣難誦弘上竟用主父計遂置立朔方郡本偃計也元朔二年中主父偃言齊王內有淫佚失之行辟上拜主父偃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

史漢異同子卷一八

九

江

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殺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偃始為布衣時嘗遊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上聞上大怒以為主父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

大夫乃言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非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逐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視收者唯獨交孔車收葬之焉天子上後聞之以為孔車為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人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史漢異同子卷一八

二十

江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傳上第二十七

漢書五十七

太子必當時除
識者漢書以爲
司馬相如曰父
司馬相如之爲人也
更名相如以貴
帝爲武騎常侍
非其好也
會景帝不好辭賦
是時
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
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
莊嚴忌夫子之徒
相如見而說之
因病免客游梁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漢書卷五十七
班固

司馬相如者字長卿蜀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
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太子相如既學慕
蘭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貴嘗爲郎事孝景
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
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
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漢書卷五十七
班固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漢書卷五十七
班固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漢書卷五十七
班固

賦欲其鋪不當

史漢畧附王莽卷

司馬相如

11

張田

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鄴儉因以風諫秦
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
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
虛過詭楚烏有先生而無亡是公在存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子曰少
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
而僕對以雲夢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
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于海濱列卒滿澤累岡
彌山揜兔楚麋鹿射麋脚格麟鷲於塩浦割鮮染

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競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孰與寡

賦無異有壽多
歸歟如魚龍使
行歟不可目使
人動心駭目來
肆歟足而復反
之於時一耳相
如賦之祖也然
所勝乃此未見
其勝乃更足羞
當當觀草木之
名不盡其人不
若參差并依若
有若無之爲可
也未能細以如
發其隱而盡擷
同地與運同謂
上勢無絕進之
耳故地無謂敗

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
餘年時從出將將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
觀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
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
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
耳名曰雲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
則盤紆弗辭降崇律律卒岑巖峯參差日月蔽

史漢書卷之八
會馬相望
四

史漢異同三卷

俞樾相如

四

張

鄆城字坡陀常
 態險音非
 至云龍騰諸
 白何用書其
 字虛用
 漢圖衡蘭多一
 圖字以爲王亦
 射干不可更火
 歲年北北傳且
 大讀曰白且一
 名芭蕉
 萬靈萬物何足
 以陳張曰白卷
 花蘭物然美矣
 即連石白石沙
 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能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
 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垩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
 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琨瑀璆玉珷玞玄厲
 瑛璫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宮窮
 昌蒲江離靡蕪蕪諸腹括得且其南則有平原廣
 澤登降陀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
 燥則生葳蕤析苞荔薛薜莎青蘋其卑溼則生
 葳蕤蕪蕪東薺雕胡蓮藕荪觶蘆蘆菴蘭菴間軒
 芋于穀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漱

陽雲之基即陽
此亦其廟之址
位語也徒以句
義之非徒與前
論之雅與前
何足之雄

史 1-246

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陶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洙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蒂芥。若乃傲儻瑰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文仍其中者。可不勝記。禹不能名。契尚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以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刻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獵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卑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為足道邪。平君未睹天巨麗。

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
 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
 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漣出入涇渭鄠鎬潒潒
 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乎八川分流相背
 而異態東南西北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
 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泆潒之野望汨乎
 渾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觸穹夜激堆埼沸
 乎暴怒洶湧滂潰彭湃澤淖弗密空涓涓側側泌
 橫流逆折轉騰激冽滂潒潒沉瀼溉宮隆雲撓蛇
 蟠宛潭膠戾韃踰波趨湜汜汜下瀨批巖衝壅奔
 史漢書同五卷不同馬相聖
 揚滯而臨坻注壑滄潒賁墜湛潒隱隱碎碎曾盪
 滔滔湔湔滄潒鼎沸馳波跳沫汨急漂疾悠遠長
 懷寂寥無聲肆乎未歸然後灝灝潢潢漾安翔徐徊
 翬乎滄滄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
 魚鱗漸離鰐鰐鰓鰓禹禹鰐鰐鰓鰓捷鬣擢掉
 星擲振鱗奮鬣蒼蒼處乎深巖魚驚謹聲萬物衆夥
 明月珠子玃璚江靡蜀石黃磬水玉磊砢磷磷爛
 爛采色滢肝汗叢積乎其中鴻鵠鸛鵒駕鵝鵠屬
 鳴玉駭交請精駮旋目煩鴛鸕鶿鴈鴈鴈鴈鴈
 金

此周覽北觀與
前文之望國類
而而出之情性
賦之強影亦不
得不然惟自出
東流入於西故
入字忽見而止
最是有應聲言
南北之物相反
一句之相或三
三四難以此無
端序若總三四
與二四則厭

四者山之卒如
 以爲堂室者衆
 之以知成又因
 其以爲房郭
 侯以稱普通室
 上亦有聖宮室
 本不止此然其
 衆以爲大之具
 矣故下之以民
 容悅仰而足
 本星以下朱得
 賦休恭字不佳
 耶有體也

曲閣垂簾，壁璫瑤臺，道纏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夷。
麥梁堂，翠雲臺，瓊成巖突洞房，俊頰香恥而無見。
仰攀^艸榛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闈宛虹拖於楹。
軒青蚪龍，螭鏤於東廂，象輿婉蟬，俾於西清靈園。
燕於間觀，館倖佳之倫，慕於南榮，醴泉湧於清室。
通川過乎於中庭，槃磐石振崖，欽巖倚傾，巖我嶠。
峯，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礪礪叢生，璫玉旁唐璜，玢。
爍，繡文鱗鱗，赤瑕駁皴，雜甫其間，垂綬鼉采，琬琰。
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檳，枇杷燃杭。
史鑑真同去卷一 八 司馬相如
上 唐文苑
亭檉柰厚朴，博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天爵，其棣，格。
標蒼選荔，離枝支羅，平後宮，列乎北園，馳馳丘陵。
下平原，楊翠葉，抗紫莖，發紅華，秀華朱榮，煌煌扈。
扈，照曜鉅野，沙棠欒櫚，華池楓櫟，樺櫨留落，胥餘。
邪仁頻升，問櫟檀木，蘭豫章，交貞長，千仞大連抱。
率脩直，暢實葉，後茂林，攢立叢，倚連卷，累櫟，倦崔。
錯，駢發，阮衡間，研垂條，扶於疏落，英幡纒，紛溶蕭。
前菱荷，旋倚梔，從風瀾，蒞舛吸，歛蓋象金石之聲。
管簫之音，柴池芷虎，旋還平後宮，雜還襲累，輒被。

長補哀鳴與前
不從然也移
又似出入語

此知也而前
非郭曰言移
矣然不妄也

生者生得之耳

直手且足

漢書卷之六

山緣谷循陔下隈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
依素雌雄蠅飛鷗蠅蜩蠖蠕蠕胡穀蛇棲
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矯枝格僣蹇杪
顛於是乎踰絕梁騰殊榛垂條踔希間牢落陸
離爛曼漫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千處嬉娛將往
來宮宿館客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
是乎背沐涉冬天子校獵乘鍍象一玉蚪拖蜺旌
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繼衛公驂乘扈從
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徐獵者江河為陸
秦山為櫓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
追遙遙喬喬綠陵流澤雲布雨施生龍狗搏豺狼
手能熊足野雉羊蒙鵲蘇綺白虎被齒班文跨
野壁馬陵三豎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徑陵峻赴險
越壑厲水推蜚廉弄解家為格瑕蝦蛤鉦猛氏醫
屈騾要馬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胆陷腦已不虛經
雁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節裝面徘徊翱翔往
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潭浸潭
促節儵曼遠去流離輕食登履後獸躡蹻白鹿捷

得山神舉故
之山神也至
然則又失之
水雖多矣如
如神之如見
神之如不可
為之如神是

六牛難見又
明文謂作明
止乘騎漢作

騎若牛連下
人臣

所謂騎正不
能此錄錄

狡兕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變繁著
白羽射游梟標蜚蜚虞遽擇肉而後發矢中而命處
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抑而上浮陵驚風歷駭威
乘虛無與神俱麟閣玄鶴亂見鷄道孔鸞促駭
拂鸞鳥指鳳皇捷驚鶴掩焦明道盡塗彈迴車而
還招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闔并乎
反鄉蹙石闕開歷封轡過鳩雉鵲望露寒下棠梨
息宜春西馳官曲濯鵠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
大夫之勤畧釣徐獵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轉
史漢書卷之六
三
閭轅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躡藉與其窮極
倦欲驚憚情驚伏不被創及而死者佗佗籍籍填
坑溝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憚怠置酒乎吳鵲
天之臺張樂乎輦輅之宇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
之鉦廣建翠華之旗樹靈囿之鼓奏陶唐氏之舞
聽蒼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
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千千遊文成顯歌族
舉者遊奏金鼓迭起鏗鏘鎗鏘闐闐洞心駭耳
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

莊有形容

國易成前此
引耳或如刻
前或手或無
用功亦不難
其難字亦不
用功亦不難
其難字亦不
用功亦不難
其難字亦不

以年

郢縵紛散楚結風俳優侏儒伏軾之倡所以娛耳
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嫵媚都觀
狂刻飾便嫵婢藉約柔稜嫵嫵嫵嫵嫵嫵嫵
嫵弱拙曳獨繭之褊袒眇閭易以成血削嫵嫵
嫵便嫵嫵與世殊服芬香芳馥鬱醴烈淑郁皓
齒粲爛宜咲的樂長眉連媚微睇綿藐色授魂與
予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
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
史漢書五卷一合馬和聖 十三 五十四

長壽在時時
以六藝者林
易又得之文
易又得之文
易又得之文
易又得之文
易又得之文
易又得之文
易又得之文
易又得之文
易又得之文

此數語地足更
不可解以為則
相如賦耶則非
聖者尚矣班氏
則史記者亦不
見附何也

鶴建舞千戚載雲果揜群雅悲伐檀樂樂齊脩容
乎禮園翔翔于乎書圃迷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
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
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於三皇功美於五帝若
此故儻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
罷車馬之用抗士女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享
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難免
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
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固居九百是草木不得鰥寡
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慨然政容超若
自失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
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即無亡是公言天
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臺所
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止故刪取
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班馬異同

史漢書五卷一合馬和聖

十四

五十四

此種牛其大

史漢異同二十卷
司馬相如

11f

陳進

賦之能

一句使盡所以
老成

史漢與同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

四

大東

漢書嚴飭威蓋
雲字簡矣也備
者有骨訓其使
欲從事也雖是
謀然馮出武
非常狀屹然
在前古之上

史漢異同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

五

金

句句有鋒力

橫出一語

大藥語如賦體
故受命以下本
不可缺而纖纖
至點明醒者然
類不切封禪之
類已見於此

史漢異同十七卷 金馬想如

六

須是戔一亦字
乃佳
而於二字皆不
可省

京漢輿圖十七卷 人司馬相如

七

石麟

起得落悲歎
春陽春曉賦
只有不常歸
只此歸起歸
極其鋪叙持
不謬然不情
謂語是更欲
何如寒前秋
猶如此當更
然自語不多
而感者則雖
時班氏嗣後
語最工可謂
中絕句之體
對句猶以為
笑也

史漢異同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

人

石

如此只是帝王

白雲飛以下只
是形容之不及
此賦之妙不獨
在字句之新奇
而在其意之深
遠也

宅第萬里之廣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搗
輕舉而遠遊垂素絲之素纈兮載雲氣而上浮
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
降兮世曳彗星而為鬚掉指橋以偃蹇寒兮又旖
旎徘徊以招搖攬揜拾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
紅香渺渺以眩玄滑兮疾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
輿之螭略遠矣麗兮驂赤螭青蚪之螭蚺蟠蜿
蜺低印天矯揭以驕鸞兮詘折隆窮蹇以連卷
沛艾赴蟬乞以伯儼兮放散畔岸驤以尋顏踳蹶
輶轄容以委馳麗兮綢繆蟠蟠偃蹇寒休矣以
梁倚糾夢叫其踴以般般路兮萬象踴躍騰而在
趙趙益颯卉卉翕翕然燦然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
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
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乘微靈園而
選之兮部乘界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及太
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靈靈兮前陸長離而
後滿漭爾是所征伯儼而後夷門兮屬詔岐伯使
尚方祝融警警而踴御兮清芬氣氣而後行生余

作此賦者其意
蓋欲以神仙之
事而示之於世
也

此賦之妙不獨
在字句之新奇
而在其意之深
遠也

此賦之妙不獨
在字句之新奇
而在其意之深
遠也

車其而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百其將行
兮吾欲往乎南越歷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
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
衝從其相紛拏兮滂濞決軋灑灑以林離錯羅
列聚叢以龍耳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雷
室之磅礴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崙巖巖
魁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搗渡九江而越五河
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
總茲極汜濫水嬉嬉兮使靈媧鼓瑟琴而舞馮夷
時若夢夢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
望崑崙之軋沕沕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
而入帝宮兮載王女而與之歸舒登閭闔而搖集
兮亢鳥騰而一壺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
今日目睹西王母醺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
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
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
呼吸沆瀣兮殫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嚼瑤華煥燁
靡後尋漫而高縱兮紛鴻涌澎湃而上厲貫列缺之

登介山丘不亦忘乎進讓攘之道其何其爽
於是方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德諫諸
夏率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液
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
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諸祉將以薦
慶成陛下謙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缺王道
之儀群臣而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
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周幾也亦各
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史漢書王卷一司馬相如下

三

余員

七十二君乎哉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
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
中嶽岳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
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卒業不
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縉紳先生之略
術使獲耀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
正列其義校後餽餽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典
為七摠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非英毅
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

此雨此瀟為天
與水耳潤澤於
雨之所不及者
蓋有之矣
則雨潤澤為不
鮮

故收獲盛德
又曰於於於
謂此亦有此
此以爲此
此以爲此
亦牛迴矣

相發發發
則下可解矣
交自已之相
自相發發
此意

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
改容曰愉俞乎朕其試哉乃選思回慮總公卿之
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遂作
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
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
又潤澤之非唯濡之偏我祀專布護之萬物熙熙
懷而慕思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
侯不邁哉般般之歡樂我君面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喜收收睦睦君子之能態蓋聞其聲今觀視其
來厥塗靡蹶從天瑞之徵茲亦爾於舜虞氏以興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
輿帝以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
德而升采色炫玄耀煥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
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諱諱
依類記託寓諭以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
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事兢兢翼翼也故曰於
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
舜往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

傳也謂其祀
太廟與趙思
所屬也其給
以錢于大能
月俸者乎無
得格故出於此

乃惟字以下
之詞也

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獄封于泰
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
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
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
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
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要歸引之於節儉此亦
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
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戲乎余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班馬異同

王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位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
夫人高祖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献之美人厲
王母也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不敢內官為策外
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
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二

天

吏曰日得幸上有身子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
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蕪因辟陽侯言吕后吕
后妬弗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
王惠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海令吕后母之而
葬厲王其母貞定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
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友立子長為淮
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即立
子長為淮南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吕后
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然常心怨辟陽

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侯
侯弗不放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侯

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侯
侯弗不放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侯

侯弗不放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侯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
其橫從上苑園獵與上同車輦常謂上大兄厲
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
之即自袖鐵衰金椎椎辟陽侯之令命從者魏敬
到刑之厲王乃馳走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
當坐趙時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不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
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
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
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帝傷其志為親故弗不治
赦厲王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卑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
蹕稱制自為作法令擬於天子數上書不遜順文
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
子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
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
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

史漢書卷之六

三

淮南厲王

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
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入朝見未
畢足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
其間故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
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悅天下正法
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
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
奉法虔脩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
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
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
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
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
日夜休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饗盛奉祭祀以無
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
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
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肯定先母後
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飾行以高兄無禮
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

史漢書卷之六

三

淮南厲王

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
不詳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
位奮諸黃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
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
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
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
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
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
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
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
客出入數門者衛尉太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
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
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
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
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
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
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

史漢書卷之八

四

此等文字與
人使行此數兵

漢書所載皆足
以有為是深
入其罪不謂去
如律曰律有罪
失官爵捕亡伍
也開章人名
使漢書不節去
但等今男子
歸亦重後

竊行多不軌追念舉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呈
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忻於上群臣皆得延壽
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
有疑禍如繁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
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輦
車四十乘友谷口令人使闖越匈奴事覺治之延
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敖典客
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典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
盜賊中尉臣福雜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
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即中春
為丞相收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
家室賜與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
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伍開章等
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
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闖越及匈奴殺其兵開章
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
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

史漢書卷之八

五

集文庫

長感如此

命者之罪也... 命者之罪也... 命者之罪也...

命者之罪也... 命者之罪也... 命者之罪也...

但等吏事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 予與故中尉簡思謀殺以閉口為棺柳衣金葬之... 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伴聚土樹表其上曰... 開章死埋葬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 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 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効繫治城且春以上十四... 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且春以下五十八人... 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 憂苦之使使者賜書褒賙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 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更卒擊之陞... 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齎賜長帛五千匹以... 賜更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 海民王織上書歎壁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 見長怒曰汝欲離我自附漢長所犯不軌當棄市... 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 更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更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淮南王傳... 淮南王傳...

相傳則謬矣

今年使吏

人生壽亦不可

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交謀反者厚... 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 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有司奏臣... 請處屬郡嚴道即遣其子母從居縣為鉅盜... 家室皆廩日三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 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 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於... 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廼遣淮南王長載以輜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淮南王傳... 淮南王傳...

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
 史遂考選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
 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冢三十戶家孝
 文八子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
 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
 陽侯子良為東城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
 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
 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嘆曰昔堯舜放逐骨肉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為我為貪淮南王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天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
 城陽而乃立其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二分之一
 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
 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三分之東城侯良
 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各具使者至

史漢書卷八十八淮南厲王

八

天爵

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
 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之淮南相已將兵因城
 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
 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不應而往
 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
 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
 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於濟北所以褒之及薨
 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
 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史漢書卷八十八淮南厲王

九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天下招致賓客
 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
 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廼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
 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
 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時

淮南王初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

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淮南王初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

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
淮南王安初入朝素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時
為太尉乃逆王迎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
一日晏駕非大王尚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
武安侯金財物賈賂陰結其群臣賔客江淮間多
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
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淮南王安
天下兵常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
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
諸侯將士奇材諸將士為方畧者妄作妖言諂阿
諛王王喜多賜予之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
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嘗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
約結上左右元朔二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為太子
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
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謀今詐弗

不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陽為怒太子閉太子使

比欲發兵與事
未曉半耳

不須也乎

不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陽為怒太子閉太子使
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
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蒙幸擅國權
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
以為人莫及聞即中雷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
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
詣京師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
王王使即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
至之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下廷尉河南河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淮南王安
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母遣太子遂發兵
反計未定猶豫與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
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軍太子逮不遣効不敬
王以請相相弗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
治蹤從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
治王王恐事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者則即
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
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漢中尉
其顏色和訊問王以斥霸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
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雍閑求
奮擊匈奴者霸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不許
公卿請廢勿王上詔弗不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可
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其罪罰以削地中
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
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
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殺其後自傷
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從長安來為妄妖
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即
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昌等案輿地
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
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
無備乎且吾高祖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
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漢書
連下文王有孽子漢書此下文入伍傳伍被楚人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此中計一再自

也或言其五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
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
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
王坐東宮召伍被欲與謀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
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言乎
臣聞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廼曰臣今見麋鹿
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電浪
也於是王奴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
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小臣將為大王畫計
史漢書卷八十八淮南王安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
舉而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萬世列為三
代王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
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
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被傳連下文曰方今漢廷
治乎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太王母為吳王
之聽昔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絕先王之遺教
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法轉
負海濱之粟致之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

足於糟糠糧餽餽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家恬然
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
勝數僵尸千里流野血頃畝千里於是百姓力
竭屈欲為亂者十家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
藥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
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
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
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
照天於是臣拜問曰且何資以獻海神神曰以令
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
說多齎珍寶遣振童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
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
姓悲痛相愁思欲為亂者十家室而六又使尉佗
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不來
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
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
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室而七漢書伍傳
連下文與萬乘之駕至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

史漢異同卷三下淮南王安
十四
余集
漢書伍傳連下文與萬乘之駕至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

而八止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
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應陳勝吳廣大呼發矣高
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劉項並和天下不期而響應
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時
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陳
之中而立為天子以成帝王之功功高三王德傳
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
近世之吳楚乎漢書伍傳連下文當今陛下臨制
至被以為過矣止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凡
史漢異同卷三下淮南王安
十五
漢書伍傳連下文王曰男子之所死者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淮南王傳
淮南王傳

合去又楚字

不見其福也方今且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有萬倍於吳楚秦之時願大王從用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其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參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將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身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淮南王傳

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陰求淮南事而備之於弘弘廼疑淮南有畔遂計謀深探窮治其欲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漢書連下文於是王銳欲發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羗獯入貢獻東甌入降朝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

淮南王傳

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
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
曰山東即有兵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
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被所善者黃義從
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有
以禮於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
如蜚飛材幹材力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
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
史漢商卷六十八淮南王集
未通湏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盡已渡喻
河廼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終盡以賞賜軍吏雖古
名將弗不過也王默然曰夫蓼太子知累不世出
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候而冠耳
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漢書伍傳連下文
王復問被曰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
欲發被又以為難王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舉
兵是邪非也邪被曰以為非也漢書伍傳此下連
上文夫吳王賜號起至不見時也一段止無下文

被非一日一時之言故重疊不
目覺班史穿熟
一數而四分五
裂之甚不然也
可以無被傳不
可以無割斷折
史後

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為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曰絕成臯之口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天下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

田漢其同卷天一人淮南卷五

十九

金成寶

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漢書伍傳連下文

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起至未見其福上王

曰左具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八九成公

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

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千百人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

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

小然而勝兵者可得二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鐵

數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漢書伍傳連

文臣不敢避子胥之誅往者為無道殘賊天下
 下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
 之戍又不寧子兄不便安第政苛刑峻慘天下熬
 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
 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欲為亂者十室而
 八漢書伍傳連上文客謂高皇帝曰當今陛下臨
 制天下一壹齊海內汎汎愛慈庶布德施惠口雖
 未言敵疾雷霆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
 感動萬千里下之應上猶影響響應也而大將軍
 史漢書同卷二十八淮南王安
 材能不特非直章耶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論
 論之被以為過矣伍傳連上文且大王之兵衆
 不能什分吳楚之一至王復召同被曰苟如公言
 不可以徵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
 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
 田土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
 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
 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
 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

而卒是

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
 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士隨
 而說之儻黨可以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
 然吾以為不至若此專發而已於是王說欲發乃
 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
 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為得罪而西事
 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衛青
 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
 史漢書同卷二十八淮南王安
 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
 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因殺之計未央
 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南方來呼言曰
 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之廬江會稽
 為求盜未發史漢書本傳連下文廷尉以建辭連
 太子遷伍傳後漢逮淮南王孫逮繫治之王恐陰
 事泄謂問伍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
 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吾舉兵西鄉諸侯必
 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

此論字友廣因
其見彼自陳故
得及後詳補非
食之也

利害深重

發被曰南收畧衡山以擊盧江有尋陽之船下
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
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
江淮間猶可以得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
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伍傳連上文王曰左
吳趙賢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
聞上遣廷尉監因拜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
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
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
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
相王計猶豫與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殺漢
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
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為非時發
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
即自剄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具告與淮南王謀
反及蹤跡具如此伍傳下接天子以伍被雅辭吏
因捕太子王后圖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
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其

史記卷八十八淮南王傳

王

史記

此八君之言

此林曰非更故
曰亡師古曰為
近字之人非史
人者
又取此字為
句義然否是
此題耳

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
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
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
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
侯臣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
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
廢法度行邪僻有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
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
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其大逆無道當伏其
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
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
得官為吏者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
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
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
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收其連下文國除天子
以伍被雅辭多引漢書美欲勿誅廷尉張湯進曰

史記卷八十八淮南王傳

王

史記

然不可謂其誠
謂其誠實也

信有中華則
不為其別

心結生結
之

古曰內史被
由具吉王之
治內史

漢書卷八十八
淮南王傳
失不其向也
多其平也
字文勝不可
假其字則不可

被首為之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少男孝又姬徐來生子男文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衡山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太子主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縱容史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之王后以此怨怒太子數毀惡太子之於王太子女弟無

數以難說亦是

河海言信矣而
又有事也

明

岸秋別語又

采嫁棄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以難讓無采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管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污之欲并廢兄弟二子而立其已子廣代太子之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答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疆食請上書即倍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廼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日夜從容將養勸之王廼使孝客江都人救赦赫陳喜作輶車鏃銀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除前卻陳約東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廼使人上書請察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臧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輶車鏃銀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臧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臧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臧上書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以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

此等是問

不用此等字

史記文帝本紀
孝坐與王御婢奸棄
市及王后徐來亦坐
殺殺前王后乘舒及
太子爽

史記文帝本紀
孝坐與王御婢奸棄
市及王后徐來亦坐
殺殺前王后乘舒及
太子爽

子使白臧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赦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圖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劉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孝坐與王御婢奸棄市及王后徐來亦坐殺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皆族誅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贊曰詩之所謂云戎狄是膺荆舒是讎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在諸侯不務導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制挾懷邪辟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廼自古記之矣

班固同

班馬異同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鄭莊傳第二十 漢書四十八

汲黯字長孺潞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嚴見憚孝景帝崩太子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內河內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內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鼻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病歸田里上聞乃廼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細苛小黯多病卧閤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封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

此故所至為朝延重
 又知其平生如
 又有力有他焉
 必能自初使越
 又知其平生如
 仁不至字又好

黃大指而已又
 不可小令人以
 為多矣大體
 又知

面折不能容人
 之過古語謂如
 此甚佳忍字切

皆字長孺意
 明其人善權
 鄭當時亦借以
 明之故傳中品

未嘗拜常揖甚
 不勝多

莊助為請欲使
 得去也問何如
 人者有惜其去
 意莊助明得
 之先言無以喻
 人至守城深
 四半可以托六
 尺之孤可以託
 百里之命此
 得人之命也此
 手長矣

已弘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絮其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柏玄益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弗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齋最後病莊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肅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弗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

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晏見上
時不冠至如嘗黷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
中黷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黷避帳帷中使人可其
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黷
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
功業下不能抑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圉
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於就行放析就功何乃空
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黷時
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黷仇厲守高不能
屈忿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
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黷務少事承上問常言與
胡和親毋無起兵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
黷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何人主取容
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黷使不得反
其責以勝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黷
唯天子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

重臣不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
 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九
 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大將
 軍尊重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
 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
 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
 惲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
 相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天子上既數征匈奴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刻為九卿矣而公孫弘
 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
 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
 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
 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
 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及黯之言也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
 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金錢從民費
 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

五原馬為馬師

如字不見謂

月味其言之正

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事項籍將
 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
 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
 孝文時鄭莊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厄聲
 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
 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當時好黃老之言其慕長
 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即位莊當時稍遷
 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
 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令莊
 當時為太史誠大吏成門下客至無亡貴賤無亡
 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性廉又不
 治其產業仰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魏遺人不過
 算其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
 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
 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

武帝牛鄭莊知

莊任人自保

因當時得汲黯

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
 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
 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當時在
 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斥威當否及晚節漢征
 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屈當時為大司
 農莊任人賓客為大農飽人入多通負司馬安為
 淮陽太守發其事莊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選汝南太守數歲以
 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八人鄭莊當
 時始與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潔此兩人中
 廢家貧賈賈安是無落及居郡卒後當時死家無亡餘
 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先
 是下邳翟公為廷尉實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
 爵網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賤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賈

友聞墳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漢贊同張馮傳

班馬異同

史漢異同三卷

ナ.

江田

大史公論不多
而意深學法
者治之是而非
制治清濁之淵
源得大綱說到
在偽朝說上下
相逼即借去爲
欺未嘗不以法
從事而無情實
故至於不報及
此時非酷吏救
止安能餉火項
之快非止酷吏
三語最爲警
不得不然

峻嶒

錯本非醜更比
也直借有刻者
之不可為耳

班馬異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三十二

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原也昔天下之網罟嘗密矣然姦偽萌軌

史漢異同三十卷
人酷吏

1

各書影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凋而為朴樸號為網罔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奪功臣呂氏已敗遂禽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

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倫

字字字

郅都者河東大陽陽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帝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在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

天下所以寧賈姬等乎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彘亦去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

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閭氏宗人三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八郅都

三

傳

濟南太守都至則族滅誅閭氏首惡餘皆股栗居

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

人勇有氣力公廡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背親而出仕身固當奉職死

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

至貴倨居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

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

江王欲得刁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與予與魏

多致字是請氣

只仕字絕句較

此陣字謂時

孝景帝時

好氣二字亦前

其侯使人以間與子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

上因自殺實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

孝景帝乃使使持節即拜都為鷹門太守而使

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

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為偶人象

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實

太后乃竟中都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

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乎於是遂斬郅都也

寧寧成者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八郅都

三

傳

人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薪

滑帶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

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

此及成往直陵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

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

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

然宗室豪桀人皆人人喘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

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

少被刑而成刑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廼解脫

世宗實錄

一傳一記
五至自形
法無其意

於是又見陳
之長其相

一山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
二安可比人乎乃廼賞賈賈陵田千餘頃假貧民
後使數千家數年會救致產數千萬金為任俠持
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
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修謹甚然由居
二十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
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張田

今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校司馬
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馮
由後由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弟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議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自子審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
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繫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
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
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

亦其天分高
之此非學力可
至使無功業則
勤而己其所以
知此者當時特
吏大吏之合作
有然者

為之是此湯主
何可無

無害者謂其
能救也

何門無虛字

第百四十五
傳相監司同

以居大府今上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
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以法益刻蓋盡自此始
連下文張湯傳內禹為人廉止官屬陰罪又連後
趙禹中廢至以壽卒于家結傳

張湯者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見守舍
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答湯湯掘窟重得盜鼠及餘
肉効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
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湯使

書獄入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
時嘗駭長安湯傾身事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
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寧成掾以湯為無
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
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侍御史使案事治陳皇
后巫蠱獄深竟寔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
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稱為吏以來舍

內行修也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胥
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
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深更多
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
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禁闥爪牙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
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
功多此類於縣是湯益尊佳遷為御史大夫會渾
史張湯平奉不張湯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
仰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湯承丞相請造白金
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
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
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與未獲其
利奸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事則自公卿以下
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上至自至舍視病
其隆貴如此匈奴未請水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

以書告

天下非

步自為句

兩若全

又使容及於田
甲而湯意無所
容矣

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丘者畜器未足
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
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
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東宮間天
下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
困貧由此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
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
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
吏曰能於是上廼遣山乘郵至月餘匈奴斬山頭
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警湯之客田甲雖賈人
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而甲
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
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卻隙已而為
御史中丞奏薦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

史漢異同手卷 八張湯

文選

師古曰漢書曰
以上事據米故曰
道官時或以諸
獄官新故推司
在此案之非本
微所也
以除云云而湯
不省亦屬人語
其弟久不知而
然其以曉於計
也
徒城一去字上
下句讀不成有
告字則上告字
是下告字以若
為句下告字是
湯告文以事字
此湯念字亦是
案案說出來便
以七條故

能為地者不愛史曾謂居知湯不弗平使人上
蜚言變言又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
謂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從安起湯伴陽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謂居病卧間里主人湯自
往視疾病為謂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
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謂居案趙
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謂居有病湯
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謂居病死事連
其弟弟數言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謂居弟欲陰
史漢異同手卷 八張湯 九 劉向
為之而詳陽不省謂居弟弗不知而怨湯使人上
書告湯與謂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臧宣嘗與
湯有卻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
發孝文園蔭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
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
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
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
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
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馬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此項是長短
字皆謂秦人
湯者漢高祖
之孫也
國名也
此項是長短
字皆謂秦人
湯者漢高祖
之孫也
國名也

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
買臣固怨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
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
死之素怨湯語在其傅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
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
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
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劫君以宗廟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此項是長短
字皆謂秦人
湯者漢高祖
之孫也
國名也

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曰湯且欲奏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
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賣人
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吾謀告之者湯不謝
湯又詳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謂居等事天子
上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
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
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

為湯乃延為書謝曰湯無寸尺之功起刀筆吏陛
下幸致位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
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
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
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為載以牛車有
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
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後
稍遷進其子安世漢書湯傳止此趙禹嘗中廢已
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
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
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酷於禹禹
以老徙為燕相數歲詩亂慙有罪免歸後湯十餘
年以壽卒于家漢書自嘗中廢以下入趙禹傳後
結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常與張次公俱攻
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賢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
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起
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

其後等如此又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其後等如此又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行往以溫籍縣無通事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
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
君子仲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
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
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寧成家居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
時寧成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令治民上乃延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稅肆
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直寧寧成
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
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寧成側行送迎然縱
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特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而平氏朱彊杜行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
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
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壹切
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

其後等如此又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其後等如此又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其後等如此又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其後等如此又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自有人如必其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
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
擊毛摯為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
尤甚乃延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
惡其所為不弗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直指始
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閻奉以惡用矣縱
應其治放效鄧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
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嘆
史遷其同幸卷全溫舒
三
街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
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
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推埋為姦已而試補縣
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
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
豪敢任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
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即有避回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

此亦應武班稱武帝並不遺其可嘆處更亦豈易得用哉

大史公城人心中街莊莊事聞不足為政之有於然貴族之者不有不肖惡者也貨賄之教可謂吏之敗人可不懼之教然此史記載綿尺凡一傳漢書知而世招賢智入而世不預至矣然漢代之敗壞亦未與有也

史漢異同考

又不如無害重

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更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索千金漢書王溫舒傳止此下起尹齊傳後數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列傳第五十五

年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妻亡去歸荏漢書此段結上文尹齊傳後下揚雄傳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是時郡守都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百政楚有殷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教告縣趣趣具食小群盜

大略小節皆化
法而不拘
謂此所能
可謂此

品格也

至此乃與起
上相進至
不探者相應

以百數掠園鄉里者不可勝稱數也於是天子
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也乃
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郡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
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
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千
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
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
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弗消品者二千石以下
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弗敢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減宣
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
又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文法焉漢書自是時
郡守尉諸侯相以下入減宣傳後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厯丞官
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
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
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為中
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

有為

用編即相輝

知無外實即內
深且次有同
雖後辨文過
而當於今
有可推見者不
獨法也

部署縣名曹實實物官吏令丞不弗得擅搖痛以
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辦然獨
宣以小致治大能因力自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
右扶風坐怨怒其吏成信信亡藏臧上林中宣使
郡令將軍卒闖入上林中藏室門攻亭格殺信吏
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
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連上文楊僕傳內是時郡
守郡尉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
史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爪牙舉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
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眾多奏事中上
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其治與
宣相放然周少言重運外寬而內深次骨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司上
所欲擢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
見其冤狀客有讓謂周曰君為天子下決平不循
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詘為令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

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曹獄吏因

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答撞簪定之於是聞有逮證

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

抵氏盡誅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郎官詔獄逮至

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餘人周中廢後為

執金吾逐盜捕治燕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

千上以爲監力無私遷爲印史大夫求所千不可

爲市上公畢於陸渚王溫子等矣治土周刀數

為史前一馬且不金及身久丘事至則三公利

而子系尊呂兩子炊明倫部肯家止言累故言萬矣

台皆皓暴惟小千廷年行寬厚云

太史公贊曰自邳邳以下士周十人皆七著以皓

烈為聲然邱抗直引是非天下大體張湯

以知養陽阿邇人主與具上下時數詳當不國家

賴其更趙禹特處據法守正杜周從使必言為

重自張湯死後網周密多詆嚴官事叢寢以耗廢

九卿碌碌奉其官職救過不贍給何暇論繩墨之

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

名見紀者也然此十人中其庸者足以為儀表其

汚者足以爲戒方畧教導道壹切禁姦止邪一切

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湯

周子孫貴盛故別傳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

貞擅碑入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蘄推減河東褚

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螻蛄執鳥水衡閭奉朴擊

史漢書同字卷八
八贊
主
第

言何足貴哉何足貴哉

[illegible][illegible]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7; 277: 1000-1001.

[illegible]

王壽昌司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游俠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學士則儒也
韓非子則法家也
其說雖與儒異
然其心術使
必不待窮而盡
其說難與孤憤
至其急於人之
所時也其意本
不取季次原憲
等語其有同
功非而志之不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留兒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

好士者為不害
此語之為後而
讀其論

既說曲之俠
又則世之俠
不夫之俠
不放過其
之不以直
至得當時
與此世之
世而為明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距驕暴戾其徒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杆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

史記游俠傳卷六十四

二

羅福

樂府詩集卷之六
正有本末之分
正有本末之分
正有本末之分

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
復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
也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
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
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
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
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
史漢同卷三 金修傳 三 雜文
力政爭強縣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鷄鳴
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
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
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
以四豪為稱首於是皆公死黨之議咸守職奉上
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末之匡政也是故
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
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

但必意為朱家
平生如郭解
首尾千百句

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
公侯衆庶禁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
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
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
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
又六國之臯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
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
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
史漢同卷三 金修傳 四 雜文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
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家禁
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
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
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權閭里之俠原涉為
冠
魯朱家者魯人與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
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
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散飲其德諸所管施唯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恐見之振人不賒先從貧賤始家無亡餘財衣不

完燕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專趨人之急甚於

已之私既陰脫李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

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

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已死而後

維陽有劇孟漢書朱家傳止此下別起劇孟傳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

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大尉乘傳車東將至

河南得劇孟喜曰且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

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大將軍得之若得

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

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

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是時濟南閻氏陳周庸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

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程薛兒陝

韓興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河內軹人也字翁伯溫善相人者許負外孫

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

之不可為也哀

戒短小向後是

靜與前傳不

同解與前傳

外與前傳不

同解與前傳

飾後生

特善不同

以誠自歸故主
之若杯酒之過
自不可去我他
其結好名亦見
於此

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栗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

軀借交藉友報仇藏滅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

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

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而陰

賊著於心卒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

亦輒為報仇讐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執與

人飲使之嚼齏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

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時人殺吾子

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

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

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畢其姊子乃收而葬之

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

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

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

事乃陰屬請尉史曰是人吾所急重也至踐更時

脫之往至踐更更數過更弗求恠之問其故乃解

使脫之箕踞者乃河南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

解之行維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延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維洛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平乃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母用庸待我待我去令維洛陽豪居其間乃延聽之解為人短小執恭敬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廷廡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故史遷具前事奉 八 侯傳 上 余農

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徒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從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軼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而之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驪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邑人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今天殺之關

萬之讀解與漢
是師古曰解與
其送不令解與

帝公孫弘回
出於人若為
此等為公
此等為公
乃似巧

下上聞乃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籍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籍已出解解轉入大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籍少公籍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母罪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中太原閼魯公翁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陳君孺雖為俠而遂後而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所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史遷具前事奉 八 侯傳 上 余農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illegible]

偶合是徐廣目
遇亦作偶昔以
色字者多矣派
及古人亦只如
此

班馬異同

倭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侯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

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

漢興以幸寵臣高祖至暴抗也然時則有籍孺以

倭幸孝惠時有閑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但以婉

佞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思時即

侍中皆冠鷄義貝帶傅脂粉化閱籍之屬也兩人

史漢異同三卷

僕幸

樂壽

從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

宦者則趙同談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

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孝

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

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

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惟有郎中令

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栳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

日彈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驚宣帝時侍中

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

位彭祖以舊恩封陽柳侯出當參乘號為愛幸其

帝夢且進知

人謹救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竟國除鄧通蜀

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嘗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即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絮

凡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即即

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

氏名通鄧通也文帝甚說焉尊幸之日日異通

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巨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問如

史漢書手卷一侯幸

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士達

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

當貧餓死文帝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說貧

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

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為帝上啗嗽

吮之文帝上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

乎通曰宜莫如若太子太子入問病疾文帝上使

太子啗齏離太子啗齏離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

嘗為帝啗上齏吮之太子心慙由是此怨心恨

乃不用兩太子

此人也恨之

此何謂公吃

對非為此也

語即謂之平

此文見書

漢書有此不可

此文仁仁即如

王莽傳索隱曰

仁字文

之字無益

不用始字共字

釋字自為句道

未行甚明

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

幸以寵焉

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

告鄧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

盡沒入之鄧通家尚負責數巨鉅萬長公主賜鄧

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

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趙談者以星

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即中令周文仁仁寵最

過庸不乃其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

宦者則李延年

史漢書手卷一侯幸

韓嫣者字王孫弓高侯顯常之孽孫也今上武帝

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

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胡

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

擬於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有

詔得從上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

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

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旁嫣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

幸以寵焉

李延年

不可用刑字

新法好

將者略可如也

太后繇由此嚙嚙嬌嬌侍上出入求巷不禁以姦
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嬌死上為謝終不能
得嬌遂死而嬌弟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倭愛幸
以軍功封案道侯正靈時為太子所殺于增封
龍雄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

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而平陽公主言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求巷得幸蹕李

夫人列外戚傳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變

史漢真同王卷

八倭幸

四

王景文

鼓而足時也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

如詩作詩頌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歌次所造

初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其弟女亦

幸有子男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郎封佩二千石印

綬號協聲律而與上卧起其貴幸埒如韓嫣也

久之延年其弟季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

弟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則上遂禽誅延年昆兄弟

宗族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氏外戚之家然

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皆以外戚貴幸然頗

周材亦以功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倭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
閔御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
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共任
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棄於
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
臣為輔鼎足不疆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
董賢縊死丁傳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
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
人以官殆為此也

史漢真同王卷

八倭幸

五

王景文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二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史記集解卷八滑稽

一

齊威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久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曰甌窶蒲筍汙邪蒲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其所持者挾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飲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

史記集解卷八滑稽

二

齊威

客髡希譌鞠騰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親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展鳥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無此理

二徐者以二者
參之謂有進於
前此不足進前

不飲有是事有
是事不飲有是
非有是事有

其至此無根甚
矣其說王也

然言不可格而哀以諷諫蓋齊王曰善乃罷
長夜之飲以髮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在側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
諫楚莊王之時有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
下席以露床啗以橐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
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
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
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卷八

三

戶

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
文梓為槨楓櫨豫章為題漆綵甲卒為穿墻老弱
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
大王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槨銅歷為棺槨以薑棗
薦以六蘭祭以糧稻木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
是王乃使以馬為大夫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卷八

八

四

三

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
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
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孫叔
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
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
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
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
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
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
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
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
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
妻孥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

三才總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

旃
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即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添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添城雖於百姓秋費然佳哉添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添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有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班馬異同

史漢異同王卷

入滑稽

六

康友

班馬異同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筮之中今吾已見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二

余

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徹繆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

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

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入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二

余

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蒙頭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汙而前嫩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宿正以

此處實有深意
即如宋忠賈誼
山欲利而不顧
逆風起

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徹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奸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薜蘿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

史記集解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史記集解

此書其書

以說國事士乃

不自知其為說

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小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存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

史記集解卷一百一十五

四

史記集解

此等似古語有
引實語正在此

本條可歌而不可
言

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飭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
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
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
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驎不能
與龍驤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
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
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
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
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
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
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
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
有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
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
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
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曹氏之

正義未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
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
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
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班馬異同

史漢書手抄卷八日者

六

班馬異同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印妙論

究得本有未
非此固生之
也

論教至親切處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必用此為務輒近世金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
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
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
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
材竹穀縑旌王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
枏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
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誦俗被服
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則會哉人
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

此等語易見
特一日而急則
珠玉為不足
較其難是也

是謂刀筆
文字者

極其推明

貼一句而落
子

其筆不

愈見其體而
可

微底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停時
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
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
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
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
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
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
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
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
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
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
所之以而不樂夷狄並其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
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

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
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
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
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
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
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
獸菑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
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斤不入

史漢書同三卷八貨殖

三

漢文

於山林豺獮未祭罾網不布於陂澤鷹隼未擊雖
弋不施於後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蘗澤
不伐天鰈魚鼈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
庶物猶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
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
利而俱贖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
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
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

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

稼穡於田塋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

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

所習辟佚戎翟之與干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

諸侯刻楨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

史漢書同三卷八貨殖

四

漢文

於堂其派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
民火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
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
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
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
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國
季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
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
短褐不完啜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

子此老子之所

多至加二字
積善率如字正
義曰財律二音
即自王云云

詩經足

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
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
斗取上種能薄飲食不嗜餘節衣服與用事僅僕
同苦樂趨時若猛獸犖為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
不能以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也蓋天
下言治生者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

史記貨殖傳卷八
三

倚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鑄冶成業與王
者埒富

烏氏保贏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千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馬秦
始皇帝令保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皆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收見侵犯
秦始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連下

與朱子注
一主清也
一片故豈非以
富邪與上行德
與勢為三至漢
與勢則論不齊
斷而論

物者并別各有

開中兩則巴蜀
丹砂石銅鐵竹
木之器所產必
不止此舉此可
謂富矣行文
不可已耳非
實作生然者
謂乃足奇也
與勢則論不齊
斷而論

文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夫保鄙人牧長清
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
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從豪
傑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造邠
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
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不及秦文
孝終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
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
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
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
野地饒厄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越僮
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
唯襄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
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卷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
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

史記貨殖傳卷八
八

載者諸集有修
此除非載也

清談如羊祜問
此

陳休素隱以為
不遠古然此謬

當時傳姓陳姓
因陳月明得而

漢代以陳姓
漢代以陳姓

下語其相
此漢文二作弄

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河東殷人都河內周
入都河南天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
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止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
牧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
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美其民羯戕不均自全晉之
時固已患其僥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
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
史漢異同手卷八貨殖 九

約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大
利也

皆謂即好持論
則其其持論
則其其持論

似欲得有不
不稱帝王而

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大
餘東綰獫狁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
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
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
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聞勇於持
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
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
齷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
史漢異同手卷八貨殖 十

此不取以遂故
詩至正竭

為得味也博戲馳逐聞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糲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蓄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公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秦漢之制列侯封者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史漢書志卷八貨殖

十三

五

二十萬朝親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即二十萬而更徭繇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號牛蹄角千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魚水居千石魚陂波山居千章之材荻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紫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秦齊魯千畝栗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鐘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連

下文諺曰以貧求貧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孥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醢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知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聞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史漢書志卷八貨殖

古

五

後萬則僕物之理也諺曰夫用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壺醬千甌屠牛羊豕千皮敗穀糴千鐘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人其輶車百乘牛車千輛兩木器髹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躑躅千牛千足羊豕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幣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若布皮鞞千石漆漆千大斗鹽麴鹽豉千甌合鮓鱈

今食鹽三仙實五
其非準人實正
是時不實不
其以五
亦大凡之能

千斤鮑千石鮑千鈞粟粟千石者三之孤貂膠裘
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它果菜米千鍾種
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
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連下文蜀卓氏佗維業
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今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
蜀卓氏身處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處必
有餘財爭與更求近處處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

史漢書王莽傳

主

王莽傳

隘薄吾聞汶嶧山之下沃野埜下有蹲踞鵠至死
不饑民工於作布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
喜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算傾滇蜀之民富至
僮童千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推髻髻結之民富埒
卓氏俱居臨邛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嘗
至鉅萬初哀買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
持錢其人強力石氏嘗次如直親信厚資遣之令
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

定陵侯依其權力除貸郡國人其敢負擅鹽井之
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滅魏遷孔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田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
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
瘡於鐵鐵畜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
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孫弟約俛頗有拾仰仰有取
賈發行賈徧郡國邴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史漢書王莽傳

主

王莽傳

史漢書王莽傳

史漢書王莽傳

史漢書王莽傳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祭黠奴人之所患
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致富數千萬故曰
寧爵毋無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
間既衰至成哀間臨菑百姓皆苦五千萬
周人既鐵鐵而師史尤甚轉較以百數賈郡國無
所不至洛維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

官形勝此法貪者皆老於家以父貴而子富此等富貴固非人貴事可任也

所以富人棄我取之必然

師古辭善富與史異

謂富貴時惟長此輩富貴其下故又以其楚

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用此等

師史能致七十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雖

陽張長叔薛子仲皆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

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宜曲任氏之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

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榮陽也民

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

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

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

班固集解手奉一食殖

七

江田

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不衣食公事不畢則身

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桃以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

頭粟以萬鍾計

吳楚七國兵之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

齊貸子錢家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

敗未決莫肯與子唯無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

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母鹽氏之息什

倍用此富埒關中

惟理無謂富是世推世去世世相以然非此等富貴非杜絕者

亦如談兵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番牆田蘭蘭家

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

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龔綱平陵如氏

道氏長安丹王君房敗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

高皆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

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異著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

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求致

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

史書集解手奉一食殖

十

富

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

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其餘郡國富民燕業顯利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綺筋

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故秦陽以田

農拙業而秦陽以蓋甲一州掘冢好事也而田叔

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

也而雍樂成以饒翁伯以敗脂辱處也而雍伯千

金領縣邑張氏以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倫修

實氏以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脯簡

徵耳濁氏而連騎張里以馬醫淺方張里而擊鍾
皆越法矣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
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
邪非也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
蜀卓宛孔齊之才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
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
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稽
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山人高濂覆校

班馬異同

右史漢異同近從鄒侍講借錄凡三
冊此書吾郡前輩家有之相傳作於
湏溪而編內不載觀其評論批點臻
極精妙信非湏溪不能然文獻通考
云倪思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思以
班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刪改務趨簡
嚴或刪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
意因其異可以知其優劣所論政與
今所錄者合而卷數亦同豈非書作
於倪而評論批點出於湏溪邪
元樂壬寅八月既望廬陵楊士奇識



序刻班馬異同後

古稱史才最難左氏而下惟子長孟堅為史家
宗優劣之評紛紛迄未有定倪思氏又合二書
校其異同凡遷盈辭固所刊諾者豎抹其旁竄
定增益者細書于下若仍舊文則止以屬之
以故簡帙甚約而二書之文凡百餘萬言咸備
無遺其用意亦精勤矣哉簡端時有論斷是遷
者什七八且商畧往蹟標表微辭犁然咸當于
人心相傳出劉涓溪氏今亦無所考或者即出
班馬異同
大後序
思手蓋據其異同而附著所見云耳大抵班書
較遷史誠為簡嚴然遺事實而失本意亦往往
有如昔人之所譏者矧首創與纂述功有難易
則二子之甲乙可槩見矣舊未有刻本吉郡士
大夫家多私相傳寫予始獲見於今少宰鍾石
費公所手錄以歸丙戌秋被
余校書于建將携刻焉既中尼不行乃今復官
于茲一日侍御中谿李公山所輯史記題評一
帙將校刻以廣其傳其為評訂殆且百家而史

原缺

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

浙江汪汝
琛家藏本

宋倪思撰劉辰翁評辰翁字會孟廬陵人景定壬
戌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遂以親老請掌濂
溪書院後召入史館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
後隱居以終其文集散佚僅存四景詩及涓溪記
鈔蓋不及十分之一今從永樂大典裒輯遺篇始
稍成卷帙惟所評諸書尙傳此本亦其一也辰翁
人品頗高潔而文章多涉僻澁其點論古書尤好
為纖詭新穎之詞實於數百年前預開明末竟陵
之派此書據文義以評得失尙較為切實然於顯
然其見者往往贅論而筆削微意罕所發明又倪
思原書本較其文之異同辰翁所評乃多及其事
之是非大抵以意斷制無所考証既非論文又非
論古未免兩無所取楊士奇跋以為臻極精妙過
矣舊無專刻僅附倪思書以行然究為以辰翁之
書亂思之書故有疑班馬異同即為辰翁作者語
班馬異
同條下
今各著錄俾兩不相淆焉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明〕許相卿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徐

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漢方駕

三十五卷》提要

史漢方駕凡例引

許聞造曰文獻通攷云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撰自倪思夫班仍馬舊中多刪改務趨簡嚴而刪或遺其事實改或失其本意著異同而辨優劣思之用心蓋其勤哉廼思以標識巨細分別同異

家大人以爲不便疾讀撰爲此書義取並駕旨若列眉斯

家大人所自謂奇絕者乎萬曆乙酉歲爰副剞劂而發其凡例如左

史漢同者從中大書

史漢異者分左右行書左史右漢

綱領處大標

劣句意細抹

精意

粹語

○○○○○○○○

、、、、、、、、

史漢方駕目錄	
第一卷	史紀八 漢紀一
高祖	
第二卷	史紀七 漢傳一
項羽	
第三卷	史世家二十三 漢傳九
蕭相國	
第四卷	史世家二十四 漢傳九
曹相國	
第五卷	史世家二十五 漢傳十
留侯 <small>張良</small>	
第六卷	史世家二十六 漢傳十
陳丞相 <small>平</small>	
第七卷	史世家二十七 漢傳十
絳侯 <small>周勃</small>	
第八卷	史世家十八 漢傳一
陳涉 <small>勝</small>	
第九卷	史傳二十九 漢傳二

張耳	陳餘
第十卷	史傳三十一 漢傳三
魏豹	彭越 英布
第十一卷	史傳三十二 漢傳四
淮陰侯 <small>韓信</small>	
第十二卷	史傳三十五 漢傳十一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第十三卷	史傳三十八 漢傳十一
傅寬	靳歙 周緤
第十四卷	史傳三十六 漢傳十二
張敖	周昌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五卷	史傳三十七 漢傳十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第十六卷	史傳三十九 漢傳十三
婁敬	叔孫通
第十七卷	史傳四十 漢傳七

季布	樂布	
第十八卷	史傳四十一	漢傳十九
袁盎	鼂錯	
第十九卷	史傳四十二	漢傳二十
張釋之	馮唐	
第二十卷	史傳四十六	漢傳五
吳王濞		
第二十一卷	史傳四十七	漢傳二十二
竇嬰	田蚡	灌夫
第二十二卷	史傳四十八	漢傳二十二
韓安國		
第二十三卷	史傳四十九	漢傳二十四
李廣	附李陵	
第二十四卷	史傳五十	漢傳二十四二十五 三十一三十六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李蔡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敖	趙食其

曹襄	韓說	郭昌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二十五卷	史傳五十二	漢傳二十八 三十八
公孫弘	主父偃	
第二十六卷	史傳五十七	漢傳二十七
司馬相如		
第二十七卷	史傳五十八	漢傳十四
淮南王長	安	衡山王賜
第二十八卷	史傳六十	漢傳二十
汲黯	鄭當時	
第二十九卷	史傳六十一	漢傳二十九 三十一三十六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楊僕	減宣
杜周	尹齊	
第三十卷	史游俠傳六十四	漢傳六十二
魯朱家	劇孟	郭解
第三十一卷	史佞幸傳六十五	漢傳六十三

史漢方駕目錄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三十二卷	史滑稽傳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第三十三卷	史日者傳六十七	
	司馬季主		
	第三十四卷	史貨殖傳六十九	漢傳六十一
	范蠡計然	子貢	白圭
	猗頓	烏氏保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史漢方駕	曹邴氏	刀間	師史
	任氏		
	第三十五卷	史傳五十	漢傳六十四
	匈奴		

史漢方駕卷第一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 仲年甫 校鈐

史紀八 漢紀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

明婦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

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龍於上已而有娠遂

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頰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龍仁而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

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申飲醉卧

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雖

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嘗繇咸

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

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所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

豪傑吏閒今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

大六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

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人呂公大驚

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
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
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
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
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賢人沛今善公求之不
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
與劉季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
為中長時嘗告婦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
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餽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
賢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魯元曰夫人所以賢者乃此
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賢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
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驚高祖問曰未
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皆必君
君相登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
高祖嘗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
令求盜之薛治之時特冠之及賢常冠所謂劉氏冠
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驢山徒多道亡自度

此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乃夜解縱所送
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
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
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
拔劍斬蛇蛇遂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卧後人
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
子女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
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
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使人告高祖
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曰益畏之秦始皇帝嘗
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四東游以厭當之高祖即
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
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
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勝等起新至陳自立為楚
王號為張楚沛縣張敖陳勝等起沛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
郡縣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九月沛令欲以沛
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

成事及為沛公
謀則之為沛公
公之故也一沛
此言沛公所以
不也

只提諸將事
不

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公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以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眾已
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
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誅城保高祖高祖
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
老雖為沛令守諸侯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
弟可立者止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
無為也父老乃沛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
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起今置將不善
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
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
就後秦種族其家盡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
劉季請於怪當畧且上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
數讓眾莫敢為高祖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里尤
於沛庭而設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帶子所殺者
赤帶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
收沛子弟三千人於是月頃梁與兄子羽起兵田儼
與從弟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陳廣自立為燕王紀

外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咸陽將章
距破之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
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咸而還燕趙齊魏
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
出與戰破之今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
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咸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
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未攻方與未戰
陳王使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將
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
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
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
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
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之問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
欲為趙王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在留沛公
往從之通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是時
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池屠相至
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
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六千人與

西入關道...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秦三年十月齊封田都... 沛公破秦東郡... 公引兵... 果遇剛武侯奪其軍... 魏中使武滿之軍... 下濟北從項羽救趙... 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 史記卷之... 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廣野君... 未拔西與秦將楊熊... 楊熊之榮陽二世使使者... 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印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維

陽東軍不利... 陽守斷戰... 守宛沛公引兵過... 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 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 宛城三而南陽守欲自... 乃陰城見沛公曰臣聞... 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 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 止攻士成傷者必多引... 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 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 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善乃以宛守... 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 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 遣魏人解昌使秦使者... 軍降項羽... 陽東軍不利... 陽守斷戰... 守宛沛公引兵過... 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 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 宛城三而南陽守欲自... 乃陰城見沛公曰臣聞... 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 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 止攻士成傷者必多引... 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 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 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善乃以宛守... 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 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 遣魏人解昌使秦使者... 軍降項羽...

攻亦不見即殺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補將領布皆屬破羽以為義王殺王申陽下河南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羽王將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恐乃殺二世秦相

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

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休戚趙高遣將兵燒關沛公欲擊之張良計秦兵尚強未可輕舉先遣人益張

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辭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

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急擊之沛公引兵燒

燒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謗者族偶語者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人皆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要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

讓不受曰倉粟多非天不欲費民人又益喜惟恐

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

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霸王關中今則來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內諸侯軍

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

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沛公已定

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遂至

咸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開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

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欲以求封此下羽對項羽解帶始末詳甚今史

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劉韓項羽

<p>萬世帝權天下 者不易之海信 其入體失 何故也則知 其從金澤不為 次弟太者雖 紀可不須此亦 未如矣不末也</p>	<p>漢武以夏金帝 漢下以夏金帝 入其體失 而多其後 似此金澤以終 金澤之則子 長人略也其 而先其後也</p>	<p>唯此漢道利 故得此利元西 意亦其出故有 戰月耳</p>
<p>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王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怒項羽 之弗王已也令夏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王陳餘 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 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p>	<p>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還擊雍王章邯擊 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時又大敗秦廢立 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立而遣諸 將略地回關羽從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 王漢王復還</p>	<p>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奔降楚六月田榮殺回 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聚萬餘人無所屬秦 與趙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趙擊破濟北王安榮逃并 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肯從趙東秋八月燕殺 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王尉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 公子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 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 并關中而齊深怨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鄒昌為韓 王距漢今蕭公角擊彭越敗角兵時張良向韓地</p>

<p>漢以殺秦將 二年又引陳 楚等兵擊秦 秦兵敗走 秦山北秦 乃南</p>	<p>漢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 東略地塞王欣王尉河南王申陽降韓王昌不 如秋鎮關外父老 此</p>	<p>王漢王還歸都標陽使諸將略地故陳西以萬人若 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故秦苑囿池 皆令人得田之秦正月羽擊田榮城陽秦敗走平原 子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呼之諸 將收北地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 成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癸未 今氏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也思德勝民爵漢民</p>
<p>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 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山武 關因王陵兵從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 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鄒昌為韓王距漢兵</p>	<p>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櫛陳餘亦 然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 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 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 東略地塞王欣王尉河南王申陽降韓王昌不 如秋鎮關外父老 此</p>	<p>王漢王還歸都標陽使諸將略地故陳西以萬人若 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故秦苑囿池 皆令人得田之秦正月羽擊田榮城陽秦敗走平原 子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呼之諸 將收北地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 成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癸未 今氏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也思德勝民爵漢民</p>

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縣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以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立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順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

子文齊人叛之漢王與在前故秦苑囿池令民得田王夏四月田榮弟橫中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及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者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項羽笑人貨賜置酒高會羽聞之乃引兵去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擊漢大戰彭城雲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項羽王父母妻于於沛之風從西北起折木屋揚砂

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
楚五月漢王下漢王之敗彭越而西行使人求
家室家室亦以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
立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撫諸
侯子任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
章邯自殺更名為廢丘為櫟陽
上郡今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
中卒來塞關中九江王
蜀漢秋八月漢王如陳留隨何說布
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
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龍且攻布
成軍連下年羽欲害項聲龍且攻布
新及關中布益出是以
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榮陽南京索間破之楚下
三年魏王豹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
上年五月下連六月漢王還陳留漢王如陳留
食其曰緩須往說魏王豹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
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遣將軍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

漢王與之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與韓信遂東下
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有日
漢王軍於滎陽
羽數侵奪漢南道漢軍之食遂
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七
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報曰王曰豈獨幾敗
乃公事今起請印連下又問陳平夏四月項羽圍漢
王請和割榮陽以西為漢亞父勸項羽不
攻榮陽漢王患之乃周
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
四月項羽圍漢榮陽陳平反間既行羽乃疑亞父亞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毋
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彭越外黃離陽下之
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
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
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
信之欲王齊在東楚時雖微則漢亦非出食其下
下侯王而還漢羽於梁地失金由彭越成軍立於
於四戰之地而後當集破成制利害如此安得不
以強相何功第一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毋
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彭越外黃離陽下之
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
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
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
信之欲王齊在東楚時雖微則漢亦非出食其下
下侯王而還漢羽於梁地失金由彭越成軍立於
於四戰之地而後當集破成制利害如此安得不
以強相何功第一

子冠軍而自算罪二項羽已救趙還報而擄刻
諸侯兵入關罪三項羽以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取其財罪四又彊殺秦降
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
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相逐
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
楚多自與罪八項羽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夫
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
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
賊使刑餘罪人擊公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
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
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母令
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十一月
連上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
疾奮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桑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此時
彭越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項羽上韓信
書一語報有之

子冠軍而自算罪二項羽已救趙還報而擄刻
諸侯兵入關罪三項羽以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取其財罪四又彊殺秦降
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
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相逐
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
楚多自與罪八項羽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夫
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
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
賊使刑餘罪人擊公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
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
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母令
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十一月
連上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
疾奮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桑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此時
彭越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項羽上韓信
書一語報有之

羽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敗者更
 爲衣余指飲轉疑其來四方歸心焉項羽數擊彭越
 等奔王項羽自知少助
 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項羽恐之漢遣陸賈說羽請
 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
 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稱萬歲乃歸而別去項
 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
 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史漢方略卷二高祖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
 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滎塹而守之用張良計
 李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
 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
 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
 國今豹反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難陽以
 此至嚴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
 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已能出指此地以許兩人使

[illegible]

故清成子尉嗣立為王不降建威紹劉買擊虜尉
正月追尋兄伯覽曰武求漢下今日楚地已定漢
公後欲存他楚表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
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想相國建成侯彭越勸勞
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
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
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
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
曰楚王信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
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或再拜言大王陛下
先時秦為公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
天下功最多存以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最
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
而位號比擬以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
宣昧或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
有也虛言以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稱高某
人將何以處之故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
秦威動海內又以辟疆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
立有功平定四海有功者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

不尊號皆終不信以等以守之居帝位甚實宜願
王總施四海諸侯王不足道之曰諸侯王幸以為
大莊以特天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侯王幸以為
便使國家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
臣結等三百人與博士張敖等通謀謀曰二
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尊王后
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楚王信韓王敖王敖王敖王
日皇太子曰皇太子楚王信韓王敖王敖王敖王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
佐漢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
有功從入武關故德香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
地期之壽君其以長沙豫章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
以佐漢王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國尊王王國中地
勿使失職帶乃西韓居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
相聚深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無
故舊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苦辱民以飢饉自
實為人奴釋者皆免賜臨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
以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

五日一朝古未
有此也文王
世子立不為此
故本於見而此
主以見而人
父何賜金之有
是亦可推大
上則見而人
家法難人主手

六年高祖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選下人告楚王信謀反

上諭絲陽五日一朝太公蛇弱人父子禮太公家令

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

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

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推璧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

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

十二月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

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

史記卷之六高祖三

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

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優兵息民天下大安

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傳

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尊

下秋九月匈奴聞韓王信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

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

十二月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

既安安侯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

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或刑吾甚憐

之其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

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之為縣隔千里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

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

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

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

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封

地為二國高祖曰齊古之建國也

今為郡縣其復以湯諸侯將軍劉賈有大功侯

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

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信為代

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

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信齊王者皆為齊王乃輪

功與諸列侯制行封徙韓王信都潁陽上已封伏

功臣三十餘人其餘平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上見諸將往往謂以開張良曰陛下與此焉
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
所愛所封皆
平作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偏封而恐
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
上素所不快討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
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王係因趙丞相急定功行封罷
酒羣臣皆喜曰雍王且侯吾屬無患矣連上上歸諸

國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將匈奴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走匈奴與其將曼丘王黃共立故趙將趙利為王
以反高祖自往擊之
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
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
奴所圍我平城七日用陳平計得出使樊噲定
代地立光劉仲為代王
下年代王善奔國春令知中有罪所以請之民達
千復勿事二歲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趙王至長安
長樂宮咸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連下年蕭何治未央宮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連下還過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加平言欲天賜
一步不遠可
後人則生修心

地相高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
庫大倉高祖還見其壯麗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
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
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就官室且夫天子以四
海為家非令壯麗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
四月行如韓陽連上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過趙
趙相貫高等上不見其王陰謀殺高祖高祖心
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連下十一月令士卒從軍代王善奔國自歸韓
陽教以為合陽侯
今韓中有罪則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或為韓其
縣上給衣上給解具祠以少牢長吏視韓十二月行
自東垣至春三月行如韓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
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爵非公乘以上母得冠刻
氏冠賈人母得衣錦繡將殺韓韓將韓其乘騎馬壯
八月吏有罪未發者赦之九月行自韓陽至淮南
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p>九年<small>趙相</small> <small>運下冬十月淮南梁趙趙初未失十二月行知</small></p>	<p>維陽賈高等<small>謀逆發覺</small> <small>逮捕高等并捕趙王赦下獄</small></p>	<p>詔政有隨王罪三族即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鬻鉗</p>	<p>為王家叔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p>	<p>赦為宣平侯<small>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small></p>	<p>罪殊歿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維陽至賢趙臣田叔</p>	<p>孟舒時十人召見與語漢庭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p>	<p>孟舒為郡守諸侯相運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p>	<p>十一月徙齊楚太族楚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p>	<p>梁漢<small>漢王</small> <small>漢王</small></p>	<p>姓開中與利田宅連上十二月行如維陽冬十月淮</p>	<p>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small>威高祖大朝諸侯</small></p>	<p>置酒<small>未央殿</small>奉玉卮<small>起</small>為太上皇壽曰始</p>	<p>大人常以臣<small>無賴</small>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p>	<p>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small>稱</small>萬歲大笑為樂<small>連上</small></p>	<p>十一月徙齊楚大<small>楚</small>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p>	<p>十年冬十月淮南王<small>布</small>梁王<small>彭越</small>燕王<small>盧綰</small>荆王</p>	<p>梁王<small>楚王</small>齊王<small>劉肥</small>長沙王<small>吳芮</small>來朝<small>長沙</small></p>	<p>夏<small>無</small>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small>癸卯</small>太上皇崩<small>葬</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p>陽宮趙王梁王皆來送葬<small>赦櫟陽囚</small> <small>更今郎已下入川</small></p>	<p>今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九月<small>趙</small>相國陳稀</p>	<p>友<small>代地</small>上曰稀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p>	<p>封稀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p>	<p>代<small>地</small>吏民非有罪也<small>赦代吏民九月</small>上自</p>	<p>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p>	<p>吾知其無能為也<small>也</small>聞</p>	<p>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故</p>	<p>不足以為王<small>今周昌遷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small></p>	<p>上變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怒皆伏地上封金千</p>	<p>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貴未備行今封</p>	<p>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稀反趙代地皆稀有吾以</p>	<p>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邯鄲中兵耳吾</p>	<p>何憂四千戶不必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使</p>	<p>手得其孫叔封之樂卿號華成君<small>周</small>稀將皆故買人</p>	<p>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small>賜</small>稀將稀將多</p>	<p>降者</p>	<p>十一年<small>高祖</small>在邯鄲<small>誅</small>稀等未畢稀將侯敞將萬餘</p>
--	--	--	-----------------------------	---	-----------------------------	---------------------------------	-----------------------------	--	-----------------------------	-----------------------------	-----------------------------	----------------------------	-----------------------------	--	--	-----------	---

<p>人游行王黃<small>將騎千餘</small>軍曲逆張春<small>將卒萬餘人度</small></p>	<p>河擊聊城漢<small>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small></p>	<p>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small>即攻殘之獠</small></p>	<p>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small>月餘卒焉高祖高祖</small></p>	<p>怒城降<small>今出</small>罵者斬之<small>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small></p>	<p>北立于恒以為代王都晉陽<small>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small></p>	<p>反<small>關中</small>夷三族<small>將軍朱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維</small></p>	<p>陽召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p>	<p>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p>	<p>史漢方爲卷一<small>秦本紀</small></p>	<p>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p>	<p>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紹相國</p>	<p>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p>	<p>都晉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p>	<p>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p>	<p>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p>	<p>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p>	<p>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士皆</p>	<p>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p>
---	--	--	--	---	--	---	-----------------------------	-----------------------------	---------------------------------	-----------------------------	-----------------------------	-----------------------------	-----------------------------	-----------------------------	-----------------------------	-----------------------------	----------------------------	-----------------------------

<p>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也世</p>	<p>奉宗廟凶絕也賢人必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p>	<p>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p>	<p>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卿</p>	<p>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p>	<p>必身勸爲之駕建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p>	<p>死年老產病勿遠三月<small>梁王彭越謀反廢諸侯復</small></p>	<p>夷三族<small>詔曰擇可以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紹</small></p>	<p>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small>罷東郡</small></p>	<p>史漢方爲卷一<small>南紀</small></p>	<p>頗益梁羅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維陽至令</p>	<p>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p>	<p>攻擊前時秦使中縣之民南方二郡使與百粵雜處</p>	<p>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p>	<p>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並止俱賴其力</p>	<p>今立它爲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六</p>	<p>月令士卒解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small>秋七月淮南</small></p>	<p>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p>	<p>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連下歸</p>
-----------------------------	-----------------------------	-----------------------------	-----------------------------	-----------------------------	-----------------------------	---	--	--	--------------------------------	-----------------------------	-----------------------------	-----------------------------	-----------------------------	-----------------------------	-----------------------------	--	----------------------------	-----------------------------

王相國擢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已封其官及
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關上布果如薛公言
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擊楚楚王交乘入薛
上赦天下咸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
擊之布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
為淮南王連上上乃發上郡
十二年冬十月高祖已擊布軍于會布走令別將
追之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
弟飲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舉
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
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兒皆和習之上高祖乃起舞
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
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
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
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道舊故
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上留高祖高祖
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
獻高祖使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

復豐未得唯陛下哀上高祖曰豐者吾所生長極
不忘耳吾特以其為難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
乃并復豐比沛於是并
也日者荆王燕有其地今欲以復朕欲復立吳王其
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劉濞重厚請立為吳王
已封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繼其背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無反
濞頓首曰不敢更下十一月行山濞別將擊布
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都陽周勃
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連上詔曰吳古之建國十一月
行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高祖曰
秦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燕王趙悼襄王
皆絕無後其與秦皇帝守家二十家
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五家代地吏民
以典他事陳稀降將言稀反時
燕王盧綰使人之稀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
迎綰綰稱病辟陽侯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
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綰曰燕王紹與吾有故愛之

如于聞與陳確有謀吾以為以所故使人迎緒緒稱
疾不來謀反明矣陳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
以上爵各一級與紹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皇子
建為燕王高祖詔曰南武侯繼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
王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
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
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戚為
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使之長安受小第室
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
謂公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起兵者與天下共伐
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
行道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病可
治不醫曰病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枉天雖扁鵲何益
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口陛下
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今代之上曰曹參可問

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
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
知也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
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
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欲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
心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
發喪人或聞之語將軍將軍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
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榮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
代此間帝將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
內畔諸將外反足可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之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遂上呂后與審食其謀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立太
于華臣皆反至太上皇崩羣臣告曰高祖起微細
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
曰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今卿國諸侯
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恩高祖之惠宗
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p>沛以沛宮為高祖廟高祖所教教兒百二十人皆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中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誦令為吹索後有缺無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制禮儀性賢造新語又與功臣制符作誓册書獄契肥次孝惠呂后于次滅夫人于趙驪王如意次代王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澤日不暇給規摹弘遠失但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于次梁王故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大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p>	<p>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故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故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故小人以德故故德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獻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皆不終手故漢興承秦易變使人不能得天統矣朝以十川車服黃屋左纁弄長陵</p>	<p>學授龍華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承宗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亦承後歸于晉其處者為陶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威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p>	<p>豐故周市豐故梁徙也足以顯高祖云漢高本系出</p>
--	---	---	-----------------------------

<p>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顯而東遂為禮公禮公蓋人上皇父共隱日漢頃盛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職經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璽藏上赤籙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p>	<p>史漢方駕卷第一</p>	<p>史漢方駕卷第一</p>	<p>史漢方駕卷第一</p>
--	----------------	----------------	----------------

史漢方駕卷第二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永仲年甫

校錄

史紀七 漢傳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

氏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

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名

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項梁許其

意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

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

欣以故事得已項梁嘗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

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有大繇役及惠項梁

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

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

長八尺二十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已

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

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

會稽假守通謂梁曰方今江西皆

反秦此亦天下之秦之時也吾聞先制人後制於

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已居澤

人守敗曰聞夫子楚將世家惟足下耳

梁曰吳有奇士桓楚已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

知之耳梁乃出試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生曰

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

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

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

中皆指伏莫敢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

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

梁部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自

言於梁梁曰某時某處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

任用公衆乃皆服於是梁為會稽籍為裨將徇下

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下

開陳王敗走秦將章邯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

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

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開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

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
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嬰為長縣中從之者得
二萬人少年欲立嬰嬰為王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
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故未嘗有貴者今
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
以凶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
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我倚名族必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其兵屬項梁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
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越東欲
以距項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
所在今秦嘉信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
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歿軍
降景駒走於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
而西章邯軍至栗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
餘樊君歿朱雞石軍敗亡奔胡陵梁乃引兵入薛
誅朱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
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歿召諸別將

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苦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
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必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
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
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
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
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
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
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隨且軍
為齊王齊王將弟孫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
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
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
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
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
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
來從我我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
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項梁與沛公及項羽別攻城

小年為板那社
為板

藥死其數萬
其被燒燬然
上特準得
軍中耳目
營不同以此
府警或奔
求封使人
芝井也

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考將
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
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
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
當是時諸將皆偪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
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
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相楚報命於王懷王因
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羽項羽
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
將軍將卒二萬人度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
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注船破釜斷燒廬舍持
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鯨角虜王離涉
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
鹿下者十餘萬衆數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
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軍
無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
入棘門無不感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

二世不聞朕懷
章卿升朝高也
不待見疑走其
意已決不復出
故道不為

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相國趙高顯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必夷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史記卷六十五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以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益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諂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以秦無過皆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公國將孤特獨立而欲長存豈不衰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約爲從約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執與身伏鐵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

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前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至新安吳特諸侯更卒吳時故縣使屯戍過秦中秦中更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更卒乘勝多史漢書卷之項羽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更卒秦更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秦布蒲將軍計曰秦更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陳秦軍二十餘萬人至新安城而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又開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

羽相見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特從沛公頃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執張良樊噲得先語在高紀連下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羽欲殺沛公使人言於羽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羽以大怒曰旦日擊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貨好今聞其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色此天子氣也急擊之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是時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沛公不聽會羽季父也項伯素善留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其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日母從俱飲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

此項王之本非
由秦然臣之
心也

秦有則與一生秦有楚會其地於地加秦有上拔
劍切而前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
不遇后酒安足龍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
舉則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
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
收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
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心秦之絲
耳而為大王不取也臣死且不避自當解劍以頭撞
壁耳

史記卷六十五
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
此項王數語在會傳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
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
使探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歸也為之奈
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
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
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
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
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彥嬰

項王與諸將約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
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霸上不過二十里耳度
我至軍中必入沛公已去聞至軍中張良入謝曰
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
獻大王足下王曰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
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
軍矣項王則交壁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
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
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史記卷六十五
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
居數日項羽通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
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物婦女而東秦民大怨
於是韓生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之地肥饒
可都也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心懷思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韓生知者
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新韓生初
韓王與諸將約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
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通曰懷王者吾家武信
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
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項王約天下初發難時假

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郢襄國當陽君送

已又敬之誠茶之國因逐梓廣之遠東廣弗聽茶擊

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
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
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奔楚市畏羽乃亡之
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
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
今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
之地運下時漢王還定三秦陳餘使張同夏說說
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
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王趙王乃北居代
史漢卷之二十一 秦本紀 七
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齊餘
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救齊王許之
因遣兵往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奔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
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王還定三
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乃
以故吳令鄒昌為韓王以距漢今蕭公角等擊彭越
彭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
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

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城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
項羽由此怒布也漢之二年羽除使九江王布布稱
帝上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遂北至城陽
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
遂北燒夷齊城郭宮室皆阮田榮降卒係虜其老
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
於是田榮弟田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
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羽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
史漢卷之二十一 秦本紀 八
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
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王皆已入彭城收其貨
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
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
漢卒十餘萬人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
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
睢水睢水為之不流連下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圍
漢王三圍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
石盡晦連連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

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室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
魯元乃戰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
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秦
何案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
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
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庚為漢將兵居
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榮陽諸敗軍
皆會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榮陽後大振楚
楚楚以故不能過榮陽而西項王之叔彭越城連漢王
至榮陽田橫亦得叔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
敗彭越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榮陽築甬道
之河以取敖倉秦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
王食乏請和割榮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
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
范增急圍榮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計金四萬斤以間
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大牢具奉欲進之見使者許驚
楚君臣語在陳平傳

項王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
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
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無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
發背而歿於吳漢將紀信紀信王曰事已急矣請為
漢王出詐以誑楚軍王可以間出於是
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
之紀信乘書屋車傳左肅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
皆呼萬歲漢王得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
公魏豹守榮陽連下漢王西入關周苛從公謀曰反
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
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
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今為虜若非漢王敵
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從公生得周苛以下漢諸高
紀文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
行收兵復入保安阜漢之四年項王堅壁不與戰連下是

五以上詣城東欲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
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
至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
而東至睢陽關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
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
外長史霸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大司馬咎諸故新
獄探長史欣亦故楚陽獄吏而人皆有德於項梁是
史漢卷之十
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虎軍敗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
畏楚盡乘險阻是羽亦軍廣武相守連上乃為高祖置
太公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
賁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勿聽漢王使侯公往說項
王項王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
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
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臣臣弗肯復見曰
此天下辨士所居傾國換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

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
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
不知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
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
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威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
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期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壁深堅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
彭越兵及
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
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
史漢卷之十
能自陳以東解濟南與韓信韓信以北至霸城以與
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
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
與齊王睢陽以北至殺城與彭越相國使者至韓信彭
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自信越之兵至
此漢見高祖語小異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
父至後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
劉賈彭越
壁城下軍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

四隊四將故復
會為三處開合
使不可測若四
則一大隊開國

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八名
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
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
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笑人和之
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
上馬騅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
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
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
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有二十八騎漢
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
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
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
君潰圍斬將刈旗令後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
亡我也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四隊四將故復
會為三處開合使不可測若四則一大隊開國

如連日而項不
正視也亦欲以
向後

將今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
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新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
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
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
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
聚其騎以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曰如
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
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古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
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
笑曰天之亡我也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
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
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
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
日行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
持短兵接戰獨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
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
童面之指王霸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
頭千金邑萬戶吾為公得通乃自刎而死王霸取其頭

經傳勇於捕獲
而承前朝如此
婦人之仁

餘騎相殺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即中

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

人共會其休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

吳封王霸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

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成楚地皆降漢獨魯

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礼義為主故醉

乃持項王頭視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

為魯公及其叔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

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

史漢方駕卷二

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

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亦有言舜日蓋重瞳子又聞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

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

羽非有尺寸乘勢而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咸海內封王侯政由羽出號

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開懷

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已難矣自矜功伐奮

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吝籍而不自責過失

乃引天公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漢方駕卷第三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世家二十三 漢傳九

蕭相國何者沛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

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

之高祖以吏繇成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奉御

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

史漢方駕卷第三

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先金帛財

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

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將居咸陽

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

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

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秦增謀曰已

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也故

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

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

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成乎漢王曰何為乃成

也何曰今秦弗如百戰百敗不攻何為則書曰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矣夫然則於一人

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已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

也漢王曰善乃遂就細柳以何為丞相何進言韓信漢

王以信為大將軍

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壩撫諭告使給

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

櫟陽為法今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

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遣去何常與關

中卒輒補缺上以此事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

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

何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

上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五大說漢五年已殺

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即皇帝位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鄭侯所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戰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侯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捷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身死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遠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山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以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索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兄第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錄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豨語在信傳上已聞淮陰侯謀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今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

說相國從其計上說其

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

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

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

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

卒卒得民和上所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

胡不多買田地賤賣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

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

國強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

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

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粟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為請吾死乃下何

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

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

堅金而為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

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

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蘇

布反時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

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

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公天下夫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

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

謝上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

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

姓聞吾過也何索不與相參相能及何病上自臨

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

臣莫若王

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故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

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

國何卒謚曰文終疾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

輕復求何後封結卿侯功臣莫得比焉

人同為卿侯小子延為諸侯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

延為御史大夫子遺嗣襲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

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

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

戶二千封何孫加為列侯加則弟也竟子勝嗣後有

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御史二千四百封
阿曾孫慶為御史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滿相國德
也慶則子也慶子壽成嗣坐為太常儀禁喪免宣帝
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
十二人復下詔以御史二千封建世為御史傳子至
孫護坐使奴殺人減減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
南亦大喜為御史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未有奇
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官箴囚民之責秦

權焉位冠羣臣戶施後世與聞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史漢方駕卷第三

史漢方駕卷第四

浙許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禾仲甫校

史世家二十四 漢傳九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

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

從計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

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輿方輿反爲

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司馬

軍碣東破之取陽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

擊秦將章邯軍騎攻魏威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

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陣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

南牧雍丘擊李山軍破之殺李山虜秦候一人秦將

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

沛公爲場郡長將場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

建成君遷爲威公屬礪邵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

咸武南擊主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枉里大破之追北

西至開封擊趙育軍破之圍趙育開封城中西擊秦

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還
為執珪從配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貴
軍戶北破之從南攻犇與南陽守斷戰陽城郭東陷
陳取宛旁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開燒開取之前
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
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
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擊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
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遂因擊趙
賁內火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
景陵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
賜食已於寧秦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立以中
尉從漢王出臨晉開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東擊龍
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
敗秦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
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行氏擊
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遂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
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漢二歲

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
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
武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
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
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
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
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韓信
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
韓信史漢卷之六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齊北郡攻若深
陰平原兩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
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
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國東將軍
田既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
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
位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祖以長
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
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賜參將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

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世世勿絕劉氏之祀春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新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史參乃召參史參乃召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參參問之告舍人延治行吾且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參之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始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為相相有何至何且成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相國舉事無所

更一連蕭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出於文辭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者輕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後園中問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密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密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拜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愛天下乎然無言吾告女也密既洗沐歸時問自從其所謀參參怒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密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紆曰陛下親親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史漢方駕卷第五

浙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禾仲年甫校

史世家二十五 漢傳十

留侯張良者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

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

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

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報

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吳金

每石得力士_三推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_四

良與客且擊樂皇帝傳浪沙中誤中副車奏

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

更名姓丘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屣地下顧謂良曰孺子下

取履良愕然欲訟之爲其老
彊忍下取履父曰履

我良業爲取債因長跪我之父以足受之笑而去

殊大驚前日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

日平明與我會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

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日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日後五

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

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

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遂去無他

不_レ見_二日_一視其書_通太公兵法_也良因興之常

習誦讀
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

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

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

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厯將良數以太公

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

之薛見項梁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

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

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中司徒與韓王

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焉游

兵潁川沛公之從作潁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

再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

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實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此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犒勞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借項羽王邪沛公曰無生教我距關內諸侯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道橋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橋道良至韓項伯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橋道無還心矣乃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約即止不敵東又以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以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遣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奔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

最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捷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德無德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史漢名儒卷五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後此其若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面稱孤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酈食其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下房客有為我計捷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武伐桀紂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紂之威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威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門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御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下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示以天下不復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游士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立韓魏韓魏威反其故舊韓魏陛下能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雖無六國立者復掩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入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

史漢名儒卷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王中其秋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史漢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生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臣聞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

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為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相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良曰上平生所

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王中其秋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史漢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生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臣聞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

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為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相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良曰上平生所

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王中其秋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史漢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生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臣聞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

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王中其秋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史漢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生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臣聞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

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為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相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良曰上平生所

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王中其秋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史漢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生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臣聞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

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為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相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良曰上平生所

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王中其秋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史漢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生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臣聞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

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平留侯曰
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
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
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六矣皆以爲上後悔
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
能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
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今上見之則必喜
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
史丹方爲書主太史公九
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
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
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
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太子無
功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
也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
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
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

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
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
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
羸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羸爲
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
弟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乃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
留侯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從甚楚人割
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
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
通已爲大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上從破彭
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成乎太子上許之猶欲
易之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
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太
前對各言其姓名曰東園公南面先生南鄉子
南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
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

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頌公幸
卒嗣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
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之羽翼
已成難動矣呂后其而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
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
施歌數闕戚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
子者良從持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
計下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
其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
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
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
於良足矣願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
道引輕舉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
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
已彊聽而食後六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
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歲從

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留侯
必并葬黃石每上家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祠侯
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
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
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天運壽夭惟帳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
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姪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漢方駕卷五十一 張氏

史漢方駕卷第六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世家二十六 漢傳十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

不見平治黃是
於此北然實然
本平過家口語
也者實也

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

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

食而肥若是其嫂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粃

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弄之及平

史漢方駕卷第六

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視之久之戶牖

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

欲得之邑中有大憲平家貧待憲以先往後罷為助

張負既見之憲所獨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

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

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

女乎負曰人固有奸笑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

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子酒肉之資以內婦負

而大抵此非也
已歸也
期此時是葬者
多未過之

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

如事母母平既娶張氏女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

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知此肉矣陳涉起而王

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

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

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說之陳平

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

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

史漢方駕卷第六

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在楚

者以往擊降殷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

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

者將史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

身間行杖劬公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公

將要下當有寶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

解衣解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

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

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

此等事長有知
上定較有特吏
謂得自不獲軍
吏便監之若去
軍半則監護不
人過反者謂平
大非由長官長

凡伯孫歸外人
不知此平所以

見疑也雖元帥
事官打伯少

此等亦古人所
不致道

王曰罷就會矣平曰臣為畫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
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平曰為
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
護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共
載及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
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
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譏陳
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
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公而歸楚歸楚不中又
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
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
察之漢王疑之召讓觀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
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
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
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
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
乎漢王召讓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

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
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
聞漢王之能用平故歸大王身來不受金無以
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
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
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
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
庶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
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
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
各去其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
師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
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
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
王為人意思信諛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
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

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王果意不項王果意不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吾以為亞父使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攻下榮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而於陳平初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東門楚軍驚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兵
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漢王信乃厚遇張敖使張敖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
諸將曰王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陳平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言言信

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精銳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精兵精銳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精兵精銳與楚上曰不能過也
如楚精而將不勝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會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
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信曰天下已定我固當封今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之大患也高帝曰天下已定我固當封今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之大患也
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為戶牖侯世世勿絕為戶牖侯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曰中尉從史反者韓王信於代辛至平城為匈奴所圍

上平計年也
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軍于關氏解圍以
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
其城望見其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
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
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
是乃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
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
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
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布軍還病創徐行
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
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發我故也
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乘驄傳
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
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
后女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
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
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
勃代將將兵定燕反傳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

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
樂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以悲因奏事奏前呂太
后表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之得宿
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日傳教帝是後呂嬃讒
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
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下別起陵傳王陵者故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連下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
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項
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
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
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無以老妾故持二心
妾以灰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誅陵母卒從
漢王定天下以善雍商雍商高祖之仇而陵又本無
從漢之意從高帝以故封陵為安國侯安國侯既
人少文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
王問王陵王陵曰高皇帝立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所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度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怒乃詳家廢政還陽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帝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發爭於中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監官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前陳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讓平曰陳平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召面質呂類於陳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類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

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帝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勃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創有王者上曰王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達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勃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陳平笑曰君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

安中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終疾自知其能弗下如

平遠矣居頃之終疾謝病請免相而平願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代

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

十三年何坐賂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爵金國

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

其子平嗣侯滿川王及辟陽近滿川平降之國除始

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

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

史漢方駕卷第六

氏親戚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剖肉組上之時甚意固已遠矣傾側援振楚魏之間

平歸高帝當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志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漢方駕卷第六

史漢方駕卷第六

史漢方駕卷第七

浙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木仲年甫校鏤

史世家二十七 漢傳十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

為生常以吹簫給養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為沛公

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趙

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

先登賜爵五大夫攻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常定

魏地攻碭威東繼以往至栗取之攻鬲秦先登秦

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

胸得軍父今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

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

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

拜勃為虎賁令以今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

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侯氏絕

河津擊趙軍戶北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曉開

此等曲調
而曲音在焉
遇音韻之曲
之誤由而遇
誤乃以曲遇
音音曲往去
遇又乃曲遇
韻字乃遇而
以誤誤生而
才運法無別古
志不慮誤來
者以難行以之

人名事案曰
屠城之地地理
志潭州縣屬上
谷一云御史大
大姓屠屠名潭
州

史 1-369

是為孝文皇帝東牟族與君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呂通與太僕汝陰侯公入宮誅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通願麾左右執戟告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與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舍少府通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謂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通引兵去皇帝入是夜有司分部誅諸呂淮陽王及少帝史遷卷之七
文帝既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所重其為朕率先列侯之國通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

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更書牒脅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繁急薄昭為言薄昭太后亦以為無及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絳皇帝重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勃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史遷卷之七
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謚曰武侯子勝之代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死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復為侯
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東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侯矣有如卒于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

為條侯續錄失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
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
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
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
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
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
日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項上至又
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史記從屬車騎曰將軍
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心將
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
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者
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如亞
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能乃拜亞
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
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
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

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以梁委之絕其糧道
可制也上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進說亞夫曰
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律用臣
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輶死
士久矣此如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散屯曉隱之間
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
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口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
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
搜殺屯間果得吳代兵通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
梁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梁
壁而守梁亞夫使使請太尉亞夫守便宜不肯往梁上
書言景帝帝使使亞夫救梁太尉亞夫不奉詔堅壁不
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
乏糧飢欲退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亞夫肝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陳太尉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
不得入吳兵既餒乃引而去太尉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
之吳王濞吳王濞奔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

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上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景帝曰始南皮及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侯侯之信未得封也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實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歟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其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侯賜食獨置大馘無切肉又不置備餘侯心

不平顧謂尚席取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堊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然而上變告子事連汗亞夫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薄責亞夫不對上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亞夫曰臣所買器乃堊器也何謂反上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成遂入廷尉囚不食五日吐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子堅為平曲侯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亞夫果饑歟後上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編紀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侯太史公曰絳侯開勅始為布衣將帥人必不能及過此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

臣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主夫之
用兵持威重執聖刃陳首易有仁焉足已而不取守
節不避終以窮困悲夫

史漢方駕卷第七

史漢方駕卷第七

十一

全

史漢方駕卷第八

浙許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世家十八 漢傳一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字涉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字叔

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張然甚久之曰

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

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

年秋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

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行至新大澤鄉會天大雨道

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此

亦收舉大計亦成等成成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

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

扶蘇以勲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

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

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也今誠以

吾輩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吳

廣以為然乃行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言念鬼曰此教我先
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
魚烹食得魚腹中書以怪之穴又間令吳廣之次
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
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曰陳勝吳廣勝廣
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以忿恚
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答廣尉劍挺廣起奪而
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
已失期失期當新藉弟令毋斬而戍者固什六七
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
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
望也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
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兵而攻新斬下
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
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
歿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夾會計事
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

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殺其長吏以應陳涉
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秦陽令陳人武
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今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
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
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
王謀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
陽李由爲三川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
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
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
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
至戲軍焉秦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
以擊楚大軍大破之周文收秦出關止於曹陽二三
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涇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
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武臣到邯自立爲趙王陳
餘爲大將軍張耳召發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
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召趙

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趙兵入開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其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家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敗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城等相與謀曰周章軍

已破矣秦兵至我中榮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榮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屠陳王令以誅兵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城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城破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榮陽下破之李歸等奔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郢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敗奔陳鉅人五建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建亦奔陳陳王初立時使人秦嘉鉅人董緹符離人朱建石取慮人鄧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郢陳王聞乃使武平君咍為將軍監鄒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咍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咍章邯已破五建擊陳柱國房君於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戰軍破張賀成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以降秦陳王賜諡曰隱王陳王故沛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

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經	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次	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	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	聞陳王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	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	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故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	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	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儼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	史漢方駕卷第八	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復聚與盜當陽君布	之兵相遇攻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	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王	陳其故人嘗與耕者聞之趣之陳扣宮門曰吾欲	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問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	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	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俞益發舒	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安言輕威陳
----------------------	----------------------	----------------------	----------------------	--------------------	----------------------	---------------------	----------------------	---------------------	---------	------------------	-----------------------	----------------------	---------------------	----------------------	----------------------	---------------------	----------------------	----------------------

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	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狗地	至令之不是者繁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	弗下吏輒自治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	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	以秦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碭	至今血食王莽敗西絕	史漢方駕卷第八	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復聚與盜當陽君布	之兵相遇攻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	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王	陳其故人嘗與耕者聞之趣之陳扣宮門曰吾欲	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問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	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	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俞益發舒	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安言輕威陳
----------------------	----------------------	----------------------	---------------------	---------------------	----------------------	-----------	---------	------------------	-----------------------	----------------------	---------------------	----------------------	----------------------	---------------------	----------------------	----------------------

史漢方駕卷第九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二十九 漢傳二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

嘗以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其夫亡

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

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

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觀為外黃

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

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

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

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

已聞此兩人觀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

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

食兩人相對里吏嘗以過督陳餘陳餘欲起張耳

之使受督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棄下而數之曰始

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必一吏乎陳餘然之

秦昭王時末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

起薪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

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

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

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

下諸將不為王不可無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

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家國滅人社稷絕

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

之視天下私願將軍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為樹黨秦必盡滅也故多財力分與眾則兵重

如此野無交兵秦無守城誅暴秦滅咸陽以令諸侯

諸侯以而得立以應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

陳恐天下解矣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

王曰大王與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

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

陳王許之以故所晉陳人武臣為將軍陳餘為將軍

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
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
刑以殘天下數十年矣北城之役南有五領
之戎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
相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
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關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
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叱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
文將軍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
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
布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
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
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
曰君許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疾印封范陽令蒯通
通傳運下趙地聞之此下移入通傳通說范陽令蒯
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蒯通公之將以故帛之難
然質公得通而生也范陽令曰何以帛之對曰秦

夫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
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所以
不敢事刃於公之腹中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將刃於公之腹中以復
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帛者也今諸侯時秦失
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
信君若急遣臣見武信君可知通不肖使人候其敗生
通且見武信君而說文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
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臣之計可不改
而得城不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傳檄而千里定可
乎武信君曰何謂也通曰曰范陽今宜整頓其
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威食而好富寡故欲以其
城先天下降良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
也然今皆將相告曰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
何不與臣疾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
將要城固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為君計者莫
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
若以青屋朱輪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
燕趙之如則范陽令皆相告曰此范陽令先下
者也即秦矣范陽令可而降猶如版上庚九也

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通通送以此說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疾印
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
有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譏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笑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譏還報恐不得脫於禍
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武臣乃聽之遂立為將軍毋失時
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諒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母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因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若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王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錡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之與王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分而王且以少長少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心服於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命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貴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

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
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
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
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
疑不信乃疑之邯鄲趙王請益兵未至道逢趙王姊
從從下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
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
一人曰天下昨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
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泥得秦書因
史策名卷九 秦李良傳
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遂得其兵
裝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邯鄲趙人多為張耳陳
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韓以
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
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奔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
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
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
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王離王離兵

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
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
大怒怨陳餘使張歷陳餘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
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歿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
救安在其相為歟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歿且有什
存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遣亡軍
以肉餒虎何益張歷陳餘曰事已急要以俱歿立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必賴以為無益通必如公言乃
史策名卷九 秦李良傳
使五千人令張歷陳餘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
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教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
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
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軍章邯引兵解諸侯
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
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歷
陳餘所在陳餘怒曰張歷陳餘以必死責臣臣使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

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
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張耳張耳亦不敗受陳
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
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趙出
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
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
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
張耳雅游人多為人所稱項羽素亦素數聞張耳賢
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
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
陳餘不從入關開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
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忿怒曰張耳
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
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
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悉三縣立襲常山王張

耳張耳敗走合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
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強後必屬
漢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圖章邯廢立張耳
謂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
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
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
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
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其頭
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
復免張耳下次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虜遣張
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陞斬陳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
襄國四年夏立張耳為趙王漢五年秋耳薨諡曰景
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
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女趙王自
上食趙王甚卑有子增禮高祖箕踞言甚慢易之趙
相貫高趙王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
怒曰吾王鼻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

一傳其小者

附人即去不

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

教留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公國賴高祖

得復國德流子孫秋高皆高祖力也願若無須出口

賁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

者不信德且吾等義不辱今高祖辱我王故殺

之何乃王為乎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

年上從東垣廷過趙賁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

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賁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

之於上皆并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

爭自刎賁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賁無謀

而并捕王公等皆成誰當白王不反者乃車膠致

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臣賁客有敢

從王皆族賁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刎鉗為王

家奴從來賁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賁不知也

吏治榜答數千刺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

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

天下豈少而女乎不廷尉以賁高事辭聞上曰壯

不信者其信

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

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節問之使與前仰視曰泄公和泄公勞苦如生平生

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

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然豈以王易吾親哉

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王

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上乃赦趙王上賢賁

高為人能自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

因赦賁高賁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

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賁曰所以不不一身無餘者

白張王不反地今王已出吾賁已塞不矣且人

臣有某殺之名何面復事上哉縱上不不對

不不於心乎乃仰絕厥遂成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

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如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

張王諸客皆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

皆得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

元公主為太后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

<p>疾赦高后六年 薨太后立子偃為魯元王以母</p>	<p>呂太后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p>	<p>張敖他姬子二人為樂昌侯後移為信都侯高后崩</p>	<p>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p>	<p>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 諸呂氏</p>	<p>武帝時生有非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唯</p>	<p>陵侯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p>	<p>二年繼絕世封故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千戶</p>	<p>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p>	<p>史漢方駕卷第十</p>	<p>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p>	<p>居約時相然信以必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p>	<p>公何卿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也豈非以私</p>	<p>名譽雖高實資盛所由殆與秦伯延陵季子異矣</p>	<p>史漢九卷</p>
----------------------------	----------------------------	-----------------------------	-----------------------------	-----------------------------	-----------------------------	-----------------------------	---------------------------	----------------------------	----------------	-----------------------------	-----------------------------	---------------------------	----------------------------	-------------

<p>史漢方駕卷第十</p>	<p>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p>	<p>徐 禾仲年甫 校錄</p>	<p>史傳三十一 漢傳四</p>	<p>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p>	<p>君秦滅魏遷咎為庶人陳勝之魏王也咎往從之</p>	<p>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p>	<p>魏王 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p>	<p>誰必立魏王後趙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p>	<p>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p>	<p>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p>	<p>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p>	<p>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p>	<p>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以秦楚楚懷王予魏豹數</p>	<p>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p>	<p>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 漢元年項</p>	<p>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p>	<p>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p>
----------------	-------------------	------------------	------------------	-----------------------------	----------------------------	-----------------------------	-----------------------------	-----------------------------	-----------------------------	-----------------------------	-----------------------------	-----------------------------	----------------------------	-----------------------------	------------------------------	-----------------------------	------------------------------

傳曰楚其
以楚其
以楚其

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彭陽豹請歸視親病至
國卿絕河津畔漢漢王聞豹反方東受楚未及擊
謂鄭生曰緩頰往說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
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
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
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豹於
河東傳豹詣彭陽以豹國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
令豹守彭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
遂殺魏豹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起時漢王
亦以加服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
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
以來亦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
不願也與諸君少年強請乃許與期且日日出時會
者斬且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
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
者一人今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
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

彭越字仲昌
田榮字仲昌
田榮字仲昌

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
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
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
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無所屬漢元年秋齊王
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
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
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
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
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其魏也通拜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收時漢王
亦以加服

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
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以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
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
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彭陽越攻下
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
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
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
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
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

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成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唯陽以比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相國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所以語韓得故邑君王能出指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史漢卷之十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以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梁王不意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是蜀青衣西至鄒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

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以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詔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佑問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庸卷千里而面稱孤索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灰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計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後無異故智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史漢卷之十秦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昭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笑之布叱論輪山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蒙祭交通趙率其曹公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與其聚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

氏世為楚將，趙以兵屬項梁，渡淮南，美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淮而西，擊房、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久，趙立楚懷王，以項梁為武信君。美布為當陽君，項梁敗，定陶懷王與諸將美布亦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籍為次將軍，美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蒲將軍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河，擊秦，數有利。	史記卷六十七 項籍傳	項籍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於郴。漢二年，齊王田榮、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
---	---------------	---

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忿，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沛公，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謂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隨何之發兵，楚留項王於彭越，月之取天下，可以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至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負，陳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	史記卷六十七 項籍傳	
---	---------------	--

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張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今大王無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拱而觀其執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舉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塹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蔡陽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能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特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借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

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令傳令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共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殺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淮南王至漢王方踞林洗而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通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下項籍故天下定上置酒對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

子長樂叔布來
領太公失臣子
其不切有乃
自沐信誠激之
有歸布之心
而不可失矣

何所以處布厚
矣其詳詳陰何
如其子

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適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臨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有所幸姬病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遇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具說數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來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圖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

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食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前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關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p>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p>	<p><small>立皇子長為淮南王</small></p>	<p>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p>	<p>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p>	<p>灰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東擊荊荆王</p>	<p>劉賈走以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p>	<p>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p>	<p>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p>	<p>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p>	<p>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布兵精甚上</p>	<p>史漢方駕卷第十</p>	<p>西壁庸城望布軍實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p>	<p>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p>	<p>大戰破布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p>	<p>南布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偽與俱</p>	<p>亡誘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用</p>	<p>合遂滅之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p>	<p>諸將率多以功封者六人</p>	<p>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p>	<p>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p>
--------------------	--------------------------------	-----------------------------	---------------------------	----------------------------	-----------------------------	-----------------------------	-----------------------------	------------------------------	----------------------------	----------------	-----------------------------	-----------------------------	-----------------------------	----------------------------	-----------------------------	----------------------	-------------------	-----------------------------	-----------------------------

<p>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臣諸侯用此得王亦</p>	<p>不免於身為世大僭稱之與自受姬植妒媚生患竟</p>	<p>以滅國</p>						<p>史漢方駕卷第十</p>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史漢方駕卷第十一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

徐 禾仲年甫 校

史傳三十二 漢傳四

淮陰侯 韓信 者淮陰人也 始為布衣時 貧無行不得

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 商賈常從人寄食 其時死

鄉南昌亭長 寄食數月 亭長妻患之 乃晨炊薄食食

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 自絕去 至鉅野城

下 有一 母見信 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言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 少年有侮

信者曰 雖長大好帶刀劍 怯耳衆辱之曰 信

能刺我不能 死 下於是信執視之 俛出 跨

下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乃杖

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 梁敗又屬項羽 羽以 為

郎中 信數以策干項羽 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以楚

歸漢未得知名為運救坐法當斬其時十三人皆已

斬 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而 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之也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 公者數十

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公何聞信公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公大怒如失

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

公何也何曰臣不敢也臣追公者耳上曰若所追

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公者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

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失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

能聽聽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信信終必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

信拜之何曰王素無禮今拜大將如小兒耳此

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

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禮畢上坐王

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

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信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

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

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意為不忍也然臣嘗

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意為見人恭

敬慈愛言語約人有疾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刻印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

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

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逐義帝項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

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附特劫

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

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

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不

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

二十餘萬人唯獨邯鄲欣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

入武關秋毫無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

秦民無不無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

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

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

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

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

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

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

故楚兵李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以

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謂魏親

疾至關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往說

魏王豹豹不聽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

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軍乎曰抽直也信曰豈子

耳遂進兵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陵晉信乃益為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魏渡軍襲

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河東魏

此計先定
卒有奇勝
乃云

漢王與兵三萬
人才頗多
其精兵見當
時所選其
餘皆後所
非前所
人以此
此也

人謂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壯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之糧逆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
人遣張耳與信俱進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

會夏說閼與信之下魏代漢軹使人收其精兵詰
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
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

西河虜魏王會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
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十

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
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

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
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

笑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
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

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矣今如此避而不

信不勝不問
不勝何如得兵
法不可謂用法
信亦不意

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之者購千
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

坐西鄉對而師事之信將效首虜休賀因問信曰
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

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
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於地而

後生置之於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術士大夫
經也此所謂擊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之於地使人

人自為戰今卿子之生地皆秦寧尚可得而用之乎
史漢之書卷十一 不齊信

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
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

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
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

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
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

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
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亦不過來勝傳
擬以挫之耳策
非奇也事勢固
當然者且香幽
琴轉端發至情
所長独在牛酒
耳

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敬奉教於是用

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漢可齊已

聽鄒生卽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鄒生爲敗已而亨之因敗走
高密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王通傳止此使使於楚請
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
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
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乏戰鋒不可當也
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
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
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
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
深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棄人之勇不足畏
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
半可得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
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
腸不勝還奔龍且果喜曰因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
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
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奔齊王廣公去信追北至
城陽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

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以則大取
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
下而王之齊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
者固若此耶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
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昔楚而歸漢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
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信
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
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成功之以相人說
史漢卷之十一韓信
在通傳漢此下刪入通傳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盛在於言
相人善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余之萬不失
一韓信曰善先生相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
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
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曰天
下初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
集魚鱗雜處至風起當此之時愛在秦而巳今
劉項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暴骨

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遂北至於崇陽
乘利而奔咸陽天下然其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
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洛
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以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榮
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
人起彭城轉關遂北至鞏陽乘利而奔咸陽天下然
其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
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
無所歸以臣料之世勢非天下之賢聖其孰固不
史漢方策卷五十一 金華作
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王之命縣於足下足下
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
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
俱存之冬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
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
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則天下大弱獨以立諸侯諸侯已立
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齊國之故有膠泗之地懷
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

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
足下執國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
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
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成人之事吾
豈可以解利倍義乎通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
始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
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及爭張廩陳祥之事二人
相怨常山王先項王奉項嬰頭而竄歸於漢王漢
王借兵而東下戰於彭越成安君歿於泜水之南頭
足與處幸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然
而卒相怨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
足下多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
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祥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
必漢王之不危也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勾
踐立功成名而身敗語曰野禽走犬而獵狗亨天
破謀臣公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耳之與成安君
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
此二人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

略震王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
君之罪以令於趙晉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
東逐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
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云之威挾不賞之功戴震
止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
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
之名切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生且休矣吾將念
之役數日劉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
之機也戴震云聽過計失而能久矣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
不可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
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詹石之祿者關卿相之位故
知者次之圖也知者事之官也審察楚之小計遠天
下之人數知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
曰猛虎之猶不如蜂蟻之致致騷驥之踴踴不如
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之必至也雖有
雖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瘡鼻之指鹿也此言貴能
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也時

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故臣之計通傳止此信
不忍信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王不奪我齊遂謝通
副通說不聽已詳征為王漢王之固固陵用張良計
召將王信遂將兵會下項羽破高祖獲奪王
軍漢五年正月徙信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錢百曰
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下者以
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空木
能致之耶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
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後亡歸信漢王怨昧
聞其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欲反高祖以陳平
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陳
王將游於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
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
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漢吾今日公
公隨手亡矣乃馬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

首謁高祖於陳上今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祖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列信常過樊將軍信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魯等為伍上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欲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何如曰臣多多益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信淮陰侯擊其手信與之步於庭信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信欲與子有言也信豨曰唯將軍命之信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

反上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與豨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因欲殺之舍人第上言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稱豨已得反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歸至聞信反且喜且哀之問曰信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自說釋朱誅語在通傳漢信傳止此以下蒯通入通傳乃詔齊蒯通蒯通至上曰若獲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豨子不川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豨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豨豈可也上曰若教豨信反何也對曰秦之綱紀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傑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

狗各吠非其王當彼耳目狗知齊王

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林者

相持鋒 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
匈奴爭 顧力不
亨之 邪高帝曰 吾之乃釋通之罪
誅 邪上 通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悉項羽謀。

濟士不與者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

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

先生之於書也。拾遺補遺。寧異進德。

韓信
主

之於相國乎通曰諸臣之里婦與望之

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歸晨

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

殺請火浴之。凶肉家遽追呼其婦改星。

士也東縉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

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

取曰取不難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

人奪不肯受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
時其志與衆異其母亦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人轉信

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

御世血何殊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十一

100

史漢方駕卷第十二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永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五 漢傳十一

樊噲 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

舞陽秦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

於沛公以會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

水監曹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

戰破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

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從攻陽城陽先登下戶庸破李由軍斬首十

六級賜上間爵從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

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

臺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軍開封北以

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

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

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轅絕

河津東攻秦軍尸南攻秦軍於犂破南陽守將

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鄆以卻敵斬首二十四

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

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

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

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

今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有敵之時獨

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持鎧盾
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彘有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
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
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
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王默然沛公
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
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霸上軍而使張良
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
噲入營請項羽沛公事幾殆明後日項羽入屠
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

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遷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城先登擊重平軍好
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
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騎壞東卻敵遷為將
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
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其衆擊破王武程處軍
於外黃攻鄆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贈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
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
將軍卒四千八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
死漢王為皇帝位以會 有功益食邑八百戶
從高祖攻反 燕王臧荼 反曾從攻虜荼 定燕地楚王
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
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
從高祖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
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稀與曼立臣
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
縣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基母卬尹潘軍於無終

廣昌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
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稀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
虜代丞相馮異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
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 其後燕
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 綰破其丞相抵前南定燕
地凡 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
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
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
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
后 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駢布
反時高祖嘗病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
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 排闥直入大臣
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
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
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
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
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

一、此等語而
長此持下少年
所立位者無幾
陳平載終侯代將而即軍中斬會陳平畏呂后執會
諸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會使復爵邑孝惠六
年樊噲卒諡曰武侯子伉而伉母呂須亦為臨
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
后崩大臣誅諸呂須繼任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
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會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
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曰荒侯子他廣代侯
六歲其舍人得罪他廣怒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
史漢名卷三十一 五

兵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則之大怒乃使
陳平載終侯代將而即軍中斬會陳平畏呂后執會
諸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會使復爵邑孝惠六
年樊噲卒諡曰武侯子伉而伉母呂須亦為臨
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
后崩大臣誅諸呂須繼任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
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會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
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曰荒侯子他廣代侯
六歲其舍人得罪他廣怒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
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
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能絕
為庶人國除
世封會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商周侯 酈商者高陽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
得數千人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所將
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
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攻下宛
獲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西定漢中項羽城秦立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

病不治事却之
使令其子不見
其意在此其右
項羽知信不效

別將定北地上郡破章邯別將軍烏氏周類軍拘邑
蘇軾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
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關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特從擊項羽二歲三月
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位燕王臧荼反商
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卻敵
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勿絕食邑
涿郡五千戶號曰沛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
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郡
史漢名卷三十一 六
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以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
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太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
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
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
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
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時商病不
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
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

乃使人劫商令其子兄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
游而太尉勃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是歲
卒諡曰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鄒况賣友也孝景前
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
下得命侯樂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魏陳
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
更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七子堅封為繆侯繆氏
後傳至玄孫終根立武帝時為太常坐法國除元
世宗卒于侯
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
食邑凡百餘人
沛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
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
為亭長重生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
高祖繫獄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
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
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
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
軍雍立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常以太
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
破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
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
置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
賜爵封轉為滕公因後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
至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咸秦立沛公
史漢方輿卷三
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
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
王此不利馳去見幸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戰兩兒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此不利馳去見幸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
於豐漢王既至榮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巴沂陽後
常奉車從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秦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制符世世勿絕以

<p>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關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small>復以太僕</small>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small>以太僕</small></p>	<p>擊胡騎平城高帝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small>以太僕</small>擊陳豨豨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p>	<p>孝惠魯元於下品之間也乃賜嬰北地第一曰近我以尊與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small>卒諡為文侯</small>子夷侯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small>卒</small>年<small>卒</small>子侯</p>	<p>坐與父御婢<small>有罪</small>自殺國除初嬰為勝令率車故驍勝公及曾孫頗尚王主隨外家姓號勝公主故勝公子孫更為孫氏</p>
---	---	---	--

<p>穎陰侯灌嬰者淮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關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宜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高陽守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至霸上賜爵執帛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p>	<p>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立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聚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small>漢王</small>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嬰</p>
--	--

七國武至東
上例道諸物
所從

上有以河東
以御史大夫
是

如漢王通傳如
信自立其文可
肯然正欲以此
見先後取著

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饒道
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
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
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
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
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
遜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倉邑杜平鄉以御史大
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
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
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廐博破其
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廐博破
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旋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
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
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
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
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

此同前楚然
字天知是必實
通者
此分合皆有考

鄉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鄉公下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府柱國
項佗降留薛沛鄼蕭相攻苦離復得亞將周蘭與漢
王會順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
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
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軍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
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
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
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茶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
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
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
將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
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
騎於碭石至平城為胡所困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
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

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
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
進破布別將肥繇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
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
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
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
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
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
太后呂后崩呂祿等欲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
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前上將軍
呂祿等以之乃遣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榮
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榮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
自榮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劉恭文皇帝弟
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
三歲絳侯免相執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
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

奴匈奴去濟北王及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
相幸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
侯十三年強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嬰孫
賢為臨汝侯續漢氏後入歲生行賄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聞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彭公
之家及其素與哉所聞方其拔刀屠狗賣繯之時豈
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于孫哉余與他處適
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史漢方駕卷第十二
諸言士不繁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鐵基不如逢時信
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繯之時
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漢流于孫哉當孝文時
天下以卿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
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難推呂祿以安社稷誣存君
親可也
史漢方駕卷第十二

史漢方駕卷第十三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八 漢傳十一 傳寬 新欽

陽陵侯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

攻安陽杜里擊趙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

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

賜食邑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

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數下益食邑屬淮陰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

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

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

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會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

將屯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

因侯精立二十四年卒于其侯則立十二年卒于侯

偃立三十一年生與淮南王 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 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

秦軍淮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

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

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

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欽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

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

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

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

將擊邢說軍留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

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

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軍朝歌

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從攻安

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

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攻下邯鄲別下平

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邯守各一人降鄴從攻

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

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

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細鄉下邳南至斬竹邑擊項悍

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楚

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 <small>生致之</small> 維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small>號</small> 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 <small>欽辛</small> 諡為肅侯子亭 <small>代侯一十一年坐事嗣有罪</small> 國人遇律孝文後三年卒 <small>國除</small>	嗣成侯 <small>綰者沛人也</small> 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 <small>常為參乘</small> 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榮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 <small>襄國戰有利不利終離上心</small> 以綰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 <small>高祖十二年以綰為嗣成侯除前所食邑</small> 上欲自擊陳豨 <small>嗣成侯</small> 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 <small>殺人不威至十二年更封綰為</small>
---	--

<p>此數千皆當十兩不啻萬金 大校已得其要 至萬石者何 過也或曰萬石 亦子其天加諸 今言其老如也</p> <p>嗣成侯<small>孝文五年</small>諡以壽終<small>諡為貞侯子昌</small>代侯有罪國除<small>至孝景中二年封綰子</small>應為卿侯<small>諡曰康侯子仲</small>居<small>代侯至元陽三年居</small>為太常有罪國除<small>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皆高帝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召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聞嗣此亦天授也</small>嗣成侯周綰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p> <p>史漢方駕卷第十三 史漢方駕卷第十三 四</p>

史漢方駕卷第十四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六 漢傳十二

張蒼 周昌 申屠嘉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歷秦時為御史主柱

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

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

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

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秦

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從信

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

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

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

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

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

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

又善用筭律歷故今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

計者隳布反上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

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秦

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

王四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趙出去而使周苛守

榮陽城楚破榮陽城欲令周苛將周苛罵曰若趣降漢

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周苛於是乃拜周

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

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

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

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奏高帝遂得驕

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

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

策即止而周昌庭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

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

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

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
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之萬歲之後不全也
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
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也君必異之是且
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
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
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
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邪備萬歲之後而趙
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
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
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
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直且自呂后
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
召周昌謂曰吾欲煩公公疆為我相趙王周昌
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道而弃之於諸
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愛趙王念非公
無可者公不得已疆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
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

御史大夫者執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
史大夫堯亦郎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
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
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曰高帝屬臣
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然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
臣不敢遣趙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趙使
使召趙王周昌至謁太后太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
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被徵高后使
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樂而死周昌因
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
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
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
問御史大夫江邑侯堯堯高帝時定趙王如意之畫
元年也
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問吏更擊呂后
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史及高祖
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
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

疾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

元年張蒼曰慈侯傳十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

酸不敬國除初征敬說平陽侯曹窋代教為御史大

夫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

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

帝四年玉相灌嬰為丞相漢興至孝文二

十餘年天下初定特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

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

以十月為歲首弗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今君

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曆張蒼德安國侯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

貴父事王陵陵歿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

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

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

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其議張蒼蒼以為非是罷

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

草立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糾謝病

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為讓蒼遂病

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曰文

侯傳子至孫康代侯八年卒于類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

表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

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

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

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餘歲

而卒蒼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申屠嘉丞相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

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

文帝元年舉故史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中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

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故周皇

后弟竇廣國為丞相口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

有行故欲相之口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

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

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
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
上旁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
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
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
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
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
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今行斬之通頓首盡出
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
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
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
年嘉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
通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
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
垣垣也嘉聞之怒因此以法錯丞相穿宗廟垣為門奏
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
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

外垣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嘉
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
合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子共侯侯代三年卒于
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于侯史代六歲生為九江太
中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中侯嘉侯之後景帝時開
封侯陶青桃侯劉合為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
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
皆以列侯繼侯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
發明功名有著於世者
史漢方駕十四卷終
史漢方駕十四卷終
周昌木強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
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史漢方駕十四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十五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永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七 漢傳十三

鄭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

衣食業為里監門然史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

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

數十人鄭生聞其將皆握鉞好禮自用不能聽大

度之言鄭生乃潔自義匿後聞沛公將軍略地陳留

如沛公麾下騎士適鄭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

中賢士家後騎士歸鄭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

易人多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

謂曰臣里中有鄭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鄭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鄭生

所成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鄭生至入謁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鄭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攻秦

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而攻秦何謂助秦攻秦乎曰必欲聚徒合義

兵誅無道秦不宜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解衣

延鄭生上坐謝之因言六國從時沛公喜賜

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鄭生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

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

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

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沛公引兵

隨之遂下陳留號鄭食其為廣野君

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

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榮陽漢兵遁保鞏

楚人聞之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榮陽成軍計欲捐成軍以東

屯鞏以拒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大

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楚陽不堅守救倉廩引而東
今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
而漢反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馳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
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
取楚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
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
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
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
海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造數十萬
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
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書復守敖倉而使
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食其曰天
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
皆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義帝之兵處收天下之
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
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
面而至蜀漢之東方船而下項王有信約之名殺義
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志戰勝而
不得其實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
刻印而不肯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
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
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
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
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
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險距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以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
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
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曰縱酒淫淫
食其馬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度兵平原襲齊齊王
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
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食其曰舉大事不細謹處德不

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引兵東交漢
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
舉列侯功臣思食其食其子酈食其將兵功未
當侯上以其父故封酈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
遂嗣三世元符元年中武遂侯平生許繼斷山王取
百斤金當棄市而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士
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
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陀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

史漢書卷五十五
陸生因進說曰足下中國人
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弄冠帶欲以
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

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
倚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

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
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

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
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

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
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塚夷城宗族使
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獲手耳
於是尉陀遁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憂夷中久殊失
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

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
下之膏腴人眾車馬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

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
間僻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陀大笑曰吾不起
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樂不若漢迺大說陸生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聞所
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陸生送亦千金陸生卒拜

尉陀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
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

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
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

今人習無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卿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慚色更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有凶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適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其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藥中裝賣千金分其

史漢方集卷五
陸生乃粗述有凶之微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自度不能爭之適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其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藥中裝賣千金分其

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來安車駟馬從欲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必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母久思之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下嘗燕居深念陸生往不請直入坐而陳平曰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

今人習無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卿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慚色更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有凶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自度不能爭之適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其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藥中裝賣千金分其

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則士大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盡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道陸生為飲食費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陸生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史漢方集卷五
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陳平陳平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族遂反漢已誅布聞陳平君之布相繼不誅語在布誅中平原君家從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

今人習無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卿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慚色更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有凶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自度不能爭之適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其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藥中裝賣千金分其

族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歿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
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素與建
君發喪陸生素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歿辟陽侯
善乃曰平原君母歿何乃賀我乎陸生素曰前日君侯欲知
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歿君誠
厚送喪則彼為君歿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祝列侯
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祝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史漢書卷五十五
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
辟陽侯因急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帝幸臣閼籍孺說之曰君
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令
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
辟陽侯太后大驢兩主其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

皆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經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孝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歿禍絕不及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殺之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單于遂歿何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郡生陸軍門上謁曰
史漢書卷五十五
陽陵民聚食其墓風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殺劫勢從者願得望見口盡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笑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謝生頓首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謂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遷雪足杖矛

曰延客入鄆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衣露冠將
 兵助元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害也臣願以事見而曰
 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
 之大幸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日度相恐失天下之
 機士山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
 天下而不相見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
 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適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
 下者鄉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知止陳留陳留者
 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十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
 說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
 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以成足下橫行天下莫
 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鄆生適夜
 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
 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秦守城而堅守
 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
 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
 之意也願勿復道鄆生辭宿昨夜半時斬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
 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
 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令
 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
 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鄆生者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
 項籍而引軍於滎洛之間鄆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趣
 非也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鄆生兄
 弟宗廣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時之辯士至平原
 君之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漢 卷十五 終

史漢方駕卷第十六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永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九 漢傳十三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隴陽高帝在焉

敬脫輓轡示其羊裘見齊人盧將軍曰臣願見上言

便事盧將軍欲與之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

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盧將軍入言上上召入

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隴陽豈欲與

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

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

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故馬簫去居岐國人

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

傳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

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凡居此者欲令國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均治四夷歸風
慕我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戍一士八
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

為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
弱也今陛下起豐碑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

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陽爭成軍之口大戰七十
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

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
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史漢方駕卷十六 敬
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

東雖亂秦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
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

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

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幸駕西都關
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要殺要者乃劉也賜姓

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

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

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

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

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

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共擊漢上大怒使人
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其老弱及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
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卒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
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也是時漢兵肥踰句注三十餘萬兵已業行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適妄言沮吾
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
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
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
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
王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
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
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
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
耳然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秦
何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道
之彼知漢通女送厚幣美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
所鮮數問遣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國為子
婿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
哉其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
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肯近無益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惟以一太子
一女奈何并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
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
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
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
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
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
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
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
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
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

勝起山東使者以問二世詔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戊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隳其兵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幅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叔孫通曰郡守尉今捕盜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四匹永一葉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免虎口通從之敗於定陶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言諸侯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

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言叔孫通大猗何也叔孫通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軍能圖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叔孫通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患之叔孫通通知上益叔孫通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史漢名儒卷十下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叔孫通通笑曰若其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

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其弟子百餘人為綿最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
曰吾能為此迺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
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
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
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
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
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坐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酒酒諸侍坐殿上皆伏
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
於是高帝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叔孫通
通為大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
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
孫生叔孫通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喜曰叔
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

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
立奚齊晉國亂者十數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
蘇今趙高得以此詐立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
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
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
頭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
天下本一搖天下叔孫通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
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
趙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趙謂叔孫通
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從叔孫通為太常定宗廟
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通為太常所論著也
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民叔孫通作複
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
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叔孫通奏曰今
後世子孫奈何叔孫通乘宗廟道上行哉叔孫通大懼曰急
壞之叔孫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
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
之益廣叔孫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p>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某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遇許之諸某獻由此興</p>	<p>大史公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緒紳之徒勝其知辨金成大業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材非一木之枝三代之功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p>	<p>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大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自若鉅</p>	<p>史漢方駕卷十六 道固委蛇蓋謂是乎後出猶不免與錢朱建始名應直既距辟陽不其</p>	<p>師亦以養身睡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干勃之間附會特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p>	<p>史漢方駕十六卷終</p>
--	---	---	--	---	-----------------

<p>史漢方駕卷第十七 浙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禾仲年甫校鑒</p>	<p>史傳四十 漢傳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悉兌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p>	<p>史漢方駕卷十七 季布 數十人之意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賣面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因</p>	<p>轎車之轎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然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p>	<p>項籍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p>	<p>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耶夫</p>
---	---	---	---	-----------------------------	---

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
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
意季布匿其所乃許諾待問果言如朱家指上乃
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
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
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嫂呂太后不語呂后大怒召諸
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以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噲時才在其
今會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談且秦以事
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夷未廖噲又面談欲搖動天
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
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
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
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
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
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觀陛下也

上默然怒於人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
之官辯士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主
等與曹丘生善季布聞之寄書諷責長君曰吾聞曹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實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
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生至則揖季布曰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也足下何足下深
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
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
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
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之死嘗殺人亡
之長從表愛絲匿長事表愛絲第表灌夫籍福之屬嘗為
中司馬中尉邸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其
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
弟丁公為項羽將丁公為項羽將逐寬高祖彭城西短
兵接漢王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
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

孫賓乃陳仁
無心而為其
人亦不為其

祖以丁公狗軍中日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 也遂斬丁公 曰使後世 為人臣者無

改丁公也

樂布者梁人也 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

困貨備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彭越

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燕將

臧荼舉以為都尉 荼為燕王以布為將及 臧荼

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

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史漢方駕十七卷

而泉彭越頭於 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

從齊 還秦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

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

與 反明矣趣亨之方提 湯布 顧曰願一言而死

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 彭城敗榮陽成阜間項

王所以 不能 西徙以彭越居梁地與漢合從苦

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

且 陛下之命殺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

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

此漢書卷十七

史漢方駕十七卷

行而陛下 疑以為反及形未見以奇 誅之臣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

亭 於是上 乃釋布 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

軍布 稱曰窮困不能辱身 下志 非人也富貴不能

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 者 厚報之有怨 者 必以法

臧之吳 軍反時以 軍功封 侯復為燕相燕齊之

間皆為 樂布 立社號曰樂公社 景帝中五年 薨子貢

嗣 奏孝武 生 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 曰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名楚身 辱與

軍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 然至 被刑 戮 苟活 而

不死何 其下 也彼 必 自負其材 受辱 而不羞欲有

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 而自殺 者 非壯勇也其 計畫無復之至

耳樂布哭彭越 田叔隨張敖起死 如歸者彼誠知所

處 不自重其死 雖往 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漢方駕十七卷

史漢方駕十七卷

史漢方集卷第十八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四十一

漢傳十九

字絲其父從人也故為群盜徙安

陵高后時益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益兄會

任益為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

之恭常日送之益進曰臣下以丞相何知人也上

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主人與公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

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共謀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王邑陛下謙讓臣王失禮

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

望益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廷嬰我益遂不謝及絳

侯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及徵繫諸室宗室諸

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

力絳侯乃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

驕甚家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上微

南王淮南王微上因遷之蜀驛車傳送益時為中

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

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所遇露行道死陛

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不

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益入

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

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

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

弗進夫孝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

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

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責育之勇不及陛下陛

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三南面讓天子位者三

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

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

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益曰淮南王有子

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蓋此名重
朝廷蓋常引大體恍惚官者趙同以數幸常害
盜蓋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
君與國廷辱之使君上不復信於是上
趙同參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
餘載於是上笑下趙同泣下車上從霸陵
上欲西馳下峻阪盜騎金車呼轡上曰將軍怯邪
盜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聖主不乘危而微幸今陛下騁六飛馳山如
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莊中常同席坐及坐郎
署長布席蓋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
亦怒起入禁中蓋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今陛下既立后慎夫人乃妾妻主豈可以與同坐
哉且陛下幸之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
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乎於是上乃說人語慎夫
人慎夫人賜金五十斤然蓋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
為齊相從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
姦今欲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
卑溼能日飲母奇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
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
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蓋還其吏乃
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之因跪
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
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蓋即說曰君
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蓋曰
善君即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
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張遷為隊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
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輩受其言不
可用置之言可受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
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以益聖
而君人自閉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
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野人不知

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蓋素不好錯錯
所居坐蓋去所居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
及孝文帝崩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
蓋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
錯謂丞史曰大表蓋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
反今果反欲請治蓋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
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蓋不宜有謀錯
猶與未決人有告蓋者蓋恐夜見寶嬰為言吳
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寶嬰入言上乃召
蓋入見蓋錯前及蓋諸人賜問錯去問
蓋入見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
兵乃可能上拜善是時蓋為太常寶嬰為
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者長安中賢
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錯已誅
蓋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
以五百人圍守蓋軍中蓋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
史從史嘗盜蓋侍兒蓋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
告從史君知爾與侍者通乃召蓋驅自追之

遂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蓋使吳見守從史適
為守蓋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二石醪醕會天
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
蓋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蓋弗信曰公
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君侍兒者也蓋乃
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以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道從醉卒直
出司馬與分背蓋解印綬懷之杖步行七十里明
見梁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以蓋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蓋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關難走狗雉陽劇
孟嘗過蓋蓋善侍之安陵富人有謂蓋曰吾聞劇
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蓋曰劇孟雖博徒然母家客
送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
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公為辭天下所望
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
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蓋蓋雖
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蓋

<p>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蓋使人刺蓋刺者至 關中問蓋第君之皆不容口乃見蓋曰臣受 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 有數史又有受 金不忠刺者何 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安陵郭門外</p>	<p>范鎰者穎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維 陽宋孟及劉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陷 直刻深孝文時天下治尚書者獨聞齊南伏生 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p>	<p>史記卷八十一 人仕受之太常遠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更宜事 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p>	<p>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微 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群臣畏服 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 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 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大臣之議或曰皇太子 公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 不能奉其宗廟而却發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p>
--	---	---	--

<p>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 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 太子材智高奇射伎苑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 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 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惟陛 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 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寇邊上發兵 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云云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 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 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 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 是以萬所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 當世急務二事曰云云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 言云云後詔有司本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 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 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 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歆其明遠者通厥聽此善 勛功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公失德夏以長祚高皇</p>	<p>史記卷八十一 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 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 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 是以萬所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 當世急務二事曰云云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 言云云後詔有司本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 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 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 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歆其明遠者通厥聽此善 勛功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公失德夏以長祚高皇</p>
---	--

帝親除大害去亂從逆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
天子之關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
以安澤及四決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
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獨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
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
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
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
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脫
論朕志大夫其上下三道之要及未惟朕之不德更之
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關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
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闕
之密之重之聞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任執事
焉序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云云時賈
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
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
善錯計策愛益諸大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

為內史錯常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
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垣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垣
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
更請問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
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垣中垣不致於法
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
為兒所責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
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賈嬰爭之繇此與錯
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譁疾錯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
侯別疏人骨肉人口多怨公者何為也錯曰固
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
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
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及與錯
議出軍事錯欲令上目將兵而身居守會賈嬰言愛
益錯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益曰君嘗為吳

相如吳臣田祿伯為人率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庫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蓋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今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公賴子弟必令誘發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盜粟之善上問曰計安出蓋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蓋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避東箱其恨上卒問蓋對曰吳楚相連者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亂錯擅諸侯割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新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蓋曰愚計出此唯上執計之迺拜蓋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欽奏錯曰吳王反遣公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餘僅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

解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臣子視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何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迺使中尉召錯給衣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吳楚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皆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史遷為卷八人金錯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太史公曰蓋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愴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難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死於果於用辯身亦不遂

列氏之失其德
矣不知其德
雖以金其德
猶以金其德
知矣則不待
非則其子志
何則其子志
又徵之以金
矣則其德大
矣則其德大
此不待言也

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檀權多所交更諸侯
爲國憂慮而不知臣執欲保其家不以公其宗
盜抹敗不不知臣執欲保其家不以公其宗
不終死則亡豈儲等謂耶論其施行之傳著于篇

史漢方駕十八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十九

浙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永仲年甫校錄

史傳四十二 漢傳二十

張廷尉釋之字季而陽人也與兄仲同居

以爲駢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以所知名釋之

曰久宦成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奏蓋知其

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

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行也於是

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上登虎

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悉欲以

觀其能口對稱應公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

曰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又之前曰

下以終矣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

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終矣東

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

夫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逐
疾前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亡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
聞其過陵運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
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為口辯而無
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
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乘徐行行問
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
止太子梁王母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
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
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北臨
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耶
耶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有倚瑟而歌意慘悽悲
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柶用紵絮斷陳
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使其中無可欲雖無
石柶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
使騎捕之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罪臣橋
下人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
奏當此人犯罪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
馬賴和奈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廷尉當之
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
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
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
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
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
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
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
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
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
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
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
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聞見釋之詩議

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
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
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
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卿盡會立王生老
人曰吾義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義釋之跪而結之
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結義
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
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結義以重之諸
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廷尉事景帝歲餘為
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年之釋之卒其子曰
宇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陸唐以孝
著為郎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嘗過問唐曰父老何
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吾每飲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
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為將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華趙

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得
諫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
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唐曰臣聞匈奴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
那殺北地都尉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
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以內寡人制之國以
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
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
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掇也委任而責成功
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發騎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
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譏而誅李牧今頗
廉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威今臣竊聞魏尚
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
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之塞虜一入尚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重
家人于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
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
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親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
吏創其爵罰作之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臣誠愚陋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
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王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
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官
乃以唐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親尚魏里人
也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馬公之論
將率有未盡有未盡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
將之所稱謂可著廟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偏不黨
王用頗牧收效特有限云爾

史漢方駕十九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
浙浙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禾仲年甫校錄
史傳四十六 漢傳五 吳王濞
其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
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奔國以
間行走徙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
以為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
地劫其國與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
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新西合
越王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
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
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
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
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畔頓首
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
附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期招致天下以命者
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

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使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吳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凡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輕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囚人者禁弗許不與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朝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曰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

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除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今吳王前有太子之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杖德至厚改過自新乃益驕公即山鉞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禍小不削之其反禍大三年冬楚王朱朝錯因言勢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兵諸將皆畏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說膠西王無失言曰吳王不肖有風之憂不敢自外使其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王上任用臣臣小善聽信讒賊臣變更律令侵削諸侯之地徵求多誅罰良吏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糠及米具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

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
白今脅有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削地而已王曰
有之于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
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
願因時循理素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
王翟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
安得不高曰御史大夫錯天子侵奪諸侯
茲患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
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
起也吳王故內以錯錯為外大王後車方洋
天下所知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
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救危
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
下可并兩王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
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而約之膠西
群臣或曰王謀諫曰連下諸侯地不能令承一帝向
樂也今大王與吳西第今事成兩王分爭患通

結生連下王不聽諸侯之地不足為漢十什二而為
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不聽遂發
使約齊田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諸侯既新削割恐
有義攻諸侯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割恐
多怨錯及削吳會和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
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膠川
濟南楚趙亦皆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說約
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
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膠川濟南共攻圍臨
淄趙王遂亦陰使匈奴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
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
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
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東越東越亦發
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
因并楚兵發使遣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
膠東王田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
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
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劫擊訊治以侮辱之為故不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
詐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不能省察欲舉
兵誅之謹聞教敵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
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
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
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
以西北走蜀漢中告越苑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而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
會雒陽燕王趙王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
韓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
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欲一有所出之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
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
願也寡人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
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
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
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
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
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
以差受爵金他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
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
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王諸王日夜用之不
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
反書聞天子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
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郿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
將軍軍實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
發實嬰未行言故吳相愛益在時衆居郿召入見上
問以吳楚之計此下至上宰相問盛修人錯傳上方與
錯調兵軍食上問愛益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
田祿伯為人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
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
豪桀白頭舉事者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
無能為也愛益對曰吳有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蒙
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蒙桀亦且輔而為之不反矣吳
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愛益
錯

曰表益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益對曰願屏左右上
屏人獨錯在益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
趨避東顧甚恨上卒問益錯傳止此益對曰吳楚
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錯擅適
過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為名西共誅錯復
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
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罷上從其議遂斬錯
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罷上從其議遂斬錯
此上就計之乃拜益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
弟于德侯為宗正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
錯給戟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漢自益裝治行
此入錯傳則達表益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吳王
益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
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益來亦知其欲說已笑
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益而留之軍
中欲劫使將益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益得夜出步
亡去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
雒陽見劇孟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

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
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絳侯客都都尉曰策
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
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
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饑
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軍制其罷極破吳
必矣絳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饑
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
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
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
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未可知也
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
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
王所過城邑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
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入關天下固已定矣
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馳入梁楚之郊
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壯之計

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弁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之弗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逐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房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史漢名臣集卷下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城兵十餘萬破城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薛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日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印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及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

稍弱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梁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齊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虐暴而印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幽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友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之及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報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散於是吳王更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

此太子孫高
家於他人以
為不長壽亦
不勝備者

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以卒漢使人以
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
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子駒以走閭越
吳王之奔其軍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
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
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蕭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
乃祖洗席菜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觀
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
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之不聽漢
王遂乃發兵千餘人擊之

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
其自圖之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
皆死膠東蕭川濟南王皆死國納于漢卿將軍圍
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齊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
王番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楚王
月皆破趙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者也能薄飲以使其衆
以把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拔發難卒公其
本親楚梁宗竟以夷貳為國遠處禍反近身親
楚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
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防此失期備為國遠慮
禍及及身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錯錯哉

史漢方傷二十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一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永仲年甫 校錄

史傳四十七 漢傳二十二

魏其侯 寶嬰字王孫 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

詹事弟梁孝王 者孝景弟也其母寶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嬰引卮酒進

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何以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無如寶嬰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

言表盜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守

榮陽監界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游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士賓客爭歸之 魏其侯 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列侯莫敢與亢禮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 使魏其侯為太子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 魏其侯爭不能得

魏其侯 謝病屏居 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侯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

不能爭 爭不能得 又不能死 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閤處而不朝 相提而論 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將軍則妻子無類矣 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之約非加也

不失故魏其曰不得志而厚遇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父張孟嘗為穎陰侯
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
孟其楚反時穎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
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穎陰侯強請之灌
發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灌法父子俱灌
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
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
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而
史漢之書卷五十一灌夫
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灌夫下所殺傷數
十人不得前復灌還走灌漢壁灌以其奴獨與一騎
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灌夫創
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灌曲折請復往將
軍壯而義之恐灌夫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灌吳已
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灌夫為中
郎將數月坐法去灌家居長安灌中諸公莫不稱
之灌灌夫時至灌代相灌考泉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
下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灌建元元年入為太

僕三年夫與長樂衛尉實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
甫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
坐法灌去官灌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貴戚諸灌在已之右灌不欲灌加禮灌必陵之灌士在已
之左灌貧賤尤益灌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
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灌任俠已然諸諸所與交
通無非豪傑灌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灌
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灌穎川穎川兒灌乃歌之
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灌然
史漢之書卷五十一灌夫
大勢灌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灌夫失勢亦欲倚灌
夫引繩灌排根生平慕之後棄灌者灌夫亦得灌其而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
相得雖甚無厭恨相知灌晚也灌灌夫嘗有服過丞相
丞相灌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
夫曰將軍灌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
語魏其侯灌具將軍旦日蚤臨灌武安灌許諾灌夫以語
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灌夫人益市牛酒夜
灑掃灌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灌丞相不

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曰：「我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廷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曰：「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無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諛，仰視天而心。」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諛，仰視天而心。盡地辟脫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變韓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王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

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吾弄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曰：「與長孺共一老。」史漢方書卷五 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之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去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嘗受趙主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族事曰：「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
 行無道詔詔書獨殺其家家丞封乃効其矯
 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
 其良久乃聞即賜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
 殺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為惡
 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疾
 其疾與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二年
 武安生衣論入官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
 入朝武安為太尉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幸有
 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誰
 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觀其時不
 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
 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
 而各名顯其之舉以楚武刻之意在小之際
 然其不知時變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
 成禍亂武安負貴而驕溢四德參會待時而發禍

<p> 得如許可歌可哀哉遇怒及人命亦不廷衆庶不戰危叛惡言嗚呼 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漢方駕二十一卷終 史 士 </p>									
<p> 得如許可歌可哀哉遇怒及人命亦不廷衆庶不戰危叛惡言嗚呼 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漢方駕二十一卷終 史 士 </p>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二

浙許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四十八 漢傳二十二

御史大夫

韓安國

字長孺

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

受韓子雜家

說於駱

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

楚及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兵於東界張

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

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以至親故

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

弗善也太后知帝弗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

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惟梁最親

為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言泣數

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

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

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

父兄帝王語雖

入言警軍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爵鄣小縣驅馳國

中以李諸侯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

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

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省也大長公主具以

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帝之言帝心通解而免

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

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驪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

可直千餘金由此顯結於漢其於安國坐法抵罪

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

曰然即溺之居無幾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以走安國曰甲不就

官我戚而宗甲因肉祖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

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

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實太后所聞乃詔王以安國

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

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

相朱益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

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

<p>國聞旋勝匿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王辱臣</p>	<p>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p>	<p>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p>	<p>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p>	<p>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p>	<p>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p>	<p>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p>	<p>王臨江用官垣事本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p>	<p>以私配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p>	<p>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一邪臣浮常猶</p>	<p>上禁挑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p>	<p>日夜涕泣牽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p>	<p>官軍即憂為大王尚能舉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p>	<p>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p>	<p>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p>	<p>王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東宮元中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p>
---------------------------	----------------------------	-----------------------------	---------------------------	-----------------------------	-----------------------------	-----------------------------	-----------------------------	-----------------------------	----------------------------	-----------------------------	-----------------------------	----------------------------	---------------------------	-----------------------------	---

<p>都尉遷為大司農聞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p>	<p>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六年田</p>	<p>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p>	<p>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p>	<p>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與</p>	<p>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p>	<p>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為難得而制也得其地</p>	<p>不足以為廣有其害不足以為疆自古不屬為人</p>	<p>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匈奴之</p>	<p>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屬門馬邑豪</p>	<p>弄壘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p>	<p>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遂召同公卿</p>	<p>日朕聞子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賜之甚厚單于特</p>	<p>命加禮使盜無已遠虎數驚朕甚聞之今欲舉兵攻</p>	<p>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p>	<p>全代之時尤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來</p>
---------------------------	----------------------------	---------------------------	-----------------------------	-----------------------------	-----------------------------	----------------------------	----------------------------	-----------------------------	-----------------------------	----------------------------	-----------------------------	----------------------------	-----------------------------	-----------------------------	-----------------------------

老長幼種樹以時舍棄常實向叔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輸糧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悉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聞於平城匈奴至者殺殺高知城者殺所平滅之仇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又解國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其不以私怨廢天下之功故通達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遣蘇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終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愛者孝文審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遠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家露鋒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厭平城之怨者非力不難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糧車相望此仁人之所惡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

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為邊方絕地不救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得勝之兵也至如秦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強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誠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甘泰終公卿雍地方三百里如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奔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界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戍戍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礮擊射且潰之礮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久技兵覆家伐國隨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街風之表不能起毛羽疆旁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老甲輕卒深入長驅遠

解於以爲世取
金謂事以爲
其中而以爲言
若皆六休不律
不然而出於忠
乃爲一語略不
其後於此語

謝天下於是恢開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

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合於財利然所抵者

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壹遂藏國至宅皆天下

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

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安國行丞相事素引

車蹇上天子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之蹇其

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

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將軍衛青等

擊匈奴出上谷破胡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

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馬門所殺數千人車騎將

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佃作時

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

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

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

益東北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

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下遷而新壯將軍

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

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前二年中卒

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爲相

會其病卒太史公曰余與壹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壹遂之

淵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壹遂官至詹事

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壹遂之內應行

斯鞠躬君子也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三

浙許相卿合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四十九 漢傳二十四 李廣 李陵

李將軍 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

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從成紀廣家世世受射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

擊胡用善射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

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

關及格殺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

高帝時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

尉徙為騎郎將吳楚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

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

將軍印後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與匈奴日以

合戰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無

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恐公之於是乃徙廣為上

郡太守後廣傳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

屬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乃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

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有將騎

數十人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

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傷者也廣乃逐

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以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

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

一人果匈奴射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有數千

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

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何

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之誘

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度多且近解鞍即

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

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兵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

百騎中解鞍士皆縱馬卧是時胡兵終怪之

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

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後漢為

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

西北邊屬門雲中大守武帝即位左右以為

廣名將也。由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寧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成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大漢名將主李廣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諫平于以馬邑城誘平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是時軍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虜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之廣行十餘里廣死視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因擒獲兒取其兒

輒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拂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生於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項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宿廣亭十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遠威振則萬物服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殺播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指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號藉類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轡彌節白狼以臨右北平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天觀

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間

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

射殺之下石建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下飲食與士卒共之終廣之身為

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廣為人

長發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

及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盡地為軍陣射間狹以

飲尊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

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不嘗食寬緩不苛

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

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其射

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通下元狩四年大將軍石建卒

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今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

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軍何叔諸將多中首虜率以

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

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壽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

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

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直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國

陳外卿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

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

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

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

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賈為庶人

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為郎事

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武帝時至代

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

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

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然廣不得爵邑

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

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

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下材能不及

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

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

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

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
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日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疾者也連上廣歷七郡太守
元狩四年大將軍驍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
行天子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
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
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
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
也行廣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
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通今乃一得當單于
臣願居前死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詔以為李
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
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
當單于故徙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
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
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
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遂入軍大將軍
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
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
之莫府上封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
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
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
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
夫一軍皆天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
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
走於是上為當戶早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
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廣廣死軍中時敢從
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廣當
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
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史治蔡亦自殺不對獄
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
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

<p>出酒泉擊匈奴 右賢王於祁連山 召諸使使陵</p>	<p>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獵至鹽水迎賊師還復 留屯張掖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p>	<p>突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陽陵書</p>	<p>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p>	<p>形無所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p>	<p>而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p>	<p>時射愛人謀謀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李氏世將</p>	<p>此下別起陵傳李陵既壯選為侍中建章監監諸將善</p>	<p>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以從陵下支死</p>	<p>崇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時</p>	<p>縣下國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p>	<p>中貴人欲侵陵之莫敢應後想之上上召禹使刺虎</p>	<p>人參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遇害侍</p>	<p>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p>	<p>軍大將軍匡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p>	<p>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p>	<p>為郎中今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p>
-------------------------------------	---	-----------------------------	------------------------------	----------------------------	----------------------------	-----------------------------	------------------------------	-----------------------------	-----------------------------	-----------------------------	-----------------------------	-----------------------------	-----------------------------	-----------------------------	-----------------------------	-----------------------------

<p>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p>	<p>離石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怒拜步樂為郎陵</p>	<p>營舉國所過山川地形使處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p>	<p>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p>	<p>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野陵於是</p>	<p>房即公所見從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p>	<p>其家產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書李</p>	<p>教博德上書願留博德言其欲與李陵而貴之漢書</p>	<p>陵母妻于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陵西士居門下</p>	<p>者皆用為驍騎其引兵走西河遮匈奴營之道詔陵以</p>	<p>九月發出遮房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p>	<p>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軍于庭上壯而許</p>	<p>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圍八日還</p>	<p>之因詔強弩都尉路博德督兵半道迎陵軍博德候</p>	<p>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追陵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p>	<p>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秦言方秋匈奴肥未可</p>	<p>與我臣願留陵至泰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p>	<p>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p>	<p>其家產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書李</p>	<p>教博德上書願留博德言其欲與李陵而貴之漢書</p>
-----------------------------	-----------------------------	-----------------------------	-----------------------------	-----------------------------	-----------------------------	----------------------------	-----------------------------	----------------------------	------------------------------	----------------------------	-----------------------------	-----------------------------	-----------------------------	-----------------------------	----------------------------	-----------------------------	-----------------------------	----------------------------	-----------------------------

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
行持弓弩今日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
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
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
入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
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
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
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從邊者隨軍爲卒
妻婦大匿車中陵挾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
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
羣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
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望其子將騎聲陵軍步聞
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
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
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
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破後無以復使急臣令
漢盜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
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

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
校尉所辱以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援射矢且盡獨
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
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領川人父韓
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
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伊騎並攻漢軍疾呼曰
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
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卅五
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輶車輻而
持之軍吏持刀抵山入隘谷單于遮其後乘隙下
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
右毋隨或夫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
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
還歸如沒野矣爲虜所得後生還天子客遇之况於
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從盡新遊旗
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
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爲歌歎猶有得脫歸報天
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斗水期至遮虜郭者相

行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
士從者十餘人旁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
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
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
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
少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
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
急其素所蓄積也存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無
保妻子之臣隨而譏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解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殺死其傷
不取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士張生李冒白刃北首而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節操亦足舉於天下使
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
今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上以遷
誣問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
救曰陵當發出塞詔強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
待令老將生姦計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勝者陵在

匈奴咸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
陵救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救軍于為兵以
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
伏誅唯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
戲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匹
敵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救
匈奴為其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
居塞候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生陵上
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許使人利殺緒大聞氏欲殺陵
單于匿之北方大聞氏死迺還單于北陵以女妻之
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皆貴用衛律者父本
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為律都尉李延年薦言
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謀凶還降匈奴
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漢昭
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道
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
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與衛律皆侍立立政等見
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傷其不獲從其反

陰陽之官可選歸漢也後陵特牛酒勞漢使博飲
兩人皆胡服推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
主上富子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
之陵臺不慮執視而自備其變答曰吾已胡服矣有
頃律起更示立政曰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
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
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偏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
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危乎陵曰大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將軍何如鄙人口不
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忠
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詩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也然三代之新道宋所忌自廣至陵
述其宗表哉

史漢方駕二十三卷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四

浙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承仲年甫校錄

史傳五十一 漢傳五十五

衛青

大將軍 衛青 字仲卿其父鄭季可東平陽人也其父

鄭季為吏給事平陽族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

信長公主李與族妻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

長子而姊衛子夫大自平陽公王家得幸武帝故

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

衛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後子夫男

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族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

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

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責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

笑曰人奴之生得無智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

壯為族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知大長公主

問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時給事建章

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

放初為將即
七十已不
以兵其利
亦者附
之思也

與壯士往纂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召青為建章

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

太僕公孫敖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

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

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

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

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

脫歸皆當斬贖為燕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開內侯

史漢方集卷三十四公衛青

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

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

騎擊匈奴出鴈門李廣出代郡精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

入殺遼西太守虜屠遼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

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今車騎將軍青復出雲中以

西至高闕遂署河南地至于隴西捕虜數千畜數

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

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

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

功封為岸頭侯天子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

人倫暴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

數為邊害故與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

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轡畜產畢收為

肉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路舊塞絕梓領

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

一十七級執訊獲醜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

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比歲入代郡

太守友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

上郡朔方所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五年春

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

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

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

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但出右北平

咸繁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

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

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

五千餘人畜數十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緼襁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驛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塞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窳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

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車軹侯
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
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丘如意中郎將館者
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
奴入代殺都尉朱泆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
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
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
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
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
史漢方策卷三十四 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
建前將軍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
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韓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
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
閑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
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閑安曰
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
于勢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前將軍而
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

肺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
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事
誅於境外而其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
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
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封子

霍去病大將軍青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

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庶子陳淳妻
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

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姚校尉與輕勇

騎八百直素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於

是天子曰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

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捕季父羅

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

太守都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

封賢為利侯封賢為利侯

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以翁侯功不多故大將軍

不益封建至天子不誅其罪賈為庶人
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壽乘說

大將軍日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

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

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

金為王夫人親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

對上乃拜容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

軍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苦水草處軍得以無

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冠軍侯去病

疾三歲元狩三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驍騎將軍將

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驍騎將軍率戎士烏

討遼東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其

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

與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既得諸全甲獲輜重

潭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

休屠祭天金人師率虜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其夏驍騎將軍與合騎侯放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

張騫郎中今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知中

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後至匈奴左賢

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

所殺傷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留當斬贖為庶人而去病出北地已遂深入與
合騎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
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居延遂過小
月氏攻祁連山揚武得單于恒會涂王及
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合服如
咸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殺獲五王五王母單于
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
師大率滅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
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
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
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
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騎將軍
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王王子以下十一人
捕虜七千六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
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合騎侯放坐行留不
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
如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

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將常生
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
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
兵也單于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
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漢人令報天子要
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
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
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
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
史漢方書卷之五
九
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窮追
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萬
封渾邪王萬戶為漂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
侯度為輝渠侯侯為河基侯大當戶調為當
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
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作於率以軍
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獲首虜八千餘
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

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慨來後
 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咸隴西北地上郡戍卒
 之半以寬天下之餘居項之乃分使降者於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
 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
 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
 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攻力戰深入之士皆
 屬驃騎驃騎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
 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
 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
 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
 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
 于謀曰漢兵度林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
 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
 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今武剛車
 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

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
 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
 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
 西北馳去特已昏漢匈奴相紛擊殺傷大當漢軍左
 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
 將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明行二百餘里
 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
 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
 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
 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
 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
 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
 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
 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兵車
 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
 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
 多大將軍既還上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

原缺第十二、十三葉

三虎登皆坐耐金失疾失疾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北
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諡曰烈侯子仇代為長平侯
先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歲而卒竟不復擊匈
奴者以漢馬少又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
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
表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王
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
北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信之止通詔青尚平
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仇代侯六歲生法失疾左方兩
大將軍及諸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必斬
捕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
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千為侯二千三百
戶并之二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
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特將者十四人為裨
將者曰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
有傳無傳者曰公孫賀
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其先胡種賀祖父景帝時
為雁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善書十餘

諸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有為
舍人及武帝立人歲以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
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
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
有功封為南鄉侯後再以左將軍再從大將
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耐金失疾後八歲以浮
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為
丞相封為綠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
侯為丞相坐于教與陽石公王好為巫壘族無
以進得終然數被誹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在宰
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快起丞相賀不
肯起上更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
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賀于敬聲
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
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此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
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
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

<p>蘇大俠也開復欲以贖子笑曰丞相調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遂從微中上書告散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誣殺司訓上且上甘泉當馳道遇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崇驗實窮治所犯謀父子死獄中家族誣誣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決調傳</p>	<p>將軍 李息郁郅人也 昭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p>	<p>將軍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一歲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樂受降城十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聚坐妻為單于</p>
--	--	---

<p>將軍 蘇建杜陵人也 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公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在大將軍</p>	<p>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外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p>	<p>將軍 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強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強弩將軍</p>	<p>將軍 李蔡成紀人也 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全法死</p>	<p>將軍 族凡四為將軍 出擊匈奴一歲</p>
---	---	--	--	-------------------------

<p>庶人其後使延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p>	<p>將軍趙食其殺裨人也武帝立一十二年以主爵</p>	<p>附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封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p>	<p>道當斬贖為庶人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使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p>	<p>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領侯生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p>	<p>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p>	<p>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生捕樓船將軍生法死</p>	<p>最驍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房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連開河</p>
--------------------------	----------------------------	---	------------------------------------	---	---	---	--

<p>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者二人</p>	<p>將軍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驍騎將軍有功為將離侯驍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生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p>	<p>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以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驍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驍侯生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攻後二歲擊虜樓蘭王殺之為浞野侯後六歲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以入漢後坐巫蠱族</p>	<p>自衛氏與大將軍青首封其後侯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卒衛氏無為侯者</p>	<p>威而重去府第尤貴盛自有傳太史公曰蘇建謂余曰吾嘗從大將軍至尊重而</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p>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p>
--	---	---	--	--	-------------------------	-------------------------	-------------------------	-------------------------	-------------------------	-------------------------	-------------------------	-------------------------	-------------------------	-------------------------	-------------------------

力有明之功
不可少也
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
賢者勉之哉
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客賓
天子常切齒彼親持士大夫招賢
不肖者人主之
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驍騎亦放此意
其為將如此

史漢方駕二十四卷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五

浙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永仲年甫校錄

史傳五十二

漢傳三十八

公孫弘徐崇

丞相公孫弘

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

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

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

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

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後病免歸元光五

年復徵弘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謝

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推選國人

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

制曰云云弘對曰云云不待詳時對者百餘人太常

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

甚麗拜為博士是待詔金馬門弘復止疏曰陛下有先

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

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謫今世之吏

邪故其民謫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

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秦天子以冊書荅口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澤特駕服雅人之從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此角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弘尚竊慕之上異其言時史丹方為太子太舍人

方通西南夷道置節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衣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狀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及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信始弘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爲太僕

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時通西南夷東置倉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

史丹方為太子太舍人

日山東鄒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稽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然

賓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立虛
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惟慶
以博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為平津
侯慶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弘子度嗣為平津
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
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
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
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
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澆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
史漢名者卷五
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
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主父偃者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
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
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游燕
趙中山皆其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
為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
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
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
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
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
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
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懼春秋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
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
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
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
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
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
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
也遇其民不可殺而守也勝必非之非民父母也靡
敝中國甘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
將兵而攻胡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
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
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
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使天下飛芻輓粟

起於東腰環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千弋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夫秦嘗積聚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襲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為人夫不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

所以不行者權分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加察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各一辭

徐樂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薪棘於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貴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秦之末世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

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兄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遽踵而身為禽吳楚荆趙是也兄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遠地之事推款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則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圃滂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資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稱孤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

國王不成其敵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求而不成征而不服哉然則此下非危安得嚴安者臨萬人也以故丞相史書曰臣聞節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示教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刑多靡軍馬衣裘官室皆說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從民之情見美則顯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勝民離本而徵末矣末不可使得故指紳者不彈為詐帶劍者考殺人以靖奉而世不凋規故嚴教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秦崇失而禮禮失而秦教失而為偽宋淫靡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滯使貧富不相嫌以和其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滅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有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

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臣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暴寡田常暴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衛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機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使秦綏其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修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苛諛諛者聚日聞其美意廣心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得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粵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嘗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皆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

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鄧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數也然本皆非公族之後非公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南夷朝夜即降楚略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城城議者夷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拘之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鏹甲甲鉏耨鉏耨弦轉輸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壞制制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

觀秦之所以滅者刑文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
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
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建萬世之變則不可稱
諱也後以安為時馬令嚴安傳止此下連上言世務
終主父假傳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
皆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郎中郎
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
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驍奔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
今以法制制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
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條雖骨肉無尺寸地之封
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今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族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
而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
天下豪桀并兼并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
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
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

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臣結
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
賓客棄我我死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
鼎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累施之偃盛言朔方地
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
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
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家築北河終不可就已
而弃之主父偃感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有淫佚行解上
拜主父為齊相至齊能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了之
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
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
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
刑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
時嘗遊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
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
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
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主父劫

長卿長卿謫病不能臨臨工令

之則獲矣

不敢嘗食身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而彊往一

坐盡傾酒酣臨叩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

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緣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

之臨叩從事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

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

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

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

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

史遷方獨集夫一人司馬相如

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長卿第俱如臨

叩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

俱之臨叩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

廬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

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

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

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

都雲田宅為富人居住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

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

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矢

子游獵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

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

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故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

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然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

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氣與使者出田

田罷子虛過楚烏有先生以是公在焉坐定烏有

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

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

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

五、六

史漢方駕卷之六
方駕相如

木

友敗亦知

史記方輿考三十二
天司馬和

杜木問九歌

宮錦多且備

脫耐不獲後宮
不獲又似日出
入語然如自出
山語寒花來
獨乘儀仗

皮除阻獵奇錄

蜀山輕本獻
之狀極而至於
快電及矢又遠
尤嫌於後如神
如雷又如見怪

於落英惜綴紛溶蕭蕭從風瀏莅歛歛蓋象金
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此虎旋後宮難還累輯
被山綠谷循阪下臨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走乎玄
猿素雌雄環飛蛭蛭胡穀蛭棲息乎其間
長嘯哀鳴翻幡互經天矯枝格偃杪顛於是乎
絕梁騰殊榛捷垂條稀間半落陸離爛漫遠遷若
此輩者數千千處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徒
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于校獵乘
鏤象六玉糾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
史漢方駕卷三六天子司馬相如
繼衛公參乘危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繼
者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騰天動地先後陸
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綠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貌豹
搏豺狼手熊足野羊家鷁蘇綉白虎被班文跨野
馬陵三襲之危下積歷之城徑險赴險越壑厲水推
裴廉弄解格蛤鉅猛氏要襄射封豕箭不苟
害解脰陷腦弓不虛張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節
徘徊翔往來脫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
浸浸促節條變遠去流離輕禽蹀躞狡獸白鹿捷

注之於不可及
願之乎應於足
為疾
極而後復
先中而後正
欲助而射正
中之類清麗正
在門者
災空虛獵飛族

東與游歷

校後

史漢

樂

狡兔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變弱滿白羽
射游鼻操蜚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
殪什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乘虛與神
俱玄鶴亂昆雞道孔鸞促駿驤拂鳳皇皇捷
鴛鴦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
乎比絃率乎直指乎反鄉歷石闕歷封巒過雄鵲
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鵠牛首登龍臺
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釣者之所得獲觀徒車
之所轉來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踏與其窮極
史漢方駕卷三六天子司馬相如
倦欲驚怖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籍籍墳墳滿
谷拾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息置酒乎天之堂張
樂乎穆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建翠華之
旗樹靈鼈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
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
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逸奏金鼓迭起鏗鏘鏘行
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部漢武象之樂陰淫案衍
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
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靡靡爛沒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若夫青琴必如之徒絕殊俗妖冶都觀莊刻飾
便嬖約柔矯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
易以成制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嬖
皓齒繁爛宜笑的樂長眉連娟微睨綠蕤色授魂與
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以
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
以殺伐時休息必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
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
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隸隸墾墾墾
史漢書卷五十一 下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仍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詭省
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
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游六藝
之圃馳騁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采騶
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拊群雅悲伐檀樂樂胥修
容平禮園翺翔千書圖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
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教於斯之時天
下大說風而聽隨流而化然興道而遷義刑錯

而不用德隆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
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
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
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雄雉之獲則仁者不山也從
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圓居
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
細而樂萬乘之所修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
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
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是
史漢書卷五十一 下
公言天子 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 楚雲
夢所有其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
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
夜郎 唐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
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
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
巴蜀太守鑿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一犬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中國然後興師出
兵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膝請和康居西

相如士之口
文過飾非以爲
工故入父老
子弟之罪而於
其乃發軍與制
驚懼子弟愛惠
長老郡又擅爲
轉粟運輸皆非
陛下之意也當
行者或亡逃自
賊殺亦非人臣
之節也夫邊郡
之士聞將軍燔
燔皆攝弓而馳
也

謂之微明官有
故東漢書有
山公地格格
西郡亦皆漢等
治與使有者

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閭越相誅右弟番
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効貢職不敢怠
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
當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民各五百人以
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聞之患今聞
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愛惠長老郡又擅爲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將軍燔燔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
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
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
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爲至愚不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
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
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
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
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時叩作
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
請吏比南夷上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叩作舟馳者近蜀
道亦易通泰時嘗通爲郡縣失至漢興而罷今誠復
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上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
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
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
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

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夷仲雅丹曉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柯柯為微通雲山道橋孫水以通邛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非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徒馳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荷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者老大夫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曷廢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澠者不以力并

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待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親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出汜濫行溢民人降移徙而不安夏后氏成之乃堙決河疏河沈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未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脛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行滋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

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身係累號泣內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局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監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詰勗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歸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開沫若微非柯鏤雲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奎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濬不閉勿深開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運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視指聽者未聞音猶鵲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葢澤悲夫於是諸

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周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進什宜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佐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街衢之變而况乎涉平險丘墳前有大利歟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成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鄒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宰察上善之選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
薛曰登陵隨之長阪兮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阻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銍銍兮通谷磽
引引涕淚兮引以永逝兮注平阜之廣衍觀衆樹
之鬱鬱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
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公國失勢信謬不
史漢書卷五十五
籍兮宗廟滅絕兮籍操行之不得籍墓無識
而不脩兮籍魂歸而不食籍棄遺絕而不齊兮籍爾久遠
而愈休籍精同閭而飛揚兮籍捨九天而未逝嗚呼哀哉
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于虛之事相如見上
好儒籍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
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賦居山
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儀意也乃遂就大人賦
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中州宅稱萬里兮曾不足
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遊籍綈綈之

素霓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輪竿兮總光耀之
采施垂旬始以為慘兮籍星而為背掉指橋以偃
蹇兮又籍以招搖籍掩拾以為旌兮籍靡屈紅而為
綢紅香籍以收潘兮籍疾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
螭略籍麗兮籍赤螭青籍之蜘蛛蛇蛇低叩天螭
以驕驚兮詭折隆窮蹙以連卷沛文趙煥化以怡
兮放散畔岸驤以辱頽踳躑躅輶容以籍麗兮籍
儼然懷臭以梁倚糾籍琴籍以籍輶路兮籍茂蒙籍踊躍
騰而狂籍在籍至籍電過兮籍煥然霧除霍然雲
史漢書卷五十五
清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紛
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微靈囿而選之兮部
衆神於籍光使五帝先導兮籍友太一而從陵陽左
玄冥而右籍前籍離而後籍斷征伯僞而役
後行也余車籍而萬乘兮籍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
將行兮籍欲往乎南籍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
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籍維籍以方馳騁援衡從
其相紛孽兮籍滂籍決籍乳籍以林離籍羅列聚叢以龍

又且大為首領
是古語所謂
示終將則吉
瑞其言非大
吉乎人以事
意即發得強
謂其言如此
待其言而後
言乎天不言
又參之天象

以亦不其時而品極地祗謁歎天神勒功中歎以彰至尊舒盛德駿號
 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
 者之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難繼紳先
 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
 無正列其義校訪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
 摠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斐英聲騰茂實
 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
 故悉奏其辭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
 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
 史榮聲卷末 奇昌和 五
 澤之博廣得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
 我穡易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漚之汜嘉穀之
 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若君若
 族不遇哉般般之歌樂我君圓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攸攸惟君之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
 天瑞之徵茲而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祉三代之前
 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玄耀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見祭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
 軍不必詳詳做類託寓諭以封樹披蕪觀之天人之
 際已矣上下相發元答聖王之非統統翼翼也故曰
 必慮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厥不失肅祇
 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
 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
 市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
 雜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大史公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之
 顯大雅三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
 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
 虛辭溢說然其要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
 何其揚祖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
 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若干

史漢方駕卷二十六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七
 浙許相卿台仲甫撰輯
 徐永仲年甫校鈐
 史傳五十八 漢傳十四 淮南王發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之
 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笑人厲王母得幸
 焉有身趙王不赦弗收內宮為祭外宮而舍之及貫高
 謀反相人事故弗收弗速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及
 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七
 以聞上方怒趙王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
 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
 厲王母已生厲王王惠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
 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其定其定厲王母之家在焉
 父世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並子長
 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
 王遂即位厲王
 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而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
 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以親故寬赦之三年入朝其橫從上入苑
 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不能弘壯
 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
 令從者刺之辟陽侯走馳闕下肉袒謝曰臣
 罪不當坐趙王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
 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
 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
 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厲王當是時自
 謂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兩益
 怨不用漢法出入新管輅稱制自為法令制於天
 下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驍馬將軍尊重
 上令昭十厲王書諫赦之曰竊謂大王剛直而勇慈
 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下以聖人之質來大王也甚盛
 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誼帝初即位易族
 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坐帝幸陽之使大王得二縣
 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未得足
 弟之歡而數列族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同故

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
 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聽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
 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其定皇帝不許使大王
 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其日夜未法度修爵職以
 稱皇帝之厚德今趙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
 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妻此高皇
 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
 身被創殘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怙恃揚修身正行養謙性體
 史遷列傳卷五十五 淮南王傳 三
 案盛沐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
 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
 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保不求守長陵而求之其
 定先母後父不誣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
 兄無繼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
 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溺情妄
 行不謀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所南面以
 臣等諸貴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
 之神必不願食於大王之手明白者周公誅管叔

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藥

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煙燔其書不以問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設言曰忌病

子母從居縣為築室家室皆日食給薪菜鹽

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藥

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煙燔其書不以問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設言曰忌病

二千石議臣若臣等味大赦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等味大赦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等味大赦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

子母從居縣為築室家室皆日食給薪菜鹽

居他處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

以騎不聞過至此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

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

上聞之乃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

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我貪淮南士
地邪乃徙城陽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
厲王置國如諸侯儀年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其復
故城陽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死乃
徙淮南王昔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
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
陽周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舊王時地參分之東
城侯良前葬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
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
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
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
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聽而往來使越吳
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
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淫徙
衡山王王徙濟北所以褒之及徙遂賜諡為貞王廬
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而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

欲以行陰德附循百姓流名舉天下時時德望厲王
此時欲呼連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
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
卷言神僞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
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
書及賜常召同馬相如等親草廼隨初安入朝獻所
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
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大及方
技賦頌皆然然移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
安侯時為大尉乃遣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史漢書卷之淮南王
子大王親前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
日安為非大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
金財物除結賓客捐循百姓事
寶龜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經詩以屬王遷死藏
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
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
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
侯並爭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道郡國諸侯
游士奇材游士為方舉者妄作妖言謂王王喜
多賜金錢而及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

愛陵帝多予金錢為中詞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太子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許不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殺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史漢方術卷十七淮南王王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韓彭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還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及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道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還謀曰漢使即逮王

王今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問漢使來即知太子謀許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問王以當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問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關奮擊匈奴者當被等格明詔當弄市詔不許公卿請廢勿王上不許公卿請削五縣二縣使中尉宏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史漢方術卷十七淮南王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判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即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策輿地圖部署去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過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

面事豎子乎運下王有孽于此下却入伍被傳伍

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爲淮

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

以百數被爲冠首夕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徵諄

後王坐東宮召伍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

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

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

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於是王怒繫

伍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

曰不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

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

萬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

內不期而隨此千載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

連下王曰方今漢庭治平臣不敢避子胥之誅

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昔秦能聖人之道殺

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尚詐力任刑法轉負海

瀕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糈糧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遭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僇尸千里流血

千里於是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

入海求仙藥物還爲爲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

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

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

蓬萊山見芝城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

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

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

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思欲爲亂者十室而

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

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天

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

亂者十室而七被傳連下與萬乘之駕客謂高皇帝

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

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

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隙因秦之亡特而

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

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祖
以成帝玉之功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
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
今陛下臨朝大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凡狀而不
朝王四郡之衆地封數千里內鑄錯銅以為錢東
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之木以為船一艘之載當中
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宗室大
臣獨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
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所禽之衆不能成功
其身成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
者何也誠逆天理而不助時也
子之所見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
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
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
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必曾不如匹
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必之日而天下去之
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
為群臣先歿於東宮也

而後流即起歷階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王后太子皆不以
為子凡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
其父又悲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王有兩
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欲害
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皆建建
其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正
以元朔六年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忠
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
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殺捕
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
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弘怨淮南厲王殺其
大父乃深購淮南事而得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
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
與淮南王數以乘兵謀門伍被被常誅之以吳楚七國
為效王引陳勝吳廣被誣言形勢不同必敗必及建
見治王恐國除事泄欲殺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要

語在被傳運下於是王銳欲發王忠之欲發問作說
曰方今漢庭治乎亂被曰天下治王不說謂伍
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之政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也皆得其
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葉
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
羌楚貢獻東曉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損傷
失後不整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
謝成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
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者
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
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飛材
力絕人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
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
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
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通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
以賞賜軍吏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然淮南王見建
已微治恐國除事且危欲發兵又以為誰乃知器
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所疾皆如沐猴而

冠耳被曰劉先刺大將軍乃可奉事王復問被曰公
以為吳與兵是邪非也被曰吳非也吳王至當責
也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
吳王悔之甚願王就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
子之所處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
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穎
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
太守獨有維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
上黨並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曰絕成臯之
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奉事如此公
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書淮南
王孫建繁治之被傳連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王曰
左兵趙賢朱驕如皆以為為有福什九成公獨以為
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
皆前聚諂諛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錫之
地而人之聚起於大澤亦有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
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
二十餘萬非直通成之衆劉嬰被殺也公何以言有

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
傳連上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
當今陛下臨制天下
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
今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
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

禍無福被曰被傳連上臣不敢避子胥之誅往者秦
為無道殘賊天下被傳連上數術士與萬乘之駕作
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
安弟政苛刑峻天下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
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皆應
傳連上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當今陛下臨制天下
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
今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
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

師使辯士隨而說之當可以徵幸王曰此
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再發而後事幾直視
傳連下被詣吏自告於是王就徵拜乃令官奴入宮
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史中二千石都
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
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
耳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
謀先殺相二千石失少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
殺之計未失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
下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之盧江會稽
為求盜未發決連下廷尉以建離連太子遷王問伍
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
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
應奈何應即還諸侯山勢不得不發被曰南越德山以擊盧
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
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江都會稽
勁越屈強江淮間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未

以易北急則走越耳於是福也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選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建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必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王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到不殊伍被自請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賊跡具如此太后但被傳逮下天子以伍被罪吏因捕太子王后園王宮盡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家僮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統衛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衛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并丞相議趙主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

議曰淮南王安廢法度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弑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者其非吏他贖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太子選諸所與謀反者皆族下國除天子以伍被雅諱多引漢之義欲勿誅廷尉湯進曰被首為王盡反計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此國除為九江郡

衛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少男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衛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衛山王聞淮南王作為背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衛山王入朝其謁者衛

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必罪疆榜服
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
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
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
氣者日夜從從容王謀反事王后乘舒歆立徐來為
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
子曰徐來使婢益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
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利傷王后兄王后以此怨
太子數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如
奸又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
通王后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
附王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管
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
使人傷之管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
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青色王於是大
怒欲廢太子而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
并廢孝王后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

孝亂以汚之欲并廢兄弟而以其子廣代太子
其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
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后股求與王后王后
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
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新無采與奴奸
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乃
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自
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
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
史史有逆計日夜從容衡山王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蘇陳
喜作輶車銀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
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及時計畫以約東衡山王
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
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
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
前約東友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元
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英立孝為太
子英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

謀逆言 孝作軺車 鉞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
 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以淮南事繫王問之
 白贏上書 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 反告太子以喪所為
 不道樂市罪事 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
 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王 謀反者不得陳喜於
 山王子 卒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
 計謀 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
 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
 喜等廷尉治事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
 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
 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
 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 除
 其罪孝坐與王御婢奸奔市王后徐來亦坐燕殺前
 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諸坐與
 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云之所謂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
 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
 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制漢邪辟之計謀為畔逆仍

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 此非獨王過也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 夫荆楚標勇輕悍 好作
 亂乃自古記之矣
 卷二十七終
 史記卷二十七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八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六十 漢傳二十

漢書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龍於古之衛君也至

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以黯見悼孝景帝朝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

俗然不足以厚天子之使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還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

疾歸田里上聞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

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

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水黯多

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

主爵都尉列為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引

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

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

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絮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

慕傳相盜之為人善貴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

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時太后弟武安侯

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

未嘗拜揖之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默然然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

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態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

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

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甚助為請告上曰汲黯

何如人黯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

少主守城深堅視之不去廢之不去雖自謂黃育亦

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

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

時不冠至如見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之可以資百
又曰切於
武備則
曰古有
之臣至如
之臣生知
非上見
非苦就
而公以此
奇黠
可以爲公
視矣是時
史漢方
常言與胡
益多吏民
點常毀儒
刀筆之吏
勝爲功上
說也欲誅
中多貴人
內史爲右
爲皇后然
敬禮如此
於上前曰
抑天下之
非苦就行
而公以此
奇黠
可以爲公
視矣是時
史漢方
常言與胡
益多吏民
點常毀儒
刀筆之吏
勝爲功上
說也欲誅
中多貴人
內史爲右
爲皇后然

下大將軍
曰夫以大
數請問以
憚黠曰
弘等如發
益不用始
弘湯稍益
丞相封爲
同列或尊
陛下用羣
罷上曰人
居無何匈
無錢從民
黠曰長安
其主而降
其中國而
人與市者
夫匈奴攻
下大將軍
曰夫以大
數請問以
憚黠曰
弘等如發
益不用始
弘湯稍益
丞相封爲
同列或尊
陛下用羣
罷上曰人
居無何匈
無錢從民
黠曰長安
其主而降
其中國而
人與市者
夫匈奴攻

為字其後不
以知其年

漢書卷之八
卷之八

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由獲因與之以謝
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數萬之眾
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
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如邊關
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貨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
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技者也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上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
言今又復多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
詔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黯拜為淮
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
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
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
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
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徒得君之重財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
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

用之心

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
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
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
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
其殃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
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
相秩居淮陽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
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
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
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任宏官亦至九卿然循
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歿
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
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以孝文時當
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九卿聞梁楚之間孝景時
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
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莊
當時

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見少年官燕然其游知友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莊
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
內史以武安族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
今莊為大史門下客至無貴賤留門下者執賓
當時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燕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
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其器食每朝候上之問說
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
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
史漢方駕卷十八 七
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
以此翕然稱鄭莊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
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莊
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
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莊任人賓
客為大農饒人多通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
當時以此陷罪賈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
莊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莊
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漢歸始列為九卿內行修

兩人中廢家貧賓客落及後家無餘
財先是下邳翟公為楚尉賓客亦其門及廢門外
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微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
故一生遇知交情一貧一富遇知交情一貴一賤交
情遇見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
否眾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填
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大署其門曰一故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遇知
史漢方駕卷十八 八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遇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漢方駕二十八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九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酷吏傳六十二 漢傳二十九 三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明起其極也上下相道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斷刑而為朴銅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益暴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

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侯封之家孝景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齊成之屬

錯水非錯吏此也蓋錯言刻者之不可為耳

散未會不以法從事而無情於此非酷吏之教也此非酷吏之教也此非酷吏之教也

太史公法一不多而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孝文帝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實姬如

厠野彘幸來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買姬都伏上前曰公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一姬

等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姬都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

都濟南閭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閭氏首惡餘

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

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備親而出身固當奉職矣節

官下終不顧妻子矣耳都還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傷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親其侯使人以問臨江王

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貴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拜都為馬門

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
舉邊為引兵去竟郅都處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
象郅都今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
太后乃克中都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太
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淫術賊任威稍
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
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隴都出
其上郡素聞其聲於是善過與結驩久之郅都歿後
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
治效郅都其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皆人人惴恐武
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
九卿罪戾即成少被刑而成刑極刑自以為不復收
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買
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買田千餘頃假貧
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
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咸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
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然由居二十石
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決
獄之所居郡必夷其家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
陵太守奪之治與成黠俱為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齒由後由為河東都尉
特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
不受刑自殺而由垂市自將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
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潁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
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
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
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
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環
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撻鼠及餘肉劫鼠

湯以是承
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能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鉅家強并兼之
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
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
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
自至舍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
上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
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
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問天下
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
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民由此
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
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
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諸臣不自安臣固知
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

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能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鉅家強并兼之
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
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
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
自至舍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
上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
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
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問天下
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
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民由此
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
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
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諸臣不自安臣固知
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

又從其於外則
甲而湯無所
家矣

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
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湯失亦有烈士之風湯為
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收嘗與湯有已而
為御史中丞湯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為地湯有所愛史丹居知湯不平使人上書變告
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
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
史丹乃集羣主史丹集羣主一陳書作
謁居病卧間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
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
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
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
居病疾事連其弟第繫道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
居弟欲陰為之而謁居不省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
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
湯有謁居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
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至

相以四時行國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
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
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請春伏莊
助使人言買臣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
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
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臣心望及湯為御
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被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
買臣怒士深怨湯欲殺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
史邊通學長短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
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
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
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
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
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
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買人輒先知之益居其
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
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

入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
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
計何多以對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
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
三長史也遂自殺湯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無他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惡言而必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
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
趙禹止此下入趙禹傳管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
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
舒等後起治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
有罪免歸後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
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
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召上拜義

<p>湯數稱以為庶武帝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盜賊皆散齊木疆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侯以職下楊僕傳內於數年病死</p>	<p>溫舒復為中尉尹齊者東郡在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庶武帝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盜賊皆散齊木疆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侯以職下楊僕傳內於數年病死</p>	<p>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連下楊僕傳內</p>	<p>冬月益戾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p>	<p>至族小者乃歿家盡沒入償賊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p>	<p>五下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p>
--	---	-----------------------------	--	---	---

<p>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p>	<p>前勞以爵救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勝非有斯爵率然之實也為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灰人以為獲是一過也連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p>	<p>後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p>	<p>公其勤勞而造彼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恨黃</p>	<p>番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p>	<p>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旅率眾以掩過不僕惶</p>
---	---	-----------------------------	-----------------------------	-----------------------------	--

法焉減宜傳止此
減宜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
青使買馬河東見宜無害言上徵為大厩丞官事辦
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愾及淮南反獄所
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
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
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
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
切和中為小治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力行之難
史漢方駕卷五十一合衆傳
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其吏成信信亡上林
中宣使郎令將吏卒闖入上林中禁室門改治殺
信史不務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
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通上揚侯傳內是時郎守尉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
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
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眾泰事上意任用典減
宣相繼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連
而外史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

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撝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
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子決
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
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
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連證案數百小者
數十人逮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
告劾不服以掠等掠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以臣獄
史漢方駕卷五十一合衆傳
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
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
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桑弘羊
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功無私遷為御史
大夫案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
杜周初微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係事列
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治皆酷
暴雅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太史公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

<p>抑都五引是非非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阿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p>	<p>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繁多訴狼</p>	<p>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其足數</p>	<p>此其知略見犯者也其庶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p>	<p>以爲戒方略教導道壹切禁姦止邪一切亦皆能作</p>	<p>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窮守馮當基</p>	<p>此漢季貞剛雖人東郡解縣僕鍾項天木駱望拒滅</p>	<p>史漢方駕二十九卷</p>
--	-----------------------------	-----------------------------	-----------------------------	-----------------------------	-----------------------------	-----------------------------	-----------------

<p>史漢方駕卷第三十</p>	<p>游俠傳六十四 漢傳六十二</p>	<p>徐 禾仲年甫 校鉞</p>	<p>撰輯</p>	<p>游俠傳六十四 漢傳六十二</p>	<p>游俠傳六十四 漢傳六十二</p>	<p>游俠傳六十四 漢傳六十二</p>	<p>游俠傳六十四 漢傳六十二</p>
-----------------	---------------------	------------------	-----------	---------------------	---------------------	---------------------	---------------------

卷之八
 世俗不察其意而誤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朱家者與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管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軹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之罪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也田仲已歿而鍾離有劇孟朱家傳止此下別起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歿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歿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酈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

母辟陽程薛况陝

無母辟陽程薛况陝

郭解河內軹人也

父以任俠孝文時誅

時陰賊賊解不快意

命作姦剽攻不休乃

幸窘急常得脫若遇

報然厚施而薄望然

命不矜其功其陰賊

少年慕其行亦輒為

勢與人飲便之解非

解姊子去解姊怒曰

不得棄其尸於道弗

處賊窘自歸具以實

直遂去其賊罪其姊

解之義益附焉解出

之解人問其名客欲

見敬是吾德不修也

所重也至踐更時脫

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

悍不飲酒少

不可勝數適有天

報然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

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

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

勢與人飲便之解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扶刀刺殺

解姊子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

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

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

直遂去其賊罪其姊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

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

之解人問其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

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

所重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

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

愈蓋慕解之行解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家居間者

以十數終不聽客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

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諸公在此問多不聽者

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

掩乎題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庸待我我去令

陽家居其間聽之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

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

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

此嚴重之事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

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

家貧不中些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

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

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

掾解之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

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問下吏捕解解已置其

此解少公人可
出於風聞虛傳
之義代中多奇
解者此有姓名
可其或無此不
名以信口說出
解者於此解
有入入如斯

武帝公孫弘同
見此於人君為
其明出於相度
公孫弘則其此
語其也此家
被公之教也

此傳及論及於
朱家則五季亦
條廣一語未
又廣引諸人解
否解於朱家
和而傳亦如在
泛論之內耳又
得休之機情者

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
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傳入太原所過報告主
人案吏逐之跡至籍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
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
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
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
此罪甚於解知殺之常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
史漢方駕卷三十一
是之後為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
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
公孫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遠近有退
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
道簡仙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
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蓋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
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為名諺曰人曉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史漢方駕三十一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一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佞幸傳六十五 漢傳六十三

誰曰九田不知連年善世不姑選合國無虛言非獨
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
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
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
卿皆因開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鵷鷺具帶傅脂
粉化閭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
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孝武時
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
通無伎能嬌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
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南董賢孝
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時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
駱馬都尉杜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
人之寵取過庸不為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
與帝微時同席所書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
都侯出常參乘隨為愛幸其人謹教無所虧損為其

小妾所寄書云余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
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推之上天願見其衣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
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氏名
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
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其文帝賞賜通巨萬
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問如通家游戲然
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
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歟文帝曰能富通
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
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疽通嘗
為吮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
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疾文帝使太子
癰疽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為上語之
太子慙由此然通及文帝崩景帝立登通免家
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
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

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於人家孝景帝時中
無寵臣然獨鄧通中令周文仁仁常最過諸不乃甚篤
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下比鄧通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官者則李延年
韓媽者字王孫弓高侯孫也今上武帝為膠東王時
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
善射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
貴官至上大夫賞賜錢財鄧通始時媽常與上共卧
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
還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
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媽驅不見既
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
媽太后此此媽媽侍上出入末巷不禁以姦聞皇
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歟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
歟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倖以軍功封案道侯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p>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p>	<p>第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未央而召貴延年延年</p>	<p>善歌為新變新聲而上方與天地諸祠欲造樂令</p>	<p>同馬相如特作詩頌延年承意弦歌所造詩</p>	<p>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孫是貴為</p>	<p>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p>	<p>韓媽也久之後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p>	<p>女弟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昆弟也自是</p>	<p>之後寵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p>	<p>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p>	<p>太火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于殺之行足以視後人</p>	<p>御韓之徒非一而並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所</p>	<p>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建不難道位過世任其能者</p>	<p>終所謂奕之適況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p>	<p>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變矣王侯無嗣弄臣為輔焉足</p>	<p>不強轉解微撓一朝帝崩廢臣擅命董賢繼成丁傳</p>	<p>流故幸及母后李位幽廢皆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p>	<p>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者不仁人以官為為此也</p>
-----------------------------	----------------------------	----------------------------	--------------------------	-----------------------	------------------------	-----------------------------	-----------------------------	---------------------------	------------------------	-----------------------------	-----------------------------	-----------------------------	-----------------------------	-----------------------------	-----------------------------	-----------------------------	----------------------------

<p>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二</p>	<p>浙許相卿台仲甫撰輯</p>	<p>徐永仲年甫校錄</p>	<p>史滑稽傳六十六</p>	<p>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p>	<p>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p>	<p>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p>	<p>淳于兒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p>	<p>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嘗隱好為淫樂長夜之</p>	<p>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p>	<p>危公在於日暮左右莫敢諫淳于兒說之以隱曰國</p>	<p>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p>	<p>由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p>	<p>公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者</p>	<p>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p>	<p>田完世家田威王八年齊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p>	<p>兒之趙趙放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兒仰天大</p>	<p>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兒曰何敢王曰笑豈</p>
------------------	------------------	----------------	----------------	-----------------------------	-----------------------------	------------------------	-----------------------------	-----------------------------	-----------------------------	-----------------------------	-----------------------------	------------------------------	-----------------------------	-----------------------------	-----------------------------	-----------------------------	-----------------------------

有說乎見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陳田者
一醉踵酒一玉而曰既妻潘氏其清車五轡
熱穢穢潘家臣見其所操者狹而所飲者希矣笑之
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駟
危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
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就五酒後宮召見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
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乃
得聞乎見曰賜酒大玉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見
史遷之傳卷三十一
二
楊物應傳酒於前時賜餘酒未滿上壽數起飲不遵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幸然相觸然
遂旋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非問之制
別女雖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尊握手無罪
則臨不禁前布位呼後有遺信然竊樂此飲可八斗
而醉二參曰茶酒開台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
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見而送客羅襪解帶
則醉澤當此之味是心最歡飲一石故曰酒極

此文字之妙
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
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見為諸侯主客宗室
置酒見常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
以露林唱以秦脯馬病肥或使群臣責之欲以指櫛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
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
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
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乎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槨覆以
為題漆發甲卒為穿櫛老弱負土齊赴臨位於前韓
魏趙衛其後而食太牢米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
知大王愛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
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魏憲為櫛銅
歷為棺以蠶桑薦以木蘭祭以梗稻衣以火光葬
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今天下久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p>子曰我友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歎時獨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共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喜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二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惜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或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食餼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歟家室富又恐受賊枉法為姦網大罪身歟而家成貪吏安可為也念為應吏奉法守職竟歟不敢為非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歟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此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表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p>	<p>史漢方駕二十二卷終</p>
---	------------------

<p>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者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否於是始皇使陛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北圓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冠從東方來今麋鹿解之足矣始皇以故輒止二世立又欲遠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時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怨然佳哉漆城竭漆而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極難為漆幸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矣優旃歸漢數年而卒</p> <p>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搗頭而張負薪者以刺優旃臨檻疾呼陛者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p>	<p>史漢方駕二十二卷終</p>
---	------------------

史記卷第二十三

浙浙許相卿合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記卷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具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

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誼先王聖

史記卷六十七

宋忠者傳

人之道術究論人情相視而數賈誼曰吾聞古之聖

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

士大夫皆可矣試之卜數中以觀衆二人即同與

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無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閉坐

簾子三四人侍方問天地之運日月之逆陰陽吉凶

之末二大夫再拜請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

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

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

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頓頭宋忠賈誼罷然而語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

主擁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

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

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

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博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史記卷六十七

宋忠者傳

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

止問之曰月既照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

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

則退其衆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固

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

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謂賢者皆不爲羞矣平亮而前視趨而言相引以

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
主法穢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害無異
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說官時俸力為項詐飾虛功
執空文以誦主上用居上為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
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貪飲驕
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
不擇手段者也次而不用盜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錢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吏邪不服不能降盜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宋漢方集卷之三 東晉書
時不和不能調處殺不熟不能過亦賢不為是不忠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亦
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
翔乎蘭芷芎藭芥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即象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天下者必法
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而旋式正其然後言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皆先王之定國家必先定策
日月而後乃取代正時日月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六十四卦天下治越王勾踐傲文王八卦卦以破敵國霸天
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為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肅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知
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
德者也而以費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止疾或以
生庶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
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
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
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
而後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利
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庫庫徒之不用輜車為裝
之不重上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淵猗
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
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
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迹存存心公
貴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兄夫談士辯人乎慮事
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
先王語必道上古故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誣其敗

害以惡喜人主之志以救其欲多言誇耀莫大於此	矣然欲強國成功盛德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	惑教愚也夫惑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	服多故馴馴不能與罷驢為驢而鳳皇不與燕雀為	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	氣自匿以辟侮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	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常情者也何知長	者之道乎宋忠買誼忽而自失芒手無色悵然紫口	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	史記卷之五十五 宋忠買誼 宋忠買誼 宋忠買誼	僅能自上前伏執低頭卒不能止余居三日宋忠見	貴証松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	密不見奪權為人主計而有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	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	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	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邈曾氏之義未有以異	也久之宋忠使劍如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	王傳王墮馬堯誼不食厚恨而疾此務華絕根者也
----------------------	---------------------	----------------------	----------------------	----------------------	----------------------	----------------------	----------------------	----------------------	------------------------	----------------------	----------------------	----------------------	----------------------	----------------------	----------------------	----------------------	----------------------	----------------------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編次至	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此論恐未當	方駕三十三卷 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夫百室之君尚能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齊氏同列而以財力相君德為僕勞猶必假色故夫 飾變詐為奢執者自凡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 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絲法度之無限也故列 其行誼以傳世後云</p>	<p>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穰木饑大旱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推之則歲早十二歲一大饑夫 積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生矣上不過八下不殘三十則財未俱利乎願賢 物因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物無心然 以物相貿易虧賤而貨之貨物留無暇居其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賤賤下極則貴貴 出如貴土賤取如賤玉賤穀欲其行如法不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 其中國師破五霸范蠡計然雪會稽之耻乃計然而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國吾欲 施之家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p>	<p>其行誼以傳世後云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穰木饑大旱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推之則歲早十二歲一大饑夫 積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生矣上不過八下不殘三十則財未俱利乎願賢 物因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物無心然 以物相貿易虧賤而貨之貨物留無暇居其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賤賤下極則貴貴 出如貴土賤取如賤玉賤穀欲其行如法不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 其中國師破五霸范蠡計然雪會稽之耻乃計然而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國吾欲 施之家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p>	<p>其行誼以傳世後云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穰木饑大旱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推之則歲早十二歲一大饑夫 積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生矣上不過八下不殘三十則財未俱利乎願賢 物因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物無心然 以物相貿易虧賤而貨之貨物留無暇居其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賤賤下極則貴貴 出如貴土賤取如賤玉賤穀欲其行如法不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 其中國師破五霸范蠡計然雪會稽之耻乃計然而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國吾欲 施之家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p>	<p>其行誼以傳世後云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穰木饑大旱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推之則歲早十二歲一大饑夫 積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生矣上不過八下不殘三十則財未俱利乎願賢 物因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物無心然 以物相貿易虧賤而貨之貨物留無暇居其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賤賤下極則貴貴 出如貴土賤取如賤玉賤穀欲其行如法不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 其中國師破五霸范蠡計然雪會稽之耻乃計然而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國吾欲 施之家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p>	<p>其行誼以傳世後云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穰木饑大旱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推之則歲早十二歲一大饑夫 積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生矣上不過八下不殘三十則財未俱利乎願賢 物因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物無心然 以物相貿易虧賤而貨之貨物留無暇居其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賤賤下極則貴貴 出如貴土賤取如賤玉賤穀欲其行如法不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 其中國師破五霸范蠡計然雪會稽之耻乃計然而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國吾欲 施之家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p>	<p>其行誼以傳世後云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穰木饑大旱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推之則歲早十二歲一大饑夫 積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生矣上不過八下不殘三十則財未俱利乎願賢 物因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物無心然 以物相貿易虧賤而貨之貨物留無暇居其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賤賤下極則貴貴 出如貴土賤取如賤玉賤穀欲其行如法不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 其中國師破五霸范蠡計然雪會稽之耻乃計然而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國吾欲 施之家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p>	<p>其行誼以傳世後云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穰木饑大旱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推之則歲早十二歲一大饑夫 積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生矣上不過八下不殘三十則財未俱利乎願賢 物因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物無心然 以物相貿易虧賤而貨之貨物留無暇居其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賤賤下極則貴貴 出如貴土賤取如賤玉賤穀欲其行如法不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 其中國師破五霸范蠡計然雪會稽之耻乃計然而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國吾欲 施之家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p>	<p>其行誼以傳世後云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穰木饑大旱早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推之則歲早十二歲一大饑夫 積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生矣上不過八下不殘三十則財未俱利乎願賢 物因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物無心然 以物相貿易虧賤而貨之貨物留無暇居其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賤賤下極則貴貴 出如貴土賤取如賤玉賤穀欲其行如法不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 其中國師破五霸范蠡計然雪會稽之耻乃計然而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國吾欲 施之家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p>
---	---	--	--	--	--	--	--	--

<p>子皮之問為朱公朱公以烏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 再分散與貧交游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簡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p>	<p>子贗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發財於陶朱公之 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蓋原不厭積聚也於 於子贗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 其先從之也此所謂得勢而後發也</p>	<p>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奔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結 漆要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則明歲歲惡至午 年明歲美至酉則明歲歲惡至子太早明歲美有木 至卯積蓄率歲倍餘長錢取下穀長石十取上種 薄飲食及噉飲節不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遇時若</p>	<p>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奔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結 漆要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則明歲歲惡至午 年明歲美至酉則明歲歲惡至子太早明歲美有木 至卯積蓄率歲倍餘長錢取下穀長石十取上種 薄飲食及噉飲節不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遇時若</p>	<p>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奔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結 漆要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則明歲歲惡至午 年明歲美至酉則明歲歲惡至子太早明歲美有木 至卯積蓄率歲倍餘長錢取下穀長石十取上種 薄飲食及噉飲節不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遇時若</p>	<p>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奔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結 漆要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則明歲歲惡至午 年明歲美至酉則明歲歲惡至子太早明歲美有木 至卯積蓄率歲倍餘長錢取下穀長石十取上種 薄飲食及噉飲節不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遇時若</p>	<p>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奔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結 漆要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則明歲歲惡至午 年明歲美至酉則明歲歲惡至子太早明歲美有木 至卯積蓄率歲倍餘長錢取下穀長石十取上種 薄飲食及噉飲節不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遇時若</p>	<p>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奔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結 漆要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則明歲歲惡至午 年明歲美至酉則明歲歲惡至子太早明歲美有木 至卯積蓄率歲倍餘長錢取下穀長石十取上種 薄飲食及噉飲節不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遇時若</p>	<p>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奔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結 漆要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則明歲歲惡至午 年明歲美至酉則明歲歲惡至子太早明歲美有木 至卯積蓄率歲倍餘長錢取下穀長石十取上種 薄飲食及噉飲節不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遇時若</p>
---	--	---	---	---	---	---	---	---

<p>獨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其智不足與維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所守雖欲學 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p>	<p>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冶成業與王者埒 常</p>	<p>馬氏保畜牧及聚斥責求奇繒物問獻戎王戎王 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帝令</p>	<p>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營 清寡婦也 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見侵犯秦皇帝 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婦人牧長清</p>	<p>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 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發而徒豪傑請 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皆壤沃野 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上季</p>	<p>日南天子其自 主得項已清 一此此非以 富貴與上其德 以善為三王漢 與乃利而不富 而而所</p>

<p>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邪及秦文孝穆呂雍陳 蜀之貨物而多買獻孝公徙陳邑陳邑北卻戎翟東 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四以漢都長安諸侯 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輕 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饒危蓋丹砂石銅鐵 竹木之器南即滇黔焚燒僅西近邛笮笮馬鹿竹然四 塞伐道千里無所不通難寒斜絕越越口以所多易 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 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陰獨 京師更共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 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禹民王 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 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饒儉習平陽陳西買秦 從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遼明數被寇人氏於 快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屯 中國秦輸時亦亦棄其民焉疾不均自全晉之時國</p>	<p>巴蜀沃野地饒 竹木之器南即 滇黔焚燒僅西 近邛笮笮馬鹿 竹然四塞伐道 千里無所不通 難寒斜絕越越 口以所多易所 鮮天水隴西北 地上郡與關中 同俗然西有羌 中之利北有戎 翟之畜畜牧為 天下饒然地亦 窮陰獨京師更 共道故關中之 地於天下三分 之一而人眾不 過什三然量其 富什居其六昔 唐人都河東殷 人都河內周人 都河南夫三河 在天下之中若 禹民王者所更 居也建國各數 百千歲土地小 狹民人衆都國 諸侯所聚會故 其俗饒儉習平 陽陳西買秦從 北賈種代種代 石北也地遼明 數被寇人氏於 快好氣任俠為 姦不事農商然 迫近北夷師旅 屯中國秦輸時 亦亦棄其民焉 疾不均自全晉 之時國</p>	<p>史漢方輿卷三 金寶傳 五</p>			

陳探案防以爲
猶然帶引遂然
不通古無此解
當足陽姓陳姓
因誤其嗣得所
此耳祿衍通

奏胡人有犬風
 之風此語若無
 精而自餘味乎
 不爾不成京師
 惡同地大物衆
 天無幾上繁卉
 之草商君所以
 之而顯也于

已悲其傑岸而武靈王燕鴈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
故楊平陽陳祿其間得所欲溫輒西貢上黨北貢
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紉淫地餘民民俗
愜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心悲歌恹恹起則相
隨惟對飲則縱歌作巧姦冶多矣物爲倡優女子則
鼓琴瑟踏鼓弄繩索鄙人後宮備諸奏然邯鄲亦漳
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鄴衛鄴南俗與趙
相類然近燕俗浸重而矜飾澁上之邑徒野王野王
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

史記卷之六十五
金定得
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
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靡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
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綽緄貉朝鮮其番之利洛陽東
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齊其陰則齊齊魯
山海青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棗栗
亦海岱之間一郡宜也其俗寬緩閑遠而足智好議
論地重難動故長於家閭勇於計刺故多劫人者大
國之賊也其內其五民而新魯亦未酒醢有周公遺
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純猷頗有桑麻之業然其

澤之饒地小人聚儉嗇畏罪遠邪及喪好質趁利其
 於時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
 陶雅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
 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
 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岱夫
 自淮北海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
 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汝鄢郢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
 陸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往健取處
 則赤剽矜已詐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之奇麗也
俗類作儼朋繪以比俗則齊浙江南歐越夫吳自閩
臨春中玉淑二人招致天下之富游子竿東有海鹽
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
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鄧
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華湖
木輪會也與閩中子越雜俗故南楚好雕琢認火信
近故也淫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
錫然華蓋物之所存取之不心以貳節九疑蒼梧以
南至修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

一都會也。珠璣犀象，布之漢、潁、川、南陽。夏人之
 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汝、夏、秦
 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
 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而事，業，多，賈，其，任，俠
 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
 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住，往
 出，鹽，大，鹽，如，此，矣。終，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食
 魚，或，火，耕，而，水，耨，果，所，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
 無，飢，饉，之，患，以，故，結，緣，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
 淮，以，南，無，饑，饉，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潁、川、泗、水，以，北，宜
 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本，旱，之，害，民，好，蓄，藏
 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
 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
 人，深，謀，於，廟，而，議，論，朝，廷，守，信，威，節，隱，居，藏，穴，之，士
 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
 富，廉，賈，歸，富，而，者，人，之，情，性，所，以，學，而，俱，德，者，也，故
 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
 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

推，理，刑，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非，乘，借，交，報，仇，某，遂
 幽，隱，不，避，法，禁，走，處，地，如，鶩，者，其，實，皆，爲，財，用，耳，今
 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撰，寫，翠，黛，長，綉，麗，利，傾，目，媚，心
 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奔，而，厚，也，游，卿，公，子，餽
 冠，劍，連，車，駟，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則，霜
 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幽，難
 走，狗，作，色，相，務，必，爭，勝，者，垂，犬，負，也，鬪，方，諸，食，技，術
 之，人，但，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善
 不，避，刀，鋸，之，誅，春，浹，於，賄，道，也，農，工，商，賈，富，長，固，求
 富，益，貨，也，此，有，知，羞，恥，能，平，終，不，饒，力，而，讓，財，矣，終
 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糧，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
 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
 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典，之，比，者，命，曰，素，封，封
 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
 享，山，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
 之，家，則，二，十，萬，而，更，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
 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曉，牛，曉，角，千，足，羊
 澤，中，千，足，麋，水，居，千，石，魚，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

金器若施齒千石馬
裝躑千牛千足羊羣
千雙手

萬家與其丰貽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除王邵國

人莫敢負擅鹽非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貲
宛孔氏之先果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閒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於織造家致
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蓋而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
家自父兄子孫均能拾印取賈貸行賈徇郡國
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魯鄒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祭豎奴人之所患也
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源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太守
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宰爵也
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兼至成
家問臨前杜偉嘗五千萬
周人既饒而師史尤其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
至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
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用此故師史能致比千
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離陽張長叔薛子仲告
亦十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敬法武帝然不徒得其利

宜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粟秦之敗也蒙條爭取
金玉而任氏獨營倉粟楚漢相距榮陽也民不得耕
種米石至萬而蒙條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奢後而任氏折節為方田畜田畜人爭取
賈任氏獨取意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
所生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
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斤也唯橋致馬
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之起
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
以為度已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鹽
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
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
杜氏亦鉅萬關東富者無不自元成說王莽京師富人
杜陵樊嘉茂陵華綱平陵如氏山氏長安丹王君房
歐陽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富貴者五千萬其餘
皆鉅萬矣王莽卿以財養士與唯薛交王莽以為家
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華尤者也其餘即

太史公如杜人
波兒尸尸况愈
下面皆足以及有
為即高論不難
對也上下性復
然其辨博皆平
力為之又異下
日者之曰語文
字必知此方是
也

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
 國富民薰業專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
 勝數故秦陽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販而傾縣
 化有既故正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
 邑張氏以賣醫而論後質氏以酒劑而昂食兩氏以
 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胃脯而連弱治生以馬醫而擊鐘者越法矣然當漢
 大鐵器勃力治生以馬醫而擊鐘者越法矣然當漢
 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而蔣翁卓宛孔齊之刁
 拙新而秦陽以蓋一州振家義事也而曲叔以起博
 問公槐山用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
 戲要舉也而桓侯用之富階行賈丈夫雙行之也而
 者之利十錫齊氏之舉昔而不執奢僭之惡又况操
 成以濫取姦成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家持險取姦成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氏千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傷北敗俗大亂之甚也

連聘厚幣淺方張聖鑒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輒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漢方駕三十四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五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不仲年甫 校錄

史匈奴傳五十 漢傳六十四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

山戎獫狁獫狁葷粥居于北邊蠻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

所多則馬牛其奇畜則橐駝騊駼騊駼驘駞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宮室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文書以三語爲第一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

則村狐毛用爲食士力能擊弓盡爲甲騎其谷竟則

通高田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入習戰攻以侵伐其

天生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鎗利則進不利則退

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正以下咸食

畜肉衣其皮革被褥裘壯者良肥美老者不飼牧子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歿妻其後母況弟歿皆取其妻

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興衰而公劉失其璆

官。鑾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

曾父曾父走岐下而國人悉從曾父而邑焉作

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桀氏後十有餘年
武王伐紂而管仲錡也邑復居于鄴故放逐戎夷涇浴之
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有十有餘年周道衰而
周穆王伐大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
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至穆王之後二百有孫懿王時
王室陵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
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
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
其大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史漢後卷五二
是時四夷賓服稱禹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
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
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
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鄭而東徙洛
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狄始列爲諸侯是後六
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釐桓公北
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
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

要戎狄 女爲后與戎狄兵 共伐鄭已而黜戎狄后戎狄后
 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戎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
 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
 於衛侵盜秦虐中國中國庚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
 是應薄伐後狄至于太原山車彭彭城彼朔方周襄
 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
 霸業乃與師伐戎狄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
 呂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狄居于河西
 史記卷五十五 匈奴
 河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
 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戎狄之戎在
 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
 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自有餘戎然莫能相宜自
 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
 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并代以臨胡貉
 其後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
 句注之北而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

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
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
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
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義渠於是秦
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
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
下至高闕為塞又置九原之塞其後燕有賢將
秦開為質於胡信之而燕破走東胡東胡卻
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在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郡以拒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
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墜谿谷可縊者絙之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
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
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
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所
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使冒
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
令將萬騎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
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無獸有不射鳴鏑所射
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
敢射者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
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頃
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
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
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
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
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群臣
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

服近幸臣妾從茲者多至數千人舉事而候星月
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厄
酒而所得酋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迎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
馬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擊死者盡得
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屈射丁漢高祖新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
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
韓王信降匈奴匈奴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辛之
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
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
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
縱精兵四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
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馬
北方盡烏馬南方盡驪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
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
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

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
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
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
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
代馬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使往擊之復收代馬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時匈奴以漢將數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
地於是漢患之高祖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

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兄
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
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孝惠呂人
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使使遣高后
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
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上不樂無
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
樊噲李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
帝賢武然高祖於平城於是高祖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李布布曰吾可斬也高祖

號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皆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曾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成
苦七日不食不能發弩今敵陰之聲未絕陽漢者而
起而奮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而慢也
且其秋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高后乃止復與匈奴
日善令大調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忠誠已歸
之以書赦已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
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赦已無罪宜在見赦
篇有御車二乘馬二副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
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騊
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
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侯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略人
民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
邊境所以輪道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
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毀侵上郡保塞
蠻夷今不得居其故陵懷遠吏人皆甚驚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五千詣尚奴遣丞相灌嬰將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齊北王

友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諱
聽後義盧族難氏等計與漢吏相報絕二王之約離
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天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力強以夷城夷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
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
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罷兵休士養馬除前車復
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
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
書淺奉書請獻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
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
六月申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
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
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即中

後漢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族難氏子
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
今以小吏賂約故罰右賢王位西擊月氏盡定之願
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
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
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
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
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
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代國有功甚苦兵
史漢方駕卷五 匈奴
服備給綺衣繡綺長襦錦袍各一比一黃金
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足錦三匹赤綈綠綈
各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月
頰灰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
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
人中行說傳公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
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
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
漢人眾不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

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
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
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踞記以計謀其人眾
畜牧遺單于書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
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
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
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
豈不自給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成乎漢使曰
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衛衛如此父子
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
乃同宮處而父必妻其後母兄弟必盡取其妻妻
之無冠帶之飾開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
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
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

簡可久 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取則妻其妻
要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
雖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
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
生力必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祭城郭以自備故
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
無多辭今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
辯論者中行說報曰漢使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繒
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矣而已矣何以言為乎且
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時號驟
而稼穡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皇帝十四
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瑁
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官候
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
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將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
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齊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陸處
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敖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

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盛人
邊殺掠人民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
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
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離渠難郎中韓
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
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
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
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然更始朕甚嘉之
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
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地民
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使漢與匈奴鄰
國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
葉金帛絮絮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
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

朕與單于皆指往細故但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
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于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
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
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
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邊不先單于其祭之單
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
言和親已定以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
無出塞犯令約者移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
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稽粥單于
歾子軍臣立單于既立孝文帝復與匈奴和親
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四
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
略甚衆而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
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
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
注邊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
塞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

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國
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匈奴遺匈奴主如故約終孝景帝時時小
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東厚遇通關市
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
馬邑下人聶翁壹開關出物與匈奴交易易為賣馬
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
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
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徵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
于得欲殺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
也天使尉史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
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
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
兵謀而不進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往往入盜於邊漢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

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歲
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
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
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後得以歸漢囚殺廣赦
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以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
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
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
東漢方為卷五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
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
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龍西
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
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也後得故秦時蒙恬
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牛辟縣造陽地
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
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
敗軍臣單于太子於草於草以降漢漢封單于為

安族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
騎入殺代郡太守共友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
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悉漢奪之河
南地而築朔方數萬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
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關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
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
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
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
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
亦以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
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
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
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
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能漢兵徵

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其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軍卒可四千人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夫以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以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驃騎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驃騎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驃騎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驃騎王則隴西北地河西蓋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城北地以西戌卒半其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

謀曰二十七日特報為命侯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其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塞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命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不能與漢兵逐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斬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至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車物故者亦

數萬漢馬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
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
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
任敵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
任敵使於單于單于聞敵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
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
歲伊雅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
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
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
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
奴一人漢又遣使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今居數
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
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
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
吉禮單于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

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至南面而臣於漢
何但速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
已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
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
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
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
廬單于愛之詳許日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為質
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匈奴朝
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
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
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
以為言是歲翁侯信使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
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
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
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

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緒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略遣單于其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

關市要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羣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焉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勸君子利勸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

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臣不遵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冠帶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奢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杻檻以干戈之役役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結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米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邊寇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拜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廩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弁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機事患議不圖萬世之

史漢方駕卷三十五

平

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卦爻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比垂霜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攻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財接之以禮讓者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史漢方駕卷三十五

平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右史漢異同三十五卷相傳作於須溪而編內不載觀其評泊批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而文獻通攷載倪思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思以班史承司馬書而多刪改因其異同知其優劣也豈作於倪而評泊出於須溪耶永樂壬寅八月既望廬陵楊士奇識

倪思創例甚奇劉會孟點勘尤奇然舊編殊不便疾讀必如是左右行別異同吾意亦奇絕矣乎

浙許雲邨老人識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許相卿編相卿字台仲海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因倪思原本稍爲釐訂改題此名陳勝英布二傳思書偶遺此補綴所闕他如衛青霍去病傳附錄諸將漢書別自立傳與史記文不相襲者思書刪去此皆掇拾所遺其先後次第改從司馬貞索隱亦益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書史記大書漢書細書文相連屬但以字形廣狹爲分頗易混淆又字旁鈎勒傳寫尤舛誤相卿變其體例以史漢相同者直書行中不同者分行夾註凡史記有而漢書無者偏列於右漢書有而史記無者偏列於左條理井然較思書爲勝所列評語亦因劉辰翁之本稍爲損益頗不及舊文又舊文皆標置簡端相卿意取便覽或移附句旁如批點時文之例反參錯難觀則未免於不善變矣

五代史志疑四卷

〔清〕楊陸榮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代史志疑四卷》提要

昔人謂歐陽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齟齬不當擅
崩樂壞之後故其文章表見止此若起先秦楚漢
之際敘事何減史遷也其爲唐書則與史官分局
視艸而五代史皆出於公所自初矜慎可知乃偏
駁複錯之處猶或未免在當時已有議之者
公亦謂其無訛惜其說不傳於後故後世無
由訂其此我世契采引楊子志疑一冊所由
不能已於刊也采南於書無所不覓尤遠於史學
貫穿五代史南在實每當肅歌觴之下踴厲風
發析疑摘公衮衮不休聽者屈服志疑者其史學
之一種而猶未敢自謂其必然也歐陽公早朝詩
有牙牌張班齊之句德芻疑用牙牌字陸
務觀爲之遍攷朝儀未得故事然曰歐陽必不誤
當更博攷舊制此即志疑之意也且我聞韓公
嘗取新唐書列傳命歐陽公看以改正公曰宋公
前輩所見不同且於此日久功深我可掩其長哉
歐公之用心如此宜乎數百年後有好學深思如
采南氏者爲之攷訂揚榷歸於至當豈以掩其長

務使公之文毫髮無遺憾耳天下後世之讀是史者取志疑一冊覆按之庶讀書家之心眼日以細著作家之風氣日以上豈獨爲歐氏功臣已哉顧是刻不應單應全刻本史而以其說附見於各條之下使讀者便於較勘得失惜乎未之能也
康熙庠子蒲月世侍恆山梁穆拜題

卷之八

目錄

歐陽公五代史其是非之旨自以爲不謬於聖人而天下後世從而信之其事詳其文簡變左史之例以爲後代史家標準而天下後世又從而信之迄今六七百年固無有人焉起而疑之者也閱數十百世而生一大賢焉則其餘皆庸愚也閱數千百世而生一作者焉則其餘皆末學也苟以庸愚而疑大賢末學而疑作者其不爲人之所非笑怒詈者幾希矣故公出而天下後世之人莫不自安於庸愚末學以苟免於非笑怒詈之及其於公史非惟不能疑亦不敢疑也雖然公之所以得稱大賢得稱作者豈有他故惟其心之契於理而已心契於理則是非得其當心契於理則詳簡得其宜然理也豈公之所得私哉固人心之所同具也故以庸愚而疑大賢以末學而疑作者誠不免於世之非笑怒詈苟出其所同具之理以相質證則理者公心之所素契以公心之所素契者使公還而受裁意公亦必相悅以解折衷於理而我無與焉而我之於公史也蓋不能以無疑矣理之在天

下也其渾然者大小精粗本無二致而自窮理者言之則必因其學力之所至以為淺深之殊而等級相懸至不可以什伯計故聖人者純乎理者也其次則合者八九而不合者一二焉又次則合不合參半焉又次則合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最下則與理常背而馳也故孟子曰充類至義之盡中庸曰執其兩端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蓋言斯理循本至末相去之懸殊而人之於理其莫能外而莫能

二代之志
自序

盡者如此然則苟非聖人即所合者得其八九庸詎知無一二之不合者乎况所合者未必能八九乎其所有固可信其所未合者固可疑要其無背乎理焉已爾且非特我疑之也即公亦未嘗敢自信也聖人從心不踰矩出言為經未嘗妄傍效法而為之惟不能至於是者則必立之準的望而趨焉而恆恐一間之未達幾微疑似之判而不合也蓋立之準的望而趨焉者其心本不能自信故也公之為是也言必稱春秋正所謂立之

準的望而趨焉其心不能自信之故也此窮理之所以難也噫以公之為大賢為作者而於理尚有所未能窮則我之所以疑公者其敢謂悉合於理而無不當乎請以質之天下後世之明於斯理者康熙庠子蒲月下泮青浦楊陸榮采南氏題於吳閭旅次

史記
自序

五代史志疑目

卷一

本紀

梁太祖 十二則

末帝 三則

唐莊宗 七則

明宗 四則

愍帝 一則

廢帝 六則

晉高祖 四則

出帝 五則

漢高祖 三則

隱帝 一則

周太祖 三則

世宗 二則

傳

梁家人末帝次妃郭氏 一則

康王友孜 一則

家人傳贊 一則

唐家人太祖正室劉氏 一則

莊宗后劉氏 一則

太祖兄弟傳敘 二則

充讓傳 二則

太祖諸子 一則

莊宗諸子 一則

明宗叔妃王氏 一則

愍帝后 一則

明宗諸子 一則

諸姪傳敘 一則

從溫 一則

廢帝家人重美 一則

晉出帝家人 一則

漢隱帝家人 一則

高祖諸子 一則

贊 一則

蔡王信 一則

周家人太祖貴妃張氏 二則

德妃董氏 一則

世宗皇后符氏 一則

世宗諸子 一則

卷二

梁臣敬翔 一則

龐師古 一則

葛從周 二則

張存敬 一則

五代史記

符道昭 二則

劉捍 一則

唐懷英 二則

劉鄩 一則

牛存節 二則

張歸厚 一則

徐懷玉 一則

楊師厚 三則

王景仁 二則

賀瓌 一則

王虔裕 一則

唐臣郭崇韜 一則

安重誨 二則

周德威 一則

符存審 四則

史建瑭 六則

元行欽 三則

西方鄩 一則

五代史記

符習 一則

烏震 一則

張延朗 一則

朱弘昭 二則

劉延朗 一則

藥彥稠 二則

任圜 二則

趙鳳 一則

李襲吉 二則

張憲	四則
劉贊	一則
何瓚	一則
晉臣桑維翰	三則
吳巒	三則
漢臣蘇逢吉	一則
劉銖	二則
周臣王朴	一則
死節死事傳序	一則
王彥章	一則
裴約	一則
死節傳贊	二則
張源德	三則
夏魯奇	一則
王思同	一則
唐六臣	一則
義兒	一則
李嗣昭	四則

李嗣本	一則
李嗣恩	一則
伶官	一則
卷三	
雜傳王鎔	四則
羅紹威	一則
王處直	四則
劉守光	四則
李茂貞	一則
韓建	一則
李仁福	二則
盧光稠	一則
王師範	一則
李罕之	一則
孟方立	一則
王珂	一則
馮行襲	三則
氏叔琮	二則

李彥威	二則
裴廸	一則
韋震	一則
孔循	一則
孫德昭	一則
王敬堯	二則
蔣殷	三則
劉知俊	二則
賀德倫	二則
五代史本傳	自
張全義	二則
袁象先	一則
段凝	四則
趙在禮	一則
房知溫	二則
裴從簡	二則
張希崇	一則
張廷蘊	一則
皇甫遇	一則

七

王弘贇	二則
劉審交	一則
白再榮	二則
翟光鄴	一則
馮暉	一則
王陵	一則
范廷光	三則
安重榮	一則
安從進	一則
五代史本傳	自
杜重威	一則
李守貞	二則
張彥澤	一則
馮道	一則
李愚	一則
劉昫	一則
姚顗	一則
呂琦	一則
李崧	一則

八

李鏐 二則

段希堯 一則

張允 一則

王仁裕 一則

馬重績 一則

卷四

世家

吳 九則

南唐 七則

五代史志疑目

前蜀 二則

後蜀 四則

南漢 四則

楚 一則

吳越 四則

閩 三則

南平 一則

東漢 八則

十國世家年譜序 一則

四考附錄 四則

五代史志疑目終

五代史志疑目

五代史志疑卷一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

梁太祖本紀

天子因以王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譚為副

此討秦宗權也討秦宗權四字似不應省

以後凡稱行營都統及都部署招討使之

類其所討之人所伐之國皆應書明於下

史中或書或否論見此條後不一一摘出

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於魏

五代史志疑

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為兵端也魏

人果以謂兵非所當出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伐

魏

節三字

三年五月戰於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於魏殺之

史中落落凡六七見而晉家人傳中不載

何也

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棄其首示梁軍約出天

子以為解甲

以為解甲四字甲字可節或節為字

王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入見者咸以為忠

止之易乃止較妥刪去亦可人字節

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弑昭宗崩十月王

朝於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

朱友恭即李彥威也朱友恭係梁祖所賜

姓名以弑帝故殺之復其原姓名故史中

立李彥威傳不立朱友恭傳本傳詳載行

五代史志疑

弑以及被殺皆稱彥威不稱友恭則此處

亦宜稱彥威庶與本傳畫一閱者亦省查

校

昭宗被弑繼立者為昭宣帝時梁祖雖不

在京師然主立昭宣者梁祖意也立帝何

等大事豈容不書且此處不先敘明則以

後諸天子字如天子復使來天子

諸天子字如天子行至陝州天

不清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

開平元年無春正月壬寅梁祖篡位改元

在四月四月以前不應以開平統年紀事

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戊辰大赦改

元國號梁

觀此處書改元便知上文以開平統春正

月之謬

梁篡唐淮南四川於四月即移檄興復唐

室自應大書以著梁篡逆之罪即二國無

五代史志疑

三

討梁之寔然名正則義自著春秋以筆削

為刑賞而罰賊懼其義固如此也即明年

之蜀岐討梁亦宜大書

乙酉兄全昱為廣王子友文博王友珪郢王友璋

福王友貞均王友徽建王姪友諒衡王友能惠王

友誨邵王

乙酉下封字恐不可省

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以下囚

德音二字節以後凡稱德音者同此

本紀贊

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余

論次五代獨不偽梁

不偽梁是以正統予梁也天與人歸謂之

正統一天下謂之統若梁則篡而已矣天

未嘗與人未嘗歸也竊四十一州以為

國而已矣中原僅裂其半而大江以南更

無論也其得謂之正統乎且帝雖被廢而

諸鎮節度尚在是皆唐之臣子諸鎮土疆

五代史志疑

四

尚在是皆唐之封域諸鎮人民尚在是皆

唐之百姓唐本未亡梁安得不以為偽歐

公之不偽梁我所不解

末帝本紀

庚寅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

宜書伏誅

泰寧節度使張守進叛於晉

叛字下宜添一附字

趙將張文禮殺其君鐸來乞師不許

殺當作弑

唐莊宗本紀

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

克用少饒勇軍中號曰李鷗兒

兩提處詞意殊複未免重頭之病

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

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

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

燕晉合勢二句宜云燕入於梁尤非晉福

五代史志疑

卷十

五

八月遣趙王王餘故將符習及閻等建塘等攻

張文禮於鎮州

攻當作討

已卯滅梁敬翔自殺

註翔爲梁臣梁所以亡唐翔之謀爲多梁之亡也翔雖死之不書死而書自殺

死大節也見不輕予人也

敬翔自是梁室忠臣始則輔梁以成功既

則死梁以全節豈得因其輔梁之故而不

錄其死正統則輕與梁祖死節則不輕予

敬翔何其刺謬也必以輔梁爲罪則梁之

篡也公且不以爲僞彼翔者或亦猶公之

志歟

繼韜之弟繼達殺其兄繼儔於潞州

註繼儔以被殺書非不予其死蓋繼達殺兄自當予其罪耳

繼達兄弟相殘何關國事既載本傳不必

入本紀中

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寶行禽獸故繼

達殺之有何足予

五代史志疑

卷十

本

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弟宗渥宗訓誅其族

崇韜殺降宜詳於本傳不應入本紀中

明宗本紀

天成元年

註各從所稱不嫌二號

明宗篡位改元在四月以後不應以天成

統年

苟非異國必無二號之理卽曰無嫌其如

四月以前未有天成之年號乎

殺元行欽

書殺以著明宗之失可也若行欽之節固無可議

秦王從榮受冊謁於太廟註冊禮廢於亂世至此始一行之故書

諸王受封無朝廟之禮書此譏謁廟之失

禮也封必有冊封王之事史不絕書安得云冊禮廢於亂世

愍帝本紀

辛亥殺司衣王氏

五代史志疑

卷一

七

王氏爲從榮耳目從榮死後且有怨言故賜之死然則王氏本有可死之罪書殺則累上矣

廢帝本紀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

清泰元年無三月丁巳

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於蔣橋

壬申下宜有王字百官迎下王字可省

戊子殺康義誠及華彥稠

義誠降而見殺彥稠不降被害不應並列

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侯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

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

雄軍事註他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令昭猶可

以

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

使秋七月戊申克魏州于子張令昭伏誅

凡命官以字俱不宜省歐公省之非也令

昭之書以偶不及省耳恐無別義註云令

五代史志疑

卷一

八

昭猶可以誤全史中凡不書以者豈皆不可以之人乎即如此條范延光爲招討使

不書以豈以延光爲不可以乎况令昭逐帥而即授之節鉞於義豈當苟以爲可下

文何以書討書伏誅

楊光遠殺張徽達以其軍叛降於契丹

徽達不書

死之而書殺者徽達大將宜以義責光遠而誅之

雖不果而見殺猶爲得死乃諷光遠殺已以叛故

書之如其志

書殺所以正光遠之罪不書死之已列死
事傳故也註誤

廢帝本紀贊

重海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
赤族其隄自茲

節四字

晉高祖本紀

天福元年

改元在十一月不應以天福統年

五代史志疑

卷一

九

追降王從珂爲庶人

敬塘以明宗愛婿不能討廢帝於篡位之
時迨乎廢帝既立敬塘歸誠君臣之分定
矣故其徒鎮不受命也以反書則廢帝之
追降豈得從其本語而直斥爲王從珂乎
義成軍亂殺戍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
甲寅戍將奉國指揮使馬萬執符彥饒歸於京師
命殺之於赤岡

符彥饒義成節帥也但書軍亂而不書節

帥縱軍之故則下之書執書殺殊不亮

六月癸卯李昇遣其將李承裕入於安州

李昇上宜加南唐主三字各國同惟孟知
祥之於後唐不在此例五季十國之君各
據土自立彼此相等正不必抑彼以尊此
也

出帝本紀

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
爲祖母也
註不書皇太后者於帝

五代史志疑

卷一

十

按高祖本紀七年五月尊皇太妃劉氏爲
皇太后高祖所尊未便削奪註云於帝爲
祖母時出帝即位移逾月縱無加尊之典
豈容并沒其太后之稱
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
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招討使
二年春正月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於榆林兩軍
皆潰

兩軍皆潰其一軍趙在禮耶全節及在禮

本傳俱不載無攷

四夷附錄開運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

寇圍鎮州分兵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

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畧邢洺磁至於

安陽河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

安審琦皇甫湜等禦之遇等前渡漳水與

契丹戰於榆林幾爲所鹵與本紀所載全

不合

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

五代史志疑

卷一

十一

敗績

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於漚沱敗績

死之

按四夷附錄稱梁漢璋戰死而王清之死

不載此則但書漢璋敗績而不書戰死漢

璋之事他傳無攷惜不得與王清同列死

事也

出帝本紀贊

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

此論未當公以濮議爲諸賢所攻其見固

若此耳

漢高祖本紀

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於京師

知遠嘗爲唐臣從益乃明宗血胤無罪見

殺宜以弑書

從益卽不得稱天子許王二字不應抹却

其母慈母也王淑妃三字亦宜點明

隱帝本紀

五代史志疑

卷一

十一

乙酉皇帝崩蘇逢吉自殺

逢吉自爲冤鬼所纏且與周祖有隙非爲

漢死也本紀中不必書

周太祖本紀

威卽前取刀刺殺之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

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於梁後莊

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

書算補爲軍吏

叛晉附梁目詳繼韜本傳不應在此重出

節十五字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應重出者卽云見某

傳若萬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

畧有詳斯謂簡潔公五代史重出處最多

畧加刪節殊愧僭妄

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贊於宋州殺之

逆立而殺之應以弑書

世宗本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

五代史志

卷一

五

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

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柴氏女三字太輕世宗之名不書於本姓

柴氏之下而另云后兄守禮子榮有如兩

人亦非法稍易數字如左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名榮父守

禮邢州龍岡人太祖聖穆皇后其姑也榮

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

爲子

廣順元年春正月戊寅漢劉崇自立於太原

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

顯德元年二月漢人來討

三月癸巳及劉晏戰於高原敗之註不與其稱帝

故書姓名

旣與其不屈於周而書立書討矣又何以

不與其稱帝耶漢之得國雖淺然周之篡

漢何異曹魏漢中王之自立史無貶辭則

東漢之稱帝豈容見斥卽不與其稱帝稱

五代史志

五

爲東漢主劉晏史覩周如小國然亦何不

可而必但斥其名歟

梁家人末帝次妃郭氏傳

晉我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

落讐人之手

節六字

康王友孜傳

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旣寤

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

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

敘來直是一匹雞耳豈成刺客宮寢中亦竟如墟墓

家人傳贊

友珪不得列於本紀所以伸討賊者之志

不偽梁又何以伸晉岐淮南四川興復唐室之志

唐家人太祖正室劉氏傳

太祖東追王巢還軍過梁館於封禪寺梁王邀太

五代史志

主

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

脫歸者以難告

事詳本紀稍節如左

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夜為梁兵所劫

太祖左右云

莊宗后劉氏傳

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

后雖有罪明宗自屬犯上應以弑書不應

書賜死

太祖兄弟傳敘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

唐自朱邪應云朱邪自唐

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

按李嗣昭傳太祖命弟克柔養以為子則太祖之弟尚有克柔

克讓傳

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

五代史志

主

憲宗時尚未賜姓不得云李氏

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

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二處

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

刪易如左

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

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時克讓

宿衛京師唐命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

之

太祖諸子傳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存確存紀

遺落落

莊宗諸子傳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漳繼嵩繼蟬繼峽

劉后傳中尚有皇幼子滿喜

明宗淑妃王氏傳

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

五代史志

卷一

七

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乃與帝俱焚死

太后寔生晉后永寧公主不待敬瑭之至

而自焚必有故惜不得其詳

愍帝后傳

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

子皆見殺

殺應作弑

明宗諸子傳

明宗四子口從璟從榮從厚從益

從厚愍帝也不宜平列

明宗諸姪傳敘

明宗兄弟皆不見於世家而有姪四人

此云有姪四人而從溫傳內又云明宗諸

子八人

從溫傳

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

敏在太后曰我惟有一兒豈可繩之以法

五代史志

卷一

八

太后與溫為兄弟何以稱兒從敏尚在何

以云惟有一兒

廢帝家人重美傳

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劉后自有本傳其從死應載本傳中不應

附見於重美傳後

晉出帝家人傳

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見張彥澤傳中家

人傳即不能詳不應遺案

漢隱帝家人傳

註隱帝舊史是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按楊邠傳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耿卽

未立爲后家人傳中亦不應不載

高祖諸子使傳

高祖三子曰承訓承祐承勳

承祐卽隱帝不宜平列

贊傳

五代史志疑 卷一

无

彦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

鞏庭美楊溫不入死事傳恐乖善善欲長之旨

蔡王信傳

以信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

徙領許州下宜補而不之鎮四字

周家人太祖貴妃張氏傳

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

欠亮刪易如左

張文禮弒趙王鎔以鎮州叛莊宗遣幽州

符存審以兵討之

裨將武從諫館於如家見如尚幼憐之而從諫家

在太原遂以如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

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相室

節二十字

德妃董氏傳

五代史志疑 卷一

三

妃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與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如憐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於京師遇瑀欣然歸之

細事不必多敘節易如左

妃年七歲鎮州亂爲潞將所得養以爲子

後潞將遇妃兄瑀於京師歸之

世宗皇后符氏傳

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

容顏色漸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

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

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

節三十四字

世宗諸子傳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云宜哥

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卽位詔賜皇孫名誼左

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

名誼上宜添宜哥二字誠誠上皆宜添次

五代史志卷一

主

賜名三字

五代史志疑卷一終

五代史志疑卷二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

梁臣敬翔傳

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

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

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

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內地

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設謝而止之劉

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

五代史志卷二

寵信言事不下於翔

敬翔附梁祖成霸業議論功伐不勝書傳

中紀載甚畧而獨詳此猥瑣之事甚屬不

必即欲著其內外擅寵亦自一二語可了

何須乃爾費辭節易如左

太祖克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後

以妻翔而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寵信

言事不下於翔

龐師古傳贊

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

楊行密亦一時之雄未容一筆抹煞

葛從周傳

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

鬪傷面

扶太祖復騎疑以已馬授太祖故步鬪而

傷面也

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

史志

卷二

二

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

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

詳鄩傳節一十五字襲字下應添一破字

張存敬傳

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

傳中並不載何處危窘可處出奇計則此

句宜刪

符道昭傳

應入死事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容後依鳳翔李茂貞

節八字

劉捍傳

見殺必因不降應入死事

唐懷英傳

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

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以謂句太拙宜云期必得潞州以報

五代史志

卷上

三

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

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

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

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

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伯也乃與德威

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

詳莊宗紀中節易如左

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

祖亦歸洛陽諸將少弛莊宗謀於德威出

其不意以擊之乃疾馳六日至北黃礪

劉鄩傳

鄩妾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鄩二子皆被恩寵

詳唐家人傳刪易如左

唐明宗淑妃王氏故鄩妾也明宗晚年淑妃用事故鄩二子皆被恩寵

牛存節傳

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

五代史志疑

卷二

然字應改作且字

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我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

節八字

張歸厚傳

鄩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闢太祖還軍中遣張筠

馳騎往取之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

以數十騎以字易令字較妥節五字

徐懷玉傳

被殺必因不降宜入死事

楊師厚傳

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

下攻字宜云討

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

五代史志疑

卷二

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

此段全節師之進退及太祖病間復作俱與本傳無關明年擊趙師厚分攻東疆自屬另起不相蒙涉下文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句少間而三字并節

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

其帥應改魏師厚以宜義節度從征既

敗而留屯魏州本非魏帥偏裨不應稱其帥也

王景仁傳

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

友寧朗王存之子太祖姪

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勛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

五代史志疑

卷二

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蝕之崇政使敬翔曰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我亦知之蓋韓勛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

此段前言太陰不利後言偏將違節辭意

兩岐景仁詔且不奉何以不能制一偏將

偏將既不用命何不奉詔還師敘來稍欠

明晰景仁歸訴於太祖不知所訴何事聞

者殊苦暗中摸索

賀瓌傳

劉鄩敗於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懿諸州皆入於晉晉軍取劉鄩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

節五字

王虔裕傳

虔裕隨爽奔於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爲所窘而梁未下他將乃以虔裕將騎兵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何至無一他將節六字

唐臣郭崇韜傳

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於梁契丹數犯幽薊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

節八字

安重誨傳

唐之精兵皆陷蜀

陷字下宜添一於字

重誨已罷希旨爭求其過

希旨下宜添一者字

周德威傳

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如初

以素有隙之人當被圍踰年之久而爲之

解圍又初聞先王之喪嗣王親自赴救自

應畧加描寫嗣昭傳較此更畧此歐公好

簡之病也參通鑑看

符存審傳

五代史志疑

卷二

八

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

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

徒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

得不死其後事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

軍使賜姓李氏各存審

妓言符存而下接馳召存審不協前三審

字應節不特照上妓言拍合接下入晉賜

名尤順

存審三子彥饒彥超彥卿

下文獨遺彥卿案想因仕宋亦宜註明

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

止云叩門告急較捷

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

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

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

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耶何

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

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九

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

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

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

節十五字

史建塘傳

晉王東追黃巢於冤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

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鵬等十餘人侍

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

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

綏尉氏門以出

屢見他傳節四十一字

梁兵數爲建塘所敗相戒常避史先鋒

相戒常應作常相戒

建塘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止大至明日建塘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死者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

刪節如左

建塘云至暮復各擒梁兵數十皆殺之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塘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是時梁之芻牧者既各有所亡

五代史志疑卷二

失而梁兵之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大至梁太祖夜拔營去

茅鹿門曰建塘分五百騎爲五隊散入五縣於以各獲梁之芻牧人者十殺其九而縱其一以歸以亂梁之軍於以拔梁之營而追擊之吾不意五代時有戰將若此而歐公所當敘事處亦不下太史公之敘李廣傳也可愛可愛

五代史志疑卷二

分五路所取者梁之芻牧人也既會下博至暮所擒者梁之兵也取芻牧人者將爲叩營之用擒梁兵而各縱一者使之歸告晉軍且至以動晉軍之心且得其旗幟以效梁軍也自是兩事歐公夾敘處已不見分株之妙而鹿門認爲一事極口稱讚比之史遷試問芻牧十人九已殺而一已縱雜其芻牧者句作如何解取芻牧人必分五路者見無處無晉兵之狀故縱軍歸告梁祖因芻牧者之各有所

失遂信其言爲然而拔營以去也此歐公

敘事入細處

元行欽傳

應入死事

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

擊當云討

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

瞋目以罵當非求生者

西方郭傳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上

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

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門迎莊宗所

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鄭貴循曰云云

詳孔循傳節二十五字

符習傳

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

未決霍彥威給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

何猶豫乎

所殺十人二語不解節一字

烏震傳贊

論未當將令震棄其軍而不受命乎抑降

文禮以免禍乎棄其軍降文禮又來莊宗

之責而罪及其親則奈何況王銘爲震故

君則以復仇爲義符習爲震主將則以從

令爲恭家屬之被殘係文禮之慘酷遽以

大不孝責之過矣因而利之句尤不解

張延朗傳

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之官

置字應改作以字或易始爲後字

朱弘昭傳

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

懷待之不疑

既曰相猜忌矣又曰開懷待之不疑殊矛盾

盾

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於家使其

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天子厚

恩而所以譏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

詳重誨傳節三十五字弘昭即奏上添一
去字

劉延朗傳

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嵩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_二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五

等計議昭胤等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

事詳本紀節四十五字

藥彥稠傳

註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殺耳故不列於死事

被執而降則不殺矣不降則辭義必不屈矣應列死事

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

潞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母殺_二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

詳重誨傳節十八字○此段本可全節

任圜傳

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

節十五字

重誨終以循言為然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五

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

節十三字

趙鳳傳

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訴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訴鳳鳳以其事聞

節八字

李襲吉傳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

父圖無事可書二字應節

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

豈止有隙而已節四字

張憲傳

應入死事

爲人沈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

鼓琴飲酒此能亦何足數錄其大節足矣

細瑣不煩稱道也

五代史志疑

卷二十

六

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卽位壇

倒以卽位壇爲鞠場耳

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故

不得列於死節也

憲先斬在禮之使旣欲與存霸俱死志節

甚明豈應以失官守苛責古來志節之士

不死於本處者何限

劉贊傳

道等難之而馮贊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

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

節八字

何瓚傳

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

止云猶厚待之較捷

晉臣桑維翰傳

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

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爲陳利害甚辨德光意

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

五代史志疑

卷十一

七

德鈞亦爲敬瑭請耶律自爲請耶不必在

維翰傳中雜及節二十三字

維翰狀貌旣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

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

未嘗不流汗

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我晉大臣

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慄不敢仰視退而

謂人曰我不知桑維翰何如人

前云彥澤每往候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後

云我不知桑維翰何如人辭意不協

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

公宋人語固應爾唐之中興未嘗不藉回紇之力

吳巒傳

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卽投井死註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

城已陷矣猶責其不戰而遽死持論失平

五代史志疑

卷二

八

元行欽以不遽死受責吳巒以遽死受責

二者將奚從

時吳巒方戰於東門反顧城破故投井死

若猶巷戰勢必戰死戰死者例不入死事

是使巒更無他途可以自明其節也悲夫

應入死事

漢臣蘇逢吉傳

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

恡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

節四字

劉銖傳

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云

裸露二句史不詳其故不解夫婦相詈之言亦不必載入史傳節二十五字

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我欲秦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九

首於市赦其妻子

劉侍中三句殊難解李業之死自有本傳

節四十七字

周臣王朴傳

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

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存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

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爲先

節四字以謂平定十二字亦可節

死節死事傳

死節死事人既無多事亦不甚懸絕似不

必分兩例

王彥章傳

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
凝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
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

節六字

裴約傳

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三

梁頗有憂色

節五字

死節傳贊

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

五季十國彼此相等不必獨偽十國

近有論者獨不偽南唐比之昭烈之接漢

此却不然南唐非唐系

張源德傳

張源德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降梁罕

之遺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
為蔡州刺史

節九字

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
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
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

節九字

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

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三

節六字

夏魯奇傳

吳魯奇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

取名異

食盡力窮城猶未破吳魯則城已破矣

王思同傳

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隣言奸臣幸先帝疾病
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
以興兵討罪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

同欲因其權以通意

數語不必在思同傳中詳敘節三十九字
唐六臣傳

三仁稱殷以其能存殷也陶潛稱晉處士
以其心不忘晉也六臣既事他姓不應復
系以唐如殷三仁晉處士之例編入梁臣
傳及雜傳爲合若因其以國與人而稱唐
以責之則六臣之醜行載之梁紀書之本
傳罪狀自明正不必冠之以唐而起例另
傳也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三

義兒傳

五季十國之主皆有義兒何以獨傳後唐
莊宗明宗亦有義兒何以獨傳太祖太祖
義兒尚有存審又以後因符氏顯故另入
唐臣傳中皆不可解

李嗣昭傳

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
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皆

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
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

屢見他傳節五十字敗之下添代德威三
字

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
嗣昭爲梁圍以夾城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
焉

當嗣昭九字大拙止云當夾城之圍亦可

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

五代史志疑

卷二

三

切齒數詆責之

節三字

嗣昭子繼儔長而懦云

嗣昭七子至明宗時云

諸子諸字應改七字嗣昭七子至五字俱

應刪

李嗣本傳

應入死事

李嗣恩傳

劉鄩攻太原兵趨樂平

攻字應改襲字

伶官傳

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追縣令擒至馬前

節五字

五代史志疑卷二終

五代史志疑

卷二

青

五代史志疑卷三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

雜傳王鎔傳

沒諾千子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泰廷泰子曰元達元達子曰紹鼎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

今所載四世亦止有四人

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

五代史志疑

三

一

晉和

節四字

乃為晉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尋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

嗣昭之勝敗洺州之去來與本傳無涉節

易如左

乃為書招鎔鎔依違不決梁太祖擊敗嗣

昭於洺州獲其輜重得銘與嗣昭書多道

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

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

閻寶下應涿史建塘三字因傳中歷敘討

趙諸將不應獨遺建塘也擊應云討

羅紹威傳

吳其守文有隙

弟字誤應是兄字

王處直傳

五代史志疑

卷三

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

孽子郁亦子也時在晉

都掣而而走處直遂見殺

已而處直果被廢死

見殺則不止於廢死矣

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

郁已從晉歸中山耶初處直許召郁都聞

之不悅處直遂為所廢處直既死王氏子

孫殺戮無遺郁與都之隙深矣不識郁何

以敢歸歸而見容且為都召契丹兵也史

中絕不敘明

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於中山

都劉氏非王氏處直死時王氏已絕於中

山矣郁乃王氏傳中又不詳其死

劉守光傳

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勲稱臣承勲不屈以列國

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

宜傳死事

五代史志疑

卷三

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

兩敵相持德威况係老將之被易殊不

可解

守光有嬖者李小喜

小喜已見前守光有嬖者五字應節

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

繼珣亦應連敘并敘明以庶子獨得不殺

為後入東漢張本

李茂貞傳

諸侯之強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

予之耶惜之耶

韓建傳

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酒酣與羣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

節九字

李仁福傳

僖宗時有距拔思敬者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

五代史志疑

卷五

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寔錄多闕諸鎮因時崛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

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

於思諫為節度下倒敘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無傳不順於敘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無傳下接思諫卒不順若移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三句於不顯而無傳之下則皆順矣

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

五代史志疑

卷五

五

書令封朔方王

梁之加恩於仁福者如此其至則仁福之事梁恐不止但奉正朔而已節終梁之世二句較協

盧光稠傳

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

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
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
守也

取潮州下宜補明即以光睦守潮意則下

之擊走光睦有根擊走光睦下宜補明遂

取潮州意則下之攻虔非越境

王師範傳

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
之

五代史志疑

卷三

朱友寧下疑脫攻之友寧四字

李罕之傳

罕之敗於沅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
留其子順事晉乃之澤州

節十字

孟方立傳

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歸
飲酖而卒

節三字

王珂傳

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珙為人慘刻嘗斬人
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

節十二字

馮行襲傳

應入梁臣傳

州人司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兩掠恐
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

節四字

五代史志疑

卷三

七

行襲由此知名

行襲初以州校擊殺孫喜既以均州刺史

盡破斬山南羣盜知名當已久矣此句應

節

氏叔琮傳

應入梁臣傳

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已而殺之句宜云因即以爲叔琮罪而殺

之

李彥威傳

應入梁臣傳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為梁所迫

應云是時昭宗為梁所迫遷於東都改元

天祐

裴迪傳

應入梁臣傳

韋震傳

應入梁臣傳

五代史志疑

卷三

孔循傳

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

郊

迪還下應添一告字

孫德昭傳

應入梁臣傳

王敬堯傳

應入梁臣傳

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逐代之

蔣殷傳

逐字下應添一而字

應入梁臣傳

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

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為宣徽北院使

節五字

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

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

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

五代史志疑

卷三

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

顧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

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

事詳梁紀及孔循傳節七十六字

劉知俊傳

知俊姿貌雄偉能披甲上馬輪劍入敵

披甲上馬輪劍入敵意凡為將者皆然何

足稱能

我誅重師乃劉悍誤我致卿至此我豈不恨之耶

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

節十字未能塞責句不解

賀德倫傳

分魏致變事屢見他傳中不必詳敘

傳中惟紀分魏致變一節分魏既非其謀

致變亦非其罪背梁歸晉已載本紀罪狀

自明歸晉之後不久被殺一無可書雖不

立傳可也

張全義傳

五代史志疑

卷三

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二人相

得甚惓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掠爲事全義勤儉

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

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

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

詳罕之傳節三十四字

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

宜云莊宗疑之處之私第

袁象先傳

太祖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

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公一言諭禁

軍則事可成末帝卽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

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

龍驤將軍劉重遇戍於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

霍彥威擊敗於鄴陵其餘兵奔散補之甚急末帝

卽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

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

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天

五代史志疑

卷三

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

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卽

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卽引禁軍千人入宮

攻友珪友珪死

事詳他傳節易如左

太祖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將討之

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

諾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

段凝傳

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

節十二字

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

節三十八字本人之失於獻饋甚豐句已見相州之得罪自是太祖之過

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止梁以王彥章為招

王彥章傳

討使凝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用事凝依附巖等為姦彥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而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為招討使

詳王彥章傳節易如左

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為招討使凝為副凝依附小人趙巖等為姦彥章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巖等

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遂以凝為招討使

凝出入唐朝無媚色見唐將相若倡優

若倡優極言其卑詔耶然三字與太史公所云言尤雅者稍異矣

趙在禮傳

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

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

五代史志疑卷三

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

詳皇甫暉傳節六十九字在禮上增一劫

字在禮下增一以字

房知溫傳

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効節軍將魏旺等攻震殺之効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牙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槍効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為梁惠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

患魏軍強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予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州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訴於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効節九指揮北戍盧臺

詳他傳節易如左

五代史志

卷三

七

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効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効節魏州軍也當梁末帝時効賀德倫叛梁而降晉唐莊宗時劫趙在禮入魏州皆此軍也明宗入立遣魏効節九指揮北戍盧臺

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溫會東寨方博効節軍亂噪於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縛留知溫知溫給日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

恐無能為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云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變起知溫知溫又何以悉殺亂軍敘得未亮節二字

莫從簡傳

莫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

應云世以屠羊為業

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

鑿其骨

五代史志

卷三

七

節三字

張希崇傳

乃先為宴實以石灰明日內將謁希崇希崇飲之

酒以之穿中所以用石灰之故尚未敘明

張廷蘊傳

宜入唐臣傳

皇甫遇傳

應入死事

王弘贊傳

弓箭庫使沙守榮奏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
愛子公愛塔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
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耶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
親將陳暉捍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

其論甚正其死甚烈應載死事傳

廢帝入立遣鬱持耽與弘贊

持耽與弘贊令弑帝也語意未完

劉審交傳

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

五代史志疑

卷三

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

檢而民賴以不擾

節八字

白守榮傳

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

節三字皆字宜改尚字契丹久已北歸庶

答又經被逐鎮州無契丹矣安得云是時

隨留

今獲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然他

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

然字節

翟光鄴傳

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龔衣襦
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

字

節七字

馮暉傳

卽與之戰而敗走

五代史志疑

卷三

敗走應改作敗之

王峻傳

太祖以峻監修國史疑其所書不寔因召史官取

目

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

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

館

太祖所疑似言從前之事史官所懼似言

以後之事

范延光傳

由是頗畜異志

以此遂懷反側

延光遂反

中間遂字改益字方見次第

延光初無必反意

與上矛盾

初高祖赦降延光

赦降二字連否

安重榮傳

五代史志疑

卷三

太

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

重榮祖爲刺史父爲刺史馬步軍都指揮

使重榮未仕晉前爲巡邊指揮使迨以

兵歸晉定天下而取節鉞似與暴至富貴

者不同

安從進傳

安從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

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

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

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
命將以往

詳後和凝傳節易如左

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

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策從

進必反請以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鄭王有

急則命將以往

杜重威傳

重威於出帝時避帝諱去重字止名威入

五代史志疑

卷三

太

漢復名重威本傳中應敘明

李守貞傳

諸將皆請先擊思緒景崇計未知所向行至華

州節度使扈彥珩謂威曰云

節八字

王當自有天下

當自疑作自當

張彥澤傳

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

丘門斬開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
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
傳德光與太后書入乃滅火

詳晉家人傳節三十六字

馮道傳

事四姓十君

合燕與契丹後唐一朝三姓周一朝二姓
計之則九姓十二君矣

李愚傳

五代史志疑

卷三

三

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
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

節十二字粥飯僧字甚趣亦無甚難解
一下註脚便覺索然

劉昫傳

修唐書係昫一生大事似應略及

姚顗傳

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購贈乃能斂

節四字

呂琦傳

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概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
節四字喪家上已詳敘不必重提

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

節四字

李崧傳

崧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有之而崧弟嶼義與
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爲奪我第崧又以
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

五代史志疑

卷三

三

節七字

李鱗傳

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便諭之可以召也
諭與召意略同

由是貶鱗兗州司馬鱗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爲兵
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爲必用已爲相
鱗與廢帝有舊句應移在奉使湖南下

段希堯傳

是時江淮不通凡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

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

節六字

張允傳

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
冥感天心以救其灾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
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
乃致灾之道

節十五字

王仁裕傳

五代史志疑卷三

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於蜀仁裕因事蜀

判官下疑脫秦州入三字

馬重績傳

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
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

廢不用下宜補明因事晉高祖於太原意

五代史志疑卷三終

五代史志疑卷四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閣

吳世家

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鎰委以宣州今
彥且死鎰失所恃

且字應易已字彥久為孫儒所殺而并其
兵矣

分遣顏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皆州皆下之進
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

五代史志疑卷四

上云龍紀元年李神福攻浙西取蘇常潤
州此後云攻蘇州何也意神福取蘇後復

為吳越所破耶縱舊史失其年月亦應補

明一句擒其刺史其字方有著落

渥之入也多聲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

與

多聲應致命取苟葦以歸茂章安得惜而

不與

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於荆陽楚

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云殷知不可屈乃殺之

二人之節何減孫晟應傳死事

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於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見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

按瑾傳瑾與知訓素有隙今知訓戰却瑾反助之攻斬球謙豈爾時尚未有隙耶若

五代史志疑

卷四

爾時無隙則球謙之死瑾方有大功於知訓何以反至成陳惜傳中不得其詳

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信出勞之謂曰亞次

聞有信否

君還其語亞次

莫說新天子卽以隣國論使臣之前稱其君之小字有是理乎此是史家裝點太過處

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

誣信言信稱若以告反爲大事另須提起則言信上亦宜增一且字

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散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

斂散空祝溫亦何須遽止蓋當時必有仗劍願死君前之狀史中不詳耳

及渥以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二主不

五代史志疑

卷四

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區區二字與上下文意不

南唐世家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大敘而坐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宜入一行傳不宜詳世家中

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

節五字

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

世宗許之始賜景書

交泰元年所賜之書不應稱始

景卒煜嗣位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

插敘母后之父不一解節八字尊母下添

鍾氏二字

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

五代史志疑

卷四

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心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妓稍稍後還煜曰我無如之何矣

熙載無傳行業附見世家中可也但他事

絕無一紀似此鄙穢之事何必瑣瑣費筆

詩載猶茨明衛之所以亡今熙載無行後

主且不以為相矣則於國家興替之故毫

無關涉而載之世家之中真屬不必

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

太祖之言亦辨士之習耳三代帝王子孫分封過於天下謂之兩家可乎

予讀世宗詔怪其區區擔撫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詞何其小也

正詞伐罪三代帝之所同不得謂之小

前蜀世家

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寔

五代史志疑

卷四

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

節八字

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也

舜下宜添一時字

後蜀世家

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謂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

詳崇韜傳節三十二字

知祥心恨璋欲不許

所以恨璋之故史中未詳豈以未嘗通問耶是不足恨也

果年少不親政事

果始親政事於朝堂

中間所書誅大將李仁罕誅相張業李肇不敢杖而入見王之回趙廷隱懼而致仕此皆政事之大者何以反記不親政事迫行此數事之後始謂之親政事耶

五代史志疑 卷四

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我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面目見蜀人乎乃自焚死

應傳死事

南漢世家

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

破廣州下應添而不守三字語意方明

楚人來救珣大阱於城下覆陷於土以上傳之

楚兵逼城悉陷阱中

不過設覆以陷敵耳何辭之煩也

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騷於無事今兵不戢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理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兵爲備

節二十七字

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彥贊與其刺史陸

五代史志疑 卷四

光顯皆戰死

應傳死事

楚世家

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

節八字

吳越世家

豫章人有善術者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

也因遊錢塘占之存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繆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

節十九字術者過起家句應改作一日復

過起家

行竊據淮南取潤州繆亦取蘇常

五代史志疑卷四

與吳世家所載稍異

佐卒年二十諡曰忠獻弟俶立

佐死俶立雖不久見廢然次立者俶也安

得遠云弟俶立乎俶不成乎君其始末宜

附於佐傳之後不應紀於俶傳之前

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於

通州以會期

會期之師後不詳下落

閩世家

我屬棄墳墓妻子乃爲盜者爲緒所脇耳豈其心哉今猶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

節五字

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

節二十二字

延稟見執辨請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

五代史志疑卷四

求延稟不能對遂殺之

節五字

南平世家

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爾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勸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景威扼吭而死

應入死事傳

東漢世家

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已白而漢大臣不卽推尊之，故未敢卽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贊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贊於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寔意也。旻獨喜曰：「我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

詳漢家人傳刪節如左

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已聞周太祖遣宰相馮道迎贊於徐州，喜曰：「我兒爲帝矣，何患遂罷兵！」

五代史志卷一百一十五

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元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

節七字

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

馬騎似複

世宗銳於速戰

銳速似複

張元徽戰歿於陣

彥卿等爲契丹所虜，彥超戰歿。

同時之事，彥超以戰歿，列死事。元徽以戰歿，不得列死事，不知何別。

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於周世宗。召問得中，由助兵多少，得中言送交歸，無所求也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

應入死事傳

無爲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立，改元廣運。

五代史志卷一百一十五

迎立下，卽宜接改元，不應至後將繼元立，重提敘起。况弒母及弒諸父，不皆改元以前之事，而倒敘於改元之前，亦覺未妥。郭氏方縷服哭承鈞於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

子孫無遺，不載於弒諸父之下，而載於弒母郭氏之下，不協。尚有伴愚之銑存，亦不應言無遺類。

十國世家年譜序

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

德不足三字未容輕議

四夷附錄

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

大敗之之字應節或節爲字

明宗斬禿餒等六百人而赦赫遜

赦者不止一赫遜觀後賜姓名自明

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討太原遣人謂

敬瑭曰我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

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虜少

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瑭大敗敬瑭夜出北

門見德光約爲父子

詳張敬達傳節易如左

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

以張敬達軍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

父子

紹成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

如云紹成契丹逐不魯之姊舍利爲妻

代史志疑卷四終

較明白

代史志疑卷四終

五代史志疑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歐陽修作五代史多仿春秋書法自謂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然褒貶謹嚴而事迹或在所畧故重複舛漏間亦不免吳縝作五代史纂誤頗糾其訛其本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今奉

詔編纂始排比成帙陸榮此編成於康熙庚子蓋未睹縝書故以意研求摘其疎謬如梁太祖本紀謂洹水之戰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傳不載其名唐昭宗遭難以後不書立昭宣帝則紀中前後所稱天子不可辨別晉出帝紀謂馬全節戰於榆林兩軍俱潰其一軍不知爲誰又與附錄所載榆林之戰全不相合瀛州之戰書梁漢璋敗績王清戰死附錄則書漢璋戰死而不及清唐太祖兄弟傳所載太祖有四弟克讓克修克恭克寧而李嗣昭傳乃有太祖弟克柔唐莊宗諸子傳謂五子繼岌繼潼繼嵩繼瞻繼曉而劉后傳乃多一幼子滿喜晉出帝家人傳漏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而張廷澤傳中乃有之漢隱帝家人傳漏耿夫人而楊邠傳中乃有之王景仁傳以助王存之子友寧爲梁太

祖子羅紹威傳以兄守文爲弟守文白再榮傳李崧和疑留鎮州時契丹已北歸不應云隨契丹留安重榮傳謂其祖父皆爲刺史不應云累至富貴劉昫傳不應漏修唐書皆頗有考訂然其餘不過爭文句之繁簡論進退之當否毛舉細故往往失當大抵惟就本書之中互相較勘所引他書僅茅坤五代史抄評一條此外更無旁証也

讀宋史偶識三卷

〔明〕項夢原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六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史偶識

三卷》提要

讀宋史偶識自叙

余讀宋史凡三矣諸生時每謂宋以前撰述多出名手而芟檢更不乏名眼其事其文近簡略高古至宋時勢日新日

目叙一

變所紀載大都纖悉美艷顏末詳瞻間多冗長蔓衍讀弗欲竟者余意必欲竟之隨讀隨筆乃蟾光鷄唱精力早已耗於帖括且塵俗復撓之讀僅

十之二三迨已未得秩西曹
故事治獄吏事凡一月時儘
閒適可了夙願不謂困於應
酬者更甚讀又不過十五已乃
移鎮張秋夫行所無事河臣職

自叙二

也今日之河有異焉錢穀侵漁
事稽挾工役冒濫事簡閱遼
餉與常運爭通而馳棄傳曰
之迫阨市舶因之稽滯有事區
畫以爲當机權筭貿遷不卒

河上民居勿遑寧處有事調
停河之防更不止沙淤水塞是
無事而極于有事也然有事
而事多不可問即問亦不我應
不得不姑置之又搃還之無事

自叙三

取向所未竟者再易丹鉛有綱
目已載而此爲具脩有未載而
此特拈出附以他史所見可參
可據者彙入成帙敢曰熊克淹
博尤通宋史耶向者竟讀一

念差覺滿耳客朝余曰子何勤也三讀矣而復為網鑑補遺以祈信將來盡信史則不如言史余應聲解曰不信史又何必有史余偶然識之斯亦余偶然之

自敘四

識耳刻以質諸當世之留意於史者

天啓丙寅秋日就李項夢原希憲甫書於陽立公署



讀宋史偶識卷上

外史氏項夢原希憲父

曹彬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偕廣涉還坐于野舍鄰道守將乏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為給已咲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

曹瑋為涇州安撫使時喃厮囉強盛凡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瑋為立文法喃厮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于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

賜識

宋上

宋一

寶瑋予之厮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樣丹首乎厮敦惴然應迨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厮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厮敦為順州刺史厮囉本傳云上以厮敦陰害樣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族遂借獻地各授刺史

瑋用士得其地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

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以爲疑瑋吟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名士賈同造瑋客貯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瑋以宿將爲丁謂所忌謫觀察萊州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箠矢箠自隨

偶識

卷上

宋二

附彬所居堂壺散壞子弟請加脩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城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泊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兩事不載宋史故云附後倣此

外史氏曰人有言賢將與賢士異若論將不復論德者至于彬而何脩之全也孫武所稱智信仁勇嚴彬吾無間然

英宗時高太后譴蔡確謂大臣曰元豐末吾以今皇

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定策功爰煽事端爲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訕上名逐之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謫不暇恤也

曹太后春薨高弟侂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侂侍帝帝後爲請乃許之因偕詣后閣少焉帝先起若侂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得留趣遣出

夏皇后弟執中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

偶識

卷上

荆國大長公主居其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

王全斌幼時其父事唐莊宗私蓄勇士莊宗召之懼不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益疑大人有他圖也願以全斌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本崇矩客名鄭伸者性險賊無行在門下十年崇矩待之漸薄伸銜之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

明太祖釋不問出爲鎮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以爲酸棗主簿仍賜罷幣襲衣銀帶鄭伸早死其母貧餓常詣矩子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銀百兩時人稱之

李繼和者處耘子也習武知書然性剛忍遇下少恩在涇原以新軍多亡命上言請賜緡綬舊制凡賜軍中雖緣奏請者必特旨給之真宗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晝試寶貞

偶識

卷上

宋四

固以晝晷短難盡士林奏復夜試取士平允時論稱之

劉溫叟父岳唐太常卿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岳時退居洛中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皆爲溫洛之叟足矣名之溫叟

太宗賜溫叟錢溫叟受而封之西合越歲封識宛然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前事太祖再三賞歎雍熙初子昭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

晉書登開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昭以溫叟外太宗慨然召宰相具語之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命擢其官曰以勸後之清白貽子孫者

禮部侍郎于貢部或掌或否趙光範拜官將及施試語執政曰單門偶進何言名第他曹公事光範當不敢辭若處文衡校閱名賢品藻優劣非下之所能執政曰公晉來爲翰林樞密直學士勿避事也及斯光範辭疾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時論多其自知

偶識

卷上

宋五

外史氏曰借公門桃李以營陸氏之庄田者且百計窺左足也光範可以風矣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世居濮州范縣祖楚平壽張余楚平生直卽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旣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蠭起道陌榛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招直署賓職師範降梁直脫難北歸以周易

春龜教授學者自遠而至時道遙先生

趙晉之事太宗也廷矣盧多遜之獄晉實成之及晉
疾爲道親吏甄澄禱上清太平宮神降語曰趙晉
家忠臣然被病自有冤累潛還曰晉力疾起出中
廷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二女時皆及笄晉
妻和氏言願心太宗固諭之不能奪因賜長女名
志願彌智果大師次名志英彌智圓大師

附太祖杜周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劉
仁贍未下太祖分兵取滁州時李璟方金盛聞世

偶識

卷上

宋

世

宗至淮而滁其控扼且援壽州命皇甫暉提兵十
萬臨之太祖兵僅數千遇暉清流關隘諸大敗暉
整全軍憊滁太祖虞翌日再至訪有村中趙學
究多智計徵服過之已知爲趙點檢矣迎見加禮
太祖再三叩學究曰暉威名與公如何曰非敵學
究曰然兵勢如何曰非比也學究曰然兩軍勝負
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所以問計於君學究
曰然彼整軍再戰師絕歸路無焦類矣太祖曰奈
何學究曰有奇計可因敗爲勝關下有一徑路人

無行者乃出之背可直抵城下正西澗水大漲由

此率兵浮水掩至斬關入彼方謂我既敗無敢踵
其後必不爲備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也太祖
大喜命學究指路學究亦不辭即夜誓師如其言
奪門旣入暉始聞率親兵據甲巷戰三縱而三擒
之學究大兵且至城中大亂遂下滁滁旣破斷壽
爲二救兵不至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始也擒暉
遂正陽寨世宗撫視暉於簀中金創破體暉仰面
言自卒伍起至今數十戰未嘗敗而見擒於趙某

偶識

卷上

宋

建

乃天贊之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神武遂不食
趙滁爲淮南屏蔽自是盡得淮南李景稱臣此太
祖王業所始暉知爲天授亦非常人也後真宗建
原廟於滁殿曰端金端金者宋之錫市學究卽韓
王曾

初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卽授水部郎後爲郕呂蒙
正獨奏曰臣奉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猶
有高才老巖穴未沾一命者臣子南離禍祿遽膺
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

子止授京官九品

顯德中，竇儀奉使荆南，荆南自康季以來，高氏據有其地，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諭制以至司賓，展隸候館小胥，皆盛服影纓，與王人抗禮，儀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宣達君命，流倫奉使英越，道出揚州，屬歲饑，民多死，郡長吏白于倫曰：「郡中軍儲尚有餘萬斛，僅貸民，至蠲收新粟，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賑饑，民若薦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

傳識

卷上

宋

以問，倫曰：「國家以康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太祖卽命發廩貸之。王全斌在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王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以珍奇獻者悉拒之，東歸篋中，纔圖書數卷而已。

外史氏曰：曹彬平蜀歸，太祖問官吏善否，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而獨薦倫，廉謹可任。」夫彬一生得力惟廉謹兩字，固宜相契深也。

盧多遜父億爲鄆州觀察，時賄賂公行，而億清介獨

特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養優厚，服用漸侈，慨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泰至，吾未知稅駕之所，遂後果敗人服其識。」

宋琪爲令其子貽序喪，年授辭作多，卒老民，叙大抵謂漢雖五福人所難企，而已無有之，實大幸也。

呂蒙正執政，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

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歲，欲令入書院。」

傳識

卷上

宋

事廷評太視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于我，今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娣也。」

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勿索，不加意，今報之爾。上命卽復紳官，蒙正不辭。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辭，亦不辭，在西京日上數本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

外史氏曰不辯亦不謝乃為蒙正若閑居而待中貴如相時則惟蒙正可耳以所事者仁宗也

賈黃中父玘嚴教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葬鄉黨辟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黃中勿聰悟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

王楙之孫也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少質嘗因爭

楊議

卷上

宋八

事曰少年乃與丈人抗耶質曰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為屈黃得盜鑄錢百餘人下獄退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于色質曰以術鉤人真之勉而又喜仁政固如是乎黃慚沮

祔王旦為中書舍人家貧與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

馮瓚知梓州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

簞機相擊必無固志持重鎮之旦自潰矣城中止雲騎兵三百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警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市誘其餘黨千餘人釋之

楊克讓在漢乾祐中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詔周廣順祔彥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為執金吾病馬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未葬不忍就祿退居別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晉主以河決塞欲立碑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

楊議

卷上

宋九

不若降哀痛之詔摘翰頌僉不若頌罪已之文開寶中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郭進悉用第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

馬仁瑀為瀛州防禦使兄子常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

錄具

劉福不學而御下有方略為政簡易人甚德之願雄
州五年郡境寧謐福初貧既貴諸子常勸起大第
福怒曰我受祿厚矣汝曹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
可營度居室為自安計乎

曹彬其征不利至涿州左右皆潰散獨常思德以所
部護至易州語人曰既備戎行則與主帥同死生
可也若視利為去就何面目見君父乎

淳化中三吳歲饑民多餓殍長吏養治之命宋端知

偶識

卷上

宋十

蘇州瑞體豐碩素病足至州地卑濕疾益甚人或
勸其謝疾北歸瑞曰天子以民病俾我以身病
辭焉非臣子義也

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奏請修城木五百
餘萬牛革三百萬上曰萬里長城豈在于此自古
匈奴黃河互為中國患朕即位以來或疆場無事
則有修築圩堤之役近者邊烽稍警則黃河安流
此益天意更迭垂戒使無忘惕勵然預備不虞從
古而然深溝高壘亦王公設險之義也所請過當

不重困吾民乎乃詔有司量以官物給之

陝西用兵王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
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
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為甚請以詔勞來仍諭
以賊平蠲租二年仁宗從之

王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為潤華禹偁却
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為
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
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

偶識

卷上

宋二

王禹偁上疏請汰僧尼云古者四民自秦以來有戰
士則四民之外生一民而農困漢明佛法入中國
度人修寺五民之外又生一民而農益困假令萬
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猶月費三千斛歲用
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歷數先朝事佛無效斷可
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
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不修寺使
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

禹偁子嘉祐為館職冠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人

言丈人且入相準曰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舉望損矣自古賢相得君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臣主俱榮今丈人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或不逮子也

狄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于上前棐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

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參軍胡則部送芻糧爲備議

卷上

宋三

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僅一月耶湘懼無以給遣則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爲則所料

陳太素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年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荅曰困圖之苦豈不

甚于我也

張傳強力治事七爲監司所審覆簿書勾摘奸隱州縣憚之傳曰奚爲我憚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不復犯法矣

陳從易與王欽若相善欽若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詣欽若者將使湖南欲過之

過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便湖外非獨爲貧

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

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

備議

卷二

宋三

爲知我者

外史氏曰小人傾險至謂欽若而醜態備矣何亦忽出君子肺腸也則旦氣固自有不死者耶嘗惜元祐諸賢見不到此

楊大雅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遇風覆舟得僦卒拯之及岸冠服飄沒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

丁謂執政李番爲起居注未嘗往謁或問故番曰謂位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指若所

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

楊紘、楊億從子也。為江東轉運按察使。紘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

外史氏曰：余每讀希文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二語，心疑焉。及余身試之，而益覺言之有味也。因摘紘語于此。

張從恩移澶州防禦使，表高防為判官，有親校段洪

楊議

卷上

宋史

進，盜官本造罷市，取其直。從恩怒，將殺之。洪進懼，給曰：「判官命我也。」從恩詰防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遺防錢十千馬一匹，遣之。防拜受去，終不自明。既而悔之，命騎追還，又居帳下。歲餘，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恩益加禮重。

喬維岳為淮南轉運使，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

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

外史氏曰：兩事極相類，而高防更難防。自誣而且自污矣。至于轉運誤則止贖金，法掾誤則罪不測。寬大吏而嚴小吏，豈自宋已然乎？

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難之。李迪進曰：「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採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慶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收在禁中矣。」

楊議

卷上

宋史

焦邦建

真宗初，欲立章獻后李迪疏諫，章獻銜之。既而仁宗即位，太后預政，丁謂用事，貶迪。謂敗，復迪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衾太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

王曾為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尊禮如此。

會知審刑院院舊例違制無故失率生杖二千會請
須親視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會乃以失論帝曰如
卿言是無復有違制矣會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
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從之

曹利用惡會班已上快快不悅及坐事太后大怒會
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何解也會曰利
用素恃恩臣故理折之今加以大惡非臣所知也
太后意少解卒從罷議

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會難會力薦爲相及夷簡
禍議

卷上

宋

集

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會不能堪論譏間有異
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會曰卿亦有所不足耶
府史氏曰王文正于利用則爲解于夷簡則不堪
豈事後之嫌隙易釋當前之勝心難降賢者亦不
免耶

張知白與王欽若不合罷爲刑部侍郎知大名府及
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
留守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從徙知白
亳州

外史氏曰此舉又與語從易者異畢竟習氣自
露

龐籍爲侍御史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
意獨龐籍之天子御史也

章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
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
一言在中書凡八年崇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

呂夷簡爲刑部侍郎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
既而爲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

禍議

卷上

宋

集

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實奏
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渙外屬太后疾
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推渙右正
言額請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
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
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
忠

呂公弼夷簡子也英宗命爲三司使公弼在都牧
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

遂藏不與朕馬是時已知卿恭襄主計訴訟不時決多留事卿繼其後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曰襄勤于事未嘗有贖失恐言者妄耳帝以爲長者

卿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頗難下拜其重者帝曰當奈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時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以爲不便又欲下遷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諮過吏可乎乃止

偶識

卷上

宋史

華

附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官爵蘇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誤矣立劄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語付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收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獨召寇準謀誅之準退過呂端端問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端備位宰相若軍國大計不可不與知準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以懲凶逆端曰此非計之

得也願少緩卽入奏曰陛下亦知漢祖分羹事乎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尤乎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徒益怨愈堅其叛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竟納款請命

向敏中當真宗幸澶淵得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藏之視政如常日舍大懼有告禁卒欲倚難爲亂者敏中密使扈兵被甲伏廡下暮明日盡

偶識

卷上

宋史

華

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闕無一人預知者命憐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皆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

李迪守兗時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稿憔悴鬚鬢皓白迪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女甚賢可奉箕帚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草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

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
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遂娶
之其女亦其族薄事明履盡禮士大夫莫不賢之
附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
見監司府官時唐義問爲運判退謂客尹煥曰先
公爲臺官嘗言諸公豈挾恨邪煥曰公必有理姑
聽之明日彥博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
或以問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
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謂煥曰微君殆失路
公一日語義問曰仁宗朝先叅政爲臺官以言彥
博罷彥博亦罷未幾彥博復召還卽言唐某所言
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用是起叅政
判潭州尋大用與同執政相知甚深義問聞言感
泣自此出入門下後薦爲集賢殿修撰帥荆南
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彥博以前對
英宗者復曰先帝天命所在神龍有歸實仁祖知
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
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

偶識

卷上

宋

奉

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
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益琦功也帝曰蔡端
爲難仁祖意已定嘉佑未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
霍光不相拚也遂加彥博兩嶺節度使辭不拜
外史氏曰定策豈臣子所宜居無論蔡端與成事
也
王欽若爲太常丞判三司時毋賓古爲度支判官嘗
曰天下通貨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
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
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
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卽日放逋負一千
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罷重欽若駙至大用
云
王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
煩蓋世宗嚴急出一時之意臣下不敢言其失王
旦進詔敕宜簡近亦傷于煩馮拯對曰開寶間除
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略矣
趙鼎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

偶識

卷上

宋

焦

則寢于傍凡食稠濃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
肯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
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父每出必扶掖上
下至離立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
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

查通知果州時寇黨尚伏巖谷依險為柵酋何彥惠
乘其從據為詔書招諭未下衆請發兵殄之道曰
恐人懼罪延命須臾爾黨豈無誑誤耶遂微服單
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祔
偶識

卷上

宋王

悉驚畏持蒲外嚮道神色自若語胡床而坐諭以
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
相率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驛奏
璽書褒諭

外史氏曰識之曰郡守矣妙在嘗聞其仁不仁不
能取信也

契丹壻劉三般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詰契丹陰
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般帝以問杜衍衍曰中
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

般為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
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般

陳恕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洵等二十七人
對于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洵等言條目頗多不
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
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洵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
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
知雜御史張柬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
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洵等白金緡服悉補侍禁

偶識

卷上

宋王

殿直顧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洵等條奏事頗有所
長朕嘗語恕等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歲穀
利病自勿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
以顏色引介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
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冠準曰夫
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

許驥字允升家蘭州祖信父唐世以財雄邊郡後唐
之季契丹將擾邊唐白其父曰今國政廢地狹人
必棄棄而動則朔易之地民罹其災不即去且為

虜矣信以資產富種不樂他徙唐遂濟齋百金而南未幾晉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諸遼絕膏擁商皆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出竊嘆曰生子當令如此因不復商卜居睢陽娶李生驟風骨秀異郡人咸同文以經術聚徒唐攜驥詣之驥十二能屬文舍詞賦唐不識之獨帶家產為驥交當時麥彥太宗尹京頗知之及廷試擢甲科

畢仲府調壽丘拓城主簿羅川人瑕處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還陝西八十縣餽餽

偶識

卷上

宋 焦和英

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絳錢之最戒勿脩局屬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其斛量數千洞撤舍度墻壁使羸瘠者至其所人自料槩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異日大軍遂行純粹祭謝曰非君幾敗吾事

寇準通春蠶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臨軒顧問年少多罷去或教準增年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

帝次瀘瀾語準曰虜騎未退天旌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準曰此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祭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為守即進促出救退召欽若論以上意授敕伴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朝辭便宜就途因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曰祭政勉之同日即為同列欽若馳入魏

偶識

卷上

宋 全

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修齋誦經而已李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寧語維寧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然朝士上封論奏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大事如契丹西夏日旰條議備禦之策甚詳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前寵獎有何策而與之語哉苟屈意妄言世所謂籠罩僕病未能也

沈嘗言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參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帝嘗示二府喜雨詩王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矣進入改却否王欽若曰此亦無害而密奏之帝憮謂旦曰昨詩有誤字何不來奏旦曰臣得詩未暇再閱石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略不辯真宰相

偶識

卷上

宋

王旦

跪也帝顧旦而咲焉

外史氏曰人皆知王旦不辯為是愚謂使無馬知節之實奏更佳且真宰相決不欲暴飲若短也

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祇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旭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為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所服止于賜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誤以少埃置於羹中旦惟啖

飯問何不啖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啖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用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因宅徒使爭財為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廬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必復出之皆不問焉

附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門東可呼二人責限為日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以告旦不樂然難逾上旨聽之初沈倫聚

偶識

卷上

宋

王旦

破子孫需銀錫皆錢塘錢氏以遣中朝將相者花籃火桶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以銀易之具白旦旦頗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求昔沈氏器二人謝曰向私易今見在也旦喜用之如素所

韓琦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仁宗聖德神斷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附初英宗卧疾琦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願琦曰杰何琦曰願大王早暮在左右神宗曰此

乃臣子職琦曰非為此也神宗感悟及神宗即位一日留琦語及上曰是時不易處琦曰是時人情減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獻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

附憂使至將以十事聞尚未之知也館伴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相琦曰樞密云何曰樞府云第謂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

偶識

卷上

家室

及他語耶琦徐料十事校曰彼及某事則某辭對辯某事則某辭亦及宴果皆琦所料及人疎服

附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質琦琦指數事其一太祖感一宮鬟視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

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為法已嬖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復有嬖將不勝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附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何功之有但添金帛厚夷狄而敵中國爾上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

財物非情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上曰國家經費為一日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拱辰曰萬一陛下只一女求和親則如何上憤作色曰苟利社稷何愛一女拱辰言塞邊曰臣不知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堯舜主也灑泣再拜退附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相平止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更從旁唱相公尊重客殿階退富弼為相雖微官布衣皆引禮生語從容送之自後皆效為折節

偶識

卷上

家室

進

附范仲淹遭母憂晏殊請掌府學夜課諸生書皆立時刻漏詞之見先寢者其人給云適倦暫就枕問未寢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即取書問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使學者准以為法由是士子輻輳附仲淹言稱府辟客須可為已師者益我敬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有益耳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千錢明年復謁又贈之因問何汲汲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

若日得百錢則其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非乞客
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今補子為學職
月可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
是夜以春蠶而孫生篤學無晝夜行復修謹甚愛
之明年仲淹去贈賜孫亦辭歸逾十年泰山下有
孫明復先生以春蠶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
至乃肯索遊秀才也

附仲淹在蘇州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地既
上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使吾家貴孰

偶識

卷上

宋

若吳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遂即地建學語
諸子弟曰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祖宗
視之則均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且自祖宗來積
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頃饗富貴不顧宗族異
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

附晏殊判南京仲淹掌監殊曰吾女及笄公為我
擇壻仲淹曰監二舉子富貴張為舍有文行皆公
輔罷可壻也殊曰然則就優仲淹曰富修謹過張
遂壻富後改名即爾也為舍後亦更名方平云

附范純仁罷相伊川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
何為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
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又不
言純仁又謝罪連責數事他日伊川見純仁劄子
一篋凡所言皆先言之但不辯一詞惟謝罪耳
前輩受其言者及也

附半之教以神法錄是土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關田
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發名曰貸倉

偶識

卷上

宋

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軀
斃用陳亮佐奏曰唐賢人墓石今亡七八矣子
孫添刻大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旦與瓦礫等誠可
惜也其未毀者願救州縣完護之

亮佐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罷服壞隨補之
曰無使不全見棄也彌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
十二不為大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
者粗可歸息于父母棲神之域矣
外史氏曰以區區三者遂可歸息陳公不無失言

廣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陳亮更有集驗方刻石
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
置亭舍具飲粥人免渴死會加恩黎桓爲交州國
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桓責賦于民往往
斷其手足亮更知之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
私覲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
賊頻年入寇亮更悉捕亡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
賊爲謝

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言南使至契丹

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薛奎時館伴
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群臣亦未嘗見
也從順乃已

程琳爲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
天太后獨無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
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廼嫂也禮不通問使
者語屈

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平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
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于民矣

張玉以六班散直隸秋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
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聞取其
首及馬軍中因謂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直勇
將也

宋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繹通登後期
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
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

祔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爲道觀諫官
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

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興土木違
近詔傳聞四方爲聖政累何可忽也

張詠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
自給捕獲犯者數百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
曰不痛繩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
苟不以鹽自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俟歲成
當仍舊法

梁顥父文度早世顥養于叔父依王禹偁爲學嘗質
以疑義禹偁拒不答顥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

質禹稱大加罷賞

太宗素聞楊徽之詩名因索所著徽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為謝其末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玉問姓名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製多以別本為賜

呂文仲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鞠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

偶識

卷上

宋主

焦和業

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察其人置冗散或舉選對敗之日橫斥之未為晚也上從其言

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潘慎修隨其弟從鑑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鑑入賀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鑑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牢廩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修

為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記室許之

杜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成書吏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悞帝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

吳史氏曰杜公年踰五十日治經史數十卷中夜誦春秋音草能無慚愧

偶識

卷上

宋主

焦和業

吳越納土受命王珪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第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

勅珪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語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詔至藥珠殿傳詔令無端明殿學士錫盤龍金盆論曰秘殿之職非直罷卿于翰墨間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

王罕為廣東轉運使懷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

守仲簡自園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相濟者遂還惠州州之惡少年正相率為盜里若驚擾患人要罕出城及郊遮道求救數千計罕憐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十已時下約申而集寡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為甲首久之無至有婦人訴為僕李叙珥捕得之并執奪樓十

傷識

卷上

宋書

八輩皆果肯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發為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于是築庫帛為旗校之割牛革為有形柔之湯中每旂削竹鐵十六穿于革以木為鼻使持之自蔽斷苦竹數千鈎其末使操為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巖悉衆登岸斬木為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戴黃盃臨觀相去三十步

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

范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今敢爾耶曰其事于上効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于稅訟若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傷識

卷上

宋書

早久不再純仁籍境內買舟論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關時吾為糴衆買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

初神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神氏上世有契我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

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于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無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外史氏曰雖勝亦非語真足味

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

均語泄詔嚴叟分析韓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
督責乃是相率爲尊何害于理若瑣瑣責善懼于
國事無益也

哲宗將崩廟中言索省中書甚急韓宗武言先帝
時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
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廟典訓
問諸生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
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教輩所爲爾欲盡加罰帝委
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獎歎令候諫官員

傳議

卷上

宋王集卿集

關即用之

嚴外杜者炮多無以爲歸趙非造舟百艘移告諸郡
曰止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于我乎出于是至者
相繼悉授以舟介給其道里費

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并不昇獄吏以
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
閱之皆與法令

祔祔廬毋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倅爲作
孝子傳及既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既卒于雲又

以發死人稱其世孝

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
臣招納司馬光上疏極論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
祚幸而勝滅十諒祚生一諒祚何種之益若其不
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
信諒祚又將失信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
不吓入南不受窟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自救
陛下不見侯景事矣不聽遣將神譯發兵迎之取
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矣

傳議

卷上

宋王集卿集

附呂公著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
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
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
也公著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
著亦不答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廷試唱第過三人
則首禮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改上列吳育
歐陽修鄒高介亦心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
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選就列無一言

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

包拯知端州端產硯守綠賣率取數十倍以遺權
貴拯命僅如貢數任滿不持一硯歸

虎林友人賈子鉄長孺校

宋史偶識

讀宋史偶識卷中

外史氏項慶原希憲父

馮京字當世少博邁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
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伯宮掖勢欲妻
以女擁至其家東以金幣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
持酒敍來直出盃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樞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
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
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
不敢侵媮惰曠職優詔不聽

傳議

卷四

宋一

謝文

外史氏曰去位而猶自効在位而謀卻罪者何居
視京可愧矣

錢卽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為睦州推官部
使者有獄在衢唆卽以薦牘使往治卽曰吾寧老
冗選中並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

張方平改三司使勅王拱辰議推河北鹽方平見曰
河北再推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
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推
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

於瀘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神宗卽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
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
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
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
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
王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
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
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
傳載

卷中

宋一集和集

趙抃論其軼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以請將
何辭拒之
外史氏曰使而見侮則辱命禮我而有加不愈于
侮乎且北使安得援以請也抃之論過矣似亦就
拱辰之人而責之耳

趙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
利物不少譏者以比劉寬韋師德坐張詰貶六年
念之終不衰詰貶郵其家備至歐陽修遇槩素薄
又諷知制誥及修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爲魯

者所中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修始服其長者
爲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
職出租償槩知其貪爲代以已奉平生所爲類此
張堯封嘗從槩穎學所爲文多留穎家其後堯封女
人槩中爲修媛祓寵幸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繡次
父槩爲序獻之穎不答亦不以獻

司馬溫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
進而池獨暗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

司馬旦滯薄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

傳載

卷中

宋三

集和集

友愛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
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論天下事旦
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旦引大義語曰
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不爲非進
退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是時天下懼光終不出及
聞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卽位例以親
屬入賀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
遣其從兄子襄

旦之孫朴調晉寧軍士曾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

似諷朴同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惟亂
常人不食吾餘矣殆不敢奉教似贊而薦之

建炎登極赦至朴私令齎詣徽宗爲人所告金主憐
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其議制服
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
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發
而不問又遣朱松年問行以金人請實歸報王倫
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相
辭而止益重之後卒于真定計聞其忠節顯

傳載

卷中

朱四 惟和

著贈兵部尚書謚忠愍

李及資質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言
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
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
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在河
南杜衍爲提點刑獄問與衍會而且甚煉薄他日
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

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
餘口于房譏察出入機案且死陳希亮曰元事虛

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
賊軍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
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
盡希亮像祠焉

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
通判徐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曆胡宿謂曰君輩
佐滕候入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
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謫意乎坐者大慚謝

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

傳載

卷中

朱五 集和

當熙寧陽修書責謂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
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城節度判官
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
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授勘
王素知諫院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
貴倍蓰于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
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
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續
以佐邊費議遂已

附歐陽脩修唐書止紀志其列傳則尚書宋祁也朝廷以書體不一詔修并刪削列傳修謂見各不同豈可悉改已意一無所易書成奏御吏白舊制列官高一人姓名當書修曰宋公列傳用功深為日久豈可併其名而奪其功於是紀志書修列傳書祁此例皆前未有祁聞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歐公不可及矣

蘇軾自黃移汝道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用兵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

偶識

卷中

宋金

蘇軾

無一言乎安石曰二事皆自惠卿安石在外何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常禮耳上以非常禮待公公願以常禮報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安石口入于膽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譏太皇太后大臣譏通樞府軾密疏朝廷薄確罪則於皇帝孝治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小累宜皇帝勸達

治太皇太后詔赦之仁孝兩得矣宜仁不能辱

軾出知定州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按舊典帥常服出將吏戎行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吏書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久矣杭僧淨源居海濱因舶客通高麗王子義天源死其徒持像往告義天亦遣人來祭因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軾不納奏曰此欲入貢借祝壽微賜予耳受而不答或生怨若厚賜之則

偶識

卷中

宋金

蘇軾

墮其計宜朝廷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且庸僧猾商擅誘吏生事必加痛懲從之既而貢使果至軾案舊例使所至官民費無算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擾之害軾在謫每出強人說鬼蘇轍南遷居許則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候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為小亭遇風日清矣徜徉亭中其人誅之問人待亭後旬日果出因趨進轍見大驚慰勞良久曰子姑待我於此翮然人竟不復出

上輩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筆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龜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黃樓上謂軾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亦重嘗州數歲得還家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疎落微世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議故終不

彭器水仁厚廉恕為兒時且起往學得金銀於門外賦生其處須臾亡叙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喚曰使我欲之則唐金矣始

偶識

卷中

宋李

就奉持數劔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福問我相為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

豐稷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

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瑖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召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

呂誨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許人罪誨言

諫官許鳳聞言事益欲廣采納以補闕政今乃詆斥平生暴揚賤賤刻薄之態濫以成風請下詔懲

錢顓貶將出臺于殺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君以媚事

王安石得寵轉薦為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附會以求笑官顓今遠竄君自為得策耶即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貨親舊以給朝哺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

偶識

卷中

宋

錢

鄒快字介夫初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祭軍有疑獄快獻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快感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快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問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快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吝快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夢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

又欲辟為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笑諭意使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授俠而成就之取其所欲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

吳擇仁知大鹿縣始至令以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推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群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鍾奴犯法按致於理鍾羞惡造謠徽宗召戶部郎中朱喬年往鞫喬年

稿載

卷中

宋人

宋

杭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掩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顯乃得一奇士

河北既罷兵李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旣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

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何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為契丹所誅

張岳有膽略善騎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冠麟州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岳共食阿遇

稿載

卷中

宋九

神佩刀貫大帶嚼岳岳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致子張鏃指岳腹而斃岳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岳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岳縱獵雙兔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遣岳馬索馳恣歸所虜州將補為來遠砦主手殺偽首願奉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勛一軍

李清臣字邦直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曾經目輒誦稍能戲為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僧已甚

天固敵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
舉進士調和川令歲薦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
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聞銓格判銓張揆擬使自
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須待
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

夏使至請歸復侵疆杜紘迎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
陳紘止之荅語頗不遜紘曰國主設有請必具表
申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為可否乎乃不
敢言

傳議

卷中

宋世集初進

盧革字仲辛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為詩陰異
之鍾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
薦吾耻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
六其子乘未冠者僞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
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乘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
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
也堂賞味其言

百官上尊號司馬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
末年有獻諡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

號我獨無于是殺以非時奉冊皆匈奴昌頤自稱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
為人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
大悅手詔獎光使舍為荅辭以示中外

恭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敏事之如
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示不
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
天申立監於水務官富贊會之下天申蒼沮即日
行

傳議

卷中

宋世集初進

范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確議論知出一口且約
生則互為傳死則作銘光生為鎮傳服其勇決鎮
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說憮猥賴神宗洞察
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
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

蘇頌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奏以政曰子容
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
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
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

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願後歷政略似衍云

吳越機願知杭州一日出過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緒錢夜因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歲月而是可乎皆謝不敗負果如期而足

趙瞻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會假太常少

傳載

卷中

宋主

傳載

卿接契丹賀正使人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論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奪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謀濮論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

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

傳堯俞字欽之十歲能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半決科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器雖非有他爾介嘆息奇之

元俞以誨等皆諫濮議罷發不當留遂出知郴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

傳載

卷中

宋主

傳載

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豈得已哉今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朋政與非謫何異堯俞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後談者伏誅堯俞坐不卽捕削官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縣行縣堯俞從衆出迎堯俞守爲遣更代主出納堯俞曰不可居其官安得贖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度中治

事凡十年哲宗立擢御史中丞

王巖叟嘗侍選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行濟當毋事以節儉為意積累日久國用自饒

孫永年曼叔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冲列為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冲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冲卒喪除復列為孫試御擢進士第

陸佃初受經安石哲宗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

王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重賞欲厚聘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錄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臨視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為人曰此顯仕捷徑也俊義不可迨至講所去御輦陸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為之懼俊義處之怡然以太學上合選奏徽宗親程其

傳記

卷中

朱西

焦和

傳記

卷中

朱西

焦和

文擢為第一及賜第見容貌甚偉大悅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俊義矣蔡京邀使來見不往僊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義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僊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人對帝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馬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公以賄著其父方執吹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

張膽以身仕贊脫有觸忤禍隨立至主上方幸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報國設得罪流放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廷爭時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稍解俛前抗辭旁侍者遠觀皆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家姑未嘗有怒容人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奸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司馬光年既老辭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

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待小吏吳默嘗趨之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起解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益棺而去

郭浩除諫官恐貽親愛欲固辭母曰汝能報國無愧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請願表母不易初意稍緩直龍圖閣諫奏作危甚楊時過省之肅然僅存餘

息猶眷眷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

王回為宗正寺簿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大於此者乎予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願回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還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皆為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薦者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

呂陶令銅梁民麗氏姊妹三人皆隱幼弟田弟壯烈官不得直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懇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妹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盡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遠姊復為兄弟顧不笑乎弟又拜聽命

孫整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整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

法以正論輔入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
兵天下辛甚馨何為者京默然

吳時敏於為文未嘗屬藻浩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
地書局

王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墮處之
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過處之則無事
矣

劉舜卿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邊謀盜西關鎖舜卿
密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

偶識

卷中

宋末

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謀者

何執中字俗通老有妖獄久不竟株連浸多執中訊
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牟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開
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師張角諱耳
卽扣頭引伏

李熙靖衛公德裕九世孫也以父老丐除提舉淮東
學事使及命下乃得河東而為淮東者減祐之也
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
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耶宰相聞而

賢之

滑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
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視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
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

上嘗中批二人付朝堂并權趙門奏言疎遠小臣陛
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嘗同實稱之門曰同知其
賢何不密章薦升

張浚初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山川形勢時時與
舊戍守將問祖宗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故一

偶識

卷中

宋末

旦起疏遠當樞筦能通知邊事本末親見二帝北
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以是終身
不主和議

宰執蔭補多濫朱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
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彼推恩趙會子弟皆武
臣曾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
文行竟能選調章惇子授持皆高科金為州縣幕
職惟憂諫于安期累遷帥授特制直學士王安石
薦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特制然安期猶有才幹

勞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鄧若中劉正夫等各二人余沐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河武并各一人能列從班宜和未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違舊義之例今不可不戒

陳瑞歸自嶺外言于鄧陳禾相好造其子正彙使學後正彙亦非執詰關璣亦就逮經臣泣其膝求取免系各以事有之罪不取逃或謂其失計未可以禍免生命也豈可以克易不義耶願得公贊者遂至雍黨停官遇赦復起尋知秀州王

偶識

卷中

宋王

門

黼新得陳水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職死黼聞而銜之永兄乘時為壽春府教授永待兄官居適童貫顧兵道府下謁不得入覬之不受貫怒歸而諧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邪

王淵為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曾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諭盟造船

浙河餘海道襲浙江謀開校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今與守臣督海舟昇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方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

賜寶衣帶鞍馬尚方牙刀戈甲次江陰先遣其子居佐潛伺敵動靜虛實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改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恍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

偶識

卷中

宋王

集和進

酒自警風即止散舟復集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甚士氣百倍趣衆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不為動風少殺縱舟抵東海敵已圍海州旌旗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後吾境力戰在汝等因握槳奮前將士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

寶發至膠西石曰岳敵舟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神俄有風自拖樓中來如鐘鐃聲衆咸奮引舟棹刀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

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
山薄虜賊聲震學海波騰敵大驚掣釘舉帆
皆泊緬彌且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
寶亟發火箭射所中烟焰旋起延燒數百艘
人不及者猶欲前拒實此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
刺燼之舟中斬獲殆盡其不能舉者悉焚之犬四
晝夜不滅

州史氏曰人知順昌之捷以視元本而不知唐島
之捷竟為金亮校首也微此則錢塘亦蚤已問鼎

備載

卷中

宋

舉

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徐處仁言仲
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
始也祖黃帝為宜

徐俯官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
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
婢名昌奴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沈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
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

宰相出處為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
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

洪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與兄迺同進士試吏部侍郎
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為市毫毛不中節必巧
生沮陽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
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
時一軍而巧為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
當舉職官而詭為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
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撓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

備載

卷中

宋

故件析枚數諸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
子隨所在審勅牒即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
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粵蜀數千里外不
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為至難今復
因此齟齬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為地也乃止仍
舊貫

遵知太平州前守周瑒以嘗論遵聞來不俟合符馳
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
何怨聞者以為盛德

洪邁字景廬，皓之季子，知婺州。婺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給易帛，更不可，則群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將憐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從前事，至以飛語，謗誰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嚇，開擁邁，輻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徒有金，貸取，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選。」敷文閣待制。

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後頗懼，既得三鎮，

謂議
卷中
詔及肅上代康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軍中，遂退師。宰執對延和殿，李綱奏曰：「澶淵之役，雖與遼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恐肆行擄掠也。今退師三日矣，初謂以船載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故事護之。宰執皆以為早，綱固請上然之。即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毋便利，即擊金人，厚載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可。』將士踴躍以行。及粘罕陷隆德，遂次高平。朝廷

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綱，盡遣城下兵，將無以支吾。綱曰：「幹離不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渡河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宰執有密啓上者，於是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追及幹離，不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懼甚，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綱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五程矣。雖再進，猶與金人相及。」

綱言靖康初，中國得策者二：道君內禪一，淵聖固守二。乃其後和與戰兩失之。金人初犯兵，不過六萬，知都城堅，不可攻，邀求請和。臣謂宜姑曲款，俟勤王師既集，後與約。僅從其可者，則約易成，而和久。當時一切許之，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

所以和及師集者三十餘萬臣謂宜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因七國策俟其糧盡一舉可破當時乃置宣撫司盡以勤王兵屬之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賊退又不肯邀擊金人遂輕中國此又失所以戰夫機會之來固不容髮在今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為鑑也上曰靖康初能守金人再來何遂不能守綱謂靖康初與靖康末又不同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無犯闕意特我自失備使得渡河至城下及再來兩路並進遂欲吞噬中原不同一初賊至城下不數日而勤王師集其再來已圍城始以賊書募天下兵不同二初賊寨西北而我兵則屯要害通四方音問勤王兵集賊遂歛不敢出其後則東南反使敗據之而內外隔絕不同三綱聖初即位將士奮勵其後稍解不同四城初被圍指處帖服後乃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遂潰不同五金專恃和議謂金人必不再來禍生於所忽也

附先是京城陷沒金人議所立時都下已聞傳虜

中定立張邦昌為楚帝都金陵適員外郎朱齊愈自外至或問以虜意齊愈寫邦昌二字示與所傳合遂定議建炎初齊愈為右諫議張浚夜過之齊愈曰李丞相上三議非是西北之馬不可得江淮之馬不可用括民之財不可極郡增兵二千則歲費十萬緡以養人詎堪此將極論之浚謂宰相不勝任可論去何至盡力駁其所言事能不悲怨齊愈不從遂入對浚曰公禍自此始矣會朝廷治從違罪論者有齊愈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達書遺壽至今造端自汝成謂綱舉之也遂腰斬黃潛善營救不獲時浚為御史故善齊愈又潛善客也再論綱落職提舉洞霄浚又論綱狂悞無上命綱鄂州居住中書舍人汪藻草詞曰朋黨罔上有虞必去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正邪自綱罷凡所規畫一切廢去兩河淪陷而盜賊叢起矣

附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罷淵聖減三之二至高宗又減其後不過數品巡幸駐蹕屋宇闕陋妃嬪

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如李綱厚私藏待妾歌僮衣服飲食緝寢麗享客必至百品出則厨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破岳賊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錢妝飾如一皆宅庫所有呂頤浩待妾十數夜必縱飲韓紹三妾俱姝色名聞一時紹死諸大將厚購之願浩以數千緡得二人寵嬖用事時呂已老中尉因以媒進趙鼎起白屋驟建大堂周以奇花鼎木堂四隅各設火爐焚異香烟氣氤氳合於坐上謂之香雲殿

難以來堂樓非薄遂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費香直數十緡酒饌不計也後鼎落職論者上其乾沒竊用狀至千萬云

外史氏曰李趙爲宋名臣李扼于汪黃不竟其用趙爲檜所排資志不食以死李亦幸而免耳夫檜之仇趙極矣生今月具存亡死更羅織其子果有乾沒迨至十七萬緡檜肯不直窮到底耶檜黨如高如次翁輩肯不索殺以獻諛耶而何竟嘿嘿也三事之誣可不辯矣魏泰有碧雲殿以爲韓范汚

也當是此類

附何氏備史云張浚輕銳好名士稍行惡卽揮金畀爵半寵之其子斌以道學倡父子俱時宗主在朝顯貴皆出其門悉自詭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爲小人紹興元年合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居住而已鄧瓊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劾之既而瓊逐言者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乃以緩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

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公論安在哉使浚未死和議必不成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長沙賊劉忠聚衆數萬據白面山韓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謂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日突拱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牘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伺與諸將拔營

備識

卷中

宋

宋

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益傳
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遂斬忠湖南平
帝從容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
啖芻豆數十飲泉一斛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
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
馳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
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
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
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

備識

卷中

宋

宋

秦先賞光世軍
劉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
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
多忌見而惡之遂屠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變云
張九成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讎禁提刑張
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
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
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
馮康國浚所薦也浚去相康國乞補外趙鼎言于高
宗曰自張浚罷蜀士有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
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
人止問才否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
相則凡所薦引俱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爲朋黨
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遷右司員外郎
陳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賑
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
詢之乃雲慶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攜身
求活規即娶女爲嫁之聞者感泣

章誼初以席益薦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
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
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
母竟不知其使金也

韓肖胄充通問使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政方特
其意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
夫各循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
計通日國家安疆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讎耻今臣
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

傳

卷中

宋

門

等在彼而緩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
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爲賢母

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以鬻薦鬻再三辭不獲乃
即館京亦未暇接鬻嚴毅鋒按意度凝然異於他
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
駭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
鬻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且及賊來先至而家
汝曹惟舍走庶可逃厄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
曰先生心恙京懼然曰非汝所知即見鬻深語鬻

言社稷危在旦夕京歛容問計鬻曰宜亟引耆德
置左右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士分布內外爲第
一義京因即所知以楊時薦

衛膚敏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奏曰彼生辰後天寧
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萬一金使不來
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
已帝可之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返後使金
所答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以交
鄰國論難往後卒易璽及受書欲令雙腕膚敏曰

傳

卷中

宋

焦押進

雙腕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哉與幹離不遇
遣人約相見語之曰必欲相見禮當如何曰有例
膚敏笑曰例謂趙伏羅拜北朝止一君耳皇子即
君雖貴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此禮是北朝一
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入
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遣使人不
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

李植爲布衣時群盜四起餉道阨絕有薦植者遂借
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招募忠義自淮入徐趨濟

凡十餘戰以計建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布衣統衆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康王之將南也與韓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三舅萃淵來獻傳國璽淵自稱偽官議者謂邦昌不可信至怒將誅淵公裔曰神詭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裔爲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

楊么據洞庭寇岳州王瓌久不能平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

備載

宋史

宋書

造大舟薛弼曰若是未可歲月勝矣且彼所長可避而不可闕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棄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破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蕭振調婺州兵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輩擊景衡然之

范如圭遷校書郎秦檜力建和議金使至將虛秘書省館之如圭亟見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願可使

敵居乎鼎疎然爲改館金使悖傲議多不可從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爲此金歸河南地檜以爲功如圭言兩京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懷及張燾行檜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去

備載

宋史

宋書

上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數居正力言戶部督趣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卽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鵲色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鵲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晏敦復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子敦復奏兵興費廣凡用度尤當惜矧兩宮在

省起居惟達一人帝屢目達即日命引見上殿帝
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權卿登第後為大
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
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常謂達文章似
蘇軾稱為小東坡

孫道夫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前守以軍匠置
機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為斷其機遇事明不人
目為水晶燈籠

勾濤除史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曰昭慈聖獻

偶識

卷中

宋

皇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慘然曰吾逮事宣
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
疎遠外家古今母后無比史官蔡卞等姦邪罔上
造謠史損聖德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
世朕痛念遺訓今特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
學無術邪正實亂之正逞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
賴陛下聖明則任申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
貽媒孽之禍帝慰勉之

陳俊卿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

原缺

讀宋史偶識卷下

外史氏項夢原希憲父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亂爭出關拔劍殺數人趨白湖
奪舟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衆披
靡遂以舟達鄂州兵亂奔沙洋時湖盡隘不泄水
惟孝令二人賈服密窺隘兵易與乃與十騎衣黑
袍假為敵兵曰兵且大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因
上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戢冠張
盆從者數十則宜撫妣希得弟令曰敢有爭岸者
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出舉白旗揮

偶識

卷下

宋

衆船登岸毋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
正我輩赴功之龜也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
明日蜚英導希得羅致晏仲宜樓酒酣曰有國而
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惟孝躍然曰惟命即請
空名帖三十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
幟鮮明部伍嚴肅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
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耶為君侯紆一時難耳姓名
不可得也時蜚英五州危甚擊鼓耀兵不數日衆
至萬數戰俱捷江上平招之遁去物色之不得或

云趙淮甸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宋史浩漫讀之多不竟益以叙事續文兩不甚韻耳閱惟孝傳不覺心目俱開

趙開轉運四川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張浚撫使從有司議處開曰浚曰相君誤矣引誠偽加宣撫使印即真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錢而起五十人死也浚從之

龔茂良慶壽禮行中外觀恩茂良歎曰此當以身任恐不敢愛身以蔽天下若自一命以上單轉不知

偶識

卷下

宋二

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

外史氏曰今日妄觀者且居之不疑矣尚暇顧月添給奉乎

劉珙知建康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官糴米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場平價賑糴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

龍大淵曾覲以潛邸舊恩並除知閤門事宰相知金安節必言使人諷曰若書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

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劾奏入不出上意

未回安節奏言陛下卽位臺諫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爲遷就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卽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

趙鼎謫潮州王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拭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

偶識

卷下

宋三

無虛日人爲累息大寶獨泰然浚奉不時備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爲變

黃洽除侍御史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處差官按視安集黃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無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理遼邈安能遍歷乎不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上嘉納

人勸洽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

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託
風雨復何憂帝言居家不敢欺親仕不欺君仰不
欺天俯不欺人困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汪應辰時通問及喪父言
者猶攻之應辰不遠千里往吊通判袁州凡所予
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
不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
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難危之時一介南來遂為
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

備錄

卷十

宋四

失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布檄意
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鞠徧搜行索求祿
文不得時胡寅遺檄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
王十朋知饒州饒金湖盜出沒聞十朋至一夕遁去
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園十朋曰先聖所居十
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詣司乞留不得至
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葺橋即以王公名之
吳芾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一家自以
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

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
別業外帑徧畿甸數十年無敢撻者聞邊警亟輦
重寶歸吳興為避敵計杜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
以太后餌藥稍假恩寵不謂驕橫乃爾詔繼先福
州居住子孫皆勒停籍貲千萬賞將士天下稱快
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姦言
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及任責極言無隱朕喪
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

備錄

卷十

宋五

德和

必曰杜殿院云

王希呂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輒
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即薦之
李浩知台州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囊橐為姦事
覺械繫赴臺籍其家徙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
且誣浩以買安事參政劉珙力白之上曰守臣不
畏疆禦豈易得批云台州所斷甚當浩始安
袁樞為國史編修章惇家以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
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其不隱寧

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
嘆曰無愧古良史

家原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原謂當厲兵足穀以俟
機會浚不悅移彭州有論邊防書曰罪言明年乞
骸骨歸後曾孫大酉侍經筵因從容及之上嘉歎
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

周必大參知政事有介枋房之援求為帥者上俾諭
給合繳馭必大曰臺諫給合與三省相維持豈可
諭意不從夫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

綱識

卷十

宋六

無印

奏上喜曰肯如此仕怨耶必大曰當予不予則怨
不當予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仕責非任怨也

趙善應性純孝親病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聞雷即
中夜必披衣待嘗寒夜遠歸恐以扣門驚母露坐
達明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未服不敢服一瓜
果必相待共嘗毋喪終日俯首哭泣振擗聞雷猶
側立垂涕父終肺疾每膳不以肺進母生值舛終
身不食免聞四方水旱輒憂形色江淮警報至流
涕不食同僚會宴善應愀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

耶故人女孤貧聘為子婦同僚庖不克殯子傭他
所馳往哭之歸其子而購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
躬為煮藥歲饑輟食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
破壞懼日蟲遊且蟹者失所晉陵尤衰稱為古君

子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
王阮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

官又遣密客詣阮不答且曰公卿擇士士亦擇公
卿劉韶卿宗元失身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吾肯
出其門哉陞對畢拂衣出關侂胄大怒批旨予祠

備識

卷十

宋七

無印

阮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

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王淮謂此唐李
黨禍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
成都關帥上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閩人淮曰立賢無
方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蘄頌蔡襄
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
淮浙金華人也

項安世應詔言夷吾治齊亮治蜀量地制賦量賦制
用陛下試披輿圖今郡縣比祖宗時孰多必自知

伏且少矣試核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賦幾何
建炎至淳熙增取幾何試問一歲之用人主供奉
好賜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費幾何嬪嬙宦寺廩
給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費幾何州縣公使迎
送請給費幾何必自知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
後且濫未知所終也今天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
用上兵則兵可省能屯田則兵可省次莫如宮掖
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
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
偶識

卷下

宋八

有司不忍省者則在陛下

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
惟足履實地書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倪思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會上
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
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
侯于樂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始於襄狎終
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
子漢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

然趙汝愚語人曰謹直如此吾黨不遠也

思之召人侂冑以人望收之及陛對首言蘇師旦賊
巨萬皇甫欽喪師襄漢李興敗績淮甸秦世輔潰
散蜀道皆罪人謂陛下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制匄
權門辦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恩受者侂冑
大怒思又語侂冑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問筠
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
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冑悚然

偶識

卷下

宋九

進

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及史彌遠拜相
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
冊文有兄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
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
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彌遠怒除晦侍
御史即劾思落職

宋德之出知閬州會吳曦變託跌足以辭為事平始
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其微上詔降
一官後召為兵部郎時朝論疑丙丞相史彌遠首

以問德之德之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廢公議時相意遂罷安丙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皆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

辛棄疾家美尚氣節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雖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百世之大功今此詔與離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

李好義與弟好古好仁起兵應安丙討吳曦夜饗士

稿議

卷下

卷下

麾衆受甲及子姓拜訣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此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則壯夫死作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初罷朝宗得玉璽以獻至是趙鼎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行慶賞賈涉遺書史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

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

張威自行伍充偏裨戰輒克金人憚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鵬張紅眼又鵬張鵬眼立淨天鵬旗以自表每戰殲木椿彌紫大蟲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野威曰是騎兵利一衝吾步校窮矣乃意創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金則散騎兵至奪金一軍分數十簇敵隨分兵又鼓而聚之倏忽數變敵失措然後縱擊以此輒勝御軍嚴整兵行常若衙校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買倍于市

稿議

卷下

卷下

迄無敢喧者

王居安論趙彥逾疏已具有微聞者夜下除目遷趙居郎爲諫官才十八日既供職奏曰陛下遷臣枉下史欲使臣不得言也二史直前奏事祖宗法遂極論又言臣爲耳目官諫紙未乾以逆權要他從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御史論趙徽奪官太學生有舉幡乞留者楊簡謂此舉吾道增重項安世書稱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金人既散率衆西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崔與

之獨以爵賞招徠未幾金萬戶呼延越等相率州來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稽其兵千餘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境元既復虜擄邊關開諭招納金自是上下疑人無固志以至於亡

與之帥蜀請於帝以洪咨夔通判成都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收人望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會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修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而之葬大理寺可也第當

備識

卷下

宋主

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隣抱席枕蛟事變巨測顧可移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顧德且陛下知恭崇政受符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竟不果從

陳居仁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萬計代輸餉零繭稅有因告羅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復出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抱貧不克歸二子行丐為給衣食置田延師移守鎮江時大旱請緡錢十四萬給兵食間遣羅運於荆楚

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羅居仁區畫有方所活數萬計

楊簡知温州私鑄五百為辟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未嘉尉及啓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制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負負制在邪達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劍手兩行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請始釋奏罷分司金大饑來歸者日數千萬過吏臨淮水射之簡慨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皆吾赤子中土故民

備識

卷下

宋主

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粟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殺四方意哉即日奏痛言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酒食供給不暇沈渙謂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心重則妄舍非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支費頓減

吳子聰之姑知古為女冠得幸于聰因以進得知閣門事牟子才繳之痛言其不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乃繳駁何也可即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週

百如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皆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耳。給合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私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

子才在太平，建李自稱，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加士激怒。子以報脫鞬之憾也。力士方貴，僞豈其以奴隸目之？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謂婦除之職，固非所以及其極重之勢。彼皆不知，願為遂其所志。方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不得如誅之矣。又

備識

卷下

宋西

寫力士脫鞬狀為贊，而刻諸石。是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亂政，屬有拓本遺宋臣者。宋臣大怒，持二碑泣懇帝，與大全喉御史，誣子才在郡公燕及謁遺過客為己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繫問安吉守吳子明。力奏其清貧，毋信。纔言帝語，經達官曰：「牟子才事吳子明，乃謂無之，衆莫敢對。」戴慶炯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

歐陽守道初名異，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異。

州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賊會。旱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邵守吳侯也。冤莫甚於前守，冤不直而吳侯是禱侯有辭矣。匹婦藏冤，早或三年，見冤在民牧乎？反覆千餘言，守得以直。某知六安縣，民有變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某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今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安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奉行，某之繫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偶識

卷下

宋西

建

吳淵為制置使，邊事亟，具書幣招王登，登方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盡發犒師。諸將見登驩躍，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為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用命不用命，皆聽賞罰。」登至沙市，椎牛醢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諸將不用命，登有制制在，不敢私也。衆股慄竟立，奇功趙葵握登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

楊揆為杜果

卷下

宋

偶識

卷下

宋

揚揆為杜果軍安豐祿兵以奇計解圍每習騎射
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躍初不過三尺次五尺至
一丈數閃跌不顧孟珙辟于幕用其策稱小子房
嘗費錢數萬貫似道核其數珙以白金六百令償
揆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揆曰漢高
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
何以結家祿似道妬真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
遜命斬之揆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
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
受拜揆為動色歎曰大將立功庭祿納拜信然
不如毛錐子於是謝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
外史氏曰狄梁公有言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
務乃至今日一文士世界矣掣絳灌之肘而珠犀
議其後者皆毛錐子崇也究竟齷齪不可問與債
帥等甚至戈矛分於筆端而封疆隨之世法誤文
士耶文士誤世法耶

趙汝讜字誦中有軼材葉適學過其家汝讜年少衣
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

謝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
俗天下稱為二趙
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迂史彌遠謫道州解吏
窮極羅必元釋其縛使書達真德秀入祭大政必
元後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然
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
許應龍五歲通經音坐客奇之曰小兒氣食牛應龍
應龍丈夫才吐豚為對四坐嘉歎
羅師清之喬行簡制應龍草也翌日文德殿宣布畢
帝召應龍諭曰草制甚善應龍謝曰昔人有言進
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
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帝稱善
徐僑屢疏時政感憤剴切一日帝顧其衣履垢敝慨
然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過貧耳帝
曰何為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
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算帑藏空
虛民困於橫賦軍怨於括充群臣養交而天子孤
立國勢阨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過貧耳

襄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陳仲微按法門冊在浮屠其徒搗之鍾以爲寃旦暮見詛莫省爲仲微也仲微過寺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起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藏之踰年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任不敢撓以私

李遂疏左氏載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言所由來者漸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使威福自裁毋悠悠玩愒幾於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

偶識

卷下

宋

刺蒿之也疏出蒿之不悅曰治春種人下語毒時杜範亦以蕪直著並稱李杜

陳垣初四歲時其大父友樓鑰指槃中銀杏使屬對垣應聲曰金桃問何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竦然曰亡友不炮矣試轉運禮部皆第一登進士第史彌遠當國謂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思數論等盡令省元初校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垣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乃自垣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去士論高之垣本彌遠甥

賈似道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權安得至此衆莫敢應李伯玉獨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平章不拔權地豈亦可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退卽治歸趙汝騰曰伯玉銅山鐵壁

程顯和帥軍河陽平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計都水丞恃勢蔑視州郡請於朝取漕卒八百治河天大寒而廣用之衆逃歸昉僚畏昉欲勿納顯曰步逃者自歸昉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啓

偶識

卷下

宋

不復遣昉後過州昉言曰漕卒之潰程中允誘之吾必上訴顯聞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附同天節宮嬪獻奇巧爲天子壽顯言於朝又願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庸何傷顯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執政辭屈附執政欲用程顯爲諫官顯以書謝曰公知射乎執弓於此發多中人皆以爲善射一日使羿立其旁道以發率不從羿且怒從則失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不若處羿於無事則羿得盡言而用舍羿不

恤順才非昇也然聞昇之道慮害公之多中也
附富弼歸洛養疾每令二蒼頭掖以行一與邵
雍論天下事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不為起徐指
蒼頭戲曰忘却拄杖矣一日薄暮司馬光見雍曰
明日僧倫顯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晦叔食
佛已不可勸富公若往於理未便先生盍止之雍
曰恨聞之晚明日弼果往雍見弼曰聞上欲用裴
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雍曰
固也或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忍不
偶識

卷十

朱子

可弼驚曰某未之思

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
刑會朱熹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偽造楮幣等
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
辯且言弟婦王驚悸病篤熹論愈力章至十上事
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熹以
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

張拭召入時宰方謂虜勢衰弱遣使往責陵寢之故
有憂其無備召兵者輒斥去拭見上上曰卿知虜

中事乎拭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
四起拭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
許矣上曰何事拭曰臣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
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正使彼實可圖
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

黃幹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相去不遠民情震
恐請城安慶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
築一料計工費若干乃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
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歲起

偶識

卷十

朱子

丁夫夫二萬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
時至曉漸殺其半日五鼓坐堂以一日成算分授
畢乃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
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柝
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士民扶老携幼
謝歲大旱祈輒雨或晨興登郡閣望瀟山拜拜雨
卽至後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
慶按堵既而巨浸至城屹然府人德之相謂曰
不殘于寇不溺于水生汝者黃父也

外史氏曰此謂有用學問余嘗云為百姓做得些事莫如守令乃守令未必盡肯為百姓做事即使為百姓做事而上官所賢否又不從百姓起見朝野竟若兩截聲名籍甚百姓愈苦矣

李藩嘗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其素體

呂祖儉受業祖謙如諸生終兄喪乃赴調時韓侂胄用事祖儉劾奏中旨韶州安置會樓鑰進讀呂公

偶識

卷下

殊主

著元祐十事因進曰公著社稷臣將十世有之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校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名竊為陛下惜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非出上意得量移內地謫所賣藥自給每草履徒步為踰巔備嘗言因世變推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加亦私心也

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七十奏以幸賞薛季宣按貴劾之時端友為環列附託難撼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

季宣還奏曰左右進言者不可不察正行邪偽直售佞薦進曾非誦言中傷乃自不意踰令雖中出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

不虞誠召問胡安國出處之宜安國曰子蔡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唯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約約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

偶識

卷下

殊主

進

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

外史氏曰出處之際洵不能以人察也神放終南不可謂不高而晚節恣橫至為誦北山移文夫貪心亦何所不至即位三公連阡陌仍有不愜意者此中站得腳定出與處俱可不問

真德秀轉運江東時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分所部大講荒政而自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覲同以便宜發廩賑給還百姓數

千人送之郊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
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附張無垢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
轉官人目爲好名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
然進書又便受賞于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
何名之好貪者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
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他人既不知病反惡醫病猶
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則惑甚矣
朱昂嗜書無所不讀時朱遵度好讀書人彌朱萬卷

偶識

卷十

家語

進

因目昂爲小萬卷

有郭昱者登周顯德進士耻赴常選獻書趙普自比
巢由朝議惡之故久不調昱不能忍復伺普望塵
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安德裕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生末期重榮舉兵敗
乳母抱逃水竇中爲守兵所執見軍校蔡習習與
重榮有舊因匿之姓秦氏習世兵家事弓矢狗馬
德裕孩提卽喜筆硯遇文字輒爲誦讀登諸子不
之齒習獨異之旣成童拜就學遂博貫文史習卒

德裕行三年服後還本姓習家盡與秦裝凡萬餘
兩德裕卻曰斯秦氏蓄于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
名取富貴豈屑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

賀鑄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可否當世雖權貴
不少借人以爲快工語言尤長于度曲撥人棄遺
少加矜持皆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
筠常奔命不暇初娶宗女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
同事驕俗鑄無得盜工作物狀屏侍吏閉之密室
數其罪杖之叩頭祈哀乃釋自是諸韻頗者不敢

偶識

卷十

家語

進

仰觀時江淮間有米芾魁奇雄爽相後先二人每
過輒目相掌論辯鋒起各不能屈談者傳爲口實
陳師道初游京師傳堯俞欲識之先問秦觀曰是人
非持刺俛顏伺公卿之門者堯俞托觀介見之知
其貧懷金欲謁比至聽其論議不敢出

本馬少孤能文蘇軾謂其筆墨瀾灑有飛沙走石之
勢拊其背曰子才萬人敵也家貧客游四方舉三
世之未葬者歸定華山下范鎮爲表墓美之益閉
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

鄉舉試禮部賦典貢舉遺之為賦詩自責

劉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生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疑詰難殊不能對

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在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

傳載

宋史

宋史

宋史

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李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琬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為識由是定

熊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貫宋朝典故有問酬對如響雖貴不改儉素舊居卑陋門不容輒部使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復賜遂以歸人稱其清介

朱昭知震武城夏兵至被圍四日城多壞度不可支

坐廳事召諸校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汚先成我家而背城扼戰勝則東鄉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事畢矣殺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頃數卒屠其家將士妻孥皆殺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有陰與賊通者語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家人將出戰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利陷守兵得登城昭勸衆通衢接戰自暮達旦積屍填街躍馬從城出為賊

楊載

宋史

宋史

堅壁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敢前旋中矢死

徐徽言軍晉寧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迺登陴以大義譟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方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重之子郭永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

諸縣以給餼大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賦皆民膏血也以資餉且之費可乎脫不獲命分有投劾歸耳府不敢迫

金人南趨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木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馳濠源之禁人爭出漁水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

李彥先撫陝時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後併力西向彥先以孤城扼其衝再諭年大小二

偶識

卷下

張耒

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二心雖婦女亦作屋以瓦擲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

陳寅知西和州北兵十萬攻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不至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毋傷寅欲而焚之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滿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離城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軾死賓客同死二十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殺軍士抱

持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

楊震辟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士常試以難事震倉卒立辦皆合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罷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罷甲某處矢后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敢不敬服

徐應鑣字巨翁爲衡望族補太學宋三學生皆從

楊震

卷下

張耒

入燕應鑣與其子琦其女元娘誓共焚于文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使醉卧應鑣與子女入梯雲樓時言籍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人聲樓穴牖視父子巖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

立膝自面如生僕為歟殯後十年其同舍五十餘人收塋之私謚曰正節先生

鄭軍時金兵相屬軍卒小舟與妻董同載去為所劫迫降軍屬辭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

文天祥兵敗時劉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其臂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于後

李璘者其父為陳友所殺後遇京師手刃友而不進

偶識

卷下

宋

庚

因自言太祖壯而釋之郭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董知政忿競擊殺婆兒始十歲妹方融祿婆兒稍長悲泣曰大讎不報何生為具酒殺請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知政方與兒戲婆兒從後斧其腦殺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姚宗明十世祖栖雲者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父語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母及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父死過乃

廬墓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蘓轍以奉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十世同居而至宗明歷三百餘年以孝睦聞

神放與母俱隱終南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得束脩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糧糗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蒲雲溪醉候幅巾短褐負

儒議

卷下

宋

庚

琴檠壺汴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還性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

林通詩澄澗峭特多奇句既就橐輒棄之曰吾晦迹林壑不欲以詩名

王樵舉家為契丹所掠即棄妻挺身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哀動行路嘆曰身世如此比於人可乎自稱贊世翁於城東南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

時道彌資世生而為室以備不虞則藏形不虞
乃傳病革入室自掩戶卒後向宗道知蒲州訪嗣
室已為民居得無甥年氏子乃知改葬因即其地
復作繭室及祠刻石記之

吳璠為商水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
取其甕為城庶口乃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
為必可用蓋以古物傳今尚有典刑也璠因得存
英璠年四十六即上書致仕歸臨溪築室種花釀酒
家事一付子弟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
因識

卷十

門

去不問聞滅香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
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罷加其頭為飾客
亦不以為忤有貸不能償瑛曰是人有所得無重
其憂立召焚券門生為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
有言其簿書為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
示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取其祓乃曰
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令吾祓其直率類此
杜生不知其名所居止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
丈餘即為籬門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

偶識

卷十

永

訪之自陳村人無所能何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
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
納涼其下何謂不出門所以為生曰昔居也海有
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兄子娶婦耕不足膳乃盡與
兄而攜妻子至此家鄉人借屋居之唯與人釋日
賣醫藥以給薪粥亦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憐
與田使耕又以餘力為人傭自此食給并釋日賣
藥亦屏去問常日何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
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無題彌其間多說浮名經

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問其
子曰村童也質甚淳不妄言問至縣買鹽酪可數
行跡以待其返徑徑還未嘗旁游一步軫嗟嘆
久之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括時理軍書夜半
疲極聞談此頃忘倦

外史氏曰逸士幽境多佳吾獨喜書無題彌且不
知所在也滅否標目俱付之不聞不見消却世人
幾許勝心

燕雲卿結廬東湖獨居園藝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

老穉皆愛敬稱曰蘇翁長七尺美鬚髯寡言咲布
禍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疢耘耒灌漑皆有法雖
上焦草凍蔬無闕而味尤勝他圃夜織屨堅韌過
草人爭留之以故薪米不乏有美則周急貧者
不責償閉門高臥或危生終日莫測也與張浚布
衣交浚相咆書山金幣屬豫章帥及曹謂非析簡
能相必親造廬致之帥潛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
蘇翁無雲卿也帥潛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
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來延入室
土銓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悅
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
浹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
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
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才不足因問德遠
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
怕他未便了得二客起言曰張公今某等致公其
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
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其載辭不可詰且遣使

偶識

卷下

宋書

張浚

迎祠則局戶悶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
而翁已逝矣竟不知所往遺一詩於案曰多年別
作一家風佳料聞名達帝聰自有時人介富貴莫
將富貴汗蘇公帥潛復命浚村几歎曰求之不早
實懷竊位之羞作箴識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
則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香邈不可尋弗力弗早
予罪曷殲
外史氏曰屏几間西漢書蘇翁非無意天下者虛
室以近母亦謂魏公不足與其功名耶以李綱諸
賢而不能使如左右手則何用此金幣為未便了
得一語見之蚤矣
劉愚妻徐氏在家時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
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
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
愚出書以示束脩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
魏揆之嘗客蘄守章傑時趙鼎謫貶其子汾將吏過
衛鼎布檣意遺尉翁蒙之搜出平時餽贖蒙之先
遣告汾其僕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檣揆之以

偶識

卷下

宋書

書責傑長揖經歸築室讀書膺以良齋人稱良齋先生謝謬亦以良齋稱周必大薦謬孝宗曰是謂良齋者耶蓋嘗見謬聖學淵源集也

劉庭式約娶鄉人女未聘既第女病喪明家貧甚不敢復言庭式誓不負約娶生數子後死不復娶賦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弛吾愛亦忘則凡楊袂倚都市目挑心招者皆可為妻耶賦深服其言

偶識

卷十

宋

巢谷與蘇軾兄弟同鄉相善軾轍在朝谷未嘗一見及謫嶺海親舊無相聞者谷獨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人笑其狂而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幸至梅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既見握手相泣谷時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海南轍憐而止之謂非老人所宜谷曰我自視未即死轍聞其宗無數十歲亦推資遣之谷至新州病死轍聞哭失聲惜其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自行志

徐積中牛有賸疾屏處鄉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

越來積輿論巖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口誦手畫

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戶知天下公是也自以

老日作一詩為父率用股震口占授其子嘗借人

書焚經宿還之借者給言中有金葉積謝不辭費

衣債之鄉有訟多取決州以行聞詔賜果帛

唐氏女過淮冠破無曉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

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拜願以身贖父兄命遂釋

歸女麾使重去陽謂無庸我彼得待將軍無憾隨

偶識

卷十

宋

賊行數里過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歎去

韓氏女或曰不相珣之裔元兵至女年十七說掠以

獻主將女知不免赴水死越三日得之於鐵棺帶

有詩曰我質本朝理宗廟供饗繁一朝嬰禍難失

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降席完漢上有王猛

江南無謝安長獼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太宗時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寺成焚身為報

衛紹欽董其役既竣遂續新公庭請如願僧言願

陸謝紹欽曰昨親奉德音矣情怖左右顧觀故

者紹欽促隣薪上火猶欲投下遣人以义抑按焚之自是左道少創

張惟吉任事久無阿徇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諸宦官皆以為可獨惟吉曰此事干典禮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非之

英宗之卽位也甘昭吉直禁中有翊衛功超遷至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

偶識

卷十

蘇軾

無知是

宋用臣姪謚議稱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于外之語豐稷奏以為凡稱公者皆須耆宿大臣與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徙于外乃周公事於用臣非所宜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邢恕子居實有異材八歲為明妃引黃庭堅諸名公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征南賦蘇軾讀之嘆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

章惇登進士令商洛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冰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謝惇平

步過之番索挽樹攝衣而上以冰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曰能自療命者他日必能殺人惇大笑已竟如言

蔡卞歷楊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奏一無所取及從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

蔡攸京長子也童貫伐燕以攸副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曰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郭藥師守燕專制一路朝以為慮亟拜太尉召入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曰汝今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

惟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迤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捍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奏藥師威聲蔡攸亦力主其可倚不復防制

御前軍罷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李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

入而止於起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
孟昶降母李氏隨至京太祖數命肩輿入宮慰諭之
當送歸蜀李曰妾本太原願歸老并土時晉陽未
平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願因厚賚及昶卒
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食生至今吾所
以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
日卒太祖聞而傷之

祔殘椒為胡進思所立廢其兄侬從越州進思屢請
除之椒泣曰若救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

偶識

卷七

宋

當退避賢路遣親將薛溫為棕守衛戒之曰苟有
非常以炮杆也旬餘一卒夜持刃踰垣入侬闔戶
拒之呼聲達外溫斃一卒於庭乃進思所遣進思
因憂懼卒

太祖嘗謂宰相曰諸偽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僭侈之
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耳不可不戒

初夏人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
病鬼自引去而諸路所築城皆皆不毛夏所不爭
之地關輔為之肅條果如察哥言

先是張佖深入蕃境邊事數擾及曹瑋破魚角蟬戮
賞樣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
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匹
給以匹緡或以少為訴者瑋叱曰是贖罪抄汝輩
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

太祖閱在京百司吏黜為農者四百人

下三條見本紀

章惇等進新脩敕令式惇讀於帝前其間有元豐所
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哲宗曰元祐亦有可取
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太子擇配理

金昭孫之女擇日入見

寶祐中昭

全民見上上曰爾父死可

念對曰臣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上曰即
此語可母天下

政和七年於上清寶籙宮東作萬歲山周十餘里最
高一峰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東有萼
綠華堂有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殿覽秀軒龍
吟堂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鴈池唯唯亭北直絳
霄樓西有藥寮有西莊有巢雲亭有白龍湫有濯

原缺

2074354

8

Z121.5

162



ZW

21181888541692

宋史偶識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項夢原撰夢原字希憲秀水人萬厯己未進士

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張秋其書乃讀宋史時隨筆

摘錄又他書所見可以參考者附之間加評斷亦

甚寥寥蓋當時強授梨棗以充書帕之本非有意

於著述也